

計乃聚議哀交鈔百定處處置衢路有得某工死
狀者酬以是亦寂然無應者初婦每脩佛事則丐
者至至求供飯一故偷常從丐往乞一日偷將盜
它人家尚蚤不可既熟婦門戶乃閤中依其垣屋
以須迫鐘時忽醉者踉蹌而入酗而怒婦詈之拳
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微誣燭下曰緣
而殺吾夫體骸異處上榻下二歲餘矣榻旣不可
火又不敢填治吾夫尚不知腐盡以否今乃虐我
歎息飲泣偷立牖外悉得之默自賀曰奚偷爲明
發入局中號於衆吾已得某工死壯速付我錢眾

以其故偷不肯曰必暴著乃可遂書合分支與偷
且俾衆遙隨我往偷陽被酒入婦舍挑之婦大罵
丐敢爾鄰居皆不平偷將毆之偷遽去土榻席板
執作欲擊鬪狀則屍見矣衆工突入償偷購反接
婦送官婦吐實醉者則所私也官復窮塚中死人
何從來伍作款擠何物騎驢翁墮水伍作誅婦洎
所私者磔于市先主長死吏皆廢終身官知水中
翁即鄉瘦死者事然以發之則吏又有得罪者數
人遂寢負皮者寃竟不白此延祐初事也校官文
諫甫以語宋子宋子曰工之死當坐者婦與所私

者止耳乃牽聯殺四五人此事變之殷也解仇而
伏歐刀逃笞而得刃伍作殺而工婦寔負皮道中
而死桎梏赴盜而獲購此又輾轉而不可知者也
悲夫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六

策問

國學私試策問

姚登孫

二典之政以曆象爲先故歷代之興以正朔爲重
昔三聖授受皆以曆數爲言良以是歟堯舜之事
尚矣夏以建寅爲正則天時之正而人事之善也
孔子嘗以告顏子顧不以爲萬世不可改歟一變
而商則用丑爲正再變而周則用子爲正說者曰
一王之興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則正其首事也
不得以相襲然歟儒者以子爲天統丑爲地統寅

爲人統說者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
是三建者皆可以爲正後儒遂謂子者天之春故
周以爲正丑者地之春故商以爲正寅者人之春
故夏以爲正是正即春也然則大冬嚴寒之月固
可以爲春則亦毋恠夫秦人之以亥爲正歟夫詩
與書學者之所質信而無惑焉者今書所載月數
皆以寅紀詩之月數亦寅也獨七月之詩云無衣
無褐何以卒歲則季冬而言也曰爲改歲入此室
處則孟冬之言也然則豳人固有二政歟而說改
月者曰孟子周人也其言七八月則夏五六月其

言十一月十二月則夏九月十月也然則孔子亦
周人也顧曰行夏之時何歟夫孔孟學者之所折
衷焉者而立言之異如此學者將孰從歟

人之言曰天者理而已自儒者之有是言也而世
之言天者率求之於微妙茫忽之際而遂以其穹
隆昆侖晝夜運行者爲粗迹廢而不議可不可歟
古之言天有穹天者言其象穹然也有蓋天者言
其形北高南下如倚蓋然也有渾天者言其體渾
渾然也世之人起而見仰而戴不知其說可不可
歟堯大聖人也史記其放勳之實莫先於欽若曆

象之事學者顧欲以爲粗迹掃而不議得無與堯
典戾歟夫天之所以爲天者日也月也星辰也曆
家以天爲天以日月五星爲天之緯其說曰周天
之體凡三百六十五度天者左旋自東而西一日
行三百六十五度日月五星右旋自西而東日最
遲日行天一度月次遲日行天十三度有奇五星
尤遲自古及今曆家通用其說以爲測候之準則
可信不誣而儒者之說不然以天左旋一日行周
天三百六十五度而常過一度日月五星亦左旋
日一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止而不及天一度

月一日行周天不及天十二度有奇五星皆然此
其說自關中大儒發之而考亭先生著其說於書
夫書之有傳世爲天下道可也其參攷摸索至精
且詳左旋之說將以祛千古之惑非苟焉者而曆
家之論與漢唐諸儒之說並行於世皆以爲天左
旋日月五星右轉何若是背馳歟諸生其參酌厥
中務詳言之著于篇毋徒曰吾非瞽叟焉知天道
儒者之學貴乎明體以適用苟志於用矣通今者
語古則或乖泥古者適今則難合二者交病焉謂
之有用可歟事之最古而便於民者莫井田若也

自此閭族黨州而爲郡自鄰里鄴鄆縣而爲遂自
井邑丘甸縣而爲都自黃帝至周公非千五百年
不能備其成之何難歟至孟子時未久也諸侯已
去其籍而不可得如何其壞之速歟秦廢經界立
阡陌而田始弊阡陌可開也夫其自溝而洫洫而
澮澮而川遺跡豈盡堙而不可尋歟自是而降豪
右兼并得以專地矣二千年間信古者通惠之則
有限民名田而已則有計口均田而已然其法有
未行而已弊有旣行而隨弊有始定而終弊者何
歟豈出異事殊法固未易立歟豈井田之外皆不

足爲良法歟唐初租庸調取之口分世業未幾再
變而爲兩稅至于今不改豈井田復作亦無便於
此法歟借曰仁政必自經界始不知給授之衆還
受之冗出入之際何以使之無弊歟不知高下之
則盈縮之度寬狹之制何以使之可守歟斯數者
信古之士可不却顧而長慮歟昔橫渠先生慨然
有意于三代之治以爲經界不正雖欲言治皆苟
而已期以數年復井田之法與學者議買田一方
而井畫之以推先王之法於當今可行也苟志於
行亦無不可歟諸生爲有用之學豈無志橫渠之

志者歟要使酌之古而合施之今而便田制一大
議論也願詳言之

私試策問

吳澂

治天下之事多矣有司嘗考今古以爲其事之大
者十有二稽之古而不能無疑曷可行於今歟試
因識時務者議之古者曾子有教何教乎師保有
訓何訓乎顯忠諸呂之謀亂與奮節甘露變故之
後者孰優精忠於賢否混淆與抗疏朝廷草創者
孰劣上書美莽何謬歟醉入賦詩何迂歟願聞所
以得公族之道古者力牧之外何以有六相禹臯

之外何以有十六相丞相欲斬二千石與置部刺史而相府不相干者孰非丞相欲斬戲臣與小臣加官而相府不相統者孰是蕭曹舊隙何以同心姚宋不同何以戮力嚴明寬厚何以相資善謀善斷何以相用醇謹自飭才何劣而係天下安危二十四考何量與二黨文攻量何隘而爲天下輕重二十餘年何才與願聞所以爲宰相之道古者諫無官王事無闕後世置諫大夫世道不古御史爲傳命記事果得乎御史爲平章按察果失乎擢補闕以增直臣氣謂諫議有諫臣風者孰優以中大

夫守東海諫官補刺史者孰劣守饒州而給事不
肯草制可法與除刺史而舍人封駁可嘉與願聞
所以得臺諫之道古者金馬承明之著作與設中
書之官孰是尚書侍郎之起草與立學士之號者
孰非取譽於貞觀與德音除書者同乎齊名於元
和與號大手筆者異乎賜以宮錦與下詔而悍卒
泣涕者孰賢贈以玉帶與賜詔而王逵效順者孰
勝願聞所以得兩制之道直者東觀禁中之名同
乎弘文崇文祕書之號異爲祕書府居於外何所
始祕書閣藏於外何所因劉章元成施讎周堪何

官揚雄班固傅毅何職黃香盧植蔡邕馬融與馬
懷素褚無量何所顯乎賈逵丁鴻與張說徐堅元
澹何以名乎願聞所以得館閣之道古者左右史
與內史何所殊大小史與外史何以異蘭臺掌圖
籍與禁中注起居孰優太史居丞相上與史館於
門下省者孰是三墳五典紀之何人春秋檮杌作
之何氏章程必付柱下元功必藏御史何意乎太
史必職司馬科斗必職東家何見歟卻太宗觀史
與卻文宗者孰賢卻張說託言與卻李德裕者孰
智願聞所以得史館之道古者擇人巡省四方與

掾史分制諸郡同乎刺史秩卑權重與州牧秩重
權專異乎刺史揚州奏二千石罪與刺史冀州不
察長吏者孰優不肯杖小史與不肯捕蝗者孰劣
補職三百不以私撓設學校變風俗與真刺史者
孰勝單造賊壘毀淫祠破襪祥與三獨坐者孰負
百城聞風而震悚果賢乎奸贓望風而解綬果得
乎願聞所以得監司之道古者六官掌於司馬孰
爲將漢唐大將府衛孰爲帥韓彭衛霍之功孰多
靖勳光弼之才孰愈築臺簡注而上客何以誅設
壇寵拜而椒房何以罰漢中可戰則戰非輕乎荆

川可和則和非怯乎朝受詔久引道與軍旅俎豆
者孰是卯受命辰出師與廟堂朝歌者孰非詩禮
彊晉而學春秋者何以有陳濤之奔輕裘平吳而
作文賦者何以有河橋之敗趙不敢東匈奴不敢
寇愈於毀家而紆國難者乎胡不敢南突厥不虞
顧愈於匈奴未滅何以家爲者乎願聞所以得將
帥之道古者渤海潁川之良果拜守相輒見問之
功乎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豈側門侯進止之遺
乎由滎陽爲中大夫與上蔡擢河南守者何如道
不拾遺蟲不犯竟與江陵反風不其伏虎者何如

肥鄉之才何以稱益昌山陽之才何以美濫賞王
成何謂賢主不識真卿何以復國德化三異與忠
信三善孰優民不敢欺與民不忍欺孰善願聞所
以得守令之道古者學校庠序之名同乎司樂學
政國子之制異乎六德六舞干戈羽籥之制何以
殊禮樂詩書鄉司徒之教何以別置子弟貢五十
人而至百人千人而至三千人何以盛園橋億萬
計黌舍千八百室與每歲課三科歲復增二科何
以精國子三百人太學五百人四門千三百人又
何以盛鹿鳴之歌燕堂之琴舉成送尚書何以精

博士弟子領於太常得乎國子監隸太常寺當乎
舉司隸之幡與抃朱穆皇甫規者孰優拒朱泚之
亂與褒陳仲舉留陽城者孰勝教牢脩之書何以
乎嗟張顯之誣何因乎願聞所以得學校之道古
者選部有尚書何所始尚書有吏部吏部有侍郎
何所自用人不分流品故有以引彊蹶張致相者
何法官必取之法律而財賦必取之入粟補官乎
選官清鑑與詳密者何如平允與請謁不行者何
若山公啓事與二十年天下無遺才者孰優金背
鏡與十二年管得人者孰是或無藻鑑或賢否雜

進與曳白之譏孰非或較覈夫實或大納賄賂與
市瓜之譏孰劣願聞所以得銓選之道古者八元
八愷誰之苗裔鄒號毛原何所自出仕者世祿與
三衛三衛之制何以殊崇德象賢與武選文較何
以異多慙之夫三篋之才與元城之守節孰優細
柳之屯朱崖之排與蕭育之賢孰優任太子洗馬
太子庶子與校書郎博士弟子者孰勝任侍中司
空與爲郎爲中郎將者孰負父任與兄任孰賢乎
族父任與宗家任孰愈乎教子以諂者何故教子
以容者何爲或謂任子不通古今果當乎或謂雜

色入流者果宜乎願聞所以得任子之道若此十
二事者曷爲而不戾於古曷爲可行於今其詳言
之有司將以觀有用之學

廷試策問

元明善

朕聞賢聖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己無爲或不遑
暇食或寬仁恭儉或力於爲善其所以致治雖殊
及乎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辟措而鮮用頌聲作
於田里制禮作樂翕然大和而麟鳳龜龍嘉禾朱
草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莫不畢至雖帝王之美不
徒在是亦其氣之應也舜文之德化尚矣若漢之

文帝唐之太宗猶能致治如彼況薄漢唐而不居者乎今天下雖久寧溢戶口雖甚蕃滋而稼穡或傷於水旱細民或致於阻飢未能家給人足時猶仰濟縣官豈行仁義猶未盡效邪子大夫明古以識今知常而通變毋迂闊於事情毋乖戾於典則明以對朕朕將親覽焉

擬會試策問

曹元用

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國之大事也其禮之尤重者曰郊曰廟按周禮於冬至之日郊圜丘而春秋所書魯事或郊於春正月或郊於四月五月甚者

於九月而用郊郊之時不同若是何耶鼎之象曰
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享上帝而曰
亨養聖賢則大亨王假有廟則用大牲其重輕之
義亦安所取哉夫儀禮周禮若詩俱言尸而不言
主春秋則書主而不書尸是皆神所憑依者也何
爲不並言豈亦有先後之序乎抑古者兼用尸主
以祀而經書特互見乎周制都宮別廟東漢以來
乃易以同堂異室議者謂爲襲不古若然歷魏晉
隋唐宋金之久何爲而不復古制乎周天子七廟
加以文武世室九獻之禮王后預焉陟降進退一

日而可遍及否抑再日而復祭乎王后齋宿當於
何所百職助祭男女授受何以別乎九廟樂舞當
何以處之易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說者謂既薦
則簡畧不足復觀豈先王之所以事其上世者乎
文王何爲以是爲訓凡茲數者皆禮之大節吾儒
所當深究而明辯者也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化
洽禮樂之興維其時矣諸君子由鄉貢而來大比
于京師其於茲數者必燦然於曾中矣願爲我縷
陳其說

廷試策問

表楠

蓋聞昔之聖人垂衣裳以成無爲之治稽於書傳
任賢設教品節備具諄諄然命之矣是無爲者始
於有爲也事久則弊唐虞之世歷年滋多不聞其
有弊也治莫重於定國體尊國勢綱常之分嚴風
俗之化一國體定矣善惡之類明賞罰之制宜國
勢尊矣廉遠堂高上下之辨也量才授官莫得踰
越國之大柄也若是者其道何以臻此記曰禮樂
刑政四達而不悖王道備矣夫禮以防民樂以和
志刑以禁暴政以善俗四者何所先也夙夜浚明
卿大夫之德也知其邪慝則知所以微之知其困

窮則知所以振之爲吏習常恬不知省其故何也
繼體守文善論治者尤以爲難朕承累聖之丕緒
宵旰圖治罔敢暇豫於變時雍若有缺然者子大
夫觀乎會通酌古今之宜毋迂言高論以稱詳延
之美朕將有攷焉

會試策問

袁楠

夫書者即古之史也孔子刪述自唐虞二典以訖
于周之文侯之命附以費誓秦誓而三墳八索九
丘諸書皆芟而不錄至其約史記修春秋託始於
魯隱公元年寔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褒善貶惡

特書屢書至獲麟而絕筆前乎唐虞之所著豈不
過於文侯之命等篇而去彼取此泝平王而上沿
獲麟而下豈無可紀之事而絕筆爲書是皆有深
意存焉司馬子長創爲史記首軒轅以逮漢武或
有孔子所芟者子長乃從而錄之後人翕然以爲
有良史之才愛其雄深雅健凡操史筆者如班孟
堅范蔚宗諸儒爭相蹈襲是祖是式而未有取法
於春秋者焉豈聖言宏遠匪常人所可擬其彷彿
邪自荀悅倣左氏傳爲漢記體制稍爲近古於是
袁宏孫盛之徒並爲編年之書而學者或忽而不

習終不若子長史記盛行于世司馬公編資治通鑑造端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繫年叙事歷漢唐以終五代勒成一家之言淵乎博哉此近代所未有也其亦得聖人之意否乎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治定禮樂方興纂述萬世之鴻規敷闡無窮之丕績吾儒之事也故樂與諸君子討論之諸君子游心載籍聞見滋廣其於書春秋之所始終史記通鑑之所以製作必詳究而明辨之矣願聞其說

廷試策問

袁楠

朕聞自昔聖王之治天下罔不在初政故舜之嗣

位也明目達聰命九官咨十有二牧禮樂刑政之
道粲然備具禹成厥功祇承于帝精一執中實聖
聖傳心之要湯黜夏命以克綏厥猷爲本武王勝
殷首訪于箕子天人之際明矣詩之訪落公劉書
之無逸立政亦惟成王嗣服之始君臣交修以成
繼志述事之業唐虞三代其揆一也維我
出祖皇帝聖躬啓運時則有同心同德之彥效謀
輸忠故能混一區宇治化旁洽朕祇承丕緒永惟
帝王事功見於經傳悉遵而行之時有古今制宜
損益若稽

世祖之宏規遠畧垂統萬世夙夜寅畏以圖治安
然人才之列於庶位者猶若未及治道之達于庶
政者猶若未備子大夫其以前王之坦然明白可
行於今者何策

世祖改典之綱領當今未盡舉行者何事宜悉心
以對以輔朕惟新之治

會試策問

虞集

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若稽古昔率
是道也吾夫子修禮正樂刪詩定書贊周易作春
秋天下萬世賴焉漢立學官經置博士名家之學

史具可考歷唐以來定爲注疏立教者用之我國
家設科取經術之士今十餘年矣擴而明之不在
學者乎夫自漢唐至于近代說經者多矣或傳或
否悉論焉則累日不能旣其目請以耳目所共及
者而問焉易自王輔嗣之說行而言象數者隱其
有存者猶當考乎邵子先天之學可得而傳乎程
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旨意所指文義所當有異同
乎書有今文古文之辨傳者終不敢析而爲二豈
昔人成書有未可輕意者乎詩自毛傳盛行韓傳
僅見逮朱氏傳出一洒其故其有所授乎毛鄭舊

說猶有可論者乎春秋左氏公穀之傳與經並行
久矣至於啖趙陸氏始辨其不合而求諸經君子
韙之三子之說果盡得聖人之旨乎劉氏權衡三
傳益密於陸而劉傳果無餘蘊乎胡氏之說其立
義得無有當論者乎禮有儀禮及大小戴記又有
周官小戴記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弗講乎大戴
之記猶有可取者乎周官之制可互考乎鄭氏之
注其歸一乎此固諸君子積習而素知者其詳言
之

會試策問

昔者神禹盡力溝洫制其畜洩導止之方以備水
旱之虞者其功尚矣然而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
有人故鄭渠鑿而秦人富蜀堦成而陸海興漢唐
循良之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不以行水為務今
畿輔東南河間諸郡地勢下春夏雨霖輒成沮洳
關陝之郊土多燥剛不官於曠河南北平衍廣袤
旱則千里赤地水溢則無所歸往往上貽宵旰之
憂至發明詔修庶政出粟與幣分行賑貸恩德甚
厚然思所以永相民業以稱旨意者豈無其策乎
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則灌溉之利瘠土為

饒不善用之則泛溢填淤湛漬嚼食茲欲講求利
病使畿輔諸郡歲無墊溺之患而樂耕桑之業基
䟽通之術何先使關陝河南北高亢不乾而下田
不浸其潴防決引之法河在江淮之交陂塘之跡
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復願詳陳之以觀諸君子
用世之學

廷試策問

虞集

洪惟

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肇興景祚列聖繼作四征不
庭鋒旗攸指靡不率服逮我

世祖皇帝混一區寓職方所載振古未有於是建
國紀元立官府置郡縣制禮樂定貢賦帝德王功
之盛粲然如日星之行天四時之成歲也六七十
年之間講之益明治之益習天下晏然守其盈成
者又何以加之哉朕纘承正緒夙夜祇懼成我
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禋太室仰而思之求盡其
道而未能也夫親親莫內於九族今百世本支蕃
衍盛大則既尊位重祿矣尚有以勸之之道乎尊
賢莫先於百姓今世臣大家勲業昭茂則亦既富
方穀矣尚有以體之之道乎多方內附之衆因其

俗而導之者亦既久矣一而同之之道尚有可充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生而厚之者亦既周矣協而雍之之道尚有可致者乎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朕之志也子大夫咸以道藝來造于廷其備陳之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虞集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於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存乎書皆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星辰之爲天丘陵川澤之爲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爲人三極之道有以異乎宗朝也朝廷

也師旅也禮樂也佃漁也耕桑也時之所尚雖小
有損益其爲治之具豈有易於此者乎然而伏羲
神農黃帝之所以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
武之所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可得而別歟伏羲之
卦文王申之神禹之疇武王詢之文無異也道無
異也然伏羲之作造化備矣何以有待於文王武
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猶待於箕子然則群聖之
奧有待於後世者猶無窮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考
之於古得之於心宜之於今亦素有其說乎朕誠
以爲非伏羲神農黃帝無以爲道非堯舜無以爲

德非禹湯文武無以爲功心術之精微制作之會
通子大夫其悉陳之朕將親覽焉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六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七

策問

會試策問

馬祖常

聖王之設官也俾在位之臣咸稱厥職以亮天工者其法不越乎選舉而已皇元稽古立制用賢使能叙進差等成法具在夫事久將弊亦有可變通者乎入官者日滋月積循名責實有不勝其煩然選舉乖方則瘵官病民曷術得以無二者之失乎命風紀擇可爲守令者善矣然必求於資歷相當足以盡撫字之才乎漢世公卿二千石皆得辟舉



可施於今乎課績良法也今以五事備責守令往
往虛文考功可復乎州郡牧守限於品秩闕負者
衆漢唐以來權行守試激厲獎借之道獨不宜於
今乎諸君子衰爲舉首各悉其說

廷試策問

王士熙

朕聞帝王之相承質文之迭興尚矣夫治在正俗
致俗之不變必在上之人有以作而興起之則四
海之內其應如響也史氏之言曰夏之政忠忠之
敬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敬小人以鬼
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敬小人以僿於乎三代善

政所以紹五帝之烈垂百世之範其爲之綱紀樞
機者豈不在茲乎繼是而後不違論也吳惟我
太祖皇帝龍興朔土

世祖皇帝奄宅方夏制度文爲著之令甲深仁厚
澤涵煦黎庶其一民俗而定民志者具舉矣淳龐
正直之風篤實博大之教茲非忠乎上下等威截
然而不可犯郊廟朝廷粲然而有儀茲非敬與文
乎然必審所從也夫三代不可及已其所謂敬者
果何在乎今欲氣感而聲隨風移而俗易必從一
以爲定乎必擇三者之盛而棄其敝乎此朕所以

切于正俗者也子大夫績學明經其於古今之宜
政事之要方將推以待用其悉心以對毋忽

大都鄉試策問

李木魯翀

朝廷者綱紀所綜而風化所由宣京師者郡縣所
望而民物所由阜以上達下者禮樂政刑也事孰
大焉以下奉上者士農工商也業孰廣焉事振於
上萬方治象以之昭明業修於下萬世邦本於是
鞏固生民以來天下國家莫之能易也夫禮天地
之節也三代損益雖可槩見叔孫之儀後世因之
開元之禮通典載之宋金雖未定其書禮之記錄

者國有大議廟堂諏詢宸宁斷制必采而用之其
於事天享帝之爲敬君臣父子夫婦之爲綱孝友
睦婣任恤之爲教果盡古昔之道適時措之宜乎
樂天地之和也瞽宗制氏失傳雅益趨俗近古有
爲之君知方之士思復古制而竟未能一其或有
作不能無憾沿襲至今署兩大樂律呂果脗合乎
治忽果關繫乎政以德德本於天法制禁令政之
條目也施無所本足以帥其下乎刑弼教教宗於
禮鈇鉞鞭扑刑之不得已也用無所宗足以戢其
亂乎民於下者士也農也工也商也士俊造之藪

也將相百執事之階也今養士法加詳取士路加
闢而士習益陋士氣益卑豈學非所用用非所學
乎其何道以礪之農衣食之原也上有司農之政
下有勸農之臣墾令雖嚴而汙萊間於坵甸占籍
可考而游惰萃於都城況其遠者乎其何法以治
之工利器之府也竒功熾而奪稼穡之務苦竄售
而耗庫廩之儲其何方以正之商懋遷之資也鈔
法久隳農未交病市擾不測有無俱艱徼倖者公
私相欺折閱者上下莫愆其何術以平之

聖天子踐阼科舉舊章再布明詔京府開試光被

德音諸君子需貢輦下經濟首有望焉之八者本
末精粗討論有素請著於說

鄉試策問

宋本

趙宋立國三百餘年遼金二氏與之然始其君臣
媿惡其俗化隆污其政事號令征伐禮樂之得失
皆宜傳諸不朽爲鑒將來然當世史官記傳叢雜
不可盡信虞初稗官之書又不足徵昔晉書成於
貞觀唐史作於慶曆蓋筆削之公必待後世賢君
臣而始定

聖天子方以人文化天下廷議將併纂三氏之書

爲不刊之典左氏史遷之體裁何所法凡例正朔
之予奪何以辨諸君子其悉著于篇用備采擇

鄉試策問

歐陽玄

誦唐風者慕堯之遺俗歌豳雅者念周之初基載
籍可稽也國家龍興朔方渾厚之風雄武之氣所
以度越百王奄有四海者也當是時國人忠君親
上之誠一出天性旣而高昌親附乾竺大夏諸國
景從域葱嶺民流沙碛石以北祁連以西皆隸職
方收其豪傑而用之亦旣尊尚國人之習而服被
其風矣承平旣乂散處宇內名爵之所砥礪才諳

之所滋演捷出百家未有紀極雖風氣大開文治
加盛執有然者然而黜浮而崇雅去瀦而還淳豈
無其道歟親筆札者兼弓矢之藝飫膏粱者知稼
穡之難其教當何先歟別氏族以明本原同風俗
以表歸會其政有當講者歟才諳既培養矣名爵
既錫予矣其所以圖報稱者以何事歟願悉以對

會試策問

歐陽玄

蓋聞三代以來經國之制至于今而不朽者未有
盛於力府園法者也國初楮幣量時度宜歲久變
通執必至粵若稽古歷山莊山之鑄先王荒政

民無積瘠將使錢楮通行矧茲時與事會然而輕
重之則歛散之方可以行之未久者必有良法矣
伊欲重不至於病鈔法輕不至於費國資歛可以
益於公散可以便於私以至廣鼓鑄之所而不滋
僞盡坑冶之利而不厲民平貿易之價而不偏均
遠近之用而不滯新不至貽將來之弊舊不至隳
前代之成官有典守而不冗於設負銅有中買而
不煩於立禁肉好之詰精銖兩之適等遠物畢來
而舶無逸出之患私藏盡發而人無告訐之虞若
是者何以各臻于善與諸君子學古而通今苟有

以裕國而庇民者其悉心以對無隱

鄉試策問

黃潛

三代法制見於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略相因其言人事悉矣然稽之尚書王制孟子之書有不能盡同者何歟或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或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果何所折衷歟周衰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是書何以獨存歟漢除挾書之律是書最後出而冬官亡矣時以考工記足之或者排其非是考工有記果出於誰歟或又謂三百六十之屬已散見於五官冬官果未嘗亡歟國

家以經術取士而是書不列科目豈以劉歆蘇綽
王安石輩用之而不驗歟抑他有可議者歟厥今
朝廷內建六曹蓋古六官之遺意豈其成法固在
所取歟抑猶有可舉而行者歟諸君子爲有用之
學宜孰講之矣願聞其說

啓

謝嚴東平賜馬啓

康曄

微勞亡有敢及三命之榮小已奚堪遽冒千金之
賞所賜厚矣何愧如之伏念曄材素無良器非致
遠徒勉厲駑之志莫成率驥之功無所取哉確然

大耳詩書廢棄難追韓愈之飛也與鄉里歸來亦之
少游之款段敢忘代勞之駿足此憐負俗之陳人
賁然來思念不到此茲蓋伏遇如公秉鞭作牧如
馭臨民名高齊駟之無稱德大曲日駟之有頌小者
大者繫之維之雖病穎之駒謂何飾矣至泛駕之
馬亦在馭焉不圖衰朽之蹤曲波閑馳之惠自矜
光寵獲免徒行敢曰據鞍效馬伏波之矍鑠恐其
驛鞚有杜工部之損傷感佩良深染濡奚罄

謝解啓

閻復

芹宮角藝初無黃絹之辭藻鑑垂光誤中青錢之

選名非情稱感與愧并切惟辭賦之淵源是乃古
詩之糟粕荀氏子發明其大槩宋大夫鼓舞乎後
塵英華秀發則洛陽少年文彩風流則臨卣詞客
自茲以往作者寔多摘章繪句者徃徃有之操紙
染翰者滔滔皆是若孫綽擅聲金之美子雲韜吐
鳳之竒一班父子卓冠一時陸家弟兄獨步當世
莫不振金石鏗鏘之調窮霧縠組麗之文大而仁
義諷諭之至言細而鳥獸草木之多識禁踰侈則
有東京西京之作辨時事則有吳都蜀都之編或
上林以諷其畋遊或甘泉以述其郊祀升堂入室

然未窺孔氏之門墻宣德通情亦庶幾風人之旨
趣何此源流之降演爲科舉之文一變唐宋尚餘
作者之典刑百變遼金無復舊家之風骨拘之以
聲律之調暢檢之以對偶之重輕以窘邊幅爲謹
嚴以粘皮骨爲親切描題畫影但知一字之工夫
抹東塗西不覺六經之破碎習非成是以變爲常
事馳驟者輒謂之荒唐務雄贍者例云乎唱叫雖
子建曾中之八斗不得騁其才雖少陵筆陣之千
軍無以施其勇然有司之獲選亦壯夫所不爲何
承平歷世而來莫之敢指蓋僥倖一第之外孰知

其他必待權衡至公之流庶展琴瑟更張之手伏
惟提學郎中先生儒林冠冕學海宗盟潤斯文重
厄於秦灰贊東國復修乎泮水甄陶後進殿最於
春秋二季之間鑑視前車洗滌乎場屋百年之弊
渾削拘攣之態庶還麗則之風格雖守而必文辭
之可觀辭雖尚而亦義理之爲王加程文律度於
古今骨格之內取古今氣艷於程文規矩之中自
非卓爾不羣之才曷起褻然舉首之選如復者青
矜小子白面書生學淺鮮而不根氣蕨蕤而易涸
文慚七步才愧八叉僅知弄筆以作文未免尋章

而摘句五音中度敢論擲地之宮商八表神遊安
有凌雲之氣象辨作戰蝸之兩角尚慚窺豹之一
班鼯鼠之窮顧將柰何黔驢之技蓋止此耳豈意
不以菲葑之下體遽令糠粃以先揚敢不益礪操
脩重鞭鄙鈍進而不已雄以當前庶取百中之功
不負千金之顧銘心鶚路謝九秋桂子之風刮眼
龍門看三月桃花之浪

上梁文

廣寒殿上梁文

徐世隆

析木星躔臨七馬雄疆之地瓊華仙島營

帝王遊豫之宮蓋因前代規模便有內都氣象金
臺南峙玉泉西流北襟山勢真龍虎之區東帶海
濤盡魚鹽之國控河朔上流之上居今日中原之
中是宜均貢賦于四方定龜鼎於億載況朝覲必
有接見之所凡宮室本非逸樂而爲恭惟

皇帝陛下功塞兩間德光五葉明俊德以親九族
脩文德而來遠人以至治不世出之英姿舉累朝
未暇行之令典旣嚴先廟當備行宮念人疲飛輓
而尚未全蘇雖躬在暴露而不自爲苦逮至于戈
之載載始令棟宇之量修壯未央而襲秦風鄙

相重威之設葺九成而損隋制慕唐皇去秦之心
即廣寒之廢基應清署之故事敬消穀旦爰舉栢
梁敢陳工誦之言庸代子來之詠

拋梁東海外三韓向化風
鴨綠江頭無戰伐盡銷
金甲事春農

拋梁南惠雨仁風洗瘴嵐
千羽兩階苗自格篚包
不數洞庭柑

拋梁西鐵嶺兵閑大白低
聞道上都朝會日降王
侍子到來齊

拋梁北天道北旋昌水德周
天列宿象臣民萬歲

千秋拱宸極

拋梁上雲馭霓旌擁仙仗長春白鶴自天來特爲

吾皇降靈貺

拋梁下輦路春風促龍駕都人莫訝晚廻鑾秋郊

悲損如雲稼

伏願上梁之後一人有庶萬壽無疆地儀厚配於

長秋天位普臨於諸夏青宮朱邸曄曄相輝玉葉

金枝綿綿不絕鸞臺鳳閣咸登柱石之臣象郡雞

林求作藩維之守國無撓棟民悉莫居延及魚鳥

之微生亦遂池臺之同樂

太廟上梁文

王磐

聖人作事仰憲百王都邑成規要傳萬世越皇居
之肇建必宗廟以爲先是故舜紹堯基歸格於藝
祖之室周成洛邑烝祭於文王之宮典冊相傳古
今一制今皇帝仁涵動植孝奉神明飲食菲薄
而豐腆於粢盛衣服純素而鮮華於黻冕講求故
事太常之禮樂一新圖任舊人漢官之威儀漸復
敬擇吉地爰立太宮百堵皆興千楹並列堅杪文
梓半出於江南巨栢長松并來於山北共勸樂趨
之役咸成不日之功因舉脩梁輒伸善頌

拋梁東瀚海無波舟楫通行見新羅兼日本共來
助祭賀新宮

拋梁西西域重開路不迷碧瑱明珠馳蒲背香犀
藥草似長堤

拋梁南楚風輕脆尚虛談供祭包茅宜早貢莫誇
天險恃江潭

拋梁北萬勇不能當一德龍沙戰士漲天潢舞干
未久苗來格

拋梁上綿蕞新儀參法象禮文隆殺相時宜魯國
兩生何太彊

梁下天開有道扶宗社列聖相承四紀餘于今
初覩文明化

伏願上梁之後下戈罕用俎豆常陳長朱草於齋
除產靈芝於廟柱丞嘗禴祀保百世之宗祧朝覲
會同來萬方之玉帛各安環堵室同作太平人

東宮正殿上梁文

盧摯

玉冊金文既正重離之位桂宮蘭殿載新游震之
居蓋將別冢嫡以繫人心所以啟儲闈而貳宸極
恭惟

皇帝陛下統垂萬世德冠百王以不世之英姿修

曠古之墜典頊因定鼎爰用正朝固非逸豫之期
率皆社稷之計每穆然思隆萬世之本其必也能
聳四方之觀迺眷春宮式崇丕構敬惟 皇太子
殿下溫文日就岐嶷主知趨朝回馳道之車侍幄
辨南陽之牘然不有師賓接見之所則何以示軌
範不有衛率環列之所則何以明等威於是少府
獻圖冬官督役顧儻盡出內帑經費不煩大農萃
榘柵豫章之材罄般輪梓匠之技規模素定斤築
隆施繡楠華榱拱星辰於閭闔飛橋複道接雲氣
於蓬萊允叶龜謀共扶虹棟敢申善頌以相歡謠

池梁東太液滄波與海通

玉殿問安僊仗曉鬱葱

浮動廣寒宮

拋梁西京觀魏戟太白低少海旌旗葱嶺捷
威信徹羗氏

拋梁南天策元勳自可參
鈇小才蕭統輩癡兒
官事竟何堪

拋梁北勿謂天高人叵測
居鄉半夜望前星輝耀
晶熒拱辰極

拋梁上萬國歡欣覩明兩
金相玉裕德無疵主嘗
承祧神自享

拋梁下翼翼青宮崇廣廈橫經問道重師儒卻笑
瀛洲非大雅

伏願拋梁之後殿下端居鸞禁誕荷鴻休得保傳
若二踈有賓客如四皓問安視膳克盡兩宮之懽
監國撫軍大慰兆民之望

尚書省上梁文

閣復

龍蟠虎踞近依天闕之九重百四華翬飛肇啓文昌
之八座昭風雲之慶會聳華蓋久之具瞻麟鳳來游
燕雀相賀欽惟

聖朝罄天張宇亘地開封混六合以爲家攬羣英

而入穀周卿有六以冢宰統百官唐省分三曰尚
書總庶務執古典樞機之密股肱資輔佐之良惟
政事之有堂寔熙朝之盛典再消吉地爰築新基
輦來落落之竒材構出潭潭之仙府左帶鳳池之
水右瞻鰲冠之峯聽雞有便於趨朝待漏不煩于
他所三槐論道端居上相之尊一筆爲霖廣作蒼
生之福允協龜策共舉虹梁博採歡謠庸申善頌
拋梁東日出扶桑化景融盡道今年春澤好安排
歌酒慶年豐

拋梁南解愠風清澍雨甘萬頃黃雲登夏麥千村

白雪簇春蠶

夾蠶

拋梁西月窟無塵太白低
九曲河清蛟蜃遠萬三
枝穩鳳鸞棲

拋梁北玉牒交歡懷聖德
草芳騏驎附龍鱗冰透
鶴鴿攀鳳翼

拋梁上調元上應璿璣象
輔德常依紫極垣洗兵
更挽銀河浪

拋梁下發政施仁自鰥寡
甄陶萬類入洪鈞廕庇
八荒開廣廈

伏願上梁之後三辰即序
庶政惟和邦畿符鼎足

之安輔相協棟隆之吉二十四考休誇中令之賢
材萬八千年共祝 天皇之聖壽

九先生祠上梁文

薛友諒

道行天地之間固存消長世之聖賢之出孰與網
維欲開我後人必須先覺者濂溪先生圖立太極
學契聖功發四端萬善之原扶三綱五常之教幸
親傳之明道而復授以伊川況康節之同時有橫
渠之行輩文正挺生於涑水南軒迭起於漢川在
呂太史豈曰小知至朱晦庵始爲大備歷乎千載
寔惟九人視漢唐訓詁之徒尚陪從祀接孔孟湮

微之統當有叢祠爰即州庠載巖像設異篤信好
學之士啓見賢思齊之心縱有避秦人必願受廬
而出於變離騷國須捨所學而從助舉脩梁恭陳
善頌

拋梁東人在光風霽月中為報僊源來學者精思
力踐是英雄

拋梁西先哲從游記鄆鄙樂地一言良有悟更能
談易撤臯比

拋梁南春染沅江一帶藍罍時不再來如逝水亟將

伊洛學窮探

拋梁北斯文復振無楊墨集成今說考亭功畢竟
是傳來魯國

拋梁上天根月窟閑來往欲將妙理向詩尋靜著
工夫讀擊壤

拋梁下朝家咫尺求儒雅致君堯舜看成規通鑑
一編無右者

伏願上梁之後師儒輩出理學大明廣性命道德
之傳贊禮樂文明之治揭茲盛典化及遐方

大次殿上梁文

宋本

太室奉先彤嚮之情斯在齋庭設次敬共之念彌

興于以爲中巖外辨之需于以構上棟下宇之壯
配天其澤不白告成共惟

皇帝陛下先祖是皇神明其德議禮盡致曲之道
享親極如在之誠玉璫黃流躬莅四時之祭龍袞
玄冕刀還三代之儀且聖人垂遷坐之規斯明主
制齋心之地度闕宮之密邇掄良梓以經營編直
準平駉考工之斤斧芒寒色正烟清廟之星辰陟
降彤庭往來黃道凡所以如聲音笑貌在其上皆
以其思居處志意於此中適穀旦之載消致柏梁
之對舉爰歌六偉用相羣工

拋梁東淑氣扶輿九廟中獻歲發春當禴祭太平

天子宿齋宮

拋梁西 天子秋嘗執鎮圭明發有懷常不寐萬

幾思慮一時齊

拋梁南祠祭淵衷神所監登降周旋無過舉禮官

遷秩聖恩覃

拋梁北大烝歲祭駢牛一聖君方寸儘神通先

正千秋常配食

拋梁上三后在天時陟降風馬雲輿恍惚中神靈

只爲多儀享

拋梁下

天子孝思天下化

厨金柜黍與菁茅錫

貢紛紛走諸夏

伏願上梁之後宗祏鼎安本

支益茂黼珽謹彌文

於燕翼摺紳執彝器而駿奔

二世穆一世昭永配

明禋於文祖三年禘四年禘

戰隆純嘏於神孫泰

山四維

天子萬壽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七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八

祝文

江南平告太廟祝文

王磐

踐祚守文雖奉已成之業繼志述事敢忘未集之
勲眷靖康亡滅之餘擅吳會膏腴之壤依憑江險
壅隔皇風累興問罪之師猶守執迷之意逮戈船
飛渡列戍土崩始悟前非方圖改過遂稱臣而奉
表願納地以歸朝宋王焘已於某日月來至闕下
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朔雪炎風盡
書軌混同之地商孫夏裔皆烝嘗助祭之臣顧冲

眇以何功實 祖宗之餘蔭尚祈昭監永錫休嘉

太廟火災告祭祝文

閻復

維大德六年歲次壬寅六月癸亥朔十二日甲戌
孝曾孫嗣天子臣某謹遣攝太尉中書左丞相臣
哈刺哈孫答刺罕敢昭告于

太祖聖武皇帝於穆清廟對越在天便殿火災震
驚神御聿懷懼者祇薦苾芬 祖考以寧來格來享
得玉璽奏告太廟祝文

王構

維傳國之守器爲歷代之珍符得自神臯進由憲
長詢以僉言則臆合考之圖制則無差皆 祖宗字

佑而致然亦祚胤隆昌之所繫昇人烝是享孔惠孔

時以介壽祺以流曾慶

右第
一室

昔黃龍薦瑞有虞肇基玄扈授圖周成襲祚誕膺
景命夫豈無徵方忝嗣于徽音遽親承于鎮寶臺
巨貢上良用惕然殆天相皇元啓萬世無疆之業
抑如大琮玄璧爲宗闡世守之珍靈貺之來盍知
所自尚祈叶兆旣壽永昌

右第
二室

闕宮儲祉德著神儀瑞玉來歸孝孫有慶矧在嗣
徵之始進由耳目之官上以表信於神祇下以系
隆於後嗣爰修報典思媚太姜俾熾而昌長膺戩

穀右第
三室

猗維瑞璽顯伏靡常麟質鳳章萬世所寶式當今
日啓佑皇圖穀旦于差告蠲致享以燕翼子於萬

斯年右第
四室

加謚祖宗告祀南郊祝文

姚燾

維至大二年蒼龍己酉冬十月庚戌朔十有九日
戊辰嗣皇帝臣某臣賴上天之祐祖宗之靈得以
眇末之躬託於億兆京垓臣民之上持盈守成凡
今三年身至太廟兩嘗裸將非獨於親立愛臣家
庶亦孝治可先天下而祠官讀祝於

太祖室惟曰聖武皇帝

睿宗室亦惟曰景襄皇帝至

世祖室則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名譽之美垂無窮者多及六言顧於創業之祖垂統之宗開我後人繼繼承承億萬維年者稱述成功盛德有所未盡心寔歆然謹遣太尉尚書右丞相臣某禋致牲玉燔柴泰壇昭告昊天上帝加謚

太祖曰法天啓運聖武皇帝

睿宗曰仁聖景襄皇帝伏惟圓靈居高聽卑灼臣微忱敕我祖宗歆此嘉誅臣不勝感激戰栗之至

己卯春釋菜先聖文

劉因

聖代天言明告萬世寥寥方冊孰傳聖言天啓聖
心程朱將命堙晦浚闢聾聵瞽明謂當後人承此
遺澤孰云剽盜資我而文肆焉多岐孰會其一徒
爲瞻仰有惻此心因早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
未立已頽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
容顧念初心悅焉如失今此闕館惟我之求講學
有徒進脩有地研窮參訂亦復有書於古遺言於
今學者尚有裨益少慰此心但懼悠悠復循前軌
惟神啓迪實有臨之

告峨山龍湫文

劉因

嗚呼一邦之望有峨惟山山之精深聚而淵泉山
川惟形有神棲之雲雷雨露神實司之今是邦之
凶旱極矣豈神之靈坐視而不恤哉蓋雨暘之數
出于天非神之所得專也雨暘之咎由於人非神
之所得而釋也是以使神函蓄靈潤雖欲發之而
不得也雖然山川之神受命于天而主佑下民者
也今欲佑之而不得矣則當爲之請命于天昭昭
在上安有不從由是言之神雖欲無責烏得而無
責也且小民至愚窮且極矣而無所歸誠則惟淫

昏之鬼是求夫淫昏之鬼乃神之所當屏黜而下
民之衷亦神之所當誘相也今氣運已窮矣窮則
必通或天降之雨則小民必歸功於淫昏之鬼而
惑信愈篤孰能禁之今是邦之大夫致禱于神則
是禱其所當禱矣既禱其所當禱而當禱之神能
隨其禱而應之以雨使既足而又周浹焉庶小民
之愚知天地之間自有名山大川之正神實能闔
闢陰陽而神妙造化而境內吏民之所當敬修其
壇壝潔其牲幣而事之而向之所謂淫昏之鬼者
真不足信矣如是則人情世教或自此而變之則

鬼神之惠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其不然則是雪
雷之澤神其不可司之旱乾之虐神實不恤之天
命之職可怠而曠之惑邪之俗可助而成之又何
望焉又何望焉敢告

封龍書院釋菜先聖文

康熙

維大德十年歲次丙午秋七月己巳朔越翼日庚
午後學康熙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熙愚極
陋總角趨庭私淑諸人寔始聞道自茲厥後欽誦
遺編近本程朱上窺思孟以求經旨以探聖心庶
竭鶩碩進德脩業孰云不力中道而迷悲嘆窮廬

摧頽已甚雖由病廢實亦情偷內自省循枯落是
懼茲焉感憤避俗巖居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
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
軼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
或冀有成不悖於道茲消吉日載見祠庭旨酒蘋
蘩式陳明薦尚斲啓迪實誘其衷庶假威靈不至
大戾謹率諸生恭脩釋菜之禮用伸虔告

祭海神文

虞集

潮失故道犯我鹽官有司捍防民力旣殫閱歷歲
時靡濟茲害浙郡多下恐就淪敗民實何辜不德

在予相臣來言交脩用字乃勅中外悉智展力相
爾有神亦克受職我土既固民生厯安六府治脩
報祀萬年

祭伍子胥文

虞集

爾以忠墮主潮于吳潮今爲災吳其沼乎爾其揚
靈具訓海若俾妥其常毋作民虐既止既安民遂
有生爾作明神永有令名

祭文

祭國信使王宣撫文

楊奐

維歲次癸卯四月丁未朔二十有一日丁卯某官

某謹具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宣撫御史大夫
國信使王公之靈嗚呼兩軍之間零丁數騎江湖
十年風霜萬里不知其幾往幾來而卒至於此乎
人主察其深誠天下仰其大義鬼神錄其陰功簡
策炳其高議然事之濟與否也非智力之不周或
期運之未至不然以公之行不能決和事於一言
載信書於萬世而使干戈相尋膏血塗地猶執迷
而不已我公初年委身烈祖千載一時雲龍風虎
蔡城既下楚茅不來殺氣盤礴吞江噬淮義膽披
露上心亦回使星南飛迓車擁路歡動牛斗嘆其

來暮應對欵曲不武不怒殷監弗遠請視全夏剖
析利害略無假借我不彼欺彼不我詐宴勞稠疊
朝繼以夜歸奏龍庭君相交俞慮後參差或懷異
圖公爲國許人爲公憂蛟鱷之淵而堪再投公獨
坦然沒無我尤我君我相寧不我謀丁酉之冬公
過陽平贈我雄篇出言甚誠兩國好合賴子以成
子才子名搖動江城適有家累莫果其行公實我
知我自不能此所以含辛茹酸愧負于冥冥也嗚
呼哀哉頃聞使車淹留沔陽忽報江陵坐易星霜
宵夢飛飛不知在床玉漢東館金碧熒煌恍然門

開棘圍堵牆太山既裂始知不祥幾年金節熠燿
南荒一日漆棺歸來朔方將大限之難逃抑生靈
之禍未央顧公之室豈無橐裝千金一揮廩無見
糧賓客蕭條路人慘傷嗚呼哀哉我生後公仕及
同時人之於公其孰不知我之知公獨與世而肯
馳陸公何人屈趙佗而朝漢闕終軍孺子携長纓
而羈南越無以成敗輒生子本守公之清衷遐略高
名大節可以撼天壤摩日月而素志未酬徒賁恨于
九原此余所以撫地大慟繼之以血也嗚呼哀哉尚享

祭太保劉公文

徐世隆

維至元十一年歲次甲戌冬十二月望日博州路
總管徐世隆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太保劉
公之靈嗚呼天興大元六十餘年王氣所鍾有開
必先聖不獨出衆賢從之聖賢相逢千載一時巖
巖劉公首出襄國學際天人道冠儒釋初冠章甫
潛心孔氏又學葆真復參靈濟其藏無盡其境無
涯鑿開三室混爲一家逆知天命早識龍顏情好
日密話必夜闌如魚得水如虎在山易地諸葛彌
天道安道人其形宰相其心誰其似之黑衣惠琳
數精皇極禍福能決誰其似之邵君康節詩詠高

逸方外神遊誰其似之碧壑湯休字畫清勁筆中
法具誰其似之黃山文鑑從王師柔服哀牢公
於是時蜀之辜臯堂出竒鄂江飛渡公於是時
晉之杜預天王既尊山人自晦公於是時唐之李
泌相宅卜宮兩都並雄公於是時周之召公中統
建元宣撫十道多舉名儒親草其詔至元入省命
贊萬機暫決大議力辭以歸上亦知公不屑細務
止解中書仍居保傅官制未定公圖列之朝儀未
肅公奏閱之方其弘化儀形萬方天遽奪之今也
則亡生平少疾質明猶唱開戶視之掩書長往

天子震悼朝臣涕洟下至行路靡不哀思國事有疑
誰與稽之民歲有灾誰與禳之僚友有咎誰與救
之人之老成寧復見之曩過趙郡識二大士曰蕭
曰劉器量包世混迹佛老心同孔周仁兩義風欲
灑九州蕭已先蛻獨餘藏春栽培桃李徧滿君門
身為師賓門多卿相生被殊遇歿獲大塋公既無
憾我獨何悲第愧老繆嘗辱公知愛我文辭許我
典故視草翰林持衡文部公非私舉我豈懷恩言
念知舊徃哭其墳南州孺子生芻一束奠章寫心
老淚盈掬嗚呼哀哉尚饗

祭硯司業先生文

滕安上

至元己丑十有二月某日門生國子博士滕安上
謹遣子羽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司業先生硯
公之靈士之文章與世汗隆百年以來南北不同
惟公述作有稽其中學者師之知所適從士之志
操與齒盛衰一生之間終始自違惟公抱負白首
不移學者仰之得其表儀於戲教授東垣淵淵乎
經義之學司業成均表表乎忠孝之教其起之暮
也固非淺淺之可議其去之果也又非庸庸之可
效公之歸老猶振頽波遽云逝矣爲之奈何八十

雖壽在公匪多聞公易箒之然不亂平生之守於此益見自公之歸夢寐見之況於永訣無復見期一官羈人送不及尸千里致奠寓哀一詞

祭魯齋先生文

呂端善

公之道在天地德在人心行義在朝廷功業在後世者章章表表如日之在天如泉之在地爲門生者不當以是瀆陳之惟其私心之不能自己者敢以告之公之生以扶人極振人綱爲心沒而不應肯忘也今人極其立乎人綱其明乎下土茫茫豈無才良間有作者敢希厥成言語不通趨詣不同

聞望不崇誠孚不隆猷之雖遠羣呼四訏謂角而
童謂雌厥雄使公而在猷難厥終公而已矣疇能
奏功維蒙古生嶷然古風稔公之教在耳蘊公之
化于躬雖所賦有厚薄所得有纖穠惟公擇其尤
者相之導之以陰誘其衷使之默識心通視明聽
聰謀嘉慮忠言行諫從則可以鞏國家無疆之祚
惟寧永生民無疆之休惟洪則我後人于子于孫
亦叨居于至化之中生也望於公沒也又望於公
于以見生民之心望望於公者無窮也

魯齋先生陸從祀祭文

許約

維皇慶二年六月十四日癸酉欽承 綸旨以先師

文正公魯齋先生列于大成至聖文宣王從祀之位門人許約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合辭而祭之曰自太極判而人文開包羲作而卦畫始備物以致天下之用成器以爲天下之利蓋肇乎乾坤者惟一理盈乎宇宙者惟一氣人倫由是而明萬事以之而理王之所以王帝之所以帝百世同符有一無二迄于周衰篤生聖人有德無位遭時之屯周流天下而不我用乃獨任乎斯文明王道於已晦振綱常而再新顏曾再傳而得子思至孟子獨

不迷其津泯泯勞勞歷歲時之既久承承繼繼乃
寥廓而無聞迨乎有宋寔生周子畫無極之大原
爲萬物之根抵扶泰山已摧之巔發千古不傳之
祕淵淵河洛大暢斯旨天理之微人事之著鬼神
之幽至于子朱子而大備天眷皇元我文正公寔
有得於此也合衆議而有歸惟前賢之是證旣縷
析而毫分亦提綱而振領盡小學之精微爲後人
之龜鏡言仁義必本諸身言道德必由乎性動靜
必循乎禮終始不忘乎敬春風藹然物我融會冰
壺瑩然表裏輝映出而仕時也必欲底雍熙之和

進而事君也必欲止唐虞之聖事必探乎幾先俟
其久而乃應言治亂之所生盡天人之交勝其高
也入於無倫其近也不離於日用叙天工而振王
綱正人心而祈求命觀其運用天理而見諸行事
者欲名言而奚罄耶嘗思之以百年凝道德之
身千載繼絕學之志由布衣而起田野總庶官而
宅百揆明曆象以授人時創辟雍而教胄子忠言
亶亶氣不少衰爲學孜孜老而後已蓋其所造者
深所積者廣舉而措之事業者獨高乎一世非義
精而仁熟道全而德備者疇克爾耶宜乎

聖天子念之不忘崇以魏國之封褒以文正之謚
又欲嘉惠後人也乃命列于從祀之位既相其子
又撫其孫猶諄諄而不置也况約等親出其門提
耳之言面命之誨天地純全古人大體朝焉夕焉
誘掖諄至容聲警欬不遠伊邇嗚呼昊天罔極之
恩仰而思俯而戚曷其有既耶

祭康先生文

王思廉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王思廉致祭于故國子博士
康先生之靈而言曰吳楚竒材梗楠豫章下蔽牛
馬上摩穹蒼脩直堅緻可棟可梁斧以斯之不得

締構乎明堂渥洼異種綠耳飛黃過都歷塊電掣
龍驤以駕大輅和鸞鏘鏘困於鹽車弗獲馳騁乎
遐方先生之學經筵書囊先生之少錦心綉腸視
草比門制禮奉常外而藩宣內而贊襄何施匪宜
皆其所長進用無媒竟老國庠猶木之不遇於匠
石驥之不遇於孫陽噫嘻孰維孰綱孰主孰張吾
欲問之神理茫茫者莫已矣識者嘆傷雖然有德
以化其鄉有文以流其芳愈遠愈思愈久愈光是
之謂不亡

祭徐承旨文

李之紹

維大德五年春二月辛卯中書平章政事賽典赤
等謹致祭于故翰林學士承旨徐公之靈嗚呼古
人有言人材實難撫治論賢遺世永歎才與時夸
識局于器文勝自敷授事則躋偉哉通儒慨惟容
翁蚤奮其辭乘時之隆肆其餘長見於治功出入
中外曰亦有歲素髮滿憤歸掌帝制渾渾周誥我
庶見之諤諤廷議我庶選之朝有老成衆與有慶
孰云其去有不惆悵君子之心夙夜本朝忍失去
之以遠爲超劃爾歸盡嘖嘖稱遽身有遺用永蓄
弗著千里寓哀匪哭其私國之遺老我寧不思

祭袁學士文

虞集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瞻鄞越視漢河陽王公近
臣專邑列府卿士以還民莫或數公生其間不靡
不矜師友是求問學是承先宋既亡文獻淪隊遺
老或慙力接淵懿家藏多書俾昔石渠下至琴弈
亦取其腴博學洽聞瑰偉精瑩人無間言公亦自
信我從草茅或援起之公以賞延後先京師于時
同朝多士濟濟公獨我友尚論其世制作討論必
我與聞或辨或同有定無譴公泰而舒我蹇蹇跋
三十餘年亦多契闊公在禁林益躋華階人曰孔

宜公曰足哉歸而寄書勗我慰我亦喜優游自詭
其果曰易春秋魯與子談將卒成書恐老弗堪老
不廢學唯予與爾終訂無忌庶其在子言猶在耳
俄以訃來噫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木萎壁府星
隕伊邦之瘁伊道之閔區區深悲遠莫致之託公
鄉人致茲哀辭公聞之乎不聞之乎

哀辭

平章政事廉公哀辭

李元禮

嗚呼哀哉識公於生之日哀公於死之後者人情
也哀公於死之日昧公於生之日者人情乎嗚呼

識而哀一人之私哀也哀而不識天下之公哀也
方公之在相位也朝廷倚之以爲重四夷賴之以
爲安萬民化之以爲治陰陽調和而品物無不遂
矣及公以病去位也天下皇皇祝公無恙豈期沈
痾反復而竟不起矣嗚呼哀哉蒼天蒼天果蒼蒼
耶胡爲遽奪公以亡耶伯夷之清伊尹之任魏徵
之良耶其忠竟正氣散在天壤間幾世幾年復爲
賢相耶不然將升而爲星辰峙而爲山嶽流而爲
海爲江耶嗚呼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何此理之反
常而不可明耶故余誄公以辭者蓋非一己之私

傷亦以公天下之哀而哀萬民之失所望也

林處士哀辭

袁楠

道家言黜聰明去健美形神始完是果爲得道耶
古者上壽百二十歲竊不死之說者曰脩之益真
其道彌親壽而無德與名君子恥之故脩短有命
遺壽焉猶可言也名德不至則澌盡腐滅又安所
取哉古之人若是者衆矣今得一人焉曰林寬字
彥栗形臞而器溫其於學也汲汲然逐日以補有
不足焉則力探簡策以自證其爲文必達於理而
始精於詞謂詞者載理之具也理不足焉詞雖精

無益也深思以求之傍取傳記之說勤絕傳會據
宗統原以會于一復懼其未盡是也則祕重自念
將周游四方闕疑廣聞目擊而心領焉噫若可謂
勤已矣道散於九流百家彌綸者至矣其弊有不
勝言者汎溢俚雜尸坐矐目漸入於無聞之傳予
嘗察彥栗知其心有深憂者焉余始見于姑蘇氣
和以謙再見于京師愀然以思取士之道非一嚴
吟域析豪髮有司者之過遺逸不舉則凡吾徒在
官者誠有罪彥栗志不在是推彥栗之志在問學
爲之而不果就若是者真有命矣悲夫延祐六年

三月卒于京師年三十有九其弟宇友謹哭且曰
吾必奉喪歸吳興吳興吾先人所藏遂爲詞以申
其哀焉辭曰

氣清明兮受元陽德彌中兮闇以章挈太古兮儼
九皇播絜精兮瓊圃芳力未具兮志則專一葦渺
兮濟巨川慨不進兮道遠遭白晝速兮陰風旋數
寔紀兮吾何愆路孔脩兮神獨還靈旒遷兮木葉
舟儼夫人兮在空山玉蓉冠兮紫佩蘭

丁文苑哀辭

許有壬

哈八石取父字姓丁字文苑于闐人與予同登乙

進士第任國安州掾左司除禮部主事予佐吏
部故游從爲多改祕書著作拜監察御史又與予
同官南坡之變梟獍黨與列據津要文苑康里子
山暨予實同論列遷戶部員外郎予在左司計事
宰相見俄命浙西道廉訪司事遂間南北予居武
昌適移湖北新制憲官各色用止一人長憲者同
出西域即日引退臺報不允文苑曰無例且退持
疑文冒進可乎臺卧不起予除居絕人事獨相往
來鶴山楚觀之絕頂梵宮琳宇之僻地荒城廢壘
村居墊池靡非不至焉特絕江登大別宿於官湖

詩談論無虛日一日把酒相屬曰人生離合有數
君聞我退針芥相投但恐造物見如不然遂此先
子監邠陽縣有惠政潛德未章子亟銘之予不獲
辭焉未幾予除兩淮轉運使文苑移山北邸報屆
日至山北置大寧古口嘗地去京師東北尚八百
里陸不可挈家水紫紆五千里扶病擁幼殆不能
爲謀予官揚州崿嶇來過曰我非瀆於進也 畫
新政不敢不行而老幼累我且都而杭杭而鄂鄂
又山北有力且疲况貧乎鄂不可留揚未貴亦不
可居杭吾樂之穀又差賤且其人德我吾謀定矣

延命諸子買舟而東獨挈一小僕乘傳而北予留
之飲三晝夜而後去酒中嘗曰我作事素勇今殊
猶豫何也予戲之曰人改常不佳君豈厭世邪廼
笑曰昔溫公記宋子才暴謔其言偶驗我不信也
因出臂示其堅實曰斧吾擊亦不死也於虜今乃
真死矣蓋時方大疫暑行至東平主僕皆病歸抵
淮安卒于舟中至順元年六月二十三日也郡大
夫率其國人叢之予既為位哭遣人省其墓告其
家子慕高迎柩歸臧舟餞別之地哭為之慟監縣
公葬祁陽遠不能榘予欲蜀岡買地處之慕高曰

杭西山先人所愛因可守也遂謀葬焉母子力不
能舉漕司暨他官府若嘗往來共贖之得楮幣中
統餘萬緡既襄事餘可經理其家淮東憲長峇里
麻嘗同官閔其貧請贖于朝不報初文苑爲固安
隸京號難治民劉奉益橫甚塞祈烹五十羊聚羣
不逞震動里閭執而發其推埋焚剽數十事度不
解逸去反肆誣講詔大官雜問禁中辯折明直劉
寘于法築堤堰三百里河以不害兩道凜然折彊
暴如拉朽蜀兵未戢按部直要衝布置施爲若老
於兵者統兵省臣薦其有將帥才可治邊事云內

外持憲知無不言制吏輩噤不得出一語平居論
事慷慨歷落一坐盡傾遇事則奮發勇往無前長于
觀人某邪某詐默以相告後輒多驗作歌行豪宕
如其人古詩清粹皆可傳也延祐初朝廷始以科
舉取士天下之大才五十六人出官四方或懦於
施或汚於賄歷歷在人得免詬議如文苑者可數
而天復中道畫之於虜惜哉予昔銘監縣公謂其
多善未報當在文苑今文苑壽才四十有七賣志
以沒此又何邪豈天又尼其身而大其後邪天道
是邪非邪予益惑矣嘗獨坐閱同年錄十六年間

爲鬼錄者十五人矣尚忍以區區聲利置胷中乎
或者視爲四海九州之人愬乎無情予不忍也慕
尚將狀其行實求予爲銘而其狀未至爲之辭以
發其槩且以寫予哀云天之生才兮亦孔之艱前
不知其幾世兮後復幾年何林林之百萬兮獨斯
於賢器方適用兮陶復不堅雲未雨而掃蕩兮華
未實而摧殘豈矰繳之在天兮惡有翼之高騫冥
冥之中兮孰司其權昔君之北兮歌呼水壩今君
之來兮丹旄翩翩藥膳匪良兮道路逆遭妻子睽
隔兮良友棄捐我哀曷忘兮我言曷殫西山蒼蒼

兮惟所便安玉樹森立兮澤流有原冀伸於後兮
以報其前破不可完兮逝不可旋惟生無愧兮雖
歿猶存脩短有數兮吾其舍旃馬革牖下兮非蟻
則鳶九原有知兮其然不然

謚議

何忠肅公謚議榮祖

虞集

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
明事理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
責而後可庶幾也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
持久有定功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

若命與時遇位以倖致者充數之羞欺世之禍彼
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
之間以大臣贊國論不爲近利細故所動揺本之
以祖宗之舊典定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
務者平章政事何公何可少耶公爲御史中丞時
權臣用事數爲所危公守職不變終以是去位天
下之望固已在公矣

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答剌罕公之
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多君子正人而公獨以耆
老精練彌縫條理於其間豈漫焉嘗試而爲之者

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好功興
利之徒間出其間偵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將
有所作為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
目張膽論民命國體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
得行耕田鑿井之民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
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數歷臺省數十年
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素
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此其立志非
常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謹按謚法廉方公正
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謚議

虞集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
未嘗求用於世亦未嘗不與於世也有天下國
家者知其有遺尊敬而信用之則爲之出於是應
之以文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爲喜幸不用則不爲
變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用而無
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
今爲可誣也耶故翰林學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
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爲朝廷所用諄諄然視
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之略無厭常喜竒高自標

致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動來而後應定而後
就恒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
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爲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
以華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
皆文質兼備之教論禮則欲修一代之經司刑則
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已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
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暴謂之大儒
先生斯無忝矣謚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曰
靖謚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姚文公謚議燻

柳賁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熙秉耀承華
協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
結粹精敷爲制述於以增煥盛德大業而聳之三
五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二人焉其有關於
氣運者如是豈徒乎文哉乃若先正魏國許文正
公之在吾元實當

世祖皇帝恢拓基圖之始倡明道宗振起來學一
時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爲能式纂
厥緒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之學則
其機籥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起而龍翔

也故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宗繼照天下又寧而
公之文章蔚爲宗匠典冊之雅奧詔令之深淳固
已挾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志箴頌之雄偉光潔
凡鏤金刻石昭德麗功者又將等先秦兩漢而上
之以闖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二而家傳人
誦已十百雖欲揜之孰得揜之哉他日良史執筆
以傳儒林則公在文王之門豈直儕之游夏而已
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惠公奚
慊焉謹按謚法博文多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
謚之曰文

蕭貞敏公謚議

劉致

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召之臣蓋志意脩則
驕富貴道義重則輕三公蟬蛻塵埃之中朝遊萬
物之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
天下之民歸心焉故必蒲車旌帛側席以俟其至
冀以勵俗興化猶或長往而不返亦有既至而不
屈則束帛交交賁于丘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於
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夔君始由平
章咸寧王野仙薦

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

成宗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
赴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
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諭德如故尋得告還山年七
十七以壽終士君子之趣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
已彼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
於上徹帝聰鶴書天出薜蘿動色巖戶騰輝猶堅
卧不起不得已焉始卒不撓其節不墮所守
而去亦可謂得所志也已方之於古則嚴光周黨
之流亞歟雖其道不周於用而廉頑立懦勵俗興
化之功亦已多矣且其累徵而不起暫出而即歸

不既貞乎以勤自居其好古好學之心不既敏乎
撰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古不怠曰敏請謚曰貞
敏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八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九

行狀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

姚燧

公諱德輝字仲實世居通之潞縣曾祖某祖全再
世不仕考朴尚書吏部主事妣宗夫人三子長德
英德芬季公吏部君生三十九年且卒指公謂宗
夫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悍鷙刻削人蒙吾力脫
罪罟齒平民者衆天或報施善人是兒其大吾門
者勿憂貧且賤公方五歲哭之如成人家纔備五
升菽夫人春蓬稗爲糧芣藜莧爲菹活之荒歲旣



就外傳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輟業十六監酒
豐州祿食先足旨甘有餘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
休夫人以過耽苦慮傷其孱薄也爲滅燭止之已
乃厭糟麴歎曰志士顧安此也耶仕不足以匡君
福民隱不足以驩親善身兩間之間人壽幾何烏
可無或有聞死同腐草木也絕少年輩不游召其
所親與率一時名公碩儒歲丁未用故太傅劉文
貞公秉忠薦徵至潛藩俾侍 今皇太子講讀薦
故翰林侍讀學士竇默故宣撫司參議智迂賢皆
就徵癸丑先朝封周親割京兆隸潛藩擇庭臣可

理賦者使調軍食實出公從宜使辟故真州總管
高逸民自佐時汪忠烈公始置兵利州扼四川衿
喉規進取數萬之師仰哺於公乃募民入粟綿竹
散幣集之或給鹽券使歸京兆受直陸輓興元水
漕嘉陵一年而錢粟充棟於軍中宋臣余玘議棄
事土即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笠苦竹
築壘移成都蓬閣洋夔合順慶隆慶八府州治其
上號爲八柱不戰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實張於斯
丁巳深峻用事臣大集關西河南諸臣入計局以
中嘗爲潛藩用者文致多方於公獨無絲髮得已

未從南征至鄢畱後行營庚申以爲南京經略使
再月又以爲北京宣慰使其年

皇帝即位中統改元五月又以爲燕京宣撫使燕
多劇賊造私幣雜真行民間陰結死友相誓復仇
怨殺人公悉捕誅之雖中書開府在燕令行禁止
多不上白由是忤時相意以誣去位從北征還守
北山諸關三年惡已相反誅以爲山西宣慰使罪
權勢之籍民爲奴免而良者將千人至元改元罷
宣慰司授公嘉議大夫太原路總管兼府尹至是
清藩故臣相無有出爲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

沿故留居此會我先左丞公當分省遷調山西河
東世職守令即遣諭旨公拜稽首曰陛下以臣堪
一縣裨爲令臣烏乎可擇況以千里寄治非材大
懼任使不稱以傷陛下之明敢薄之耶自爾愈益
勤勵崇學教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逐姦賊
以剔民賊裁婚墓俾師簡儉敦耕桑以富生理之
出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歉一權度以絕欺詐之攘
嚴鼓柝以警竒袤之覲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
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滿秩左部差功最天
下右部考過惟草竊盜不獲一入五年徵入爲右

三部尚書人有由訟財而失其兒子者公曰何疑
焉叔殺之也深竟其獄公所信厚及權貴言可撼
公者莫不請求保為衣冠之族無有是也皆漫不
為應懸已俸為賞購之其家人果上變告情狀呈
露言者慙服叔竟以是病死俄轉戶部尚書事無
大小必決之一日書判煩勞指為之璽七年會

上以鯉言干為憂俾錄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
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
獄服詞皆具自以為不寃公燭其誣召鞠其妾榜
掠一加服不移晷蓋妬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

必殺之也即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
罪死觀者神之或咨賞泣下八年授中奉大夫參
知北京行尚書省事九年罷尚書省以故官參知
北京行中書省事京南徒水歲泛溢至城下爲患
公築堤捍去皇子安西王有土關中之明年當十
一年奏求公輔已以故官改安西王相至則視瀕
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澮其中假
牛種田具賦予貧民二千家屯田最一歲入得粟
麥石十萬芻橐束百萬公是來也貧不能從妻子
留之京師事或上聞賜錢二千緡遣之明年詔以

王相撫蜀其年重慶猶城守東西川各開樞府台
兵數萬人圍之公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咨受兵食
方畧公危語動之曰宋今既亡重慶以巨擘之地
不降何歸政以公輩利其剽殺不得有子女懼而
來耳不然他日兵未嘗戰及招討畢某偕中使奉
璽書來赦最宜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湏其至反
購得軍吏杖之為僞得罪懷之入降水陸之師雷
鼓繼進實堅其不下也中使不喻詐計竟以不奉
明詔反命如是者皆公輩玩寇疆場心迹之著白
者况復軍政不一相訾紛紛朝夕敗矣豈能必成

功爲哉兩府多致金帛子女爲謝曰戎捷與人法令所不禁也公讓不受出未至秦瀘州畔而重慶圍果潰再退守瀘州十三年秋也明年詔以不花與公代爲西川副樞公兼王相大軍旣發公留成都供億食纔支半月賦粟繼之官船不足括商民船千艘日夜督運其年復瀘州十五年重慶之圍再合踰月即下紹興南平夔施思播諸山壁水柵隨之皆下而東樞府猶故將也繼前與西川相觀望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初公撫蜀徑東川歸以爲重慶帥聞受圍必徵諸屬州兵盡銳拒守

合州空虛誠使諜人持書曉之兵隨其後亦制合
二竒也即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
張珏以天子威德遠有宋室淪亡三宮皆北又頌
聖量含弘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呂
氏又爲書反覆禮義禍福譬解其言以爲均爲臣
也不親於其子孫合之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子
孫舉天下而歸我其臣顧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
忠於所事不亦甚惑乎昔也此州人不自爲謀求
去就者以國有主寧死不欲身被不義之名故爾
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以

遇君竊若首以徼福一旦不難也其說累數千
百言又約書言為檄刊木於山浮板於江珏未及
報而公還王邸至是合遣李興張郃十二人者詞
事成都皆獲之當斬復為書縱歸使喻其將王立
其言如喻珏者而益剴切興至立亦計夙與東府
有深怨懼誅使興等導帥幹楊儼懷蠟書間至成
都降公從兵纔數百人赴之東府害其來爭有言
前歲公為書招珏誠亦極矣竟不見寤無功而還
今立珏牙校也習狙詐不信人特以計致公來使
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剋刻耳未必定降定降言言

園而來受何物視我必不汝進公曰前歲合以重
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也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
然吾非攘若功者誠懼汝憤其後服誣以嘗抗蹕
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滅也吾為國活此民豈
計汝嫌怒為哉即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
集其民而罷置其吏立德之與金玉飾少艾為謝
公曰若以吾為是來耶吾無事乎此其持往餽之
東府合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
還邸是年王薨公感其受知深而悼夫棄國之蚤
也哭之幾不能生十七年詔公與南省參政程某

即其地聽思播湖南所訟鎮遠黃平田會西南夷
羅氏鬼國叛別詔雲南湖南四川合兵三萬入誅
之前茅及境矣公曰蠻夷無親爲俗吝貪始由邊
將撫之失策積怨以叛好事之臣請加兵誅旁諸
小夷洵懼相擅繼叛者必衆恐非直三萬人能歲
月平也吾賴天子仁聖馳一介之使招之可坐俟
其徠豈必煩兵不及以聞遣安珪止三道兵張孝
思諭鬼國降其酋阿察熟公名問曰是活合李公
耶其言人曰明信可恃即日受命身至播州降語
且泣曰吾屬百萬入非公惠活寧鬪死不降事畢

驛聞

上為之開可改鬼國為順元路以其弟阿

利為宣撫使其年王相府罷十一月二十一日始

至黃平是夜也星如斗雲館垣外公弗善也歎曰

他日嘗夢主烏江今播水適名烏江與是星皆吾

死徵也夫吾嘗誦馬伏波老當益壯之言而竒曹

武惠為將不殺得今活羅鬼馬革裹尸歸何憾二

十七日卒後七日資政大夫中書左丞安西行中

書省之命下蠻夷望出轎車為位祭且哭者動百千

人塗所經男女空家之俗嗟聚觀台之安撫使立妾

經率吏民迎哭傾振山谷為發百人護喪達興元

上聞而悼之贈光祿大夫中書右丞謚忠宣公賜
錢二千緡具塋先妃一嗣王遣前僉書王相府事孛
羅賻錢五百緡具奠明年僉播州安撫司事何彥
抗章請即州治之東為廟制曰可薨年六十三夫
人胡氏前公卒今夫一人某氏子一人嘉議大夫安
西路總管兼府尹諸軍奧魯頰也女二人長適嘉
議大夫禮部尚書劉秉恕幼在室嘗際公平居以
先夫人剛嚴其弟宗亨有小過對衆奮杖撻之不
少惜公若何而驩奉使未嘗有屬色遽言其亦能
子哉二兄既位不大難於時每分吾有不至以寡

之見告其盡禮姊氏不以語人人知爲姑若從母
不以爲兄弟也與人交誠易炳白不張城市機穿
不面爲許退與他人語必諄諄暴其所長而繫
其不及至繩檢姦慝奮發忿急不能容其過然亦
不能留怨惡於胸中雖舊欲擗已入不測淵者事
已輒忘之畧無校言復意自奉甚薄有積則施之
不爲子孫他日計西川副樞上嘗賜以玉帶錦
衣錢二千五百緡止留其服物餘悉分之親戚若
客一日而盡人問之則曰曩吾家多責券縣官憐
而賜償之無負矣吾貴而薄功又可富而厚享耶

不思而兩有之神不福人幸以是人曰我貧吾利
器也故自入官非素所往來有相答報者未嘗恃
形勢取一錢直醜再爲尚書權臣力能生殺人取
公共事累年足跡獨不及吾門以祿薄用奢爲言
願奉母錢百金交驩令取子自益郤之亦不爲謝
王相七年及事先王五年言必切切臣職子道請
聞斯行以絕專嫌簡約侍衛以裁浮費無急土木
殫匱民力者中外所感誦凡人賢而有聞滿調將
東歸必薦汲之王陞秩留之故關輔得士爲多皆
視爲己職當然未嘗語人由我而然以期見德遇

事謹敏好謀善問多不自用及其末路生人之心
愈切取信蠻夷聞其論招椎結荷旂竭蹙慕義三
道之兵爲之抑首思微利於萬里羞成功於一介
寶星烏江馬革包拯新木通道昇歸要荒抑嘗觀
今中統以來將相臣一死率於其家天下之情稱其
平生所爲功高者惜德大者思不遇如是而極然
未有若公逢掖死事爲世所壯者也嗚呼賢哉又
嘗觀古君臣莫難於合莫尤難於信蓋合或可伺
所欲以中而信則必不可襲取於一時自公始侍
著藩。聖皇非遽貴之一也亦嘗身接之面訓之

表之親以細微觀其故忽置之糾紛試其理解龍
以雷霆察其變常納之汗濁驗其潔白既久而後
知遇也其後三十三年之中或使或牧或從或留
或相或傳諸侯王或將凡賞勲勞優者舊可以勸
人臣者公皆與爲之至商論羣臣能否於公不曰
消則曰剛或曰不欺不見有貶於聖訓用未盡年
不孝人猶未足其悲愛任於已試知遇於既久可
與疇咨海內者將不知誰在也嗚呼悲哉後三年
頽彙進遺事求狀公行燧亦荷公知且久遊其門
又與頓嘗同受學義不得以不文爲讓姑爲論次

如此奉議大夫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姚燧
謹狀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虞集

公諱文用字彥材真定路橐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也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定時以真定橐城奉

莊聖太后湯沐

歲庚戌

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

公謁

太后和林城

世祖皇帝在潛藩命公主文聿講說帳中常見許

重癸丑

世祖以

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南

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

軍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

世祖令授皇子經是

爲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爲使召遺老於四方而

太師竇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

公冶玉峰魏公璠偕至於是王府得人爲盛己未

世祖以憲宗命取宋公發公邊蒙古漢人諸軍

理軍需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

水陸軍容甚備九月

世祖臨江關戰忠獻公請

曰宋恃江爲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奮其氣臣請先
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世祖親料甲冑擇大艦
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千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
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
小舟歸報世祖世祖方駐香爐峰因策馬下
山問戰勝狀則扶鞍起立豎鞭仰指曰天也即賜
卮酒使主帳下宿衛且命傳令他帥曰今夕毋飲
酒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既渡江會憲宗崩閏十
一月師還庚申世祖即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
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侍衛七月還朝中書左

丞張仲謙宣撫大名等路奏公為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年山東守臣李壇叛據濟南從元帥闊闊帶統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壇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都元帥阿朮奉詔取宋召公為屬公辭曰新制諸侯摠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經略使摠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潛邸舊臣不得引此為說公病不行五年改元至元之歲也 上曰董某安在年始壯不使為國効力今安在召授金符為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渾都海之

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爲公曰吾死不可以去此宜鎮以靜乃爲書置通道諭之然後粗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爲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屬貴人曰只必鐵木兒者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譖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叵測公曰我天子命吏請得與天子所遣傳

貴人者辨 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嘗事
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
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寬裕如貴人以重
戚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貴人威
名於事體不便因僂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
驚起去白貴人即召公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
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諸不行而省府
事粗立二年入奏經畧使宜還以 上旨行之中
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公爲中書省左右
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東東西道提

刑按察副使以仲兄右衛親軍千戶文蔚卒不及
赴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東西道巡
行勸農使十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
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公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
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公爲詩表異其守移刺今
刻石在州治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
政績爲天下勸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公奏
公爲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紇石里紇石里者阿
合馬私人也其徒間安童公罷政即使鷹監奏曰
自紇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矣

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遣公入見

上望見曰董某

願為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阿合
馬知不可譖十三年出公為少中大夫衛輝路總
管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
為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
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于道警衛輸輓
日役數千夫公盡然憂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
穡事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
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
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即為手書具官職姓名

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
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
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以期
會是未運而民已憊矣乃爲集旁郡通議立法驛
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通沁
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爲郡地最下
大雨時行沁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待達
于河即浸涇及衛今又道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
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
子者最可守才與心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

行爲郡多善政民有去思具見郡教授陶師淵所
撰碑文十六年受代歸田里作遐觀之亭於故丘
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自號野
莊老人 裕宗在東宮數爲臺臣言董某勲舊忠
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爲山北遼
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乃
召公爲太中大夫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
嘗不與聞廿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
者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
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爲虎也今司

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可
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
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土其人廷議以爲不可使阿
合馬售私恩而朝廷驟斂怨也及使按察司劾去
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
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後悉從公議轉
通議大夫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祕書監
時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爲貴官
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培克爲功乃建議曰我立
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

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將取之
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
羊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
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即死
且盡毛又可得哉民則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
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毳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
對丞相安童公謂坐中曰諸君董尚書真不虛食
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
而厚邦本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豈不信然世榮竟
以是得罪後嘗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董尚書每

折我不遺餘力廿二年拜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
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 上前曰江淮事劇臣
不敢當 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
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
之公不敢辭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倨多敖同列
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
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
有以 上命建淳屠於亡宋故宮者有司奉行急
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併大
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

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柰何格 上命公曰非格
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 上意耶各拂
袖去然竟得少紓其程公在行省政事大槩如此
口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爲姦日益甚
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矣乃請入奏事大畧言
疲國家可寶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
甚悉言上事亦罷廿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
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按察使乃舉胡公祗適王
公憚雷公膺荆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爲按察
使又舉徐公琰魏公初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極

選方是時桑葛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貴臣
見桑葛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公以舊臣任御史
號不易爲桑葛令人風公贊已功於上前公不
荅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
具食丞相府公又不荅屬朔方軍興糧糗粗備而
誅責逾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戕其
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
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
急法苛斂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揀政
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

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
浸忤其意益深乃摺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辯論不
爲屈於是具奏桑葛蕪蕪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
也桑葛日誣諸公于上曰在朝惟董中丞躓傲
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
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當是
時雖貴近以誣譖遭斥辱者不一公徒以區區之
誠賴天鑒主知而免於是遷公通奉大夫大司農
時又欲奪民田爲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爲
翰林學士承旨廿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

香舊欲使公授皇孫以經具奏上以
上命命之
曰老人畏寒湏暄和乃
至帳中授經內侍視饌
公每講說經旨必傳以國朝故實丁寧譬喻反覆
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三十一年
上命公
以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
子何能爲謹不敢以見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
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宮牆哀慟幾墜馬下同列爭
持扶之及致奠喪次羣臣皆推公曰
先帝漢人
舊臣唯公在矣公宜前受酒行禮皆相對哭失聲
上將即皇帝位于上都
太后命公從治裝賜

缺百定以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刺公奏曰先帝
新棄天下陛下遠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
宜趣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
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上悟即日可其奏是行
也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盛言
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
太后亦素知公故多所顧問公自先帝時每侍
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母
下拜跪飲皆異數也上在東宮時正旦受賀於
衆中見公召使前曰吾鄉見至尊甚憐汝輒親

取酒飲之至是春賚至淨賜鈔三百定至於金衣
玉帶紫笠寶環之賜皆追成先帝之意也是年
詔修先帝實錄陞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
公於祖宗世系功德感近將相家世勲績皆記
意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大
德元年夏四月上章言臣老矣請致其事上聞
之特加資德大夫許致仕賜鈔二百定以歸命一
子官鄉郡便侍一食六月戊寅以疾薨于里第之正
寢享年七十有四公性孝友四時祭祖禩輒思慕
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第嚴而有禮

為學以誠實為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
不為華靡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
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
忠言正論為己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
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
夜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
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即奮言不顧危
福以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
在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遭皆大姦劇惡每恨公
不順己計萬方欲殺之公一不以為意曰人臣在

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
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
饘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世祖嘗
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一
自言也逮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
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
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
出董公門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
至忠欵故國人者爲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
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爲開導訓誨足以歌動其意

至有欣然聽之終日忘去者而蒙古人臣見之必
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之嗚呼蓋可謂忠厚誠實
君子者矣公先娶王氏元帥某之女先卒再娶周
氏江淮都轉運使惠之次女後公四月卒子男八
人士貞士亨為仲兄文蔚後渡江有功官至昭勇
天將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常侍
裕宗東宮先公卒士楷士英士昌士恒承務郎真
定路總管府判官士廉士方女四人長適趙瑛次
適周傲次適齊東縣尹王良傑次在室孫男十六
人守約某某孫女十人長適吳某次適張繼祖次

適侍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曾孫男七人皆幼
公墓兆在縣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敷
歷中外久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
有深知公者尚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錄其歷官
行事梗槩如上伏惟立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
謹狀天德七年三月某日大都路儒學教授虞
彙狀

朝文類卷第五十

行狀

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

齊履謙

公諱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操不為嬉
戲事祖榮號鴛水翁通五經精於筭數水利時太
保劉文貞公左丞張忠宣公樞密張公易贊善王
公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而文貞公復與鴛水翁
為同志友以故俾公就學於文貞所先是順德城
北有石橋以通達活泉水兵後橋為泥潦淤沒失
其所在公甫冠為之審視地形按指其處而得之

河東元公裕之文其事于石其曰里人郭生者即
公是也中統三年張忠宣公薦公習知水利且巧
思絕人蒙賜見上都便殿公面陳水利六事其一
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權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
可省僦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
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州還河以避浮鷄洶盤
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一順德達活泉開入城中分
爲三渠引出城東灌溉其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
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一千三百餘頃此水開
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濤沱合

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
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洛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滏
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澆
溉尚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
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
每奏一事上輒曰當務者此人真不爲素餐矣
即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
元改元從忠宣公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先是
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其中興州者一名唐
來長袤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

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計溉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公爲之因舊謀新更立牘堰役不踰時而渠皆通利夏人共爲立生祠於渠上二年授都水少監公言嚮自中興還特命舟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可爲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谷村分引瀘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濬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與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迹使水得通

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

上納其議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
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衆服其能八
年遷都水監十二年丞相伯顏公南征議立水驛
命公行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
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網城又自東平清河逾
黃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
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
泗汶與御河相通形勢爲圖奏之十三年都水監
併入工部遂除工部郎中是歲立局改治新曆先

時太保劉公以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
以後天議欲修正而薨至是江左既平上思用其
言遂以公與贊善王公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
步於下而忠宣樞密二張公爲之主領裁奏於上
復共薦前中書左丞許公能推明曆理俾參預之
公首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
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
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訛
側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爽塏以木
爲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

極而動昔人嘗冀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
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
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
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運
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
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闕
凡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
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
凡十三等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
等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

蓋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
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贊善公爲太史令公爲
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是年奏進儀表式
樣公乃對 御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至於日
晏 上不爲倦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
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
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
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日測驗人少
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 上可其奏遂設監候
官一十四員分道相繼而出先測得南海北極出

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
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
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
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
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
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
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
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
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
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

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
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
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
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
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
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
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
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
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
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

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
曆告成拜太史令公與太史諸公同上奏曰臣等
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
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再次西漢造三
統曆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
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
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
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
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

又六十五年祖沖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
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
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
三年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
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
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蔀元首分度
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
年僧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二小定九服
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
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

曆始悟食甚之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
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
四年欽惟 聖朝統 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
改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
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
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
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戌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
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
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
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

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曆十八刻遠近相符
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劉宋大明曆以來凡測景
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
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
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
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曆
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
正月食旣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
道箕九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
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筭

起自丁丑正月至巳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筭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九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曆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時刻與大明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

漢太初曆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曆則於
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
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
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
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據
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
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
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
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
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

永爲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
定氣立爲升降限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
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
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折爲
三百三十六限依堦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
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
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求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
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爲脗
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
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按勾股爲法求每

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
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運比量得月與赤道正
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
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爲盡
十九年太史王公卒時曆雖頒然其推步之式與
夫立成之數尚皆未有定橐公於是比次篇類整
齊分抄裁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曆議擬橐三卷
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曆註式十二卷二十三
年繼爲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注二卷
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卷

魁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
一卷新測二十八會雜座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
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
年有言漕事便利者一謂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嶺
而上可至上都一謂瀘溝自麻谷可至尋麻林朝
廷令各試所說其謂灤河者至中道自知不可行
而罷其謂瀘溝者命公與往亦爲峭石所阻舟不
得通而止公因至上都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
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竅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
水西折而南經羣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

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一置牖比至通州凡六牖七距牖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為提闕以過舟止水 上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公領之首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役興之日 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咸待公指授而後行事置牖之處往往於地中偶值舊時甃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省便先時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是秋 車駕還自上都

過積水潭見其舳艦蔽水天顏爲之開懌特賜公
錢一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
運事公又欲於澄清牐稍東引水與北垣河接且
立牐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
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
年召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公奏山水頻年暴
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
以公言爲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
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廬帳幾犯行殿翌日天子北
狩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可惜不用其言七年

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公以舊臣且朝廷
所施爲獨不許其請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
仕者咸自公始延祐二年某月日卒年八十六公以
純德實學爲世師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曰水利之
學二曰曆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口以
下西山之棧而京師材用是饒復唐來以漑瀕河
之地而靈夏軍儲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
燕吳漕運畢通建斗牖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陸
費由省又前後條奏便宜凡二十餘事相治河渠
泊堰大小數百餘所其在西夏嘗挽舟溯流而上

實所謂河源者又嘗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
廣數百里間皆爲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
可以溉灌田土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
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
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信而
有徵此水利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古曆天周與歲
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
遂有破分之說而立法未均任意進退公乃每以
百年爲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
驗方來無不脗合且自太初迄于大明名曆七十

餘家其見施用於世者四中有三類多寫分換母
誇誑一時間有翹出如宋元嘉唐大衍近世紀元
不過三數然亦未臻至當考驗天事始雖親密旋
已不效公所爲曆測驗既精設法詳備行幾五十
年未嘗一有先後天之差去積年日法之拘無寫
分換母之陋此曆數之學其不可及者也舊儀既
多蔽礙且距齒但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
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公所爲儀但用天常赤
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與相套在
內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線距

端凡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劈取其正中所當
之刻之度之分之杪之數舊八尺謂夏至之景尺
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等書
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表庠
景促古今承用未之或革公所爲表五倍其舊懸
施橫梁每至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
數與舊表但取表之景者殊爲審當公於
世祖朝進七寶燈漏今大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
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嘗進木牛流馬雖不盡得
諸葛舊制亦自機妙成宗朝進櫃香漏又作屏

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從幸大德二年起靈臺水
渾運渾天漏大小機輪凡二十有五皆以刻木爲
衝牙轉相撥擊上爲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
環斜絡其上象則隨天左旋日月二環各依行度
退而右轉公又嘗欲徵張平子爲地動儀及候氣
密室事雖未就莫不究極指歸此儀象制度之學
其不可及者也初公年十五六得石本蓮花漏圖
已能盡究其理及隨張忠宣公奉使大名因大爲
鼓鑄即今靈臺所用銅壺又得尚書璇璣圖規竹
篋爲儀積土爲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及夫

見用觀其規畫之簡便測望之精切功智不能私
其議羣衆無以參其功王太安剛克自用者也每
至公所觀其匠制未嘗不爲之心服魯齋先生言
論爲當代法因語及公以手加額曰天佑我元似
此人世豈易得嗚呼其可謂度越千古矣

濟南路大都督張公行狀

張起巖

公張姓諱宏字可大世爲濟南人祖崇屬金季喪
亂保民壁鄒平縣之巖堂嶺國兵下版其軍民五
十餘萬歸款以勞績始受命爲東諸侯安集流亡
政尚仁厚所部殷足而境內以治庚寅歲觀

太宗皇帝賜錦衣三襲坐諸侯王上從攻河南睢陽沛徐邳獲其兗王國用安伐宋破襄陽仇城六安來嘗濫及無辜以言脫民于兵甚衆

世祖臨御詢開國者功臣首及之優詔獎勵以濟南公致仕有慶及子孫長保河山之誓之語考邦傑襲爵勤於撫字凡可以裕民生植邦基者力陳于上賦之病民者數請蠲貸皆報可且以新造金虎符異金織幣服賜之而民或不堪賦及不得請至均為代輸之流民以歸疲瘵以蘇事集而人不擾朝廷考課為天下最乃割河間之將陵臨邑等

六處以旌治績仍并將陵爲州初以質子侍王藩
娶阿可亦真氏生公性長厚自幼疑然有成人風
長博通諸國語及嗣爲政一以繼志述事爲心屬
歲大旱徒步四十里禱雨龍洞旣奠而雨露足其
在軍旅拊循士卒號令嚴明于襄于揚累奏戰功
世祖皇帝在王邸摠率兵伐宋公爲前鋒得生口
輒詢山川地形途所從出城郭向背主將誰某倉
廩所實幾何守兵幾何一一爲上陳之且逆策
其可勝之狀畫其進取當自某處當用兵若干若
指諸掌暨捷卒如所策上每曰汝殆身親歷耶

何其言之信也拔木爨山寨獲男女萬餘口咸釋
之俾復土聚禾人以王師之至所向歛附至陽羅
堡上視師江北岸小山公進言彼宋舟師雖衆
我以四百艘可必取之請偕水軍先濟江許之奪
其大舡名白鷄者一大戰江中連勝我師增氣其
偏將以二百艘直抵南岸宋師奔潰而公之北斗
旗已樹矣上隨整諸軍渡江至鄂州公啓城東南
維彼悉衆守禦號難攻請先諸軍以攻彼旣下則
城自陷矣攻之登其陴宋人悉力來奪公連戰復
破之城隨陷上命公籍府庫秋毫不私師旋部

降民數千徙之內地嬰孺無失或有疾命醫視之
皆全活 上正位宸極有詔若曰乃祖爲國有收
撫之勲治郡存節儉之心其父相繼致力於民承
襲至鄉餘風尚在又隨朕南進殊有功勞可遵奉
先朝聖旨依舊懸帶虎符授濟南府行軍萬戶管
民總管之職凡在所屬並聽節制敬持朕命慎守
鄉司中統三年春李壇叛兵起益都率逆徒數萬
擣濟南前此公億知其端條其逆跡等十事大畧
以爲諸路城壁不修而益都因澗爲城國初以全
師攻之數年不下今更包以甃石而儲粟於內且

留壯丁之轉輸者于府其志欲何爲哉又諸路兵
又從征伐不得休息率皆困弊而瓊假都督之重
擁彊兵至五七萬日練習整厲名爲討宋而實不
出境士卒唯知瓊之號令不復知稟朝廷之命乎
章王文統故瓊久佐儻中外連構窺伺間隙以逸
待勞此尤可慮又大駕前歲北征羣臣躬扞牧圉
而瓊獨以禦宋爲辭既不身先六軍復無一校以
縱本欲休養士卒以覘國家虛實及駕還京師諸
侯朝覲瓊又不至不臣之心路人共知國家去歲
遣使往宋寔欲百姓休息瓊獨不喜其和奸欺叵

測方發兵邊境下竊兵威上失國信又如市馬諸
路無論軍民槩屬括買獨不及益都而壇方散遣
其徒於別境高其直以市其王文統與壇締交於
此尤著又中統鈔法諸路通行唯壇用漣州會子
所領中統鈔願於臣境貿易諸物商人買鹽而鈔
不見售又山東鹽課之額歲以中統鈔計為三千
五百定近年互為欺誑省為二千五百定餘悉自
盜屬法制初新宜復舊額而禁盜仍前又前歲王
師渡江宋人來禦壇乘其隙偶陷漣州輒貪其功
悉留歲賦為括兵用而又侵及鹽課誠使壇絕淮

而南歲陷一二城壁去抗尚遠方今急務政不在
此而徒以兵賦歿之不可不慮今亟宜罷王文統
而擇人代壇且徵壇從攻西北足以破其姦謀必
東南須壇鎮戍剝真督兵西南緩急豈能相及又
不若掇壇北行爲策之善也如或不然尚宜中設
都督內足以分其勢而伐其謀外足以鼎立而禦
侮也公以其言秘俟燕間以聞二年元會 上命
公酒知公意有所陳謂之曰卿比還當陛見朕與
卿有言也十六日 上獵近郊宿郊壇旁夜召公
與語公遂具奏 上諭近侍以軍國密計毋泄至

是瓊兵西來城守之卒數不滿千公遂偕其祖濟
南公告變京師半道詔以諸王合必赤總兵擊之
有旨諭衆安業俾郡縣兵從公討賊割山東鹽課
以濟師仍戒諸道兵毋肆侵掠以公爲前導而瓊
已據濟南諸道兵既合詔無攻城以傷吾民乃築
城周六十里圍之瓊既不得出公率卒青齊境上
斷其饟道攻下寨柵脅從之民相率歸正逆徒數
突圍公及諸軍逆却之以功遷大都督秋七月甲
戌瓊伏誅公言濟南民皆王民城爲逆徒盜據今
罪人斯得恐軍士例肆言指請戒敕兵毋入城於

是王遣將分堂門鑰尋有卒號民婦衣斬首以徇
諸軍肅然至元初例遷真定路總管兼府尹加鎮
國上將軍有故吏怒於公詣父罪辭連公上以
其有功特原之然猶免所居官九年師次襄陽起
公爲懷遠大將軍新率萬戶佩金虎符宋安撫呂
文煥守襄陽攻之不下諭之不從最後遣人往招
呂曰得張濟南一言吾無盟矣公持詔往諭文煥
遂舉城降十年授襄陽等處統軍使總兵十七萬
人十三年宋平公悉歸功諸將以在軍旅歲久積
勞成疾堅乞骸骨以歸與人言未嘗及平宋事公

生遼東兀魯回河又其二父為藩王妃性樂其風
土且便畜牧遂畱居間歲一至濟南優游暇像以
佚其老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薨于濟南私第
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九夫人某氏趙氏姜氏二子
元節趙出元里姜出四女長也速貴為諸王忽刺
忽兒妃次適姜從吉次為金剛奴王妃次適洪澤
屯田千戶梁紹祖諸王乃之救連謀于兀訥忽
赤金剛奴也速貴以逆順禍福反覆開諭不听故
及於禍始逮赴詔獄有旨詰之曰若與乃頑構亂
亦嘗有人諭止若等否彼具以妃所陳對上嗟

異曰是濟南張相子朕知其然矣命索之軍中賜楮幣二千五百緡給傳歸濟南養疾有司供億元貞初山東憲司以妃忠孝大節素著而供需不時繼乞賜田以足廩餼事聞加賜二萬緡元節龍公爵宣武將軍征西萬戶元里被吳王教建昌路達魯花赤男孫二那懷襲表征西萬戶次某起巖先世故濟南僚屬幼及侍諸父既聞中表老人語公家善政嘉績猶歷歷能誦言流寓東平益都境其耆年叟亦論東諸侯為政尚忠厚崇信義而不奪其力惟濟南為然餘弗及也至元之罷侯守民蓋有

視其故侯如路人甚至追咎怒罵如仇讎者公遷
真定民傾城攀留西至郭門咸嗚咽俯伏羅拜至
擁馬不得行曰我公不復惠我民矣公亦悲莫能
仰視諭解久之方得出郊民望哭聲震原野又懷
思遺愛爲樹碑頌德祝其富壽及公被新軍萬戶
之命過家覲濟南公民聞公之至郊迎者相望於
外里巷室家悅喜於內是果何自而致哉良由濟
南公性鍾仁恕動合天理推之以惠其民先公及
公一遵其政故得民也如此又聞青寇逼濟南濟
南公怒曰國家何負李全而賊子敢爾昔吾壯盛

時全猶不敢易喜賊子何爲者耶惜吾身老兵戍
宋境不時至致賊子得肆其逆言唯以死捍賊終
不鬪吾民也於是誓衆曰凡吾子孫卒屬有不一
力討賊者吾有劔在衆聞其言勇自百倍乃諭僚
屬士民壁南山自保躬將輕騎駐將陵以拒瓊故
識者謂濟南公寧以身綴豕突之鋒而不忍死其
民於矢石之下其忠仁勇爲何如也故身備五福
顯膺上爵善始令終復有先公與公以濟其美天
之報施理不誣也公嗣子元節忠勤廉正鎮禦有
方總戎遠征威惠兼濟嘗爲征西元帥府薦充副

都元帥國家有大慶賚恩數與諸王等元節偕其
諸兄以公平昔事迹求為行狀故詳錄其實而以
謏聞附庶備宗工鉅儒之采擇云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一

墓誌

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元好問

金天興初元三月廿七日金昌府陷靜難軍節度使致仕漆水郡侯貞死之公遼族河間人初以護衛事章宗累遷左將軍貞祐丙子奉旨分領關陝軍朔方兵猝破潼關主帥訛可力不支失利於乾石壕之間將卒多被俘執公義不受辱引佩刀自刺且投大澗中刺不殊下澗數丈礙大樹而止明日朔方兵退左右求公得之扶舁歸洛陽事聞朝



延馳遣尚醫救之即拜同知河南府事未幾改孟
州經略使歷歸德知府西安軍節度使昌武軍節
度使知河州再任昌武入爲殿前右副都點檢換
左副轉武衛軍都指揮使河南改金昌府升中京
以公權畱守行帥府事俄拜靜難軍節度使明年
請老間居洛陽至是城陷公族屬有在朔庭秉大
權者得公兵亂中將由孟津渡北行公嘆曰吾家
世受國恩吾由侍衛起身至秉旄節向在乾石壕
已分一死今北行欲何求耶乃不食七日而死時
年六十七夫人納合氏賁遺骨藁葬聊城後二年

夫人歿乃合葬焉夫人在時嘗求予銘公墓其疏也其弟重以臨終之言爲託故略爲次第之嗚呼世無史氏久矣遼人主盟將二百年至如南衙不主兵比司不理民縣長官專用文吏其間可記之事多矣泰和中詔修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冊散失世復不見今人語遼事至不知起滅凡幾主下者不論也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亡遼錄北顧備問等書多敵國誅謗之辭可盡信邪正大初予爲史院編修官當時九朝實錄已具正書藏祕閣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後又復與遼書等矣可不

惜哉故二三年以來死而可書如承旨子正中郎
將良佐御史仲寧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散
郎中道遠右司元吉省講議仁卿西帥楊沃衍奉
御忙哥宰相子伯詳節婦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
長樂妻明秀孝女舜英予皆爲誌其墓夫文章天
地之元氣無終絕之理他日有以史學自任者出
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發之故不敢以文不足起
其事爲之辭嗚呼可不惜哉銘曰

謂辱也而不屈焉謂喪也而不失焉顏波方東有
物屹焉天奪于人我獨也天孰爲爲之樂我所然

國殤累纍骨肉棄捐維公之藏土厚木堅殆天以
後死者為金石無窮之傳銘以表之慰彼下泉

雷希庶墓誌銘

元好問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
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
喜從之游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
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負輕進士至
謂高廷玉人才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
自左右司郎官出為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為尹
所忌瘦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薊州軍事判官上書

論天下事道陵竒之詔參淮上軍仍驛遣之秦和
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爲常之純於朋會中
或堅坐深念咄咄嗟喏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
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
帳所在吾見華人爲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
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姓無狗吠之警渠不以
時自娛樂乃妖言耶夫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
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
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
貞祐末嘗召爲右司都事已而擯不用希顏正大

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即位宵衣旰食思所以
弘濟艱難者爲甚力希顏以爲天子富於春秋可
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爲可養初
心爲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宜妄費日
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
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
壓谿谷間不可勝算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
之勝諸將相異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爲勿
追便希顏上書以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
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

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爲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兵
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
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爲當國
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略
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彊行而必致之則與二
子爲絕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
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獨以獻臣爲稱首獻臣之
後士論在之純之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
物渺然之歎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
惜之云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

為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暮子也崇慶二
年中黃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錄事不赴換東
平府錄事以勞績遙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
官召為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
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考滿再任俄拜監
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
還應奉終于翰林修撰累官太中大夫娶侯氏子
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
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
驕將悍卒儗外寇為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為摩拊

之希顏莅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
爲屈故頗有喧譁者不數月閭巷間家有希顏畫
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嘗爲戶部高
尚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銳擊豪右
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爲神明及以御史巡行河南
得賊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
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蔡下一兵
與權貴有連脫役遁田間時以樂毒殺民家馬牛
而以小直脅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
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馬爲不得行然亦坐是失

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貧無
以爲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
二十游公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
益博文益竒名益重爲人軀幹雄偉鬚張口哆顏
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
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猝亦不能變也食兼
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狂酒淋漓談詡間作辭氣
縱橫如戰國游士歌謠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
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
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

駟田疇陳元龍之爲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顏仍亦餘事耳希顏年四十六以正大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

戒嚴銘曰

維季默父起營平弱齡飛騫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趙

張取自名目中中敵無遁情太息流涕請進兵揜
聰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自城天網四面開鯢
鯨砥柱不掇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
垂日星一債不起誰使今如秦而帝寧勿生不然
亦當蹈東溟元精炯炯賦子形溘焉寧與一物并
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劍留泉扁何以驗之石
有銘

孫伯英墓誌銘

元好問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游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曰
新判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

兵朝廷隔絕府治中高廷玉獻臣接納奇士號爲
衣冠龍門大尹復興甚之會有爲飛語者云治中
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爲尹所搆凡所與往來者如
雷淵希顏三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
一網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爲出死力者多故得
光事遁去依般輔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
王守素會赦乃歸貞祐丙子子自太原南渡故人
劉昂霄景玄愛伯英介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登
壽樂堂飲酒賦詩尊俎間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
厭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已久重爲世故之所

摧折稍取莊周列禦寇之書讀之視世味蓋漠然
矣予意其本出將家血氣甚高已浙節爲書生束以
詩禮優柔糜飫偶以緼藉見名其鬱鬱不能平者
時一發見知縛虎之急一怒故在世已亂天下事
無可爲思得毀裂冠冕投竄山海以高騫自便日
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爲抱關或仕執事
或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其畫皆出於無聊賴之至
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來崧山者云伯英真爲
黃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歿于亳之太清
宮春秋五十有一因即其地葬之曾祖堅金初以

軍功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楫武略將
軍魯山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室劉
氏前歿子璋壻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改
天和孫氏雄州容城人居雒陽四世矣銘曰
馬逸夏駕犢健破車霸略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
衢彼責守閭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與曹而
昧昧之與居俱腐草木孰別以區千百載而下或
有攘蓬而問者又焉知其輕世肆志自放於方之
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歟

元好問
墓孝女墓誌銘

元好問

五臺縣天驥元吉爲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
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
崔立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創甚女日夜
悲泣謁醫者療之百方至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
元吉竟不可採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閭巷間有嫁
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陵暴無復人
紀女資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
之明日乃絕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女
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爲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
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

父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奉
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戶部尚書仲平
大理德輝點檢阿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
忙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
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
夫一脉存不可謂之絕一目張不可謂之亂一夫
有立志不可謂之士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孝女
合塋張氏墓在其所銘曰

嫠政之姊哭徇其季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惟孝
女之死自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隧以子則孝以婦

則義以斷則身以守則智於今之人麟鳳之瑞莫
斬者名天曰美器不於士夫一女之畀銘以表之
并志于愧

南京轉運司支度判官楊公墓誌銘 許衡

公諱天德字君美其先繹之美原人徙同官至高
相儀徙高陵世業農曾祖諱亨祖諱植始爲縣吏
父諱禮以大定庚子歲十二月庚子生公于北郭
公之父雅好儒而仲兄茂實克家厚資公使游學
公亦篤勤能副所望既登業太學登興定二年進
士第釋褐補博州聊城丞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掾

尋權大理寺丞繼擬主長安簿未幾正主慶陽安
化簿尋辟德順之隆德令再辟安化令補尚書都
省掾遷轉運司支度判官京城不守流寓宋魯間
十年而歸長安公自讀書入仕至于晚歲風節矯
矯始終不少變其為隆德也被圍於德順冒圍請
援以死期於復命及復立縣治撫養瘡痍誅鋤強
梗民賴以安慶陽之圍也復任安化主師以公忠
勤使兼錄事并鎮撫軍民又牒令判府事晝夜不
遑處盡智畢力拒守踰年居民餓死殆盡卒逮救
至圍解召公還京師公歎曰既不能救民之死又

暴其骸而去之吾不忍也擾攘中竟留月餘悉收
葬之其忠主愛民若此亂後士夫或不能自守而
公於勢利藐然如浮雲晚讀大學解治及伊洛諸
書大嗜愛之常語人曰吾少時精力奪於課試殊
不省有此今而後知吾道之傳為有在也埋沒篆
刻中幾不復見天日目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
誦而朝夕聽之以是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
笑歌詠不輟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恨矣以戊午
歲十月四日卒于家春秋七十有九公娶寇氏早
亡一女適三原郭孝廉再娶太常少卿京兆孫通

祥之女一子曰恭懿孫男曰寅孫女二人皆幼以
是年十二月十日葬于高陵閨國鄉奉政原之先
塋公子孝廉篤實克紹先志平居事公已著信於
朋友而執喪哀毀至五日不食寢苦枕塊居廬啜
粥又能行古道其治喪一從公之遺命用司馬氏
朱氏攷訂古禮民迷固久而公獨得以禮葬有子
如此公爲不朽矣河內許衡敬叙其事而爲之誌
皇系銘曰

出也有爲死生以之處也
有守不變于時日臨桑
榆學喜有得其知益精其行益力吾道之公異端

之私賤然宵中洞析毫釐外私內公息邪詎詖俯
仰古今可以無愧受全于天復歸其全尚固幽藏
無窮歲年

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

劉因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為墟蕩然
無統強焉弱陵衆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
民有相吞噬殆盡間有豪傑之姿者則天必誘其
哀使聚其鄉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
相守望卒之事定而後復業凡今所存非其人則
其人之子孫也嗚呼蓋亦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

傑者後皆真擁雄城而爲大宮其子孫或沿襲取
將相凡其宗族故舊與同事者亦皆布列在位享
富貴之樂而其所賴以存及其子孫則爲之臣民
而服其役出租賦而祿之彼亦非幸也蓋天以是
報其功人以是報其力僅適平而已易之蔡國張
公柔則當時開辟於易山諸砦者君其女兄子也
君諱弘敬字彥禮易州定興人曾祖安仁祖儀皆
業農考彥成以諄謹勤力爲蔡公所倚任嘗攝行
元帥事君性警敏美容讀書善射蔡公器之復
以女妻焉丁未授東鹿長庚戌遷易州太守壬子

政完州易人以喜政請於是復爲易州時官制未
立諸侯得自辟署曰長曰太守皆從一時之制云
以甲寅三月十日卒以是月二十一日葬於河內
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即夫人張氏出也後
三十年謙泣涕來請曰謙不幸早孤今思所以報
吾親欲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庶
幾少慰人子之心乃拜既許又拜予迫於禮文謹
且備而終銘之銘曰

生物爲心乃厭其蕃自涓涓而洪河滔滔沃
之焦山曾不思造物之艱難顧茲方慘而有忻

然碩果孰斲天心可觀史氏命凡胡甚不仁斬首
曰級書多是勤抑不知取賞于一時之所私事者
乃所以受罰于千萬世公共之天孰不知忌此而
獨使道家爲知言易山峩峩昔誰辟門易山之民
今誰子孫爲斯人之壻也爲斯人之子也爲易州
者固宜斯人茲實其墳

新安王生墓誌銘

劉因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
綱竟以真父終其師容城先生爲銘其墓其辭曰
禮之未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平生

制禮之後爲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夭禍是嬰如
九原之可作將聲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
有兄生沒其寧事有過厚薄俗可驚吾當作銘

湖南宣慰使趙公墓誌銘

盧摯

大德十有一年冬前湖南宣慰使趙公薨於潭州
居第明年秋七月其子彌寧等室聖服衰釋杖叩
首泣而東向拜飭介走書江東報其父執涿郡盧
摯寧不天先君子捐諸孤葬有日乞銘其館士文
學掾吉張圖南實公行治甚悉而文麗以札翰曰
宣慰公薨且葬宜有銘寧聚其宗謀銘咸願公銘

且非公銘孰銘惟先生與銘公諱淇字元德世族
望臨淄霍者五季時刺撫州後徙家衡山至五世
祖士庠贈奉議郎贈楚國公諱世勳者奉議子也
生贈魯國公棠棠季曰常生方後魯國累官某官
謚忠肅者於公爲祖實生考右丞相冀國忠靖公
奏公幼奇雋誦書若宿習年七歲蔭補承奉郎明
年中童子舉選甫冠起家四川宣撫司主管機宜
文字官列郡至廣南東路發運使積階朝奉大夫
貼職自直秘閣四遷右文殿修撰內除由藉田令
至尚書刑部侍郎位望寔隆而宋祚終矣將浮海

千百言不忘力兼人射命中皆文武器略足以毒
見一時者有是賢人已不凌人人則伎之耶且或
以劊物置于將鉛刀其前蒙稚猶知後鈍而用鉛
及論取士則以方者爲徒足持已而圜者始周乎
物故率棄明炳勁特者爲不易馴使而顧錄捨在
弱而不自持者爲善適俗而賢之君豈坐是也耶
其邵子所謂陽在陰中陽遙行時之爲也故平生
之道刑家則多其功於政者僅此譬水在山東於
溪壑崖谷之險不得奔放平衍爲澮爲川其溉潤
不博者亦勢然哉君石州寧鄉人擢賓長沙佛宇

文有玉亭小橐祖開參元帥府軍謀考汝欽妣馮
氏郡君李氏三子致某某二女歸薛氏李氏銘曰
士久其窮觀守之篤吏極其遠試治之勗且中其
年而卑其祿皆彼蒼者陰厚其蓄抑不信之以昌
爾續

故民鍾五六君墓銘

姚燧

繫鍾徙吉潁川自迫於靖康繹騷避吉而來岳世
方四由元而富仕明至實生文興叔進字郎行五
六以族次凡是四世皆不位吁哉五六遁迹市乃
如天啓所狀事居家孝謹文績綴嚴訓厥子俾知

服神其政咸曰非趙通判廉明即被枉吾曹奚所
於訴及守興國移秦皆能一兵民之政民裕而賦
饒時論能之衢寇蠡起連江浙數郡逐憲臣嶮守
困東守命公分殿司兵二千從公曰果爾將蹀血
三輔請單騎至衢覘盜緩急財馳嚴郊有執寇至
者廼民訟田官不能直憤激相讎脅平民互黨助
蔓寇公知亂苗語其人彼起釁繇訟直之豈不在
我若釋兵而農置若罪或頑弗革若曹能捕致易
罪以賞脅既良民即自括盜藪知僚鄉罪除否則
必薙薊無遺餘廼已遂縱去有頃復獲盜數十亦

諭遣之乃揭示福禍如所諭聽浹旬歸業俾黃衣
腰鈴卒四往田間手旗大呼新太守榜至賊衆讀
榜皆釋兵盡一日散去衢遂寧郡勢人干政者前
守常頰病奉旨意公至呻吟不敢出一語撓法於
是新郡治作孔子廟校官梓四書以塵勵諸生去
郡未幾寇復作張甚再至輒弭公忠實和雅英暢
厚易早歲莅政以敏銳著稱晚迺弢縮冲漠權以
適義其豪爽超特之氣猶時時有不能掩者至取
友接物識監黷然而渾若無跡仁愛博濟惠利公
私者不可殫言未冠業進士有才名下筆動千

百言使弓馬引強射遠發命

中竊拔其弓者莫能

撼毛髮雅有巧思多藝洞曉

音律尤妙琴事琴操

多自譜琴出其手斲者琴工

音焉以爲賢世所寶

古琴遠甚古樂夫傳楷籍畦

思刊分忝我以諧雅

族旣作潭校之樂遠落好古

者往往迭至問焉劬

書殖學旁極佛老醫卜靡不

該洽所著詩文樂府

曰太初紀夢二十餘卷藏於家

公以平遠自命太

初其別號平遠之名聞天下

朋游間多亨貴大賢

契予尤深者故參政徐公子

方太子賓客姚公端

父平章何公仲韞左丞趙

公伯華然公非藉數公

為重數公者每以締交得公不失所重也公薨以
是年十有一月辛未卜以至大元年冬十有二月
庚申塋澤之寧鄉縣原塘坎山之原夫人寧國吳
氏宋參知政事莊敏公淵女前公薨子男四人長
即彌寧疾瘵彌寧彌寬審前卒女二人淑儀
適萬戶馬繼祖以疾絕昏歸寧叔正尚幼孫男六
人巖以祖蔭當補官尚聖壘皆尚友三人曾男孫
一人山童文二人學嘗謂公門闕人地文武猷為
識度器業以之位臺閣職論思權亮治體潤色太
乎是特餘事果若都將相謀軍國以究其輔世願

忠之蘊海內有識者其誰曰不然而遂疾致於家
者二十餘年而公薨矣嗚呼悲夫銘曰

皇武于南一吳會只維彼巨室喬木蔚只曷器其
材備脩能只奚寘清廟斯齎敷只爰諫疑謀斯著
蔡只爰構大厦斯棟載以鳳儀麟趾瑞昭代只侯
邁侯軸遠殆悔只沉浮星歲存蘊槩只云胡不弔
哲人敬只工垂般輸靡所倍只夔曠弗音襄武邁
只媿妍白緇孰辨哉只悼言作之徒永慨只掩石
鑽辭燁幽窆只

監察御史蕭君墓誌銘

程鉅夫

大德七年八月十五日南臺監察御史蕭君諱泰
登字則平以疾卒年三十八聞者皆愕且悼且疑
時鉅夫客鄂誣之自東來者曰信矣嗟哉頃余在
禁林吏以諸道提舉學士姓名來中有蕭某余已
器之洎來南臺中丞徐公子方道君朝夕不離口
後數年余從閩歸君方典江廣學事學者井井有
生氣衆誇語余旣僉桂憲之明年聞海南有制獄
乃元師賊殺不辜爲君所劾鞠之如章帥遂抵罪
敕以爲御史是年春南浮江漢以下余留之酒不
可余笑曰真御史也自始識及是不數見每見氣

益老言論益深豈意自是遂終不可見耶其子文
孫以廬陵劉將孫狀其行事來請銘曰君之志也
按蕭氏世本長沙徙廬陵之太和曾大父平林先
生負重名仕爲江西安撫副使官中大夫爵廬陵
縣男諱逢辰大父諱安中從事郎德安府觀察支
使父諱元永中順大夫瓊州安撫副使母胡氏君
早穎拔弱冠試吏丞永豐已出敏手江西行中書
省以名聞授將仕郎湖南道儒學副提舉爲部使
者賞識即子方也子方一代者碩言輒見聽遂擢
承務郎僉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會有獠逼

城衆惶惑無措獨奮曰督捕非憲府職耶我請先
之即上馬出將吏驚馳以前獠遂遁因按所部潛
與獠通以人爲貨及他奸利事守令已下抵罪者
八十七人又建議減韶州賦銀之半悉條海北積
弊躬詣臺言之會建肅政廉訪司繼丁胡夫人憂
至元三十一年詔罷征南兵釋交州累臣以君爲
奉訓大夫兵部郎中介禮部侍郎李衍往諭其國
時安南旣已失藩臣禮得罪聞有詔使疑懼半吏
民迎餽糜至喻所以來意悉慰却之主臣卜日拜
伏以聽然後知上德意感慕歡呼而使者又廉敏

開亮不與前等乃大喜過望歸所盜邊地二百里
遣其臣奉表貢獻謝罪遣使者橐中裝甚厚辭不
受益之再三終不受益大服既報命授連州知州
未拜奔瓊州公喪起爲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政教
稱最行省遣慮郡囚袁瑞路各有誅愚民自誣殺
人而代死者既具獄矣悉發摘理出之僉嶺南廣
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始至陳便宜二十五出海南
師所掠生口六百七十五人牛馬三千六百有奇
還之民柳州左道謀叛論死者二百錄之釋不知
情百三十有七人它所辨雪糾正不可勝數九黜

貪繆吏二百一十進階奉直大夫拜南臺監察御史首言十事分按江浙行中書省水旱民流議捐倉實以振或曰咨可而發無後憂曰民命急矣毀家償不悔也方大有建白病日侵得告即命舟自載且治衾櫬或言豫凶事曰死常事非凶也書別子詩別親友戒左右無妄受贈襚遂卒於驛舟明日歛於建康明年十有二月庚寅塋于吉州路嘉禾門外夫人楊氏繼彭氏皆名家子三人長曰文孫次曰憲孫幼曰升孫女一人曰來富君精悍謹密不煩不苛不爲事所誑故發必中機意悟飄灑

豈弟周旋與人必誠故仁人長者咸敬之至其孝
於親忠於國不媿阿洪忍天性固然故自號方厓
其始爲御史也激烈自奮或謂太剛必折曰患不
剛爾折不折天也或告當自愛曰身非吾有也觀
君此言豈自爲身後計者而獨志余銘嗟哉銘曰
奕奕堂堂厓穹石蒼不可蓋藏咨爾山君勿利其方

翰林學士趙公墓誌銘

閻復

大德七年正月辛亥翰林學士趙公晦叔卒于官

其年十月中書右丞相入對 天子曰趙與票事

世祖皇帝迄今凡三十年丁寢確清謹身死家貧無

以歸墓敢奏以請於是

天子命有司賻緡五千復

給舟車傳費將行其子孟實等以狀來請銘復往
歲直翰林公爲待制其叙遷也亦相先後知公尤
詳義不得辭方至元十四年間公以驛來朝深衣
幅巾見世祖於上京冰登玉瑩詞氣慤朗言宋
亡根本所在親切感動世祖傾屬自是入翰林
爲待制爲直學士累遷以爲直學士公之爲侍講也
言江南箕歛急督移括大姓宋世丘隴暴露皆大
臣擅易書詔明旨又言庚寅歲大霧蔽塞正月甲
辰虎來西城其徵爲下臣執權箴政言訖公閉門

待罪後翰長司徒公但丁同列諭意始復入署公每
視職清望近思欲以言議質直理道確近條縷報
上故所言常若剴切無隱而世祖沉幾先物神
量莫測或爲公懼至平章政事不灰木奏公私負
歲積帝曰得非指故臣爲虎者宜官酬其逋別給
廩粟布帛以養由是始知君臣脗合明著如是曾
祖伯洙宋朝請大夫知南外宗正事祖師雍宋朝
議大夫直寶章閣考希聖宋宣教郎史館校勘高
祖宗正子英南遷時丞台州黃巖因家焉伯祖師
淵與朱文公纂次通鑑綱目凡例微言奧語耳受

身履故公所行尤近嘗與魯齋先生許公論伊洛
閩域以力行爲致知首清簡爲高沉默自秘皆東
南極弊文以顯道捨是無以議許公深然之至觀
公待人愛士恩禮周洽不爲踈數翁訛其持家簡
泊無復商確計慮非知道者不能也天性孝友自
宗正四世而下力請于朝而復其役贖姻黨男女
爲奴而不能歸者凡十七人始登宋享未進士第
爲鄂州教授由鄂來京師迄爲翰林學士知制誥
同修國史積官至^上君議大夫年六十有二其所成
就不爲甚過而公以榮祿豐逸爲可愧不獲老田

里為可謂噫公之心如是而已矣初娶夫人舒氏
不一歲卒歸橐中囊千婦翁不取今夫人史氏三
男子孟實以公為侍講時特官承事郎同知瑞安
州事孟賚温州路教授孟貫將以廢入官孫男女
七人以大德九年十一月甲申歸塋于黃巖塔山
之原予嘗讀七雅文王之詩曰商之孫子侯于周
服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乃知文王之德之盛商士
之恪謹溫遜篤承天祐維我世祖明德造邦式
混區夏內外大小共為帝臣而公陟降左右承賚
接錫終始若一至不幸而死今天子復申命而

寵綏之則公死猶無死也是宜銘銘曰

祿不歛贏謀不課利我以其拙彼以其智衣敝策
駕內澡玉雪誦聲清冷鏗出金鐵寒九關主人
隕蒐雞 帝有訓四方于聞之身云亡之德不爽
丘環麓茂一息以住緊被之豐維時之通尚詔後
人以封以崇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二

墓誌

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

姚燧

公諱庭珍字國寶曾大考淵大考士明以武力再
世爲金千夫長家臨潢之全州考捐北京都轉運
使故又家北京公於次爲中子沉性易直通毅辨
彊綜經緯史尤長左氏春秋筮仕已存愛民利物
志事先帝以典內帑受知先是高句驪不請徙
居海中江華島上遣使問何由且詢其貳服親
擇廷臣可者即命公時年二十三至其國王禮事之甚

恭書言吾歲入幣大國未嘗不謹臣職非與未臣而敵
已臣而叛者比而大軍歲入邊劉吾人民奴吾子
女有吾債財蹙吾土疆吾是以捨衍而完險誠出
甚不得已之謀非首鼠他圖為也未䟽黃金以兩
計白金以鎰計各千百數為壽又言誠以是悞悞
之言歸聞之上幸止邊軍無歲入願歲幣外別入
如今相壽者數歲歲為謝公勃然曰王以天子之
使求債來邪揮去歸具道王言且保其國無他避
掠徙耳上亦悟曰人歲入幣事之又加兵罪之誠
何以待不臣而敵已臣而叛者詔令軍止戍邊

無入掠自是完東夷室家父子無慮萬億計自將
伐宋從至閩中留爲安撫使施治兵間裹摩創殘
外供仗糧不擾而集 今上即位中統建元自將
北伐以故先朝故臣熟西京入漢南路俾置傳驛
兼給餽餉至元四年換同簽吐蕃經略使兵裁叛
離仁革狠頑渠首龍箠滋久安順六年授朝列大
夫佩金符責貢安南時已徵天下兵數十萬圍襄
陽實爲蹶宋起本勲臣故相上與咨軍國謀不可
一日離側者皆出行省董師公至其國王立受詔公
詰曰王行非止違命於禮於利害且不熟知揆此

邦人民土地不當天朝一總管治 皇帝不欲郡縣
王地版籍王民聽其稱藩遣使諭旨德至渥也且
主以與宋輯睦緩急爲援今百萬之師長圍襄陽
鳥飛路絕朝夕將拔席卷渡江覆其國都易如振
槁王猶倨岸海徼恃爲唇齒自矜尊高事且上聞
天威小震無煩遠召中國雲南十萬之師再月可
至視丘墟王廟草棘王庭者將不難爲其審策之
王屈降拜益慚憤將以兵恐公使力士白刃環衛
公迺示怠弛袒跽一室盡擲所懸箭弓刀槊付衛
士聽汝何爲天者渴甚每取江水以進皆溫惡不

可飲食及索井汲不許曰吾俗不相悅者多投毒
井中殺人公曰自我所求毒死不恨終汲飲食自
是安南君臣多度公者八年會公以安南貢至襄
陽猶未拔即授行省郎中承事勲貴巉絕不阿惟
見之營衛足蹟不及其門商較事宜言宏色厲或
有以凌鷲見短者故右丞相史忠武公天澤解之
曰是其爲心忠正侃侃人也久親其人必實吾言
十年襄陽下改省爲行樞密院以勞遷中順大夫
遙知歸德府行院經歷大軍南規渡江復行省公
復郎中俄降虎符襄陽路總管兼府尹毀城樓以

完廟學散契軍以惜月廩剗弊施宜當其後先明
年改監郢復二州位安撫使上捐魚荻之賦使人
厭腥食家給蒸薪月發倉以贍餓乏視便輒行事
已劾聞十四年陞嘉議大夫監平江路位總管上
郢復民間去遮馬號送萬數其治平江考績亦最
他路十五年改同知浙東道宣慰使未行改大司
農卿丁內艱時軍興法聞喪不得輒行乞奔赴不
報公願還所受制書爲民行省知不可奪歸之旋
臚枵然金玉美女色色無有惟文書衣被而已今
中書省右丞相伯顏夙嘗疑爲凌鷲者後顧爲深

知公嘗語人曰諸將渡江無不荒貪獨予與國寶清慎自持聞者以爲知言公家居四年又終外艱十九年以才起復仍故官嘉議大夫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至治之初見星而出見星而歸凡前政積事留獄旬月剖擿皆出尤善發姦伏有控鶴十餘輩比公至僦大第聚居二年黃金橫帶出入飲食街陌縱橫人謂其真也公曰控鶴役在京師久此不行必劇賊也密喻有司以意期三日盡致其黨索贓以來得金帛寶玉服玩典質券契盈室鞠之皆欵服物則椎埋所獲妻妾僕使皆掠民子女

或娼姬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駭其神捷闔境
乏食已聞未報輒止稅勿輸明年河北大旱民流
徙就饒及可朔數萬人郡縣畏損戶罪謾以逃聞
省部遣使分道邀之訐發倉人給三月食還所籍
民聚謀曰吾得食三月負難歸重難勝鬻將何噉
且各賣質田廬而南至家何為愁歎無聊若出一
喙公謂其使曰斯民非賊之河南非別界皆聖上民
社也非不知奉命不輒濟可以無罪誠不忍老稚
頓踣吾治甘受禍以活此民則下令諸津急濟果
有以專行上告者事下御史大夫即治廉之境民

皆曰吾侯賢其為開封明斷不阿可當今代包拯大夫察其無他簿責而歸奏寢不下秋雨潦河決原武泛杞灌太康自京北東潞為巨浸廣負千里冒垣敗屋人畜流死公括商人漁子船百十艘又編木為筏舟糗糒載吏離散四出往取避水升丘巢樹者所全活以口計無慮百千水又齧京城入善利明波流市中晝夜董役土薪木石盡力以與水鬪不少殺乃崩城堰之城害既弭復大發數縣民增隄防分直為三直役一月逃罰作倍起陽武黑石東盡陳留張恣河綿亘百三十里如期

三月隄防悉完以至元甲申七月二十二日卒官舍
年五十六河南之民識與不識如喪其親戚家纔
餘俸半月將歸葬貧不能西開封市民為財者戶
賻之又遣子弟數百人持錢分程具奠越別治洛
陽五百里凡千里及潼關以其年九月墓安西府
咸寧縣洪同鄉少陵原都運公塋之左夫人何氏
溫淑靜端男子三人岳提舉郢復魚湖崇西蜀行
省宣使筮未仕女子三人一適太平州錄事韓和
一適紀德信一適鞏思齊後三年其季太中大夫
諸蠻夷部宣慰使庶瑞以燧素知公求銘其墓辭曰

年五十六固不云天較齊耆者孰謂壽考究其致
之豈無以然國苟有利棄身若捐東北雞林挈舟
以使西南雕題登馬已至視數萬里為步仞餘招
麾兩王噉臺指輿吐蕃獷狹化不犯令由積苦勞
至不延命壽也無稱世不為臧死有可述短不害
長襄陽軍謀郢復民效已實已著猶其小小開封
蠲租舟民于河霍整靈寔馳懸躬禍羅下燭其忠絲
明后聖老幹經摧霜風踰勁大浸稽天陸舞龍蛇
流死所餘丘木是家乃集舟航乃筏以繼乃求以
濟取置平地穴罍摧防萬杵登登役不踰時隱其

阜陵民流他疆我飫其食我疆沴傷皆手援溺顯
顯公哉人之騶虞彼饑婪婪橫目虎貙雖古循吏
列傳史冊載筆今功孰忤為匹少陵之原有坊其
立銘石道周以裸諸幽

唐州知州楊君墓誌銘

姚燧

自盜殺阿合馬後桑葛使總制院結知

世祖氣焰烜烜燦人倖進者入賄其家或藉其一
言以為事從中下必中書官之者月無虛旬每為
中奉大夫參知政事居寬所裁甚不得已如請乃
簿所躐級干政者俟有問他日則引以為稽其人

不利也一旦爲尚書右丞相誣而殺之惟其子集
賢直學士奉直大夫勗不孥自餘妻及子景奴婢
凡資業皆籍入縣官桑喜敗誅故奉訓大夫知唐
州君居簡始敢上疏列明其兄自部曹史主事省
掾都左右司檢正中舍郎中知府憲副侍郎宣同
典外郡尚書吏曹參議中書御史中丞參行省中
省政與國宣勞爲時才臣章章在人口耳今賊國
臣不道言夷宜爲死者雪其非辜庶彰聖代日月
高懸之明參知政事梁德珪以聞勅有司償所籍
入而勗尋卒無子又哀景雖二子一女而疾廢于

莘而女年及矣自燕携大參商公左山孫企伊入
埽其家自莘而唐纔一閱月而景卒意者景討未
至與至而未之知到官四十日當元貞乙未十月
三十日而君亦卒年止五十七嗚呼何天之不福
中奉之家耶身戮一室瓦裂二子繼死一不後一
有而弱君訟還所籍之為求壻令恤廢姪之家處
事變之趣狃薄俗之固少不失天理良彝之正為
弟為從父從祖曰悌與慈雖古人復作有一尚之
乎而天之報施者反如是也蓋君自筮仕試吏從
萬夫長嚴忠濟從己未渡江後使交鈔庫曹州改

南京轉運司知事以善其職從其司請陞經歷俄
授從仕郎大名路總管府經歷尹范縣同提舉信
州宜課遷承務郎浙西宣慰司經歷換承直郎上
都留守司經歷遭事難爲身出任之官長有不相
能必委曲調順如媒氏之合二姓始異而終同之
凡此皆佐人出聖者而非其所自爲也惟范縣爲
近民又壓於郡守有不伸及今爲唐若可以有爲
而遽已此哀哉若字子敬姓楊氏漢弘農大尉震
苗胄五世祖綸爲宋儀曹易州死於金兵生邦基
秘書監爲金石書畫兩絕人曰可與李公麟者

埒以通奉大夫永定軍節度使致事生郊社署令
皜自儀曹而下皆家燕皜生監歸德酒庭直避金
亂居莘生禮君之考也君交人談和視新識如故
知傾賞歡樂之夫人梁氏二子二女翰林國史院
檢閱官昇一末名女長適同縣士族王文讓季在
室 皇上即位之年冬十一月詔修

世祖三十五年實錄院置檢閱官其究覈故事職
也而其末九年燧與侍讀高凝共總裁之昇也實
當筆至元二十七年之一 年顧與修撰而下半年分
其事已可見其文賢無忝面命矣由同官相驩故

介其考唐州君先摯會從史院諸賢還直史上都
及與之別未數月計至期昇會葬幸經杖言曰昇
惡逆不得見先人屬纊已抱終天之恨不得公銘
亦不可復食息人世矣敢泣血請乃銘之曰
觀人之槩惟在其大大使可書其細已蓋嗚呼唐
州其大何如流風不移天理篤居惟天於人若薄
而厚雖所薄今將昌爾後人之識狹其中安知厚
竟之求視銘異時

瀏陽縣尉閻君墓誌銘

姚燧

閻宏少燧十七年識之七年矣走未嘗遇以凡士

宏亦願遊吾門彙所述焉始記銘其祖醫隱君墓
于時尉瀏陽考府君不恙也今焉六年又求銘其
墓嗚呼何兩君皆不及知而幸褻潛德其幽宏豈
有見走文可以信後世然與走不讓爲者則以答
其爲好私今故也君諱鼎吉字和卿醫隱長子其
鄉其世其遷徙與醫隱所以教者皆見先誌以至
元二十一年尉瀏陽二十六年受代三十年秋七
月十七日卒年六十八僑墓長沙元配姚氏再配
白氏二子宏掾省江西與蕃也四女一適郡人徒
單全一適南陽高舉二在室一孫男女三人宏將以

明年五月庚寅歸葬其鄉先塋其自狀曰君幼耽
誦記敏爲文辭異其時它門兒者皆其小德削不
致詳而日勤於筆錄如易正義論語注漢紀傳舊
唐傳治鑑節文選杜詩註十餘書亡慮數百萬言
具藏吾家手澤尚新可以泂之卑牛未聞人有辦爲
者與學仕事人則從張公邦立多宣撫天平爲四川
行樞密院柴楨照磨用禮卿三博文薦出官瀏陽
非賢不即與居母申憂廬墓以悴杖而後起皆出
處不苟倫理至篤者又曰君凶日中廓廓無城府商
古今人物成敗賢不肖必當直實諫友過不計嫌

怨盡我責善樽俎之容粹如不流爲詩千餘篇號
訥齊以宏信愛必不誣親燧取筆之曰君喟然吾
少厲志嗜學官止一尉殆天戲人者則不可也亦
思尉爲君行道資乎蓋尉有難爲有利爲江南大
縣戶動十萬一尉兵額止於數十而押綱衛使恒
抽其半又其身有疾疾喪婚之請其直司日不盈
三二十輩盜逐不得必尉焉罪小則輟祿大而奪
官是不白其力少不足以制姦而惟責其專印不
職也是其所難凡尉一世同者而君有獨焉在令
尉恒居縣禦寇無敢他遣而湖省犯法臣特遣數

千里送所市紗羅京師賦出非其口也入納非其
手也市者顧不必送而顧必令不遣者送之有司
又大其尺度重其鈞權從而責其輕短不使得歸
取償有司必舉息立輸府又遣修杭海戰艦欽廉
人難其一君難其三此其所由重困也其利爲者
必求爲盜罪不抵死管墨其肌月呈身有司者署
使伺盜曰蛇之所塗蛇能知之吾使過耳口不言
所旨使自喻之彼方困拘罪籍一朝得交平民出
入惟求圖報雖身爲盜將不避爲汝妻家他盜願
指富室惟所便取坐受其有盜得其粗我得其細

擇世所共寶不可形迹敗者歸之尉有司覈盜不
得依月日則杖尉與一杖加一等三杖而止耳伺
盜特尉權一時宜密置無迹何及焉尉所輟祿幾
伺而伺盜資之什伯不貲也盜爲伺盜忠臣伺盜
爲尉忠臣又其巧者與隣尉交驩私要言曰吾得
盜必使誣汝縣富室曰嘗巢窟焉曰屢資給焉幸
羅之獄足吾欲縱之民惟知德吾耳汝得盜亦如
是取償吾縣易地爲之胥相益也其月縱兵歸詭
代家人責入傭直與名以兵備斂者又所得爲也
凡是數事今之尉者十出其半嗚呼尉乎宗室之

師盜歟觀夫人觸法以肆行微德未嘗略憐人大語則
君掩耳此倫拘拘恪恪自靖其道不少萌憂不足
休休吾心賢何如也是爲銘

薊州甲局提舉劉府君墓誌銘 姚燾

京山安陸屬縣也其尹承事郎兼勸農事劉德源
以邑士安其爲先來言曰先生世名篤古善文者
聞今賢公卿之胄或不遠數千里及門求表著其
先烈者相踵也德源之治去先生之居四舍耳心
竊覩之我先人之位固不大昭於時如得先生銘
則沒而名庶延也因叙曰吾劉氏居龍興黑土坂

者不知始何祖其諱與次又不可考質先人始以
函工賜田通州後以鍛製精堅他工遷彰德院長
尋官進義副尉徙平陽雜造局副使再官進義校
尉爲使又官敦武校尉薊州局使猶領於提舉司
以勞深而資久也制以前官超爲提舉俄病發兄
德淵嗣爲降同提舉德源同知許州實待而南以
至元三十一年九月一日卒官舍年六十八顧言
必莖通之樂村以其年十二月廿五日寤焉又曰
嗚呼位有貴賤故功有顯微我先人始以函工一
朝而賜服五品其功則止善於其職何顯之能爲

人子惟其考嘗愆於時者始不敢求以昭明否者
其欲遠其聞者亦豈異賢公卿胄之心也惟哀而
允之燧曰凡今爲制天下歲程惟甲不領於二曹
逕入太府縣官親考其苦良而黜陟之衛士必賜
而藏之家弊則持故賜求易使畀之新他臣有私
藏者罪死況私爲者乃先人雖班雜職而縣官視
以爲要焉自常工而跂之亦曰遇矣君諱智梟弟
四人其次居二娶楊氏前卒一年同穴樂村二男
則同提與與京山也女適太常寺管勾李某銘曰
五兵皆賊人戰而恃以不殤惟函爲扞焉爾如君

二十始傳以及疾廢爲之二十年始曰千被被全
一人亦千人矣其功亦豈曰微孟子曰函人惟恐
傷人由術推心君亦仁哉此其藏

廣州懷集令劉君墓誌銘

姚燾

大德戊戌燾遊長沙太原寓士劉致手所爲文若
將取正焉者走何以荷之讀之盡卷賞其爲辭清
拔宏豔爲之不已可進乎古人之域旣又自狀其
先人懷集令之出處丐銘幽墟感其心將昭明所
生爲叙之曰君諱彥文字子章年廿有八筮仕當
中統三年而知堂印乃山山管勾北京行省承發省

廢而歸授徒其家將十五年謂爲無意於世之事
會者耶當秦郎肇開與故丞相阿里公之行省長
沙也無不往干之會同知堂印者許楫爲憲長沙
言之丞相丞相自省郎中故居若晚君來便宜版
爲郴之錄事群盜竊發無時芟夷未靖也君不忍
夷其俗而苟簡於治爲之四年又三年始官進義
校尉廣之懷集令羣盜滋張虔人民燔城郭以冒
天誅者肆無所忌官軍少不足爲恃授鄉民兵雜
而殲之格鬪屢劔徙民保東山前募民闢田入租
私廩者爲米八百石一盡於餉增戍之兵與遭寇

之家嶇崎艱梗炎瘴者四年以至元廿六年四月三十日而竟卒是何宦之不達耶今卑官無要知堂印者去丞相尋丈儼立案前護守終日不食頃去晨而出暮而歸日必再至丞相家丞相出畋入奏無不與偕 裕廟爲燕王日當朝廣寒殿君立庭下問盃中何有君則曰堂印也索而發封玩之其親接如何其榮如何遇也如何皆他人取將相之資也一旦管勾北京行省去丞相千里錄事于挪西南北京又數千里終乃令懷集於南海之濱其不寢近而逾遠者世恐無君匹也豈讀書一過

而南王師已至其地宋太后詔舊臣納款遂附順
是時至元十有五年也行省署公廣東宣撫使秋
七月觀于上都

世祖勞問甚至有制授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
錫佩金虎符犒予優渥使七年而代用薦者召遂
辭疾致事初公自宣屬沿檄至承宣使夏貴軍戰
黃之白鹿磯冒矢石銳甚諸將勇之其倅信前倅
弛靡吏姦莫何問乃幹經賦廉賅胥數背法之羣
駭愕無敢犯令守趙希訪悚然不敢少年易公曰
始疑倅莫瘡前倅今倅雋果乃復賢遠前倅郡舊

屯威果指揮兵二千餘悍驕不制適郡守惟肖至
閱犒未集衆忿譟謀害土臣吏皆竄守惶遽無策
公語衆淮漢卒戍數千里外晝夜不遑息少愆慢
輒刑誅無貸若輩未嘗身顏行坐靡縣官敢爾即
徙徼填園杖倡亂者百衆羅拜引罪去臣猾孔和
輩構桀橫吏十數蠹螫郡縣累政循嘿置度外民
茹噎莫能吐氣時憲江東合東叟皆名才監司逮
捕弗能得及公攝守陰授卒方略盡得羣惡其人
皆贖累鉅萬衆猶慮其賄免公期三日獄具杖黥
銅諸園越四日邸斬果緩其獄皆已死矣民始帖

義自奉殊貶忘勤勤基約以極豐其積此邦師之
陶猗視居鄉侃侃和以易不私其有善分施歲荒
民饑閔瘠瘁發我廩庾旣老稚崩梁壞塗捷石治
至今行者賴其利己丑之閏月庚出年六十八世
廼棄墓之三陽先墟比黃室之子南秀嗣南英南
金又其季一女結褵未決議男孫滿十女半是一
庭變兮貫魚似椒聊蕃升必天意豈憐之家久踣
躓一朝起行當遐致況如南秀士服被下及三季
皆學仕始卑終高若登陞或者而宗由昌熾匍匐
哀求銘玄誌伊誰成厥孝子志苟有善美必闡地

漢民仲山凡豈異奮筆發隱太史燧

彭澤縣尹姚君墓誌銘

吳澂

延祐五年秋予赴集賢八月次真州病未克進陝
人姚紱數數詣予所館一日言曰紱之先河中人
金代嘗仕號州因家于陝吾父諱思恭字敬父至
元間仕廣東宣慰司有海商被強盜誣執其仇司
官之貳右商逮捕牽聯三十人繫廣州獄事至司
貳酷法以鞠死者三之一存者誣服吾父知其寃
會歲終吏牘互易所掌此獄隸吾父即以寃狀白
官不答時廣東得專殺詎命出囚于庭將施刑吾

父謂囚曰汝今就死囚畏懼不敢言異貳令吾父
署贖父曰賊仗未完人命不可輕職可罷贖不可
署貳大怒趣署逾急吾父度不可已抱其贖踰牆
走匿僧舍越五日梅州獲正賊賊仗悉具械送以
上貳慙恚喑默吾父引寃囚十九人釋之囚哭拜
曰非姚掾我輩死久矣自後獄有疑必畀吾父覆
問平反者甚衆廣東考滿簿宣之南陵丞劉莊鹽
場尹峽之長陽提領采石鹽引所治民理財俱有
政績歸墓吾祖于陝受江州彭澤尹未任昨歲六
月以疾終于真州寓舍年六十六歷官將仕從仕

至承務止痛惟吾父孝友慈祥幼書諳律仕未顯
達實志以歿絞將以明年秋奉柩附葬鼎湖祖塋
先生賜一言死不可朽而不肖孤送親之終庶其
有悛乎予謂若父蓋良吏也廣東一事真有洗冤
活死之功是可書已承務君之考諱某監陝州酒
稅妣某氏妻楊氏彭氏先卒後娶蕭氏子紱紳文
適真定李純皆彭出也銘曰

位不信志意其有嗣報未稱施意其有遲

熊君佐墓誌銘

吳澂

富州之甲氏熊爲盛而不一族橫岡之族其先知

制誥龍圖公之後絲鄙徙至諱之翰者早世其配
周氏以姨之子爲子寔丞相京文穆公之從孫諱
禮娶從事郎王尉之女生四子仲諱大涇娶韶州
周守之姑生子二君佐諱師賢其長也幼敏悟長
治進士藝馳俊譽叔父貢士暨鄉先輩皆期一早
達僅一試貢闈而科舉廢讀書娛親于山中至元
壬午先廬燬隱城市十年父旣沒養母逾盡歡大
德辛丑築室還故鄉扁其堂曰寓樂與老梅疎竹
叢桂幽蘭細蒲怪石俱便坐掃地焚香琴書圖畫
羅列後先尤嗜古器玩賞學琴後不復操曰但識

琴中趣耳惟工詩不輟一時吟人咸相推許弟師
周同居同財三十年無間言暇日弟若子相賡酬
自爲師友乙巳罹母喪哀慕幾欲無生其明年冬
感疾丁未夏四月竟不起年五十有三秋七月壬
辰晦窆于卦塘栖龍山之陽初娶監吉州糧料院
李登孫女再娶戶部侍郎鄧誅孫女男希勉女適
胡宜審孫寄生予移疾寓富州先塋期師周以前
太學進士徐懋初狀因予妹婿周筠來請銘筠謂
君佐敦厚篤實好賓客而不妄交希勉篤實如其
父徐之狀亦云辭翰清粹端健爲詩冲澹蕭散不

求工而自理致予雖不識君佐其槩可觀已嗚呼
向之科舉誠不足得士然拘以定法乖逢一制於
命非可以苟求得不得者安焉自科舉法廢而仕
進之途泛人人懷希覬速化之心離親戚棄墳墓
跋涉攀援百計千人經歲年弊衣履犯風兩寒暑
或至破家隕軀而不悔愚亦甚哉君佐之才豈不
可翔鷲以其清致出而與今之君子游必有合也
而安分知止澹然無營於世以終其身可不謂賢
乎徃年予被命徵爲國史官弗果赴今幸補外閑
散無編纂之勤每欲述野史以自嬉凡山林恬退

有足稱者具逸士傳若君佐其可銘曰
所豐者賢所嗇者年猗嗟乎天

袁君夫人史氏墓誌銘

元明善

夫人史氏四明人曾大父浩相宋孝宗太師保寧
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追封越王謚忠定曾祖妣
貝氏齊魏國夫人從大父彌遠相寧宗理宗太師
中書令大父彌堅端明殿學士屬兄中書令當國
家居十七年以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奉化郡開
國公致仕贈太傅謚忠宣祖妣趙氏新安郡主封
衛國夫人崇獻靖王伯圭之女父諱賓之朝請大

夫直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贈通奉大夫妣
王氏宋相淮之女孫葉氏俱贈碩人處州姓袁氏
同郡人曾大父昇贈太師衛國公大父韶同知樞
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奉化郡公
贈太師越國公父諱似道朝列大夫知嚴州軍州
事初敷文每言吾大父外大父昔真太師婚嫁必
當吾門敷文病嚴州日往候之敷文曰願以幼女
屬公子某嚴州起謝吉日納幣既七日敷文卒夫
人時年六歲未幾嚴州亦卒越十有一年歲辛酉
夫人嬪于袁夫人諱棟卿字景華幼簡靜有威儀

父卒時坐牀下哭不輟聲彊之食不食未葬不少
離殯次服除嘗一至庶母室至嫁復一至別之外
庭人不識其面伯父賓州家法嚴正有事于廟夫
人禮相祀事低首偃立至徹不少動既歸處州敬
焉處州少好騎射夫人正色諫止交游有至廳事
者夫人牖屏間窺或非清謹士即掩衾就睡明日
徐曰先丞相家恐無此客處州亦為之謝絕中表
俱貴家務相扇以侈夫人獨崇節儉勤遵禮則歲
丙寅某月某日以疾卒于臨安官舍壽二十有一
是歲冬十一月葬于鄞縣通遠鄉建輿之原以宋

宗祀明堂恩追封安人後三十有三年處州卒別
墓于桃源鄉慈溪與之原相望十里外處州諱洪
字某清粹雅博爲士林之表仕宋至朝奉郎通判建
康府事歸 聖朝同知邵武温州處州三路總管
府事階朝列大夫俱不任夫人一男三女男楠翰
林待制文林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女長適宋相史
莊肅公嵩之之孫似伯前將仕郎次適宋工部尚
書余天任之孫昌期前通仕郎次適宋資政殿大
學士史巖之之孫益伯前承務郎孫男三璋早世
瓊琬女四長適同知餘姚州事趙孟貫餘許嫁未

行初夫人卒少母張氏來撫袁氏兒及見袁氏兒
女嫁娶終于袁氏處州葬之于夫人塋外翰林博
學能文辭而學甚正辭甚古故家流風清修可尚
明善友焉一日手書其世家以請曰楠生七日先
夫人沒先夫人沒由楠之生生而不識母之音容
何痛似之願得君文表墓使先夫人之世之德不
泯永遠或可以蓋楠不天之罪再拜明善答拜起
讀其所書曰夫人出大門歸大門處州爲夫翰林
爲子可謂無憾雖不永年得於天者止乎是又何
歸咎其銘曰

彼里仁有樂維艱誰其高闕奕世相臣相臣女
孫來嫁于袁猗有袁氏輔宋天子左闕右闕聯芳
對峙維處州君士林孤秀靜女其來君子是邁被
服間聞其儀肅肅廟祀斯嚴膺茲百福治爾宮事
莫不柔嘉內則無違載宗有家嗟哉物理若忌成
媿胡靳大年廿一而止昔祿中兒世業在傳克開
厥後有壽而先壽匪自人天奚咎天生也無憾沒
不隱賢身壽不百名壽踰千我銘勒堅畢世昭宣

翰林承旨王公墓誌銘

袁稱

翰林學士承旨贈大司徒魯國王文肅公至大三

年年六十有六薨京師假墓于城東隅至治元年
其孤翰林待制士熙始克奉柩以十一月庚寅葬
東平祖塋乘丘山之原士熙拜且泣曰知吾先君
莫若子幸誌其歷官行事納諸幽堂楠不敢辭爲
之辭曰公諱構字肯堂弱冠以詞賦入鄉校賈文
正公一見器偉之俾教授其子遂來京師至元十
三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叙遷應奉修撰陞侍
講進翰林學士訖承旨佐丞相府爲司直歷吏禮
二部郎中太常爲少卿於臺外江北淮東道提刑
按察副內治書侍御史入省參議中書省事復出

濟南公之在翰林也辭命詔令多出撰述其最傳
於世者 世祖皇帝謚冊追謚 太祖冊

武宗皇后冊於實錄預修 世祖成宗兩皇帝定
武宗上尊號親享太廟儀在太常考輯因革有叙
其佐丞相府剗刮蠹弊更始選士丞相齊魯國公
信從之為治書時值桑葛擅中書政柄嫉方直士
檄公偕翰林承旨魯國文貞卜忽木公覈究燕南
錢穀約月治辦公先事計畫不以累魯公會桑葛
誅乃得免害治吏禮一部無缺緩同列見公署字
不復視成牘以行參議六年一時執政聽南士陳

利便搜括田賦時平章政事何公榮祖與公正色
不少讓摧萌折貪卒得其謀以緩始天兵平宋
詔徵賢能李學士同受旨公至杭首言宋三館圖
籍太常天章禮器輿仗儀物當悉輦歸于朝董趙
公文炳從其言今宋實錄正史藏史院繇公以完
守濟南寬貧民官逋修閔子祠復學田觴詠自娛
而訟益簡承旨李公謙公幼師事之遷應奉卒推
以先勤敏通博洽時鉅公皆屈已期獎後卒與相
並史館辟署亡慮數十人今踵躡清要皆門下士
其爲文閑閤詠諷落筆麗麗屬不止於王言爲尤長

臺閣故事資公始能奉行公之系繇琅邪居東平
始八世祖沔為宋司農卿守鄆因家焉曾祖瑀登
金進士第奉訓大夫滄州無棣令妣范氏祖鐸以
公官承旨贈正奉大夫太常太卿妣杜氏臨沂郡
夫人父公淵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妣薛氏
琅邪郡夫人昭文當亡金時有兄三人攜妻孥南
徙昭文私自念王氏大墓盡族以行孰與守下車
伏草莽兄呼其名第不復得後騎迫大慟以去昭
文迄全其墓厚德勃興於公見之矣娶薛氏魯國
夫人是生士熙再娶許氏皆先卒姚氏高氏晚歲

得二子士點士然女一嫁薛晉士熙能文辭有聲
推薦賢之功王氏殆未艾也銘曰

德統智周世莫與儔士林之標獎士無方髦譽珪
璋孰阨其遭文鳴盛出金石雜比厥聲四昭子也
允文戰兢紹聞嗚呼公之名益高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二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三

墓誌

上都畱守賀公墓誌銘

虞集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灤水之阻以控引西北東際遼
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巡
幸中外百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期會朝集冠蓋
相望供億之計壹統之畱守故為職最要焉自非
器鉅而慮周望宇而幹固明習國家典要深為
上所信嚮者殆不足以勝其任也自

世祖時以屬諸賀氏至於今三世矣方奉元忠貞



王爲政時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之共位又有材僚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決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它人固不能矣是以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間有贈秩賜金而終不可遷居它官焉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以小字伯顏行幼從魏國許文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以大臣子備宿衛

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參乘與無晝夜寒暑未嘗暫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時獨不避公或更命雷聽近侍

或言論語八佾之五章若訕今日者盍去諸 上以
問公公曰夫子爲當時言距今二千餘載豈相及
哉且國家受天命爲天子有天下固當下比古之
邈遠小君而自居乎 上然之廿四年乃顏叛率其
兵入寇 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只兒哈良
帶劍立寢門外雖親王貴人不得輒至而公入直
帳中受密旨出入指授諸將及戰公探甲前導牙
纛旣成列還侍 上側王師奮擊遂克乃顏明日、
上顧謂近侍曰昨者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毅然無懼
容者唯伯顏爲然都人見 上之親征也頗恟懼

上欲慰安之故亟還夜行卧輿中苦足寒公解衣以
身温上足乃安寢及旦蹕駐始寤它日上自校獵
還宮伶人道迎有被色繒綴雜旄象師子以爲戲
者載輿象見之驚逸執輿者莫能制公時侍在
輿中即自投下奮當其觸突後至者始得追及斷
韉脫象乘輿乃安而公創已甚上親撫之命尚醫
尚食謹護視蓋三月而後安是時天下初定四方
以遽聞者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又
上所親信有使事輒見遣受命無畱行復命無後
期所區畫動合旨意或朝至而夕復出亦不少

也故六詔西域交廣之屬無不至焉緊計其所歷
無慮數十萬里上春秋已高海內已定每嚴畏天
象以自警司天有奏得非時以聞因拜公集賢學
士服一品服以領之桑葛之爲相也怒忠貞之尹
京常不下已危中之上前旬月之間數十奏不止
顙 上察公父子深故免廷臣共知其姦無敢爲
上先言之者公嘗啓其端而言者繼之始服罪上之
改尚書省爲中書也方卜相顧謂公曰汝以爲孰
當吾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
知然求之輿望以爲太子詹事完澤線真子也端

重忠實可屬大事。上曰然。吾并得所以佐之者矣。遂相完澤而以公爲參知中書政事。時年二十八耳。參決朝議。明允通練。一時驚異焉。久之。又拜僉書樞密院事。又拜大都護典外國之來屬者。

成宗皇帝即位之十年。忠貞告老。尋歿于家。而公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服忠貞所佩虎符。至大二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祐二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三進而彌尊。遂兼台司之貴。而畱鑰之寄。如一。蓋世。

官矣上都地寒不敏於樹藝無土著之民自穀粟
布帛以至織靡奇異之物皆自遠至宮府需用萬
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關者則商賈之資也吏多並
緣爲姦一旦稱遽發所居以集事而直不時得人
用病焉公常閱文書按而予之無或失其業故來
藏市者沛然日增稱京師之盛公坐府治事謹辰
百吏含肅然具牘無敢玩出內無敢欺貴人大家
或以上命得給賜若營繕市易多遣私人逼脅府
吏凌辱僚吏榜係其民人豪橫過取無可誰何公
必畫奏抑治之而善柔者亦必使得所當而去吏

有持上供物入宮門迫暮不得出所司捕得奏誅之公曰此有故非闌入也力爭之吏得不死奉聖州民高氏隸籍虎賁衛以多賞名身死而子幼貴官有利其家財者使部曲強娶其婦公爲辨之

前不聽娶高氏乃得全其家公以民之飢也嘗便宜發廩不待得請以民之不知教也始大爲學舍禮儒師以風化之是以吏民不識貴彊之凌暴承其教戒仰之若神明焉相率爲祠於西門之外設公象而祝之關陝之亂公方朝正月於大都上白上京根本之地其速還鎮即日告行都人見公至

如孤弱得慈母時安王將兵北行所過多侵掠公謂之曰君父倚王以恤民禁暴今未出國門而行次失律天子或以爲問奈何王悟謝之整兵以行民用安堵時方隆寒士馬凍乏縣官芻糗衣暑不時具公以私藏足之行者以爲感

仁宗皇帝乃命工畫公象勅學士爲贊識以天子之璽而賜之俾傳示子孫於是公有足疾辭不任劇願賜骸骨歸上曰祖宗以上京屬卿父子民安化行朝無顧慮久矣徒卧護可也乃賜小車俾乘以出入得至禁廷焉當是時太師鐵木迭兒爲丞

相子弟縱虐於民公壹繩之以法官峙宿儲而丞相家奴擅罔市利責高直於官公每裁抑之又惡其帷薄之不修也而貪嫉日盛絕不與往來都人張弼子殺人獄具丞相受其金錢無算爲折辱雷守脅使易辭出之公持不可而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等顯奏之天子震怒罪且不測賴

太后仁恕以爲言幸得罷去相位而諸公之怨不可解矣

英宗皇帝之即位也鐵木迭兒復爲丞相乘間肆

公睚眦之私無不報者蕭楊二公既已被害即誣
公乘賜車出迎詔書爲非禮而執之激怒主上遂
見殺公死之日京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大夫憤
怒相視以目自是廷中不附已者固已盡中傷之
而恩深不報者亦見及而無遺矣久之天子察其
故斥不得居位遂死於家敕外所樹頌功碑而言
者始昌言蕭楊及公之冤未及有所昭雪而上崩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發明詔以慰撫天下顧未暇
他及而首以公等之枉爲言蓋知天人積憤之故
本由巨姦殘忍以啓之也於是姦忠逆順之辨大

明死者固已少自釋於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
振焉明年乃贈公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贊書哀惻
聞者感動命下日都人走詣其殯不約而至者幾
萬人而其子惟一即拜正議大夫同知上都留守
司事奉定四筆秋集執經講帷從在上都而惟一
適遷陝西廉訪副使乃來告曰家世荷國厚恩受
京邑之託父子一心所以圖報稱於萬一者天實
臨之列聖實鑒之我先一人遭罹姦兇遭履危禍此
惟一泣血終身而不忍言者也皇上聖明灼見隱

伏不遺故舊褒卹之典極於哀榮又不以惟一不
肖俾嗣世職感恩戴誼是以未敢申其情事期滿
歲而請行今易節以西實過鄉里是天所以賜惟
一也將以某年月日奉以歸葬焉惟先人終始定
於國是非一家之私言也託諸幽宮以期不朽者
非太史氏其何徵乎敢以為請此又惟一忍死以
待者也集受其言而悲之乃考諸見聞與其客呂
弼所為狀得祖宗付囑賀氏以上都之事與賀氏
父子之為治者乃并朝廷哀忠臣懲往失之意而
具書之按賀氏家隰州之永和今為京兆鄠縣人

曾祖種德封通奉大夫護軍雍郡公妣郝氏贈雍
國夫人祖賁京北路總管諸軍與魯贈輸忠立義
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封雍國公謚貞憲妣
鄭氏贈雍國夫人考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
賁護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
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謚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
雍國夫人改奉元王夫人娶張氏早卒又娶捏古
真氏亦先公卒皆封雍國夫人改封秦國夫人子
男二惟一惟賢為尚衣奉御女二長適平章政事

阿不海牙次適搆立忽攀公墓在鄆縣某里從先
塋也銘曰

巍巍神京

世祖所營殿于漠南治朝廣廷有城有關民之攸
止大燾周廬亦有舍次始命董茲國有幹楨舉綱
挈維紀目亦程維昔同郊陳實繼旦慎始和中異
體同貫我則不然世官尚賢保綏成功動循故先
公始侍中年壯氣銳出入踐敷百試無替乃贊國
鈞乃佐本兵乃歛長籌以督畿垆時巡至止百用
具給清官言還畱鑰是執歲率其常年與位遷膺

力則非精思弗愆時入禁闈衆起咸拜名王細侯
亦仰而慨曰此老成

世皇之臣祖事孫承矧其都人公出視政獄市無
擾商曰予獲民曰予保公田于野徒御不囂有警
無遨具咨公勞公惟小心不懈彌謹義之有激事
在無隱竊位爲權彼克滔天我則老臣忍從危顛
二三君子擠角以制不竟于斷階此大厲嗚呼昊
天不淑謂何假威神明徧爲百訛國論素定公則
不隕揚言孔昭天子之聖保終沒寧豈必謂身身
枉義伸抑又何呻我哀公子知忠念孝還葬忍緩

思報之道奉節過家天子命之承志正丘天道聽
之嗟彼都人不歌以相曰此有祠公庶來享南山
峩峩其鹿維林公從先王歸復自今貞珉刻辭作
于太史千載之徵亡愧孫子

平章政事張公墓誌銘

虞集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勲大臣曰蔡國公張公以
泰定四年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滿城縣岡頭里
第遺命上蔡國公印丞相即日以聞上爲震悼勅
有司贈官致賻如禮公卿大夫相弔于朝中外聞
者莫不嗟嘆異口一辭曰烏乎正人亡矣其孤景

武等以明年之二月辛酉葬公于定興縣之河內
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日使其孫旭屬太史
虞集書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諱珪字公瑞故
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蔡國武穆公諱
福寬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開國翊運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彙之孫
故累贈推忠効節翊運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淮陽獻武王諱弘範之子也至元十
六年獻武王平宋海上歸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
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畱公攝管軍萬戶明年真

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
鎮建康未幾獻武薨京師

世祖皇帝亟召公還治喪既葬有勅入朝上親撫
之因得面奏曰臣幼軍事重聶禎者從臣父祖久
歷行陣幸以副臣上嘆曰知求老成自副常見不
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徧及其從者元領軍半戍湖
廣省命還其麾下十九年冬以使事入見二賞識
其成立初九內宴忠武以功賜坐諸侯上至是時
勅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蕪湖宣徽尤甚皆僭號
署官掠郡縣燒府僉殺縣長吏江東新附民心易

搖應者日衆至犯抗之昌化行省官以重兵討之
未克報至之日公殺衣而起率步卒向蕪湖蕪湖
定乃使人言于行名宣徽雖非我所部盜起我不
得以彼此爲解以其兵行行省因以討賊屬公與
他將會惟公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爲賊劔將
奔潰公傳令止之乃定賊卒有殺民家豕而并傷
其主者公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
三勝而賊益衆困我公曰日莫矣歛兵設伏賊不
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毋累我衆使持
旗鼓爲聲勢自以所部爲二隊命之曰賊勇者在

前前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烏合耳遣親將帥二十
五騎衝其後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酋
斬之其馘三百而自相蹂踐以死殆盡乃遣人撫
安餘民又有賊吳道者以妖術起兵亦有名號恃
其妖來徃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割刃以駭
服其衆公得其情即執斬之麾下其黨大驚而它
酋猶將襲公公夜伏兵山上令之曰賊至而起明
日擊賊賊走山伏起賊墮崖死磔其酋宣州平
賊之寇徵者又敗兩萬戶軍公曰賊輕我矣往必
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曰張萬戶

知汝柵居保族逃死臣官軍不諒汝以賊擊汝與
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
盡明日稍稍以牛酒來見皆即識其衣令兵識之
勿敢犯漸以信服有持金帛來者弗受兵不動而
安者十八九矣獨南出西坑之寨尤險固又嘗翊
官軍懼益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計導勝兵百餘
人鳥道緣登其巢背度已至奮兵擊之賊出戰巢
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穴不得還其孥由
它道走或請邀之公不可賊以孥得出益懈公曰
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川執其首送之行省誅之

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州兵不能支公得擢
帥輕騎數十赴賊並林陣公不介而馳之賊靡賊
見無後拒引衆圍公公揮稍出入殺數十人及賊
平郡人德公至于今祠之蓋自是江東之人安於
耕田鑿井以共賦稅而長子老孫矣軍中遂以無
事得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而師事之鄧公以相
業授公曰熟之後必賴此用矣凡在軍十四年而
復入朝實二十九年也是時行樞密院江南或曰
天下事定矣可無預行院也而張璠者以浙省參
知政事任海道運餉亦以爲言樞密副使暗伯問

公公曰見

上當日言之遂召對蓋張方以軍餉得

幸公恐其擅利海島因勢用聚將非其福故告

上曰縱使行院可能亦非瑄所宜言浙省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討乎上曰其命爲副使

太師月呂魯那演言張珪年尚少姑試以僉書果

可大用請俟它日上曰不然是家爲國家陪金蹙

宋盡死力者三世矣漢人賜號拔都者惟眞定史

天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論議孰與其家功多

而可斬此耶拜鎮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

副使以勞之師新附之地賴以安焉

成宗皇帝即位罷大德三年遣使循行天下詔公
持節川陝民之疾苦便宜振之如罷官府之冗無
益於民者贖探馬之貧而典鬻高妻子者還鞏昌民
之復僉爲軍者皆其事也比惡拜江南諸道行御
史臺侍御史換中奉大夫浙西宋之故都民物繁
庶貢稅雜執倍從他鎮貪吏豪右甘心其間朝廷
病之以公爲齋政庶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吏
以下罷劾三十餘府吏胥徒無慮數百其贓鉅萬
萬強民有殺人者實得不置獄更陰制官吏持
鄉里短長訟者受賂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間始

知有條制焉。其後司其事，慢連上下，具有實跡。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內不自安，欲因以危中。公使其屬以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妄人言公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天子為遣官數人往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罪罷。而公名拜僉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拔都之子也。故事，侍宴別為冠衣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因得數宴。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逃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為盜，其以百目許自歸，有不至者，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

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僦居於上者命買宅以賜
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因上疏極言天人
之際災異之故其目則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
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憲法 祖宗者
是時中書大臣有以朱青張瑄之行賄也事敗貶湖
廣關節近侍求復相位而江浙省誣公者亦在中
書公劾之不報馳駟面疏論之并及近侍之熒惑
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陝西不赴
武宗皇帝時

仁宗皇帝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

復遷詹事辭不就尚書省三濫殺無辜輕革錢幣
中外洵洵中執法又闕人正方圖任

仁宗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瑄可苟不稱我任其
責上即日召拜中丞居月餘上不豫三寶奴矯詔

赦天下常赦之所必不赦者未幾上崩

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諸
上雖得不死猶杖之

仁宗將即位廷臣用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

法駕已陳矣公獨奏其不可臺長止之曰議已定

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哉且大位

太祖世祖之位隆福太后之宮也舍大明弗御天子果即何位乎上悟移仗大明遂即位賜只孫衣二十襲上金五十兩使自爲帶受衣而辭金不允制帶以賜之上命道士劉志清以其法爲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辨道士無死罪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欲自壞其綱乎

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殺無罪臣請先死上即不殺六道士

覓得衣以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
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名謂之曰朕欲
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以御巾拭面額
納諸公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
毋失皇慶元年八月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舊制
中州軍士鎮江南者踰嶺以戍率二年而代遭犯
瘴癘十無一還公曰是徒寘之死地耳奏請屯置
近邊其嶺表要害因其土人以戍不幸前死者官
給槨傳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失烈門請以洪城
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書宥府衆恐懼

承命公曰徽政有左右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欲
此將何爲固不署事得寢而怨怒自此思害公矣
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
清中書之務專修宰相之職焉上從之著爲令教
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公曰伶人爲大宗伯何
以示後世上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
皇太后以中書左丞相鐵木迭兒爲太師萬戶別
薛參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上道德鐵木迭兒
非其人萬戶無功不得爲外執政上深許公言而
東朝之怒滋矣矣列門等謀所以去公中書者間

車駕時巡既變居庸

皇太后宮幄在龍虎臺遣使召公宮門下以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劄甚興歸京城明日遂出國門賢人士大夫祖餞感歎以爲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斯事也所謂質諸天地鬼神而無愧者歟公子景元蒙上眷遇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革告遽歸上驚曰卿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泣血不敢言上不懌遣參議中書省事換住往賜之酒遂拜爲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夫人憂廬墓三年寢苦啜粥病腫濕或勸之食向不聽

日於其間累土墳次如臺者三延祐七年正月
上憶公生日輟上尊解御衣以賜之蓋

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為而竟奪其志悲夫
至治二年

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
畀卿以政公辭歸遣近臣設醴候諸館東平王拜
住時為相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
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為集賢大學士先是鐵
木迭兒復為丞相以私讎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
朵而只上都畱守賀伯顏皆籍沒其家大小之臣

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勅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
以大學士當議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得
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冤死非致沴之
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情意猶可昭白母使朝
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時所
佩符及歷臺省每除必讓還曰此軍符也非他官
所得佩請上之典瑞自大德來凡三上三不允至
是以聞又不允而公固請竟納之侍宴萬壽山又
特有玉帶之賜三年秋御史大夫鐵山等自上都
未夜扣國北門逕入中書稱遽矯制奪執符印莫

其端久之稍有知上暴崩于南坡若公還顧無
人與共事而魏王徹徹禿以親王監省公密撼之
王有感動意因曰我世為國忠臣不敢變死事已
若此大統當在晉邸我有密書陳誅逆定亂之宜
非王莫敢致王曰公誠忠萬一事泄得無危乎公
曰事成王之功事敗吾家皆齏粉萬死不敢以言
累王於是王遣人達其書

今上皇帝即位于龍居河躬行天誅罪人以次就
戮及大駕至統幕公迎謁上顧問曰此張平章耶
密書之來良合朕意公拜曰陛下入承宗社大義

昭明皆睿斷也區區之忠何及於事上曰以日計
之卿言不緩自探佩囊出片紙付翰林承旨閣撤
伯曰此當書之史賦其紙則公密書也方尚食既
嘗悉輟以賜公峻南者鐵木迭兒之子宮治書侍
御史南坡之夕穀弓矢露刃以佐鐵失而獨後誅
有司奏當流之報許公入見曰法強盜不分首從
死峻南之逆豈止強盜之從乎發冢傷屍者亦死
峻南親斫丞相拜住臂豈止傷屍乎逆賊無君父
是無天日也豈有無天日之地而苟容其生乎遂
伏誅

仁廟范金爲主盜竊之時參知政事馬刺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公曰以參知政事遷左丞姑曰序進而太常奉宗柝不謹當待罪而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遂格其命時有勇暴者廁名元從中怙恃恩私肆爲不法有醫婦飾而過市六七人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捕得強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乘傳出使擊尉去破械縱賊有司莫得而詰告諸省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生矣力命捕之皆得諸權要之家會赦得解有售珠於內府枚論之一小者有直萬緡公曰萬緡中人幾家之產

會其珠凡幾萬乎且戰國小君猶以得賢勝照乘
曾彼識之不若乎又手疏極論法度寬弛紀綱日
壞汙穢賊虐恬不爲忤逆順不明於人心禍亂之
鑒不遠惟聖明奮其乾剛以振德之則仁厚之澤
無偏黨矣不報而公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
常見免拜跪賜上車得乘至殿門下上肇開經筵
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故命左丞相與公領
之公進翰林學士吳澂等以備顧問每進讀公懇
懇爲上敷說皆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謀術數之涉
焉自是辭位甚力上委曲勉畱而後許然猶封蔡

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庶幾其少留也秦定二年五月公得旨暫歸天下之功成名遂而身退者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公期以必見公力疾而謁曰卿來時民間何如公曰臣老寡賓客不足遠知真定保定阿閭臣鄉里也民飢甚朝廷幸出金粟賑之而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勅有司畢贍之如公意又一再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國公經筵如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祠多高潔可以頤神已疾卿擇而處之駕至上都上顧謂

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老人恐之侍養宜以時還家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歸矣少間長衣幅巾逍遙泉石之間與山僧野老分席以相愉悅上稍聞之以公爲愈矣起公商議中書事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事六朝矣一息未盡其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強閱數月又病上遣太醫視之久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公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會之凡爲定者三百餘悉還送官上閱傷其意畱其俸度諸府俄而公薨公資本高明又輔以

學力積世勲崇期世其家以經濟自任臨事決議
侃侃正色勇於敢言干挫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
為小變而氣益昌雖貴侍臨之姦黠侮之公一以
誠慤自處久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矣究而論之
蓋古所謂杜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強命中嘗從
大師出林薄有虎在焉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
虎虎人立矢洞其喉一軍謹肅及學書腕力尤健
端重嚴勁無慚筆諫之臣讀書不尚章句務求內
墮外王之道既而稍進方外之士以悅生佚老焉
公初娶揚氏繼室烏氏又娶鄭氏並封趙國夫人

皆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
路管軍上萬戶佩虎符鎮云昌曰景武者公長子
也次景魯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
哲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
資政大夫河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景德未仕卒
景誠文林郎內政司正女五人長適朝列大夫太
常禮儀院判官董守憲次適中順大夫祕書監丞
趙伯忽次繼室董守憲次未行次適武德將軍保
定翼管軍上千戶忽都帖木兒孫男十一人長曰
旭宿衛次曰昌明咸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

佩金虎符曰昆曰昆曰昭曰晟曰曜曰旺餘皆幼
孫女六人銘曰

維蔡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訖金是用啓封公子公
孫游揚世武追三矣矣曰淮曰汝顧瞻先履頌頌
有城孰不胙土我于其生於皇建官略用漢制將
軍司馬丞相御史三府相望總督國成人登其一
已極顯榮我以世將典司風紀既貳宥密又使宅
揆公曰噫嘻我曷致茲于公先王究忠百爲人曰
嘒哉德則惟世智周慮淵乃克有濟 世皇作之
成宗渥之穆穆武仁心焉度之大車既載于行而提

孰謂得君衆忤構厄旣遂旣藏侃侃六剛先帝遺
直以錫嗣皇有猷有爲有言有烈相時儉主睢盱
震懼大駕之來法官旣清出納咨諫屬于老成人
亦莫間政亦莫適迤其退經積誠恩格白髮蒼顏
安車以朝佇瞻威儀德音孔昭公雖言歸公鄉近
止公疾遄已公來覲止公今不來天子永懷一鑑
之亡四國之哀勲在王室德施孫子著銘玄堂作
者太史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四

墓誌

嶺北行省郎中蘇公墓誌銘

虞集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
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于京師七日
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
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
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爲萬里
北邊親王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爲其省丞
相更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

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畊植比於土著羊
牛馬駝之畜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
塞蒙被涵照咸安樂富庶忘戰閉轉徙之苦久矣
丙辰之冬關中猝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者不
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竝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
餘車庖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乞食或
相食或枕藉以死日未身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
率惟怯傾辭不慮往獨蘇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
避事即安時耶既至曰事孰急於賑飢者明日告
其長曰幙府謹治文書數實錢穀知六兩遇市爭繼又無

甚費失上下因爲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
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
人人三斗幼小六之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
民與軍皆君之赤子賑民飢將乏軍興謹儲之則
坐視飢者之死不得已飢者急在旦暮已擅發願
急募富商大家先致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
購實邊勿惜一日之費爲經久慮幸甚中書省以
聞天子爲遣使護視賑飢且下令曰有能致粟
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百
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皆即給直買運踵

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爲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
鉗制以相承吏守之不改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汎
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
對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樽節
謹惜非爲己私王幸察亦無以爲罪皇子安王是
之褒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徒行予名馬公受而
傾橐償其賈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
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
五人當坐省府論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
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設當坐猶當用

詔書審覆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
其事中書省刑部議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
公明決有爭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
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旣治事日簡
乃即孔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
至夜乃休孔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
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
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
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
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

爲真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旣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爲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言寃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所事令無敢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誘劫持

合其徒數萬凌轢州縣爲姦利不法者能爲明其
註誤者出之田廬資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
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閱二歲五徃返京
師以具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
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
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尚書省
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省辟公獨不赴泊
然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鞫其銓選不法者黜奪
必以理爲檢校官得工戶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收
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

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宰欲殺盜內府
金而獄未具者能黜主盜吏之使盜引良民者能
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辯庶
弟之誣其兄而奪其官者總計之益未嘗一日苟
廢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
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
工作計最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牘無以
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士公卿
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為政
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才智操略志在用

世之士不繇是無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趨急風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爲訾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以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咲不妄交爲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闔門不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素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奉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樂城人再徙真定曾祖元老祖誠考祭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

妣吳氏贈真定縣君娶劉氏封真定縣君黑軍萬
戶義之孫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五人四人夫其
一天爵也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
治公喪以禮女三人適勸農司使官天禎次適真
定醫學錄張蒙次適承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
道封恭人孫男昌文於是公之年才六十耳雖久
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沒君子惜之

銘曰

有肅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群
公好善已出孰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

而昌蹇蹇舒舒何行弗戚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
篤自信中以終始五掾大府位卑志行四命于朝
弥光以亨頡頏和城興王攸理控制朔易何千萬
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尚莫徃來矧周其情御史
有簡從執以書孰害其人擬義扶除 天子德音元
戎徃布曰尔從我弓馬錫予再歷其方有法有恩
其人識知掾語孔文和安易撓我際其會以哺以
繒幕府維寂邊人方懷公不少畱見用駸駸而疾
不瘳炎炎弗趨寂寂弗變當爲而爲當辯斯辯退
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

庶其在此有書滿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久蹟
之豈惟官成勗公之為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
以傳在此幽宮

熊先生墓誌銘

虞集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為豫章望族祖
炳父希曾以宋淳祐丙午年生先生先生以咸寧
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授從事郎寶慶府僉書
官聽公事未上而宋亡

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
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雷公夢炎固已

內相尚書而王君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時來鎮豫章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狃儒者倚以爲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爲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

於孺子宅東北加葺焉從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
儼然立爲學官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
論經義無虛日間以政事爲問先生愀然曰郡學
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
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
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
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者以
其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之有用於世者
而終不敢以事溷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
王公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叅政徐公琰李

公世安郎中馬公昫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爲
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州廬陵爲郡在東南儒
學之士爲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
先生連爲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
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
焉故其爲教有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既歸有司
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州判官致仕
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
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弦雅瑟而聞
歌以爲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

容先生懇懇爲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
授多爲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
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
不知其說以不稱明詔爲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
先生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
爲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吾門不可而後舉江
南三行省皆卑辭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
爲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
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周官不與
設科治戴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以爲言後得聞

尚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
英宗皇帝始採用古禮親御衮冕祀太廟奮然制
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以
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颺言於朝以先生
爲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
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
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
之事關於世教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
不精究焉先生娶京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孫
男曰昶昇昉棣生頊生富以是年十二月望日塋

先生於豫章城南石馬之阡太古與其門人今陝
西行省左丞廉惇前進士余貞曾翰等使以書來
京師求銘集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
年生交誼甚重集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
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瑟賦二篇
命集書之蓋有所屬集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
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歿緩乎故爲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生脩
能興遭宋止抱器求歌熬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
金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疏越朱弦我則不聞欲

知先生視茲刻文

牟先生墓誌銘

虞集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
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
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
大理少卿獻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
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
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
數千言作為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
宗為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交

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
公漢尚書劉公克壯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
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
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
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擬衆口和附因欲
致先生乃好謂馬永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今
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
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
急之狀考官異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
或惜之先生曰昔一古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

洪雅尉今固當尔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為屬吏
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止矣故相雷公夢炎事
世祖皇帝為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
可得也先生不荅雷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
教授漂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
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
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持語終日而先生之史
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二時已退不任事
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
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
大理公拜床

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爲禁而先生以元子侍左
右見者感服一以爲師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
不能盡傳行于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
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
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
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
聞然也其爲文沛然若河江之決不極所至不止
時人以爲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爲學也先生筆
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所愧苟非義不受
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矜行厲爲容談笑傾倒援引

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二世矣而風致猶故鄉故
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爲人
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先
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
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達必
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二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
程出也女四人長適蘄州路儒學教授眉山陳環
次適建寧路總管府知事河南雲謙次有疾不嫁
次適安吉殷天錫孫女四人先生卒於泰定甲子
三月享年七十有八以是年五月乙酉塋于湖州

烏程縣三碑鄉宛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
之卒一年集始造先太文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爲
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
來告曰子之言可信于世蓋及我時爲我著小傳
集奉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
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某縣尹晉輔以先
生之子勝書來請銘曰先生之志云尔集惟家世
仁壽與先生同鄉皇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文
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託之以言是有以處集矣
其敢以固陋辭雖心然僅能書所得而不知先生者

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後之君子信其所
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爲銘曰

學孰爲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掇拾偏駁欺世之
忤文孰爲雄江漢之東浩浩不窮補苴彌縫嘻嘻
粗工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
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故贈瑞安知州王公墓誌銘

虞集

昔我

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

宮時賢能材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
故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復初發揚蹈厲藐視秦漢

書翰則有故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子昂精審流麗
度越魏晉前集賢侍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
家高材游藝筆墨偏妙山水尤被眷遇蓋上於繪
事天縱神識是以一時名藝莫不見知而永嘉王
振鵬其一人也振鵬之學妙在界畫運筆和墨毫
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負平直曲盡其體
而神氣飛動不爲法拘弇爲大明宮圖以獻世稱
爲絕延祐中得官稍遷祕書監典簿得一編觀古
圖書真識更進蓋仁宗赤心也累官數遷遂佩金
符拜千戶總海運於常熟江陰之間焉泰定四年

夏部饒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鵬官七品既蒙恩
贈先父曰從仕郎樂清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
又蒙恩贈先父母如振鵬之秩此皆

仁宗皇帝之遺恩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
也不有以表著之是振鵬忽於君親無以昭示於
子孫族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勒諸石焉余感其
言故序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云王氏始自會稽
遷永嘉宋紹興間其先世以武事得官爲保義郎
數傳爲自強生挺挺好佛學生由字在之至元廿
五年卒時年三十五今贈奉訓大夫瑞安知州飛

騎尉追封永嘉縣男配張氏追封永嘉縣君振鵬
其子也振鵬之兄龍孫爲浮屠名善集銘曰
偉哉王公即家開封繫子之功功繇名藝

仁宗之世積拜寵異先朝文興孰究孰承慨茲其徵

周母李氏墓誌銘

虞集

鄱陽周暉與其弟明之游京師也其族父某賢司
直應極實致之得爲國子生時制書始命有司將
以科舉取士而貴游不治進士業獨暉兄弟出筮
中所習程文數十篇示人皆驚喜取讀或就問
焉未幾遠方獻異獸曰麒麟暉作賦千百言上之

中書省丞相大悅以屬參知政事察罕使命以官
是時陳策進書獻歌頌者常數十人無所遇獨瞻
見知時宰人人羨道暇矣一夕暇感異夢旦而治
歸明曰兄姑留幸有以榮吾親明代兄歸矣明至
家其母果病見明問知其兄弟在京師事爲之喜
而起後六日廼卒皇慶元年七月十九日也暇聞
訃且行亟來請曰嗚呼痛哉未有以爲榮而爲感
若此惟先生辱爲之銘用慰其地下而已予竊感
而悲之爲次第其語云暇母李氏諱清世居邑之
沙堤其曾祖松善爲生以資顯祖時榮父天驥以

文學名適周樸儒家也昔者周氏以明經取高科者歲相望樸弱冠受尚書有能聲及得內助事親理家益如志常遣暉明從師而無牽於愛暉故能以卒業聞子三人暉明其幼祿女二人其壻程益徐璋斛田里之斗橫山其施處也銘曰

有肅兮閨門子森森兮孔文按有饌兮醴有尊不
少延兮誰怨樂茲丘兮物護

為美縣尹王君墓誌銘

李源道

君諱惠字澤民姓王氏世居中慶之晉寧後徙滇
邊為滇人曾祖考諱世襲氏有土嘗領布慶考諱

連龍職天兵南指以其衆內屬妣張氏君軀幹魁
偉識字書敏官事始為威楚屯田大使增糧萬石
第上其功至元廿五年雲南行中書省選主定遠
縣簿三十年遷武定路祿勸州判官大德元年調
霑益州判官招逃民一百五十四家三年調馬龍
州判官四年擢中慶路昆明縣尹階將仕佐郎用行
中書左丞劉公之薦也省檄慮囚多所平反在縣
大興水利安集流民為戶百五十有一五年遷同
知路南州事至大三年調同知永昌州事明年改
石平州判官階將仕郎曲靖戶田有隱金穀逋懸

省檄君往括治考覈虛實區別蠲徵人稱其平延
祐二年省議昆明縣再除為尹明年改宜良縣
尹階承事郎嵩明有獄五年疑不決御史屬君推
按得情免死者十餘人六年遷仁德府為美縣尹
兼勸農事修孔子廟以館來學時君年六十於滇
城營江頭別墅將請老不許省復委推事建昌麗
江諸道至治元年夏五月涉金沙江渡瀘水感瘴
疾殆輿歸二年秋七月一日疾革越五日遺訓子
孫忠孝喪禮一則古毋從僂俗語畢而逝年六十
有二越八日葬昆明音陀之西岡三娶皆張氏

男十人曰明沅江路撫軍憲潘磨曰昇仁德路
學教授曰慶習國言曰志原學生曰益監稅曰
曰海曰良曰讓曰某末任女四皆適右族孫男
千人既葬諸孤佯書乞銘其墓嗚呼滇南之壤
大矣自歸我職方氏六七年朝廷置省憲以墮
之官府章程文物品式幾與上國齒振古無以俸
也然其人如勞深塵落相倚為習曠懷喜爭尚有
禮義所不能蓋化者萬里走書為其先求不朽計
如王氏子者能幾人哉予嘗廉部徵南蓋悉其
人方以繼公為事乃不果辭銘之以為南人勸庶

幾有聞風而起者銘曰

維南有漢限却楚皇風遠被爲繼國生斯牧斯揚
乃職乎刻六州宰四邑民鴻勞止我爲息歎并有
寃我爲直天之報爾亦云極子孫兢兢孔嘉殖衰
母因俗古是式遺言四方可作則矧乃要荒阻重
譯西岡之麓卽藏室永垂厥聲有樂石

安定郡夫人王氏墓誌銘

馬祖常

夫人王氏故贈翰林直學士安定郡侯胡公諱某之
夫人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彝之學也
世爲浚都鄆陵人父諱貞伯始宅安陽見諱義由

地官屬出主襄陽穀城二縣清河夫人在父母家時雖
鍾愛於其親而食與衣常後於兄嫂及歸胡氏事
安定公持婦道終其身無懈容親紡績組紉之工
弗好世之侈靡華飾以儉以勤相安定公家政卒
能有成慈睦仁祥族姻茆之夫人有子二人長即
治書次規業儒山東憲府辟署書吏補典寶監令
史治書甫壯夫人謂安定公曰是兒資穎悟可令
蚤就學也遂求經師講先王禮樂詩書之義善屬
文未冠令譽日著起家為大都儒學錄大都四方
髦俊輻湊於是治書學益碩大名益光顯矣省臺

交薦于上歷監察御史右司都事左司員外郎工
部侍郎丁安定公艱吉服浹月即拜今官使者及
門致禮意敦請治書以侍夫人榮養爲辭夫人曰
兒來前吾有訓汝承吾志吾逮事舅姑汝先考及
我教汝胡氏之宗事其在汝乎今國家命汝爲臺
臣西南四省四憲之評議屬之汝其速行毋以我
養爲辭焉治書上事半月夫人訃至徒御不戒號
泣東出及安陽喪次銜哀具書告其友馬祖常曰
彝不孝先妣安定郡夫人以至順元年六月六日
卒將以七月三日附葬于先考安定郡侯之墓

杜愚爲之狀矣請吾友爲埋銘以刻之嗚呼人
之生有男女焉幸而爲男子或有所樹立於世則
不與百物俱盡幸而爲男子矣無所樹立使人惡
之惟恐其久生而何死之恤也夫人女子也爲女
而能賢爲婦而能孝爲母而能慈從其夫子有官
有封其所樹立殆過男子矣宜乎富貴壽考享厚
生之福也歟祖常與治書同學古文使爲銘義不
讓廼銘而授諸來者銘曰

在相安陽有貞慈母啓封湯沐賦安定畝煒其輝
光夫人象服柔嘉有儀百履于福少也稚弱玉節

閨房歸于夫家組紉含章教子俎豆不繫于遷弗
靡其全而人咸天詩書禮樂六藝之師起其施施
居其孜孜廼成治書懋官臺臣又成典寶克昌克
寅克昌克寅亦既多淑善後無疑譬彼種桂我稼
則穫且庠錢鑄洹泉出山紆流相西鬱鬱栢松蒼
蔚之儕允矣安定幽宮是域夫人祔之協其龜食
孫子爰殖我銘不泐

桂陽縣尹范君墓誌銘

揭傒斯

大德中勲臣楚國公之季子帥湖南有所愛掾廬
陵范君元亨其強敏之才廉正之節風動千里人

不畏帥而畏元亨時余在長沙數與之過而不敢
一詣門恐溷君也後二十七年會其從子匯于京
師則君沒十年矣乃錄其行請銘君諱元鎮字元
亨其先蜀人今居安福之清化里祖巖生二子皆
爲太學生季曰景材是爲君父君早孤母劉及其
兄元方教育之至元二十五年監察御史舉廉能
爲江西憲掾居五年去之京師辟徽政掾又辟大
司徒掾皆不就元貞初詔求能書金經者君在選
中經成補湖南掾秩滿授瑞州稅使改武岡錄事
攝綏寧令進郴州桂陽尹累階承事郎卒官君所

至當官而行無所阿避祿入不足則歸賣田宅以
給之徃徃初多忤而後反見知者其行事之尤著
者則在帥府有田千戶者死其子曰田芑芑幼弱其
弟田仁襲其官據其業而奴畜芑芑長愬于有司
數年不決事上帥府復多右田仁君抱牘方力爭
帥怒目左右捽君且下吏梁木壞幾壓帥帥乃止
田仁恐求援行省權相數日使逮君甚急且喻之
曰汝不用汝頭汝來汝愛汝頭勿來皆謂君徃必
死君竟徃極言田仁罪反覆無所顧不能屈乃與
芑在武岡民張氏欺胡氏寡弱占其產倪萬戶脅

張惠以罪取其田皆奪而歸之許文炳兄弟爭財
二十年不決召其兄弟涕泣而理喻之許乞罷歸
在綏寧王永明誣舒八殺人實藍姓殺之永明伏
辜諸峒饑疫大起死者過半下令寬征賦以卹之
諸峒嚮化在桂陽民白有盜其牛者蹤跡無所得
方疑所捕二猫噉牛耳鳴號于庭求猫主索之果
得牛立命償牛而正其罪且桂陽側陋供給與
大縣等民力彫耗一以寬濟之故其卒也民無遠
近皆縞素會哭哭盡哀猶不忍去前後被行省及
部使者檄詰責諸郡邑凡三百餘莫不稱允而不

及大用以沒悲夫君之卒實至治元年十月二十
有五日年六十四以明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墓
所居東北龍店之原初娶吳氏再娶劉無子以兄
之子肇開爲之子年六十一乃得子曰性傳女三
人長適大都路固安州儒學正劉蒙德次適徐經
遠次適蕭信之孫男三壽駿文豹天霓女一銘曰
此孳孳稱所施而止於斯彼魏魏兮

曾秀才墓誌銘

歐陽玄

秀才曾氏子一漢旣沒於江南其兄德元在京師
聞而哭之慟知其墓有時奉行述乞銘於歐陽玄

拜且泣曰人之生苟有德慧孰不願有辭於永世也第一漢實曾氏才子弟今不幸短命父兄不能續以長願得先進一言以傳庶幾猶未死也玄聞其言惻然乃序而銘之曾氏永豐顯親里大家一漢字明善本曾似翁第三子本父悼其兄之子似俞蚤夭無後以繼之大德十年丙午五月庚午朔生天曆三年庚午五月癸丑朏死是月戊午改至順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里之原一漢五歲讀書數千百言過目成誦少長無童心年十二三能文十五六頎然長以弁不尚浮靡不事貨殖篤志

道德性命之書能服行其言事父兄善交朋友信
遇宗族鄉里之長老恭未及壯有學行辭章廩廩
趣老成人初師里士劉福遠習舉業精熟尋執摯
臨川吳先生門受諸經說大稱穎悟年二十有五
病痰喘以死方疾未甚四月十日有厲風從西來
拔並舍大木似翁簪得未濟之巽心疑之不逾月
一漢乃不起妻劉氏子男一人萬奴財四月而孤
行述似翁所自作其文不勝哀有甚於德元言者
嗚呼爲父兄鮮有不愛其子弟者論才不才恩義
有不相掩者一漢死父兄若失希世重寶不能自

存嗚呼一漢貞佳于弟矣乎銘曰
麟之不角麕不如殞匣之不翰鷲不如嬖奪其有
據無與之爲瘡墮其垂成無生之爲寧坎而深樹
而慘無重傷其父兄之心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五

墓碣

國子司業滕君墓碣銘

姚燾

觀漢諸碑凡門生爲師作者其文多稱在三之義
蓋本藥恭子民生於二父生師教君食惟其所在
爲言又列郡邑姓名字官人出幾何錢於碑陰多
至百人或倍之令人每興今無古者篤於其師之
慨至大已酉燾長翰林之明年國史院編修官東
平蔡汝淵狀其師國子司業滕君之行與門生許
質求表其所以君之再入成均橫經文席者嘗數



百人斲石所資一不借人出二子獨加異乎古豈
不於在三足拔浮俗斯時耶君諱安上字仲禮其
先自洛徙中山不可推采其世考府君某隱德委
吏斗食自捐生君八年而不祿妣李夫人撫君誨
曰而性質開朗記識兼人且金名士趙燦離孫不
可以貧廢學感聖善言師西巖君克自砥礪勤心
聖學暨其長也專聞行知如不足日私居自持衣
冠齊漱及出接物一誠以和郡無少長相謂不字
咸稱先生學稽其躬道行其家化及其鄉府臣歸
高薦名于朝勅教中山是府多士求親輝光馨歎

欲聞鼎鼎其來服縫掖者將半齊魯庭臣善其職
士有聞用以職民主禹城簿歷於爲監爲令與丞
刑或過中必揆以義馴馴上說不使黥涅妄加疑
盜廢棄永世仁譽旣章宣司所臨若縣與州事有
未竟必檄徃治裁中情法守令憚之出將入迎若
事大吏徵爲國了博士以其平昔自律爲先蚤作
晏休誨誘諄諄發蒙疏疑立懦剋剛各因其才矯
拂於善黨坐羣行齒而序之其極弗率有黜與扑
成均作則井然有條即升監丞再丞太常

世祖賓天成宗繼序圓丘請謚太室升祔凡厥禮

文酌古損今皆所訂稽元貞之元拜監察御史京
師地震上疏曰君失其道責見於天其咎在內庭
竊干外政小人顯厠君子名實混淆刑賞僭差陽
爲陰乘致靜者動宜兢兢祇畏側身修行反昔所
爲以盡弭之之道其說累數十百言反覆深切有
司不敢以聞君則曰吾不得於言者遂委印去反
關其家著書自怡尋起爲國子司業時已疾矣顧
言其子治喪無用二氏以其年乙未夏六月廿有
五日卒年五十四葬府城東南崔丘里爲文一本
理義辭旨暢達不爲險譎非有裨世教者不言有

東菴類藁十五卷故江西廉訪使趙秉政板之行
世矣又有易解洗心管見藏之家亦多乎哉其不
年者世同哀之而文淵猶以不侍經筵職絲綸謀
廟堂爲憾嗚呼夫旣師成均官奉常歷臺諫而又
有德有言足矣奚必兼彼數者始爲至耶夫人李
氏貞順柔嘉姻里範焉後君八年卒子翊去尉東
明自致終喪亦足彰君刑家之自今尉元氏兄羽
有文行蚤世銘曰

孰不曰士于學始志迄用有成千百一二允矣滕
君敏脩篤行鐘鼓衡門益大其聲勅起布衣于定

敦教祁祁縫掖來則來效再主禹城簿領勾稽不
枉刑墨仁聞日躋滿秩而招入爲胄監由博而丞
俊髦是範轉而奉常禮文斯綱或革而因酌於尼
章遷拜御史爲帝耳目言貞塞求龍鱗逆觸一不
見入納履而行反關立言行後是程方徵司業年
過知命遽啓手足理也莫竟短者已而其長斯存
何以貞之石有誄言

河南道勸農副使白公墓碣銘 姚燾

彥隆始由太原徒行至河內致其父書魯齋先生
願游其門未有介也乃因吾友翰林侍讀高凝得

操几杖主凝家二年而歸侍其親而先生亦召北
矣尋由避宅左揆以集賢館大學士祭酒國學祭
賈胄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以故王梓自汴
韓思永蘇郁自大名耶律有尚自東平孫安與凝
燧燉自河內劉季倫呂端善劉安中自秦獨公自
太原十二人者皆驛致館下三年吾儕或病告官
去而先生亦浩乎其歸乃奏有尚與公從仕郎國
子助教昔者賈胄友也一旦能橫經下心事之為
師屬非其道聳是曹不可得其馴然北面俄侍
裕廟東宮公為講鄭伯克段于鄆已講而出

裕廟語人曰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以國史院編
修從仕郎仍助教擢奉訓大夫監察御史發阿合
馬賊國諸不法彼顧誣公糾摘非實捕送刑部獄
引隣婦有色者教誣公嘗竊徃來怒隣婦力明其
無有鞠之墮孕而事始白又糾鷹師西京宣慰使
倒刺沙以已憾殺其幕僚凡是皆庸懦縮首危者
而峻風節者咸偉之出僉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
司事燧亦爲其道副故得詳西土所爲其按歷皆
分險僻荒寒諸州南而褒鳳金洋北而綏麟葭丹
塗經龍門西河絕崖尚可去水百尺止通一騎必

遣導者先之有來騎使駐之寬所卒至則兩不可
班視燒棧猶車衢也如是之地皆周焉制度卒有
反者不即覺捕惟罪社長監郡與憲司麟州人告
陰濟民乘馬疾馳其識仇也問曰所懷何書濟民
給以反書仇上變延安延安移文吾憲公又請往
治之所牽連二百許人繼燭治之再旬是州小僻
無紙至覆舊案以書適近侍臣括馬其州館鄰墻
也聞獄吏呵問終曉得公姓名歎曰世有克勉其
職如斯人者使人勞苦之曰吾見陛下當首聞公
竟白濟民無佗特杖其給仇非宜言者公位憲諸

君下會王相府伯不花右丞戴臣子開省京兆特
異禮公其按臨諸司皆拱聽者改僉河南河北提
刑按察司事臺檄檢覈中興鈔庫中興故李夏都
隸隴右河西道憲令竟事始聽東任公又走沙莽
徃復近萬里半歲而歸與其副程思廉發數縣民
完堤以捍河水罷當暑賦民牛車轉粟入淇又改
僉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事趣裝其考已疾行
至衛而卒公與兄楹即藏衛西輝之蘇門周卜村
南原而其妣亦疾乃朝夕哀死事生即教授于輝
明年燧召直翰林感其毀瘁骨見衣表弔哭之予

其徒數十人拜庭進退朋讓賓敬之道囂囂然
生成法也為嘆曰嗚呼燧亦先生弟子者何嘗
以善及人如是明年燧疾滿告歸鄧而故司農
侯爵託語彥隆或河南北農副制下必墨縑以出
世議隘薄自便非時燧傭車過衛不可畱不得身
見為書語其然聞方督課有績其妣亦卒附其考
墓竟以是謝所事以至元己丑秋八月三日年四
十六卒苦廬嗚呼學可以範世行可以礪俗而已
是哉夫人賈也以燧平昔善公錄河南北道勸農
副使苟宗道埋辭求銘神道每一讀之一投淚擲

筆數年終不能叙其事去冬以史事又召入翰林
過輝夫人祈世母夫人爲言持幣泣請且使其子
覃馬與游其門者庭拜燧還其幣曰吾無荅吾亡
友者以是佐刻石須嗚呼非公仁義行家能使婦
人如是切切惟恐沒其夫子一善可曰賢已公諱
棟考天祿雖官而不顯居頤樂堂號頤樂先生唐
白居易家狀云白姓家太原者楚熊君孫勝白公
見殺於楚其子奔秦孫乙丙與裔孫起爲秦將封
武安君賜死杜郵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太原公
豈其苗裔耶銘曰

聞古五十年不稱夭公是不盈天道未曉學不篤
耶得譽先師道不行耶

裕廟嘗知職不舉耶三憲著效力不本耶耕播之
教況冠獬角敢言人難彈射柄臣聽者毛寒猶枚
其外未及其內視親于喪觀婦于介靡一匪善靡
一可涼非我友私月旦章章嗚呼向公耳孫猶令
其貫古松歲遠滋勁士不盛位而盛吾賢盛位者
衰盛賢日延有方其趺有刻其首碣石阡隅千祀
無朽

河內李氏先德碣銘

姚燧

至大庚戌鄒王府長史兼經歷典食司與所部人
區都府官李惟恭持其鄉士席雲漢狀其祖潤文
主使懷之利用庫日民調商征之入吏祿公須之
出不遺於受不僭於發如他人侵蠹以溢其家負
而責償罪沒產者皆無之與交人以誠御下以寬
禮賢樂善者求表其阡燧曰管庫之官則古委吏
亦下士也所可筆者豈專由孫貴耶蓋鄒王之考
初尚主

世祖再尚主 太宗自稱晉王克用表曰孫為置守
數十戶於鴈門禁民樵牧由分地在高唐即是

進爵爲王世居靜安黑水之陽爲廟以祠孔子元
貞始年表賀聖節獨書漢字庶其尊禮斯文者惟
恭今臣其子觀其所事者賢若不可辭矧有大此
者懷之爲州

憲宗大封同姓初國

世祖于秦以戶寡益封之至元之末以封其孫

順宗旣之國未至疾返成廟賜名懷寧以王

今聖時方撫軍于北

皇太后儲皇往居者二年則懷爲三聖龍潛之地
傳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爲下士是邦者當宜

何哉則君善職管庫者有不必言矣卒以大德乙
巳三月十有八日年六十七垂絕猶念惟恭不置
曰吾平昔鍾愛是孫今遠宦數千里不及聞吾願
言可憾也哉妣王後二年亦卒一子從鼎從信孫
則惟恭其長初由王府郎中羅忠國使懷聞其好
學慤有立志遂與偕北即壻其家進之於王王甚
禮之言無不從事必見咨妻卒賜楮緡二千五百
為娶元氏子季惟寅銘曰

荀卿子言臂非長升高而招所見彭斯若可用為
君方惟懷為州河之陽實為三聖淵龍鄉其間下

士雖守藏或小大國君卿當其貴可參攀鱗翔況
復有孫翼賢王遠塞而近孔子堂仕優學以能自
彊何畏潛德無輝光

故提刑趙公夫人楊君新阡碣銘 姚燧

維蔚州蜚狐趙氏系不可遠本繇今江西湖東道
肅政廉訪使秉政而立推得二世祖崑金帥府評
事卒塋其鄉二子瑋瑁瑋將萬夫戍蜚狐後遷刺
蠡州雷瑁在鄉守舍天馬南牧度形勢不支倡縣
民以城下之從太師國王徇地至蠡其刺猶城守
礮殺王悍將蕭文夫王恚欲阮城公請以身贖母

兄死王哀之併全蠡民以戰績每最進冀州元帥
虎符復推與其兄廷議多其悌讓改公冀州軍民
總管別錫虎符入覲受知 睿宗承制監易州番
遷行省中都金平監中山府當 憲廟世
世祖方淵龍收召闡導之臣求治道之宜今者置
經略司于河之南宣撫司從宜府于陝之西行部
于秦都漕于衛東西二千里道不拾遺而邢則今
中書右丞相之祖封國政弛民散最號弗治求潛
藩制官惟歲入其貢賦為置安撫司後邢易為順
德升州為府乃以近故太師廣平王從祖脫兀安

與公爲斷事官位安撫上公年盛強俾與開國勳
臣苗胄爲友則潛藩期任公者已不小矣

世祖踐極制監真定路位總管上俄遷順天路宣
慰使肇置四道提刑按察司以公使燕南河北轉
使河北河南累章請老不可年七十九始聽歸卒
年八十三以監中山有田朱固鄉不返墓飛狐即
塋是鄉堯封原亦昭時崇顯壽考人也夫人既同
享有其樂公當不恙亦以官植業順德盡析秉政
夫人從養及子貴食其祿以終年八十二不及公
才一年何壽考萃是一門哉因惟女子子天父天

夫者也父不能必子之貴能之者夫子焉耳而難其全今之儲才將相係望海內者每在乎風紀之官夫人以提刑使之妻而母廉訪使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彼奕葉襲芳不隕世德夫人之功亦鮮儷哉古邦君之妻邦人曰小君禮士喪妾不得匹其夫必曰君妻曰女君後世封羊祜妻爲萬歲鄉君則令甲郡縣君之原可爲今不敢氏夫人而君君之凡其不反葬中山即別塋順德李馬村若不同穴記稱合葬非古也因求之吾家雋州都督文獻公開元宰相考也葬陝之峽石百官咸會焉

及妣夫人劉卒則葬萬安山萬安嵩高西趾去峽石二百里耳以唐相之貴月入俸錢三千緡有力不足於至哉則不合祔者亦從古也今秉政斯兆未必始亦由此燧以其於古有徵爲發之夫人生三男二女男秉政秉彛秉袁女適焦簡周某孫男女九人秉政又曰吾他日亦域是嘗聞諸師古人不諱死惟不趨取死之途今之人鼎鼎焉惟死途之趨得苦諱死亦惑哉如師之言則秉政不徇流俗語身後事於其生亦庶幾古達者也銘曰襄國所直趙高魏北其西太行冀方四塞求田惟

良宜莫如襄衍沃平平千里其疆生家其間沒即
斯瘞矣取日者風水為泥孰陪平原如阜而尊左
之右之昭婦穆孫夫厚其門既壽既祉流澤淵淵
未艾來只世生顯人如夫如子

故金甄官署令魏府君墓碣銘 姚燧

燧還吳中過廣陵日今嘉議大夫行臺御史中丞
初請曰吾祖靖肅公顧言以吾曾祖甄官署令即
死所藏亂離失其處他日必虛為立先塋石載其
名無使吾先人魂遊傍徨無所於歸而一善之或
遺也子義為銘隨又遣其少子可亨挈舟廣陵五

千里追之襄陽不及返而及之鄂授其考所輯家
塾記曰掇是事銘嗚呼確哉遠而勞焉迺本之曰
魏氏繇唐相知古子林刺朔州子孫居桑乾桑乾
爲今弘之順聖遠有延恕者生中奉大夫守成中
奉生通奉大夫餘慶通奉生堯荅館酒使子貞堯
荅實生甄官署令君諱允元改德元字信之甄官
生進士特賜及第笏特賜生思廉即記家塾者思
廉生初初生翰林修撰必復可系者是九世其大
子金繇堯荅弟曾德大夫參知政事柱國鉅鹿郡
開國公子平相世宗致治隆平祖考中奉通奉再

世官皆以公貴贈覽峇及子隴右令景元甄官與
逸其諱一人再世官皆以公貴廢君始監順聖酒
改弘州酒使鄧州權使抽稅設防有方與宜平不
增歛姦無走匿額有贏籌民不苛之入副堂厨庫
又爲使改文繡上林兩署令同知易州入令裁縫
署改令甄官署以卒年六十三官止廣威將軍夫
人高氏七男笏琬瑜琦玠璠玉琦太中大夫行部
侍郎玠朝列大夫延安司獄璠翰林修撰今謚靖
肅公與特賜皆以明經進士官琬懷遠大將軍耀
州庫使瑜監豐利酒皆廢官玉進士未祿卒二女

一歸同知荊州節度使事

秦德美一歸其鄉右姓

孫氏君究心本富計田疇

第舍牛馬雜樹直可爲

錢千者五萬歲入粟爲石

者三萬歲抽五十一爲

七子求師取友須令節休

旬大集衣冠令枚誦所

業覈其進惰已則鴈序立

前侍飲前修聲輝耳目

漸涵化淪其心繇是成德

達才多萃其門章宗甚

嬖李妃夫人視妃母王姑

也數召通籍禁中不可

後從秋獵易州君方除道

橋諸水復召曰吾思與

若曩第語久矣終不能一

致今行之所在是而夫

子倅是便且時也無終見

避之深夫人以君出不

敢專行俾子瑜請之亦不可曰是家膏也親將汚
人人有爲不善者不畏取戾府縣惟憚君知兵興
下令急甚敢有舍奴婢亡命不告者辜及其鄰人
猶利其傭輕私役之覺則殺以滅迹或致大獄君
時鄉居聞有出入非常者召問得情嚴其錮防書
致其主歸之約示薄威以懲其再無殘其生終不
語其主以獲之誰舍所也比卒免家僮久故者民
之作詩與斯世訣沐浴冠衣揆日而逝君之孝友
天得非學其使堂厨以鉅鹿公子叔元未仕曰大
臣子故屯其膏澤不見及耶三求推所居官縣官

以故事無有不可又恤其無子以靖肅後之靖肅
又無子顧言後初則甄官子孫世世圖報鉅鹿者
何如也其家塾自序曰繇吾季曾鉅鹿輔政茲降
修仁潔義可謂曰父仕之達者列品而九不過中
中天畜爲報將待夫後之又耶最初之仕外僉提
刑司事爲副爲使入爲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侍
御史御史中丞三十年間風憲之官無不揚歷司
清議者猶大有期曰將不已是於今嗚呼自序君
其知子哉矧必復於靖肅公克世其官可大可久
與亨學行巖巖可述銘曰

反覆觀先民吁可哀積充報銜身期後來門令容
駟馬堂三槐必貴於天者如取懷惟中奉亦然祥
用獄至鉅鹿再傳旣鈞軸宮不私其子甄官承承
三遜其季叩莫謦又仁厥之祀修撰繩官以祀比
言祀則大以今修撰孫後者再小宗旣顛蕃大宗
賴藏偶失故所魂依依祀之從先墓來如歸膺膺
桑乾原終天地碣孰華其文太史燧

翰林修撰致仕董先生墓碣銘 元明善

揚州總管王君結余友也一駟過其家中山授余崔
助教詠狀曰此結師也奎公銘俾諸孤刻之墓神

道是不沒吾師矣余以義不得辭諸總管則取其
狀讀之曰先生姓董氏諱朴字太初隱居五十年
壽八十五以卒嘗為陝西道按察司檢法太史院
主事俱去之集賢院臣奏其賢特授翰林修撰承
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致仕先生之學
蓋明理為本篤行為要最其所至則文雅安恬者
也其教人也善因其才而究其器故千里間化之
學者不之字號曰龍岡先生先生朔州人曾大父
遷邢著戶版大父資祿妣韓父彥成妣李農馬先
生穎異過人學於樂舜咨劉道濟遂以儒顯娶張

生三子一女先先生卒二十七年長子慶雲次子
慶元慶隆女適張德祿孫男四曰壽寧祖寧叔寧
蘭寧孫女二曾孫男二曰長孫昶孫澤孫曾孫女
三先生卒之歲爲延祐丙辰月爲辛卯日爲乙亥
墓之日爲己丑其兆在唐山之陽云夫含光蘊秀
蹈高遵素惟潔身之上乃能行之惟有道之朝乃
能容之跡其臨蒞銘之也宜辭曰

龍岡之支淵淵以池種蓮于茲面我茅茨池水之
清比其風靈蓮花之馨配其德徽猗嗟後生于考
于評仰止斯銘千載而鳴

監察御史韓君墓銘

張養浩

君韓姓諱克昌字勵夫汴之太康人其上世遠不能系大父贊隱德不耀父椿官至淇水巡檢君甫冠以孝廉辟吏河南陝西二憲司尋登掾刑部歷臺若省論事据正不撓所至表表有聞後刑部缺主事衆咸屬或謂資淺執政曰用人耳遂授君其操履益確嘗有兄弟五人爲盜或論爲強於法皆死君閱其牘愀然曰弟從兄者也今若是不幾族乎乃議最幼弟減死上之省可其讞闔部嘆服其他指迷趣緩稽舊蔽新凡所當爲靡遺餘力時長

官有媚其顯者君曰上領其繁下任其繁此自通
制余何顯然以疾屢在告衆史軫其憊不煩以細
惟重辟則正是焉久之懼事壅職施舉浙西廉訪
司經歷丁某自代用是改承務郎太常大樂署令
甫上拜監察御史進儒林郎雖力疾就職未嘗辭
劇避難建言如皇子師友非人起居注不舉其職
覈徽政成按言國庠學規省官節財審令慎罰數
事皆剴切時務爲慮深遠未幾河東憲司有下劇
上者臺臣爲失風憲體奏君卽治以訊慨然趣行
或以疾止之君曰御史與散官不同吾心視常人

亦異況死生命定顧可以微恙使吾者不職罪耶
乃決意往回及半途病果劇以延祐元年八月二
十九日卒官于威州陘山驛春秋四十又三訃至
公卿大夫士無不悼惜娶董氏一子元善從仕郎
濟州判官君性端介峻儀宇讀書務措諸實用論
議踔厲臨政稜稜有風望外若自用而理所折衷
則舍已從人如弗及故不知者頗以爲狷余爲右
司都事時君掾省以嘗共事故知之爲深嗚呼惜
其年位不究而止乎此也雖然湛盧豪曹不必陸
剗象兕而後知其利肅霜要裹不必路極九有而

後知其良古人韞竒權異囿於小官而不獲伸者
何限遽曰其才已是可乎哉此余所以噐君之賢
而又軫其施不廣且悼夫大勲不及書也然有其
具而未盡其用則有非我所能必者庸何傷哉庸
何傷哉是爲銘

吏部員外郎鄭君墓碣銘

虞集

鄭君諱大中字義甫早學於鄉校稍長推擇補中
書戶部令史歷詹事掾史出官登仕郎納綿總管
府經歷

仁宗皇帝在東宮時嘗因事得見

仁宗偉其人目左右問其姓名是時

仁宗愛尚文學常不次擢拔材雋於衆人之中人亦率更名所居業以自傳會驟得顯用者甚衆而君略不少自衒鬻才得爲中書掾掌選調陞吏部主事以廉敏爲丞相器重而君丁內艱去國服闋除東平路推官終更又除嘉興路推官甫召爲吏部員外郎官奉政大夫且嚮用出調廣東官於江西歸至京師以疾卒秦定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五十五公材行過人視當世顯用者未見其遽相遠數寘省部要地皆不得久又常以文書爲

職業事無專制獨為推官時東平屬縣東阿誣民
為盜者獄具矣理出之壽張童子以杖為戲誤中
人死縣論以殺人之罪君持不可刑部是其議山
東大吏民多徙死檄君賑給者多全活嘉興浙大
郡獄尤夥君決遣之數月迺至無事憲府以其狀
薦之其治績可推見者如此娶何氏封真定縣君
三子重承事郎太常禮儀院太祝量野封未仕三女
皆幼重為國子生時與今史官蘇天爵為同舍而
集為博士故其墓君於真定之三家而亦也以天爵
所述狀來請銘按君之先世本契丹也其族石抹氏

後改從漢言曰蕭氏者是也有仕金爲謀克謀克者金人之言謂帥百夫則冠以謀克爲官名云貞祐南遷以其兵戍洛王大庚寅國朝兵至戰死其配楊氏亦以兵死而其子顯七歲矣爲千戶鄭公所得鄭異其資不凡以歸與妻霍夫人鞠育之千戶公竟無子而歿遂以爲子因姓鄭氏而母事霍夫人終身有恩禮是爲君之考以君貴贈奉政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真定縣子妣尹氏贈真定縣君而君又有兄大章中順大夫濟南萊蕪鐵冶提舉與君齊名而皆不究其用具書之俾後世知

鄭氏有以石抹氏改者自真定諱顯者始其銘曰
氏族之興氣禪體承似續祠丞烝匪信曷徵維鄭有
良吏維遼是自銜德懷誼不敢叙其紀爰著因始
俾永詒孫子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碣銘

虞集

東明李先生爲國子助教時集後至與先生爲同
官先生所居齋諸生多年長豪俊之士先生朝夕
授之經愷款有程方重純篤授業者知以質行爲
貴集少先生十餘歲嘗觀其不可及以自勵方是
時故平章政事高公昉故翰林學士元公明善皆

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姻二
公赫然用事于朝先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
私謁處士張子素好立竒行自表樹匏冠布衣刺
口言天下事常傲視一坐人亦少先生數歲先生
以鄉里待之甚勤至子素益加敬愛嘗從駕上都
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乏馬以
牛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誚
以爲不當靳長者而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
六年有傳其子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京師故
御史中丞張公養浩與元公皆以文學自任一見

驚異即列薦之于朝先生慨然曰斯文之事屬諸
吾兒可也至治末集自江南召還則先生已去世
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奉常復得爲同朝集見
其深靖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子焉好文來言
於集曰昔先君子之在朝也招撫府君之墓得姚
文公爲之銘鄆城府君之墓得閻文康公爲之銘
先君子歿而諸老盡矣同居成均者惟子在焉敢
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父子厚善
其敢辭按李氏世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
聚金亡徙大名之東明大帥阿朮魯版授軍民切

撫使生庭玉鄆城令先生其第三子也諱鳳字翔
卿幼嗜書沐浴不廢從鄉先生孫曼慶學詩久之
曼慶謂先生曰詩吾無以加子矣其爲義理之學
乎先生乃屏絕金末律賦舊習而究伊洛之遺書
寒暑不懈嘗鬻鬻未孰而臨卷有得不知金之焦
也初從太史氏測景陽城寓居嵩嶺間讀書三年
而後歸爲郡學錄鄆城病還東明遠近學者從之
常以百數稍遷廣平學正大德丙午始除國子助
教在官兩者餘有司以常格除臨朐主簿到官未
久即去之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終於家年六十有

四以好文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加贈奉議大夫
太常禮儀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東明縣子夫人王
氏故太醫使康懿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相
其夫教其子以有成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
就養京師安貧而篤於禮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
年七十有七子一人好文也女適王思柔孫三人
洙浚潞女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喪還東明將以
三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于黃頭里之先塋
先生雅好巖壑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積諸齋前
以爲山日對之吟諷先生著書甚多而不甚存藁

所存者有詩數百篇曰西林集西林者先生所居也銘曰

先生之容鬱乎山岳之蒼蒼先生之懷浩乎河海之泱泱用世不多斂而歸藏子以文興于先有光我表西林來者不忘

征行百戶劉君墓碣銘

馬祖常

趙郡蘇天爵述其外大父劉君行實乞銘於馬祖常曰先妣武功郡君昔安樂時念其父不忘懼其善不傳而名遂泯泯也嘗以語天爵迨先妣棄世外大父終不得銘天爵蒙慈母之教誨粗有樹立

於時圖所以繼親之志者天爵其可不勉祖常曰
孰無親乎孝於親之身者尚矣矧又能思廣其親
之志乎乃爲之序而銘之序曰劉君諱成字立甫
貌魁岸竒偉讀書涉大義不事章句歲壬子國家
初籍民田襄鄧間君與其兄俱在行中兄弟勤穡
事每代兄作勞田官稱之久之從伐襄陽先登授
百夫長嘗率數十騎略武當宋邏兵四合屢突圍
出皆不勝或欲降君殺馬爲食居數日不降宋人
疑其有誘各引去衆服其勇丞相伯顏將大軍渡
鄂州江命別將阿里海涯率萬戶張興祖軍分徇

湖廣地君復與其兄從破羅飛文才喻周隆黃必
達張虎諸軍薄靜江兄中瘴毒死君扶其柩而北
葬既襄事輒屏迹田野課僮種樹畜牧耕桑衣食
以自給於湖南遇兵得一儒生黎姓用金購之曰
此儒生不善力役歸我我將俾為弟子師果同歸
教諸子於鄉餘所全活者衆此儒生其一也享年
八十有四以延祐三年正月十又二日卒葬真定
平樂原先考萬戶府君考諱義起行伍元帥史
天倪辟署權黑軍萬戶會副將武仙殺元帥叛即
從元帥弟丞相天澤擊走仙轉戰兩河平金有功

妣夫人孟氏夫人董氏前君世六年卒子二人曰
寓曰海孫二人曰允中曰弘中女一人故中憲大
夫嶺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志道之夫人追
封武功郡君今奎章閣授經郎天爵之母也女孫
四人一適奉訓大夫萬盈倉使李恕一適張林一
適侯閼其一幼也世本歷城人金季山東河朔兵
興賊殺蹂躪醢其民獨真定城完君之考因占籍
焉而今爲真定人者自其考始郎中蘇志道年少
日君識其爲令器以女歸之後其甥天爵又以文
學進有官于朝孝而能成母之志俾其外氏之官

闕世次刻於金石者竟賴其力爲銘也無愧銘曰
振振劉姓考室真定擬身兜鍪而官弗崇雖則弗
崇勇也匪躬斬馬啖卒出金購士其謀則懿其惠
則侈其迪其啓以多孫子女實命婦副笄封君出
甥維彥日肆於文克表外氏績茲勞坊刻詩墓門
維以亢宗

監黃池稅務王君墓碣銘

馬祖常

王君元父既歿之十一年其子國史院編修官沂
茹哀請於馬祖常曰子與予同登進士第又同官
于朝先人生世以迄于卒其行誼無愧而終齟齬

以不合於時者子能知之其宜揭以傳後者子宜
爲文泝之述諸狀者子宜加詳焉按王氏出姬姓
周畢公高商孫董事晉更十世得列爲諸侯滅於
秦子孫徙雲中地今之弘州六世祖遼戶部侍郎
山甫始著於家謀子二人曰元節密州觀察判官
生詡金左司員外郎以文學稱蓋世閥遠矣曾祖
諱銳金尚書戶部員外郎祖諱國綱金監察御史
使河中詰總帥完顏仲德戰敗死節考諱振艱關
轉徙占籍真定力學底行起家至江南淞西道提
刑按察司經歷配丁氏有子三人長諱宗禮季諱

宗義皆早世仲即君諱某幼自知問學侍經歷君
居浚都爲士子經師尤長於詩詞試浚都文學掾
辟江東道宣慰司令史會使專恣他吏恐諛弗敢
仰視君每以義持之屬歲澇饑群無賴起績溪盜
斂相蔓民不輯寧宣慰司遣君覆視還請蠲徭發
廩以調甿隸盜遂息進將仕郎宣城縣簿縣比歲
供玉面狸四十畢罟不獲則轉購他邑糜貲毒民
君至請悉罷貢姦民有流逃田賦者歲取償里胥
吏備格不究君一正其籍乃建孔子廟築壇崇社
春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川有梁田有溝道

有寓望吏徒有畏而弗肆民知有政而趨功監司
郡守爭爲鼓譽江淞行省屬錄寧國太平二郡囚
又屬覈考江陰錢穀他州縣訟累歲不決者多以
屬君所試悉有能聲江陰盜有枉爲脅誅者吏黨
按之旣誣服已君反覆得其情爲具獄白行省事
上中書移刑部刑部允君議遭脅誅者得免死南
陵縣僧以貲雄持縣短長堰溪水溉私田霖潦水
溢則漂沒崩蕩邑人訴於縣吏懼莫能施行君詣
視毀之老幼至撫手拜慰且曰君出一鄉於魚鱉
矣未幾擢江浙行中書省掾曹無畱事適淞西廉

問官與君素同里少持氣不相下頗嫉君君又不
自詘以希合乃風旨豪梗羅織君以是坐誣免不
辨起除瑞州平準庫使不就改仁和鹽場司丞又
不就家居數歲又改除平江行用庫使州縣趣曰
君所與游盡一時知名大夫士咸燭君寃而君終
不自訟就使終不赴孰與君直乎忍是一往而無
變君素守以流於物將推歷君之迹當不誣矣寧
無爲君采於有司也君不獲已就官久之自免歸
階前資遷承事郎監黃池務稅以至治三年五月
十三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七以某年月日墓於

某州某里之原娶把氏潁州判官時之女男三人
澄沂洙女一人適浙東廣訪使侍其同朝之子通
孫男二遷善崇善孫女二人皆幼君甫冠即自立
勤苦爲文章履其身以莊儉亦未嘗過爲崖機其
官業行已之略一皆自信不妄計進取少顧時人
之所爲而亦以此稱之然亦以此嫉之至大間嘗
爲書言任人別邪正養民重守令法不可輕更令
不可輕出期少施於朝廷而書不果上執政聞君
名私使人致款欲官之錢監君知不足與共事立
謝去後果敗而君益畜其學以老不克用鉅公

人累薦君才宜理劇文學宜館職皆不報屏居錢
唐詩書尊俎詠詠息偃泊然無豪髮世俗慮撫育
諸孤子姓誠惡天至而急人之窮獎人之善汲汲
焉猶負宿諾而抱隱痛皆他人所難而君爲之不
知爲有德尤人之所難也其所著有政要書十二
篇陶詩注三卷詩一卷嗚呼天興之變國土厖裂
焚剽翦薙不百年而金之名家善士之子孫遺子
不數戶矣初御史君以直節死人惜其未能大用
於時夫固知經歷君之起王氏也經歷君位不配
其德以歿于今凡幾年而承事君又斥不用君子

悼曰不幸然孰知後世之將昌且久歟今沂以進士入官有古學方嚮於用而克濟其美於未艾豈其碩大光顯又將在茲歟是宜爲銘銘所以使後世爲善者不怠也銘曰
冕弗媒也玉有玦也
擯不用有子皙也彪炳而文立其嶽也載善於銘行安轍也

處士甄君墓碣銘

宋本

應奉翰林文字真定蘇天爵伯脩父持所著處士甄君行狀求銘其墓曰君鄉之先達諱昌祖字茂先師侍其先生軸交秋礪王公憚俾天爵狀以謁

銘子者其子恒志也銘曰

舜胄氏甄代遐邇君世有繫遠益略茂先昌祖字
諱錯無極徙恒遂地著曾祖公亮德潛爍祖讓事
金刺嵩洛考用致位民部幕妣劉繼王淑相若君
讀六經得大約母王滌瀧老致樂築亭訪山在負
郭木石真居隱操褌師軸友憚敬不謹言倍行過
期救藥經史傳集浩以博重屋下冊示尊閣修名
疇然日孔炤蜀憲聘孫以養却戊申月正體魄落
歲六十二瘞諸俗儼代之王賢以嬖胤恒補吏晉
臬擢女章變号死未灼子子克敏齒踰弱王侯不

事斯道卓幹母之蠱子職恪懿君學易協準夔顧
親小祿辭不諾惟古逸遺名不鏘賴士載辭傳嘉
啓抑本茲銘不已作誰之言者蘇天爵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五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六

墓表

錦峯王先生墓表

楊奐

先生姓王氏諱仲元字清卿家平陰廣道先生之
猶子明道先生之子世以儒道著一時名公鉅人
若党懷英趙渢皆師尊之先生舉進士有聲承安
五年四舉推恩資高雅清苦寡言咲無雜賓嘗知
阿干縣憲司以簡靜聞退食擁琴書不出正襟危
坐似與世相忘也遇會心者雖對談竟日未聞涉
貴游可喜事人信其爲古君子也而書名尤重小



楷介歐虞間用薦者名應奉翰林文字同進士入
玉堂自先生始改陝西東路轉運司鹽鐵判官適
書藍田山碑飲玉漿偶得疾死于官舍貞祐四年
也死之日家無餘貲窆葬城南鴈塔之陰隣永平
王尚書擴墓經兵寺宇廢盪荆棘埋沒迷所在後
三十八年尚書子元卿至審其在墓西十五步初
元卿許並負而東旣而恐親族零落無可歸甲寅
五月九日奉天楊奐感念平素會長安邳邦用揚
天德來獻臣同德張琚高唐趙安世浙津張徹燕
南毛居仁耿都陳艾雲中王攀鱗太華郭時中鄠

郊范文炳平陸負擇加以衣衾藏之故穴蓋有待也
卓行劉先生墓表

王惲

先生諱德淵字道濟襄國內丘人性癖直有操守
好學能自刻厲及游潯南王先生門思索辨惑等
說自是饜飫史學爲專門之業非禮義不妄言動
一介不取於人朋友死雖千里遠徒步必至覩前
賢竒蹟偉行擊節嘆賞而不能自已至推耕午以
饗實王殺乘馬而祭昭烈其或憫時之艱急人之
難切於己私而不置也始則人大以爲異既而疑
焉終廼歎服曰先生篤行直躬守死善道者也此

渡後赴戊戌試魁河北西路逮中統建元三府辟
其行能授翰林待制晚節知圓鑿方枘不能與時
匱匱乃以所得成就學者立言傳後著三爲書數
萬言其說爲天地立極爲生民立本爲聖賢立法
敷析溫公通鑑數百條扶翊章武俾承正統及見
考亭綱目書多所脗合沾沾而喜曰吾天地間可
謂不孤矣又通古文奇字士多傳習之凡經指授
者雖節目磔砢表表有所立或惜其獨善不顯諸
用然振衰善俗激厲後人多矣太保劉公左轄張
公以鄉曲義來周卹皆却之曰吾非踽踽涼涼闈

然媚於世者也至有以禮願交而弗之允者魯齋
許公每道邢必式閭致恭而去壬子秋予始見先
生於胙對榻學館夜半歛起撼予曰吾於漢丞相
亮論議際有所得惜不並時當有說云云至元壬
午予按部夷儀謁先生於天旼齋棲遲蓬華心融
一天自樂其樂英發之氣至老不衰先生近何述
曰適作四亮辨天府七星挽章予以張皇幽眇振
濯漢靈一何壯也臨訣握予手曰吾耄矣斯文未
喪子其自將旣而聞卧疾慮乏調養詢諸友生始
知先生有子樸早世女孫一適康氏子新婦女孫

皆不聽侍疾卒年七十有八時至元丙戌九月二十
十二日也葬順德之西丘里後十五年晚進王寧
合鄉國議來請曰先生學貫三才養素丘園行媿
於古人望高乎一世沒當易名用垂光範予謂寧
曰士風之不振也久矣安得高風古節如先生者
哉昔孟東野以詩鳴唐張籍私謚曰貞耀程伯淳
以道自任潞公揭之曰明道今板二例如以卓行
加之則名與行為顯允矣門生戶部尚書戎益礪
石表墓以圖不朽翰林學士汲郡王惲爲之表

孝子田君墓表

劉因

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與一物於其間其
爲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
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爲時
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
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
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
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失之實非有以貪夫生
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變處大節
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終
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夫百年之頃一身之微曾

何足爲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
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
生者也於此而全爲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
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爲
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間而其
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已者或時發焉則自
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爲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
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
也哉先人嘗手錄金源貞祐以來致死於其所天
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爲多而

予每覽之未嘗不始焉而慚惕若不自容中焉而
感激爲之泣下終則毛骨竦然若有所振鬣者故
爲之訪諸故老揆諸小說攷其姓里增補而詳記
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曰君焉
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
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下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殺
爲嬉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而君乃惻然欲代其
父死遂潛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俛而延頸
以待之卒舉斧未殺省閱君項腦中兩刀而死夜
及半幸復蘇後二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君已

以藝被選而行次安肅矣聞其父死謂人曰我嘗
逃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而得之負以涉河水傷
脛至血出發母冢下尸而塞之乃還而衆不之覺
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孝子者歟其子道章資高爽
喜讀書而遺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嘗爲詩文以美
之雅善予一日狀其父之孝行訪予於易水之上
且曰古者孝友雖庶人得書於史官而先人之孝
行若是生無一命之旌而死遂無一言之託以傳
不朽爲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於世今謀所以表
夫墓惟先生實哀之言已泣數行下嗚呼予尚忍

不銘君也哉君諱喜世爲保之清苑人其仕至佩
金符其壽四十三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彥妣
喬母兄嘉其所娶實望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爲韓
孝婦其壽八十六男女三道昭道章裴氏女寅孫
五溫良恭儉讓曾孫四元亞季德昌銘曰

嗚呼蹈斧鉞而致死猶淵冰之歸全其死者藪焉
此身之微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纍雖丘匪丘
者存有圓雖石匪石維文百世之下有旌古而勵
俗者必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其式之孰獨匪人
故宋兵部侍郎徐公墓表

徐琰

國朝自至元初元用兵襄漢以來驛書狎至日告
克捷既下襄陽渡大江所向風靡有城郭封疆之
任者若崩厥用恐後卒之混一區宇際天薄海罔
不臣妾是雖廟謨雄斷師武臣力之故而江南謀
國用世之士亦從是可知獨時時聞趙卯發死池
州李芾死潭州馬暨死靜江如是者不過人
止寂後又聞文天祥以宰相使軍前遁海上被執
不屈久乃伏節若可起人意者而於先幾之識前
知之見未之敢論十數年來南士車馳轂擊北來
不絕間坐論對語及其所以亡者則深憂遠計危

言割論之士亦嘗有之而枋用非人以言爲諱抑而不求求而不聽聽而不用是以馴至此極始知人謀非盡不臧抑亦國運之有所窮而天命之有所屬故不得不歸於有德也嗚呼是豈一人之力一朝之故哉今觀余君恁所狀故宋尚書兵部侍郎徐公之行則前言信有證不誣公諱卿孫字麒仲臨江之清江人曾祖源祖大經父森贈宣教郎妣熊氏贈宜人按狀公在宋朝起身儒科即以治縣最當時其事蓋不勝書人視以爲譜升朝一再遷爲御史爲諫官垂三年時其國之事莫急於邊

備初見即以勵人才飭軍政結民心三事爲告襄
陽之不守元帥之無謀我軍之在行者猶無不知
之而被相挾私蒙蔽上下略不正其僨軍之罰位
於朝者視爲軟熟恬不之恠獨公能抗議彈擊第
一義已甚可觀繼是累十百跡反覆諄切無非論
邊之日言大而不遺其細謀遠而不略於近料事
精密置論切宜使吾徒爲其國計亦不過爾取是
謀帥而拔李芾於久廢薦文天祥於列郡以襄事
而陳李庭芝之決不可用即責時宰陳宜中循行
故事如坐而待亡其後或抗節死義或誤國謀身

無一不如其言此則非知人如權衡識時如耆龜
則世孰能之殆天與爲謀神授之策者乎不用其
言而用其身雖簪筆持橐把節持麾於我何加至
是公去蓋益遠矣國亡未幾而身亦隨之悲夫余
聞居坐念自有宇宙以來亡國何限以爲其國之
有人則其時其事言之可爲太息以爲無人則斯
人斯言散在史傳何國無之而卒亦無採於須臾
之運者信在人則在乎用才者爲何人在天則亦
顧延續者之何如耳後有君子論一代興亡之由
於千載之上其有取於吾言乎若公之文學政事

散見如狀以非大節所在故不詳錄公生以宋丙戌二月十九日卒以至元庚辰三月十日葬其鄉以至元丁亥十二月廿四日娶楊氏贈宜人繼黃氏封宜人子男二長震先卒次必茂女二豐城李杲廬陵文陞其壻孫男二女三曾孫男三女二異時余參秉江西以脩從祖漢高士之祠于東湖固已起敬公之名節嘗欲列吾宗人之有德有爵者斗侑之屬去官不果會文陞來京師一日致其婦兄之辭曰必茂先親歿且塋有年而墓道未表大懼隕越無以顯揚惟公中州典刑以詞翰重一世

敢以不朽爲請余知公悉且欲著其可鑒者示後來故不復辭而系之辭曰

亡國之臣莫知所亡一或有知國指爲狂由異代觀惟狂惟聖我知其人其有死無瞑千載而下其言則存刻表墓門示爾子孫

故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墓表 吳澂

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開慶己未之夏戰死于蜀勇勝軍屯鄂之城外其秋大兵奄至降其軍而侯之妻子在軍中俱北徙子生始四歲時

世祖皇帝以親王撻兵柄河北董忠獻公從

世祖具知侯在蜀力戰不降狀命公曰佳父必生
佳兒汝其善護視公鞠誨同己子名之曰士龍既
成人仕州縣以廉惠稱追痛其父死節而未白於
世常怱怱不樂及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
史按歷荆楚所至訪其父遺迹有宋士錄國亡之
際能城守野戰死者人各為傳而侯與焉得其傳
又稽諸故老遺黎退卒之口參伍附益歸以語其
友友輯為事狀持示臨川吳澂曰吾父以節死居
此之五年吾母亦死僅存不肖孤一縷之脉大德
壬寅冬具衣冠招吾父之魂與吾母合葬鎮江丹

徒崇德之硯山懼弗克揚先烈將遂沉沒則終天
無涯之痛愈不可塞願有述以表於墓敢以累子
激禮辭許於是讀傳與狀而哀侯之所以死嗚呼
歐陽公論五代之臣全節而死者三王彥章其首
彥章北面朱梁蓋路人一旦為君臣歲月甚淺鮮
無足道而弗貳所事百世之公議猶躓之宋三百
年仁義之國豈朱梁比而其季也死宗廟社稷死
城郭封疆求如項籍田橫劉湛諸葛瞻顏杲卿張
巡許遠南霽雲輩一何寥寥耶侯以下官微祿出
入行陳屹屹不挫如此世亦曷嘗無人哉嗚呼唏

矣侯之死以蜀崇慶告急宋大將往援侯率偏師
以前破營壘十數攻蜀之帥號紐隣有善戰聲大
將畏憚得小捷遽謀左次以遁侯見帥深入不惑
驟領數十騎來往有敵輒迎又喜遠追謂其輕脫
可獲也大將逗遛侯率所部獨進進至叙州南平隆
化縣界遇游騎什什伯伯接戰無大勝負日中帥
以精騎數千至侯之無不滿千人皆敢死士馳突
衝擊力戰不少懾遣卒詣大將求救方引衆趣山
顧望竟不赴侯棄所乘馬立射發無不斃帥兵屢
却然以步敵騎衆寡幾十倍帥兵生力分番迭鬪

日吳戰未罷所殺已過當而侯之兵死傷者十七
八矢貫侯臂裂帛裹創後戰連中數十創創甚矢
盡衆稍稍散逸聚者猶數十人傷重莫能軍侯被
執帥壯其勇期生之侯大罵求速死亦不加害翼日
帥親視其創饋之食與藥侯標去弗受絡置馬上
載以行八日不食至播州土門逼令招城中不行
逼害年五十二帥還都輒對儔黨言喑喑獎嘆曰
好人好人且曰其箭不可當侯之從子二其一失
其名先數歲戍巴州戰死其一名燦然後數歲要
隨州歸師至欽陂戰死瑁王杞守樊城城陷不降

亦死一門死者四人侯光州固始人諱鈞少負奇
氣嗤齷齪儒弊精神事無用語每云讀書了大意
可暇日挾勁弓驅馬出平原曠野指南北東西射
曰大丈夫立功名當以是萬殿帥噐之妻以兄女
懸邊郡材技良家子選補軍職繇武定軍屯光徙
屯黃勇勝軍後剏取將於武定而以侯為副其將
後走馬襄陽城上墮城下死侯叱曰大丈夫不為
國死敵而死於是兒女子耳制置使遂以侯代將
充統制官寶祐間蜀歲歲被兵侯往來峽渠關遠
等州扞禦用少擊衆數數以多最深入蠻徼築建

城堡化服群獠撫以恩信任事不避艱險類如此
捐軀徇國其素志也而竟以敢戰死嗚呼唏矣夫
人萬氏早卒再娶胡氏生士龍士龍之子澍亦嗜
書愿而周於務嗚呼自古忠臣義士身不食其報
者徃徃報於其子孫然則侯之後宜大蓋已覩其兆

元氏清河新阡表

元明善

元氏有二一曰衛大夫一曰拓跋魏魏之元著
於河南而吾曾祖諱興君家于大名之清河譜系
無所徵據不得上知族里諱興君娶彭氏生子曰
諱泉君曰諱聚君曰諱海君諱泉君娶張氏生子

曰諱信君諱聚君娶楊氏生子曰諱珍君曰諱成
君曰諱玉君諱海君娶高氏生子曰諱天祐君曰
諱進君曰諱瓊君曰諱瑛君曰諱貢君由將仕佐
郎提舉杭州酒使司知事徙蘆瀝鹽場同管勾諱
信若娶楊氏生子曰弼曰德曰恭諱珍君娶張氏
何氏生子曰諱良曰砭今將仕郎高郵屯田提舉
曰諱赫曰榮曰瑩曰焜諱成君娶趙氏生子曰燧
曰善諱玉君娶郭氏生子曰通曰福曰嘉諱天祐
君娶胡氏生子曰珪諱進君娶焦氏生子曰諱或
允諱瓊君娶楊氏生子曰諱山曰顯曰世彥曰世

傑曰檜諱瑛君娶張氏生子曰義曰從政今湖廣
行中書省宣使諱真君娶弭氏生子曰明善以儒
起家由登仕佐郎樞密院照磨爲中書省知管差
除掾弼娶王氏生子曰起良娶李氏生子曰賢
娶皇父氏生子曰亨榮娶丁氏生子曰敏曰懋
娶揚氏生子曰衡曰衍善娶侯氏生子曰喆通娶
李氏生子曰翰福娶簡氏生子曰軒或允娶孫氏
生子曰秀山娶鄒氏生子曰振世彥娶劉氏生子
曰揚世傑娶鄒氏生子曰播義娶任氏生子曰嶠
曰峻明善娶李氏生子曰蒙曰晦諱興君以下葬

于縣城郭西賈莊之東諱天祐君以下別墓新阡
去祖塋西南七十五步仰惟吾祖和厚懿恭懷光
弗耀再世而發于吾考吾兄而明善不肖亦忝朝
命執事機要蓋懼夫族大日遠昧于鏡考而涸先
澤此阡表之所由刻也夫祖澤流行於冥漠之中
緝學勵行命不遠者有焉趨下漸邪而幸振顯者
理無是也雖然益遠益大垂美無窮豈無其人嗚
呼元氏子孫其可不鑒于茲

蘇府君墓表

鄧文原

蘇氏世居真定之真定縣君之曾大父公彥大父

元老父識咸韞德弗仕君諱榮祖字顯之益樹善以亢其宗然歲止三十有七寔至元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也越四十三年爲延祐丁巳君之子志道官奉直大夫樞密院斷事官經歷秩視五品得追榮其父母由是制贈榮祖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妻具氏真定縣君咸曰天之報施善人信遠益有徵哉志道將刻石墓左以昭被寵光于無斃其子天爵嘗爲國子生而余職教于茲也以君之壻劉從道所著居里行業謁予文余其可辭按狀君性穎異童齒已苦成人從鄉人

賈先生授業讀書一過輒成誦事大父孝疾病湯
液必親雖躬澠矢弗厭鄉閭蓋以比古黠婁云大
父年高寢必溫一夕誤火其席大父曰吾孫勿異
也然猶肉袒謝罪久之早嗜學每歸至夜分戒叩
戶者勿亟曰大父方安寢也時南北兵阻售書價
視珍貝君得書必手鈔校讎無豪忽舛異迺已曆
法自唐一行師推大衍定歲差法後世多做用之
然司曆或失其傳君因金大明曆積算爲書數十
篇多易其舊其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卜筮書靡不
研贖尤邃伊洛之旨必以孝弟忠信爲本嘗曰學

貴適用也故素尚操履有古愿直風曾彌白金於
市過友家墜焉友故收之以觀其志而君神氣自
如友徐歸之曰君之量過人遠矣歲疫隣有寡人
君爲具藥食至舉家全活里閭之昏嫠喪葬者每
從君問禮君援古訓式縷解銖分不爲世俗陰陽
家拘忌之說訟者亦就君持平才謂日聞轉運司
辟君領真定稅然非其意也賦入有常司征者率
利其贏君一無所污末期以大父病歸終孝養者
七年而卒大父泣曰天胡奪吾孝孫之亟也朋友
族媼皆戚嗟相弔明年大父卒越十年夫人吳氏

卒夫人宋宣和故家婉婉有禮節相其夫克慎中
饋既罄奉舅姑若夫之存君儀容高潔不事表襮
慶昆弟雍睦衣食不先撫諸弟妹族屬咸盡恩意
內外子姓羣從指數百獨通財同爨君卒諸弟稍
欲分析吳夫人不能止惟取薄田二頃書數篋皆
曰君之教行閨闈若是夫嘗欲辨宗法以合昭穆
建家廟以嚴祭祀設門塾以訓鄉之子弟志未就
而歿取易家人之上九榜其齋曰威如故學者因
號威如先生男二人長即志道次殤或勸君止一
息教宜稍從寬君曰教可以愛弛耶故志道由憲

司戶部樞密中書掾長幕僚司畫諾皆以治辦稱
女三人長壻即從道次賈致馮慶孫男五人長天
爵力學績文中國子高等調薊州判官累遷應奉
翰林文字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餘
早世女三人適宮天禎張蒙何安道葬以卒之五
日墓在府北新市鄉新城原從先塋之兆烏乎人
情孰不欲貴且壽也然古之知道者以德崇爲貴
令名不朽爲壽而世之高車駟馬以矜華寵鍊氣
服食以希高年卒泯滅堙絕者何可勝道其視賤
且夭者相去得失幾何也若君之年與位皆弗克

究厥施而以善終始可不謂賢乎而況教忠有裕
命數哀榮又可慰顯揚之恩於無窮云

安先生墓表

袁楠

嗚呼金蹂宋踰南兩帝並立廢道德性命之說以
辨博長雄爲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漫叢雜理偏
而氣豪南北崇尚幾無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
傳南劍至乾道淳熙士知尊其說闡明之朱文公
統宗據會織鉅畢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僞學造謗
咸諱其說以售仕于時金將亡各流離自保烏睹
所謂經說哉有明其說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錄

尊聞傳信稍自異流俗

皇元平江南其書稠載

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志獨行取文公書會粹而甄別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專以正蓋隆平之興使夫道德同而風俗一不在於目接耳受而有嗣也劉既死得其傳者曰安君焉君諱熙字敬仲其學汪洋靜邃謂文以載道齋不勝不足以言理故其言修以立於詩章幽而不傷藁貞潔之實將以自任其道者也道散於異端九流證拾於墜簡傳者益遠而書章具在不知而作者則索於句讀之末旨意斷絕踵謬而莫悟君設對問以辨後作者悔

而焚其書左氏浮誕不合經者悉去之續皇極經
世書繇元豐至至元三年考家禮爲祠堂以奉四
世邑人化之教人也以持敬爲本解經必毫縷以
析果知矣必驗其所行弟子相從者常百餘人出
入閭巷佩矩帶規知其爲君之弟子其於劉先生
也未嘗一見之蓋篤信其書默求以通焉者也劉
亦知君足以傳道卒不得見焉君深悲之而於學
有侶君無憾矣君之先太原離石人五世祖玠仕
於金曾祖昇不仕祖浚以經童登第金將亡從真
定因居焉戊戌歲詞賦入等占儒籍考松江東宣

司照磨妣劉氏一少敏悟諸父咸器之素多
嘗避隱封龍山然卒不得年至大四年五月某日
卒年四十有三娶張氏焦氏子二墜垣女一嫁王
氏是歲葬藁城縣安仁鄉先塋之側其卒也翰林
學士王公思廉以書唁其父曰自敬仲死詎安氏
不幸士林不幸矣有遺文十卷既葬之十三年門
人蘇天爵述其事狀踵門曰默菴先生天爵從學
實有年先生之德之行願表於墓原使有考拙作
而言曰真文忠公德秀與朱文公同里生不及事
焉文公之學真實紹之脩食于廟于祠無異辭集

賢劉公生愈後闡揚合一劉公功與真公並安君
不得見劉公而道實有傳感矣哉春陵之學四方
爲有準矣至治三年歲次癸亥二月丁亥翰林直
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會稽袁楠表

王伯益墓表

虞集

皇慶癸丑二月某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
治書侍御史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
慶使柳唐佐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賻授其妻
之兄冀州知事莫正已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斂而
殯諸城南僧寺其友揚載杜本訪其平生所爲詩

文傳之又爲作畫像贊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孤迪
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
以某年月日葬之其地其先塋也載本又謂集宜
爲文表其墓令後人知爲吾伯益所藏云伯益名
執謙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習畫羣
兒所授書問難其師其師爲絕席引寘坐側羣兒
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絀其
同舍生如鄉校反長其父資之游京師時中書平
章卜灰木公翰林唐承旨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
爲已任一見伯益皆曰奇材也不敢以進用常秩

沈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不得
如二公志尚方符寶典書滿三年常得四品官即
以伯益爲符寶典書二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
繼去世無爲伯益言者柳唐佐爲言於張子有平
章平章事隆福宮最貴近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爲
上客畱署其府爲徽政院照磨調真定錄事綾州
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漢如也徒日與彰德
田衍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
賦詩爲神交時人皆見之皆以爲古仙異人異一得
遇待爲幸閭承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

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
年始爲翰林應奉文字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
院編修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伯
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喜騎馬遇好友即提杖出門
竟日去不返顧語妻子以爲常始來京師用橐中
金不識記數及貲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
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明白而未始以辯
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間而曾中了不
可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爲詩簡澹蕭遠如在山
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絕

者當委身往游乃稱吾意耳揚載曰然誠廣伯益
以山水之勝視陳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
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深穩合古作故識
者以載為知言伯益嘗學脩金丹求神僊又嘗深
坐默究為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為外境移
奪無疑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
得大徹豈不偉歟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
猶與客飲酒人家暮歸坐閱案上書夜且半妻孥
頗察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拊几却卧不復言
禁鐘不盡一聲趣喚揚載杜本來而復瞑嗚呼若

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羣者耶方伯益在
歛集往哭之見唐佐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爲
生幼女若爲得所歸弱子若爲得所長感慨出涕
被面毅然以爲已事一坐皆欷歔不能仰視是以
莫知事治棺槨後極堅緻理其家尤備此皆有古
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
伯益之所存可信已烏乎是爲表

稷山段氏阡表

虞集

泰定四年秋天官侍郎段輔出其先世遺文以示
集讀而嘆曰嗟夫昔宋失中原文獻隊地蓋爲金

者百數十年材名文藝之士相望乎其間至于顯
道正誼之學則或鮮傳者矣及其亡也禍亂尤甚
斯民之生存無幾况學者乎而河東段氏之學獨
行乎揀死扶傷之際卓然一出於正不惑於神怪
不畫於浮近有振俗立教之遺風焉嗚呼可謂善
自託於不泯者哉於是輔告集曰維段氏世居絳
之稷山由輔而上遡其可知者爲前宋司理參軍
諱應規十一世矣司理之六世孫爲金武威郡侯
諱矩生三子長曰鈞次曰鏞次曰鐸鐸以正隆進士
官至華州防禦使武威所因以得封者也鏞先卒

而二人以文行稱謂之河東二段在防禦時隴西
李愈作武威墓表五世之內名德並著自武威而
至於今又六世矣家學幸可徵焉子爲叙而篆之
將刻諸墓道集辱在同朝不敢辭乃按而書之凡
李愈氏已表者不具所具者自鈞始鈞生汝舟汝
舟生恒恒生克已成巳脩巳克已成巳之幼也禮
部尚書趙公秉文識之曰二妙成巳登正夫
進士第主宜陽簿及內附朝廷特授平陽提舉學
校官不起而克巳終隱于家一時諸侯大夫士皆
師尊之各有文集數十卷集所爲讀而興嘆者也

克己之子三人思永思誠河中府儒學教授思溫
皇子安西王召爲記室參軍不赴以子輔貴贈中
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河東郡伯成己
之子曰思義平陽路儒學教授四子之孫凡十人
似英甫彥乎輔之兄彛經循順其弟也其九人皆
仕有祿位獨輔宦顯以文行選應奉翰林三爲御
史遍歷陝西江南及中臺以司業教國子生判太
常禮儀院尋貳天官譽名日盛君子有望焉嗚呼
自司理君至于今段氏十一傳凡二百有餘年而
代亦三易矣文學之懿前後相屬豈不偉哉彼以

力名富貴赫奕一時者何可勝數然不過一傳再傳而聲迹俱泯自其子孫有不能知其世親此孰爲得失哉故爲之銘銘曰

氣蓋世兮慮徧物邈無託兮久焉識眇弱翰兮著微迹何千年兮如白日翩翩兮弟昆顧余庭兮鞠存嘉遯兮無悶善自託兮斯文皇肇造兮有區羣材來兮並驅匪伏兮有待視其家兮多書歲維岳兮潤沅斯河世寔顯兮子孫則多邦人有言兮先生之家

張進中墓表

王士熙

貴齒尊老之義尚矣古之有天下者皆養之以求
其言居民間則爲父師生于治世涵濡德澤故保
其生也無傷更事知艱故言之發也有則厥後三
老董公見舉大義之時沛中父老預歌舞成功之
日斯老者之著明于世者也 聖朝建都燕山民
物日富八九十歲翁敷茂庀碩朝廷優之筮役勿
事歲時得陞殿上上

皇帝壽每大朝會百官衣朝服鞠躬以進視班次
唯謹毋敢越尺寸而諸耆老高憤博褐從容暇裕
以齒後先門者不加誰何俟百官退乃陟峻陞承

清光歸而娛嬉并陌或騎或步更過飲食和氣粹
如大駕出宮則厖眉黃髮序勾陳環衛間見者咸
曰樂哉太平之民也張進中居京師有年耆老之
一也進中字子正善爲筆其爲筆也管以堅竹毫
以鼯鼠極精銳宜書人爭售之由是四方咸知進
中名得其一者以爲珍異而尚方時有所需非進
中所爲者不用也進中自持筆以入必賜以酒年
益高被璽書蠲其徭役至八十以終時延祐七年
某月某日也墓宛平縣岡村妻某氏子某余識京
師耆老多矣所敬者唯君及何失失家善織紗縠

最能爲詩充然有得如宋陸務觀可傳也日出買
絲騎驢歌吟道中指意良遠張君雅重厚毅然有
容坐室中自珍其筆有來求之者目其貌非儒生
雖多子價終不肯出其善者畀之學士先生如淇
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吳中趙子昂皆與之善三
家皆世稱善書者其知君良有以夫今何君張君
相繼以隕求似者未之見嗚呼生治世以樂其身
不必仕之及也擅一藝以壽其名不必文之多也
張君亦何憾焉揭辭墓前用以告來者

真定張君墓表

宋本

真定之真定縣人曰張君諱德林字茂卿夙喪怙恃兄弟衆且貧既長遂贅壻于郡董氏董氏多財無子委君家事君長治生久之資益饒又哀董宗將絕爲外舅買妾覲有以世其祀果生一子名筍云幾何外舅妾皆死君夫婦鞠筍保抱乳哺之壯悉致家貲以去筍力畱同居不可乃與田百畝屋一區爲報君課家人耕蠶以自衣食至治元年七月十四日病卒年六十四至順二年某月某日葬縣之新市鄉安封原子男一人天佑和寧路儒學正女二人長適朝列大夫監察御史蘇天爵次適

郡士宮思敬孫男二中立中和日蘇君持君事狀
告子曰昔抗有富民病且死子生甫三歲遺命壻
主家產它時子取三壻取七子長而訟垂崖張公
爲守曰使遺命子七則死壻手矣苟無剛明若張
公者則子受屈無疑今張君非迫於孤子之愬非
怵於官府禁令非不運於鄉黨親戚之口慨然舍
所已據遺諸不爭求之時俗亦鮮矣能爲我文以
表其墓爲齊民勸乎苟得之將歸刻諸石子諾而
未遂蘇君再請三請且歲餘不懈時蘇君室恒山
郡君者已亡子憐其孀奉故妻之父若是乃最其

事之概附以卒葬歲日子女孫息之數而系以論
曰古未有贅壻秦黔首自家貧子壯則出贅始見史
傳實弊俗也妻之家不以骨肉視贅壻雖贅壻亦
自不以我爲妻家骨肉張延賞韋臯猶爾矧餘人
乎陽爲翁翁熱而陰相漠然者爭鬪相責望者皆
有之蓋實非骨肉而然也故有國者至發民贅壻
爲卒將以用其憤忿不平勤勞困苦之氣耳至財
者則又民之心也百金之產出入掌握可沒齒溫
飽贅壻於妻之父母之子何有於戲處非骨肉之
地當風俗世下之時而張君出焉真鮮哉方以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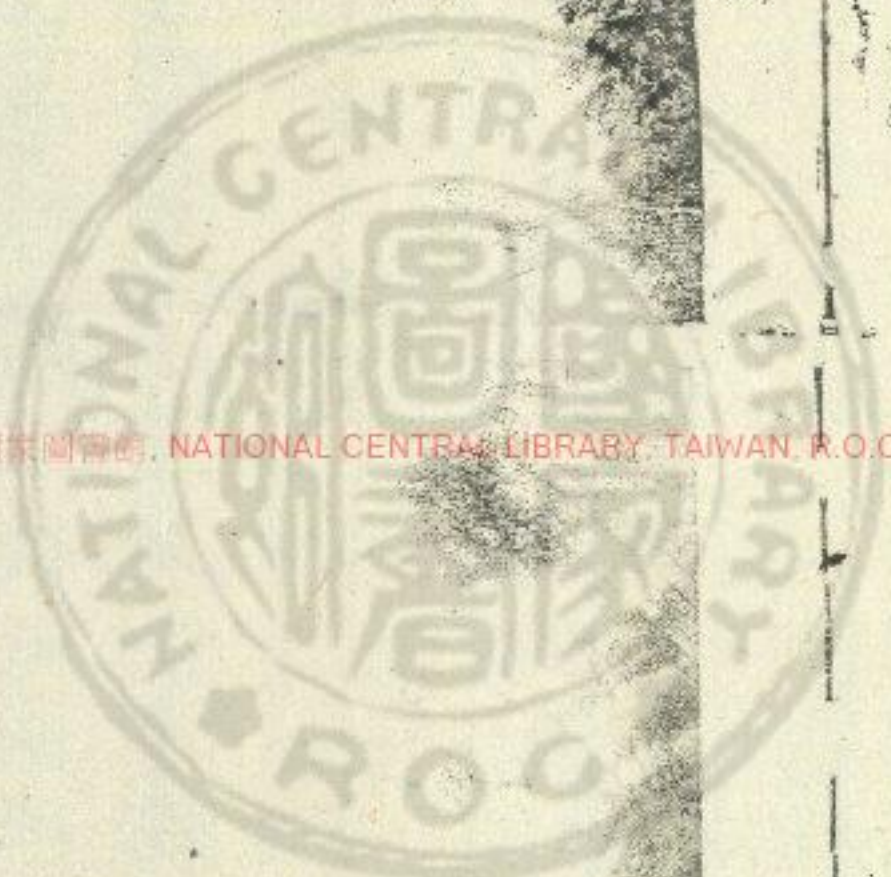
民之訟則大非其倫彼富民者懼死其子於已生而君則求董之子於未有詎不相萬萬哉當買妾時君固已無心於其所殖不待推致於筭而後知也然予又有感於蘇君者昔予大父亦壻京師富民張氏張亦無子約曰死後園田屋室金帛皆子物數歲側室育子大父告去張翁媪驚曰何至是縱有子女不當得產之半耶大父曰某不欲處嫌地竟去舊當狀其事泊其餘行實欲求當世有文者表著金石未能也孫於祖顧又有闕然者蘇君乃能以斯先我豈天賞君盡心外舅而生蘇君俾

豈弟親親女以丑
女而取報乎則鄉所謂弊俗者
鎮定之間由董張
蘇二氏可少湔矣用於世而觀
民風者過君墓道
以讀是尚有徵焉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library classification or call number, including characters such as '四', '五', '三', '二', '一'.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七

神道碑

故金尚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元好問

右丞文獻公在大定間所以爲通儒爲良史爲名
卿材大夫者其事未遠當代耆舊尚及見之好問
嘗從事史館每見薦紳先生談近代賢臣莫不以
公爲稱首公自初入館即被顧問忠言嘉謀不可
一二數及薊州召還世宗始有意大用公於是時
汨沒文字間者餘二十年其衰且病亦已久矣故
財入政府即乞罷未幾果以不起聞私竊慨歎以

爲生材爲難盡其材爲尤難古之人急於拯世至
於分陰爲惜歲不我與忽焉有賣志之恨觀姚元
崇之薦張柬之與張嘉貞之所以自薦爲可見矣
世宗重惜名器百執事之人必擇焉而後用得人
之盛近古所未有至於孤儁偉傑之士困於資考
限於銓選百未一試兀然而空老者抑多矣以公
之材當春秋鼎盛時不能使之極其所至以建久
安而隆長治故雖爲章宗所相至論得時行道識
者猶以不能亟用爲世宗惜之公諱履字履道遼
太祖長子東丹王突欲之七世孫東丹生燕京留

守政事令婁國婁國生將軍國隱國隱生大師合魯
合魯生大師胡篤胡篤生定遠大將軍內刺內刺生
銀青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公之考曰聿
魯興平之族弟也公早孤養於興平五歲時嘗夏
夜露卧見天際浮雲往來忽謂乳母言此殆卧看
青天行白雲者耶興平聞之驚且喜曰吾兒文性
見於此矣自是日知問學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及
長通六經百家之書尤邃於易太玄至於陰陽方
技之說歷象推步之術無不洞究善屬文早爲時
輩所推爲人美風儀善談論見者懽然敬之嘗以

鄉賦一試有司見露索失體即拂衣去廕補內供奉班尋辟國史院書寫素善契丹大小字譯經潤文旨辭達而理得大定初朝廷無事世宗銳意經籍詔以小字譯唐史成則別以女直字傳之以便觀覽公在選中獨主其事書上大蒙賞異擢國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改置經書所徑以女直字譯漢文選貴胄之秀異就學焉一日世宗召問公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忠諫恨不與之同時近世如徵者獨未之見何也公乃感奮為上言徵輩不難得特太宗不常有耳世宗曰卿謂我不納諫

耶卿識劉用晦張汝霖否二人者皆不應得三品
朕以其屢有忠言故越次用之朕豈不納諫耶公
曰臣自幼未嘗去朝廷彼二人者誠未見其諫也
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
艾前弊開忠諫之路以通下情則天下幸甚初議
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不同未可
槩稱進士詔公定其事乃上議曰進士之科起於
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至高宗時雜以箴
銘賦頌文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策試今
女直諸生以試策稱進士又何疑焉世宗說事遂

施行十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以大明曆積微浸差乃取金國受命之始年誤乙未元曆云自丁巳大明曆行正隆戊寅三月朔日當食而不之食曆家謂必當改作而朝廷不之卹也及大定癸巳五月朔甲午十一月朔日食皆先天丁酉九月朔乃反後天臣輒跡其差忒之由冀得中數以傳永久書成上之世推其精密十九年遷修撰二十年詔提控衍慶宮畫功臣像以稽程降應奉踰年復爲修撰轉尚書禮部員外郎章宗爲金源郡王以公該洽每以經史疑義爲質公承問請曰殿下

注意何經章宗曰吾方授左氏春秋公曰左氏雖授經聖人率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載聖賢純一之道願留意焉章宗善之曰醇儒之言也二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同修國史翰林修撰表進孝經指解言宋仁宗時司馬光以爲古文孝經先秦所傳正得其真因爲指解上之臣愚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爲急而光獨以童蒙所訓者進之君正以孝爲百行之本其至可以通神明動天地爲人君者誠取其辭旨措之天下四方則元元之民受賜溥矣臣竊慕焉故敢以爲例世宗母睿宗

貞懿皇后睿宗殿世即爲比丘尼當時朝命嘗有
國師之號及是世宗議遷祔于景陵朝臣有以孝
寧宮碑所載遺訓當用出家禮葬不可違改爲言
者事下禮部講求往時主上在潛貞懿身奉釋教
業已受朝命必當別葬無可議者尚以人情所難
恐傷主上孝心故出明訓使之遵行出於母慈灼然
可見本不知有今日之事而然今則子爲天子母
后稱號不得不尊國師之命固已革去矣向使主
上登極之後貞懿萬福尊崇之數自有典常母后
聖性明達必不重違有司之請以從桑門之教以

此言之碑文所載不可質於今日明矣從之世宗嘗問宋名臣孰爲優公以端明殿學士蘇軾對世宗曰吾聞蘇軾與駙馬都尉王誥交甚款至作歌曲戲及帝女非禮之甚其人何足數耶公曰小說傳聞未必可信就令有之戲笑之間亦何須深責豈得并其人而廢之世徒知軾之詩文爲不可及臣觀其論天下事實經濟之良材古之古人陸贄而下未見其比陛下無信小說傳聞而忽賢臣之言明日錄軾奏議上之詔國子監刊行俄以疾求解世宗憫其勞授荊州刺史爲郡寬猛適中旬月

之間政聲藹然此州寶坻鹽司所在瀕海之民煎
鹵而食鹽官時以弓兵捕之亦有平民被羅織者
一陷於禁徃徃爲之破產官吏疾其然凡以鹽事
逮捕者一切勿遣或捕得弓兵則幽之獄中鹽司
隨亦取報前後數政不能解一日捕得弓兵公召
僚屬諭以和解之意即縱遣之口授文移過爲謙
抑鹽官大爲感悅前弊遂革蒞人至今德之是年
車駕東狩過州聞公疾稍平召爲翰林待制同修
國史明年擢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進官五階
世宗不豫詔公入侍遂預太師溥王定冊之功二

十九年春三月章宗即位造禮部尚書兼直學士
同修國史特賜孟宗獻牌進士及第初世宗遺詔
移梓宮於萬寧宮章宗詔百官議其事皆謂當以
遺詔從事獨公奏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
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於離宮乎上從之
乃遷座於大安殿七月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進
官兩階公辭以才薄任重恐貽天下笑章宗曰朕
在東宮時熟卿名今觀卿言行無不可者故首命
相朕此自朕意非左右爲之先容卿其毋讓公乃
拜命自以兼直學士入拜乃舉前代光院故事以

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榮之明昌元年進尚書
右丞夏六月丙午春秋六十一薨於位天子聞而
震悼戊申權殯於都城南柳村詔百官會喪中使
宣慰其家賜錢二百萬秋八月辛巳車駕臨奠宰
相百官陪賜謚曰文獻賜錢二百萬帛四百匹重
幣四十端九月庚午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先
塋之側其發引也勅百官郊送遣使祭於路給鼓
旗二十事以導詔同知臨海軍節度使營護喪事
凡飾終之具皆從官給哀榮終始當世莫及積官
正議大夫漆水郡開國公始娶蕭氏遼貴族再娶

郭氏岢山世冑之孫三娶物氏名士曇之女公以
時制人子之養於諸父者不得別贈所生父官故
三夫人皆亦不爲請封子男三人曰奉國上將軍
武廟署令辨才曰龍虎衛上將軍贈工部尚書善
才曰領中書省楚才女三人嫁士族男孫四人鈞
鉉鑄鑄公資通敏善辭令曾懷個儻有文武志瞻
酬酢事變若迎刃而解與人言必盡誠無隱得人
一善若出諸已至稱道不絕口推賢讓能力爲引
薦後生輩借公餘論多至通顯論事上前是非利
病惟理所在未嘗有所回屈世宗朝御史大夫張

景仁領國史公爲編修受詔修海陵實錄他日世宗問侍臣海陵弑熙宗血濺於面露及衣袖景仁何爲隱而不書或曰景仁事海陵頗被任使故爲諱之世宗作色曰朕不謂景仁乃有是心公曰臣與景仁嘗有隙必不妄爲蓋蔽然景仁未嘗有是心也世宗曰景仁與卿何隙曰臣以小字爲史掾景仁以漢文爲史官子奪之際意多不相叶且謂臣藏匿遼史秩滿移文選部使不得調此私隙也今對上問公言也臣不敢以私害公世宗又曰隋湯帝弑逆血濺於屏史亦書之卿謂景仁無是心

何不如隋史書之曰煬帝自諱其惡故史臣不載
之帝紀而詳見於他傳此所謂闕而章者也海陵
以廢昏爲辭明告天下居之不疑此不同也且與
之弑君而不辭血濺之罪雖不書可也世宗怒遂
解章宗朝太府少監李特里先爲漢王長史吏卒
苦其苛暴誣以怨望語連漢王有司論當死上封
事言陛下飛龍之始當以親親爲先李特里之獄
本出構成就使實如所論猶當以漢王之故容之
況疑似之間乎書奏即日原之初興平養公爲子
後生子震與平捐館悉推家資予之及震卒妻子

貧無以爲資復收養之族人有負人債而宦遊不
返者公代爲輸息者十年既又無以償遂代償之
奉使江左得金直千萬皆散之親舊旬月而盡薨
之日庫錢裁餘二千而已體素矐痺一旦暴得吐
疾登至委頓家人憂懼不知所爲公曰死生如去
來人之恒理何憂懼之有取吾冠服來服之怡然
而逝其安常處順又如此晚稱忌言居士有文數
百篇論者獨推其撰著說蓋不階師授而獨得之
者癸卯秋八月中令君使謂好問言先公神道碑
泰和末先夫人教授禁中章宗以魏搏霄所撰墓

銘爲未盡欲喬轉運字爲之而不及也今屬筆於
子幸而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好問再拜曰謹受
教乃爲之銘曰

德星煌煌出東方讓王七世蔚有光高陽苗裔慶
衆芳得易貞幹書濬剛帝前魏冠講虞唐德音一
鳴鳳朝陽謂公不逢相明昌謂公爲逢違所長風
后力牧望顏行老之著作暨典常興陵用公殆未
嘗丘山萬牛償且僵顧以根闌待豫章緊國短修
奚我傷維公之息季獨良不周柱天屹堂堂有來
殷士作裸將力挈一世歸壽康泝游推之公不亡

千年萬家置冢旁龜石有銘示不忘淵兮漆水其
未央

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

宋子貞

國家之興肇基於朔方惟

太祖皇帝以聖德受命恭行天罰馬首所向蔑有
能國太宗承之既懷八荒遂定中原薄海內外罔
不臣妾於是立大政而建皇極作新宮以朝諸侯
蓋將樹不拔之基垂可繼之統者也而公以命世
之才值興王之運本之以廊廟之器輔之以天人
之學纏綿二紀開濟兩朝替六經綸於草昧之初一

制度於安寧之後自任以天下之重屹然如砥柱
之在中流用能道濟生靈視千古爲無愧者也公
諱楚材字晉卿姓耶律氏遼東丹王突欲之八世
孫王生燕京留守政事令婁國留守生將軍國隱
將軍生太師合魯合魯生太師胡篤胡篤生定遠
將軍內刺定遠生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
始歸金朝其弟聿魯生履興平鞠以爲子遂爲之後以
文是行義受知於世宗擢翰林待制再遷禮部侍郎
章宗即位有定策功進禮部尚書參知政事終於
尚書右丞謚曰文獻即公之考也妣楊氏封漆水

國夫人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文獻公通
術數尤邃太玄私謂所親曰吾年六十而得此子
吾家千里駒也他日必成偉器且當為異國用因
取左氏之楚雖有材晉實用之以為名字公生三
歲而孤母夫人楊氏誨育備至稍長知力學年十
七書無所不讀為文有作者氣金制宰相子得試
補省掾公不就章宗特賜就試則中甲科考滿授
同知開州事貞祐甲戌宣宗南渡丞相完顏承暉
留守燕京行尚書省事表公為左右司員外郎越
明年京城不守遂屬 國朝

太祖素有并吞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近族至是
徵詣行在入見上謂公曰遼與金爲世讎吾與汝
已報之矣公曰臣父祖以來皆嘗北面事之既爲
臣子豈敢復懷貳心讎君父耶上雅重其言處之
左右以備咨訪己卯夏六月大軍征西禡旗之際
雨雪三尺上惡之公曰此克敵之象也庚辰冬大
雷上以問公公曰梭里檀當死中野已而果然梭
里檀回鶻王稱也夏人常以斤者以治弓見知乃
說於公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進不已左乎
公曰且治弓尚須弓匠豈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

耶上聞之喜甚自是用公日密初國朝未有曆學而回鶻人奏五月望夕月食公言不食及期果不食明年公奏十月望夜月食回鶻人言不食其夜月食八分上大異之曰汝於天上事尚無不知况人間事乎壬午夏五月長星見西方上以問公公曰女直國當易主矣逾年而金主死於是每將出征必令公預卜吉凶亦燒羊髀骨以符之行次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者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曰汝君宜早迴上怪而問公公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

殺之象蓋上天遣之以告 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
國人命實 陛下無疆之福 上即日下詔班師丙戌
冬十一月靈武下諸將爭掠子女財幣公獨取書
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
愈所活幾萬人其後燕京多盜至駕車行劫有司
不能禁時 睿宗監國命中使偕公馳傳往治既至
分捕得之皆勢家子其家人輩行賂求免中使惑
之欲爲覆奏公執以爲不可曰信安咫尺未下若
不懲戒恐致大亂遂刑一十六人京城帖然皆得
安枕矣己丑 太宗即位公定冊立儀禮皇族尊長

皆令就班列拜尊長之禮蓋自此始諸國來
朝者多以冒禁應死爲言陛下新登寶位願無污
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爲吉故也時天下
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吏皆得自尊生殺少有忤
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家被戮襁褓不遺者而彼
州此郡動輒兵興相攻公首以爲言皆禁絕之自
太祖西征之後倉廩府庫無斗粟尺帛而中使別
迭等僉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
木暢茂以爲牧地公即前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
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爲耳何名無用哉因奏地

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
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上曰誠如卿言則國用
有餘矣卿試爲之乃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
員皆以儒者爲之如燕京陳時可宣德路劉中皆
天下之選因時時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
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上深以爲然國朝之用文
臣蓋自公發之先是諸路長吏兼領軍民錢穀往
往恃其富強肆爲不法公奏長吏專理民事萬戶
府總軍政課稅所掌錢穀各不相統攝遂爲定制
權貴不能平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不激怒皇叔

俾專使來奏謂公悉用南朝舊人且渠親屬在彼
恐有異志不宜重用且以國朝所忌誣構百端必
欲置之死地事連諸執政時鎮海粘合重山實爲
同列爲之股慄曰何必強爲更張計必有今日事
公曰自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爲之諸公何與焉
若果獲罪我自當之必不相累上察見其誣怒逐
來使不數月會有以事告咸得不者上知與公不
協特命鞠治公奏曰此人倨傲無禮狎近羣小易
以招謗今方有事於南方他日治之亦未爲晚
而謂侍臣曰君子人也汝曹當效之辛

卯秋八月上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米穀簿籍具陳於前悉符元奏之數上笑曰卿不離朕左右何以能使錢穀流入如此不審南國復有卿比者否公曰賢於臣者甚多以臣不才故畱於燕上親酌大觴以賜之即日授中書省印俾領其事無巨細一以委之宣德路長官太傅禿花失陷官糧萬餘石恃其勲舊密奏求免上問中書知否對曰不知上取鳴鏑欲射者再良久叱出使白中書省償之仍勅今後凡事先白中書然後聞奏中貴苦木思不花奏撥戶一萬以爲采鍊金銀

栽種蒲萄等戶公言

太祖有旨山後百姓與本朝人無異兵賦所出緩急得用不若將河南殘民貸而不誅可充此役且以實山後之地 上曰卿言是也又奏諸路民戶今已疫乏宜令土居蒙古回鶻河西人等與所在居民一體應輸賦役皆施行之壬辰車駕至河南詔陝洛秦虢等州山林洞穴逃匿之人若迎軍來降與免殺戮或謂此輩急則來附緩則復資敵耳公奏給旗數百面悉令散歸已降之郡其活不可勝數國制凡敵人拒命矢石一發則殺無赦汴京垂

解首將速不得遣人來報且言此城相抗日久多
殺傷士卒意欲盡屠之公馳入奏曰將士暴露凡
數十年所爭者地土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
上疑而未決復奏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
民富實之家皆聚此城中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
勞也上始然之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
避兵在汴者戶一百四十七萬仍奏選工匠儒釋
道醫卜之流散居河北官為給贍其後攻取淮漢
諸城因為定例初汴京未下奏遣使入城索取孔
子五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元措令收拾散亡禮

樂人等及取名儒梁陟等數輩於燕京置編修所
平陽置經籍所以開文治時河南初破被俘虜者
不可勝計及聞大軍北還逃去者十八九有詔停
留逃民及資給飲食者皆死無問城郭保社一家
犯禁餘並連坐由是百姓惶駭雖父子弟兄一經
俘虜不敢正視逃民無所得食蹈死道路者踵相
躡也公從容進說曰十餘年間存撫百姓以其有
用故也若勝負未分慮涉攜貳今敵國已破去將
安往豈有因一俘囚罪數百人者乎上悟詔停其
禁金國既亡唯秦鞏等二十餘州連歲不下公奏

言人之得罪逃入金國者皆萃於此其所以力戰
者蓋懼死耳若許以不殺不攻而自下矣詔下皆
開門出降期月之間山外悉平甲午詔括戶口以
大臣忽覩虎領之國初方事進取所降下者因以
與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統屬至是始隸
州縣朝臣共欲以丁爲戶公獨以爲不可皆曰我
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捨大朝之法
而從亡國政耶公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
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卒從公
議時諸王大臣及諸將校所得驅口往往寄留諸

郡幾居天下之半公因奏括戶口皆籍爲編民乙未朝議以回鶻人征南漢人征西以爲得計公極言其不可曰漢地西域相去數萬里比至敵境人馬疲乏不堪爲用況水土異宜必生疾疫不若各就本土征進似爲兩便爭論十餘日其議遂寢丙申上會諸王貴臣親執觴以賜公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天下亦無今日朕之所以得高枕而卧者卿之力也蓋

太祖晚年屢屬於公曰此人天賜我家汝他日國政當悉委之其秋七月忽覩虎以戶口來上議割

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以爲湯沐邑公曰尾大
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上曰業
已許之復曰若樹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
令擅自徵歛差可久也從之是歲始定天下賦稅
等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
所賜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
升水田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
升已上以爲永額窮臣皆謂太輕公曰將來必有
以利違者則已爲重矣國初盜賊充斥商賈不能
行則下令凡有失盜去處與歲不獲正賊令本路

民戶代償其物前後者累動以萬計及所在官吏
取借回鶻債銀其年數倍之次年則并息又倍之
謂之羊羔利積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子
爲質然終不能償公爲請於上悉以官銀代還凡
七萬六千定仍奏定今後不以歲月遠近子本相
俾更不生息遂爲定制侍臣脫歡奏選室女勅中
書省發詔行之公持之不下上怒召問其故公曰
向所刷室女二十八人尚在燕京足備後宮使令
而脫歡傳旨又欲徧行選刷臣恐重擾百姓欲覆
奏陛下耳上良久曰可遂罷之又欲於漢地拘刷

牝馬公言漢地所有繭絲五穀耳非產馬之地若
今日行之後必爲例是徒擾天下也乃從其請丁
酉汰三教僧道試經通者給牒受戒許居寺觀儒
人中選者則復其家公初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
行選試至是始行之始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
而使臣猥多馬悉倒乏則豪奪民馬以乘之城郭
道路所至騷動及其到館則要索百端供饋稍緩
輒被箠撻館人不能堪公奏給牌劄仍定飲食分例其
弊始革因陳時務十策一曰信賞罰二曰正名分
三曰給俸祿四曰封功臣五曰考殿最六曰定物

力七曰汰工匠八曰務農桑九曰定土貢十曰置
水運上雖不能盡行亦時擇用焉回鶻阿散阿迷
失告公私用官銀一千定上召問公公曰陛下試
詳思之曾有旨用銀否上曰朕亦憶得嘗令修蓋
宮殿用銀一千定公曰是也後數日上坐萬安殿
召阿散阿迷失詰之遂服其誣太原路課稅使副
以贓罪聞上讓公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皆
善人何故亦有此輩公曰君父之教臣子豈欲陷
之於不義而不義者亦時有之三綱五常之教有國有
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星辰也豈可因一入之有

過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上意乃解戊
戌天下大旱蝗上問公以禦之之術公曰今年租賦乞權
行倚閣上曰恐國用不足公曰倉庫見在可支十年
許之初籍天下戶得一百四萬至是逃亡者十四五而
賦仍舊天下病之公奏除逃戶二十五萬民賴以安燕
京劉忽篤馬者陰結權貴以銀五十萬兩撲買天下差
發涉獵發丁者以銀二十五萬兩撲買天下係官廊
房地基水利豬雞劉庭王者以銀五萬兩撲買燕京
酒課又有回鶻以銀一百萬兩撲買天下鹽課至
有撲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公曰此皆姦人欺

下罔上爲害甚大咸奏罷之嘗曰興一利不若除
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必以爲班超之言蓋
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上素嗜酒晚年尤甚
日與諸大臣酣飲公數諫不聽乃持酒槽之金口
曰此鐵爲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有不損
耶上悅賜以金帛仍勅左右日進酒三鍾而止時
四方無虞上頗怠於政事姦邪得以乘間而入初
公自庚寅年定課稅所額每歲銀一萬定及河南
既下戶口滋息增至一萬二千定而回鶻譯史安
天合至自汴梁倒身事公以求進用公雖加獎借

終不能滿望即奔詣鍾峽海百計行間首引回鶻與
都刺合蠻撲買課稅增至四萬四千定公曰雖取
四十四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民
窮爲盜非國之福而近侍左右皆爲所啗上亦頗
惑衆議欲令試行之公反復爭論聲色俱厲上曰
汝欲鬪搏耶公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撲買之利既
興必有躡跡而篡其後者民之窮困將自此始於
是政出多門矣公正色立朝不爲少屈欲以身徇
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氣懇切孜孜不
已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然待公加重公當國

日又每以所得祿賜分散宗族未嘗私以官爵或
勸以乘時廣布枝葉固本之術也公曰金幣資給
足以樂生若假之官守設有不肖者干違常憲吾
不能廢公法而徇私情且狡兔三穴吾不為也辛
丑春二月上疾篤脉絕皇后不知所以召公問之
公曰今朝廷用非其人天下罪囚必多冤枉故天
變屢見宜大赦天下因引宋景公熒惑退舍之事
以爲證后亟欲行之公曰非君命不可頃之上少
蘇后以爲奏上不能言頷之而已赦發脉復生冬
十一月卜勿藥已又公以太一數推之奏不宜改

獵左右皆曰若不騎射何以爲樂獵五日而崩癸卯后以儲嗣問公公曰此非外姓臣所當議自有先帝遺詔在遵之則社稷甚幸與都刺合蠻方以貸取朝政執政者亦皆阿附唯憚公沮其事則以銀五萬兩賂公公不受事有不便於民者輒中止之時后已稱制則以御宝空紙付與都刺合蠻令從意書填公奏曰天下先帝之天下典章號令自先帝出必欲如此臣不敢奉詔尋復有旨與都刺合蠻奏準事理令史若不書填則斷其手公曰軍國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

是遵行若不合理死亦不避况手足乎因厲聲曰
老臣事 太祖太宗三十餘年固不負於國家皇后
亦不能以無罪殺臣后雖怨其忤已亦以先朝勲
舊曲加敬憚焉公以其年五月十有四日以疾薨
於位享年五十五蒙古諸人哭之如喪其親戚和
林爲之罷市絕音樂者數日天下士大夫莫不哀
泣相吊以中統二年十月二十日葬於玉泉東壟
山之陽從遺命也以漆水國夫人蘇氏祔先娶孫
氏以兵亂隔絕歿於河南之方城生子鉉監開平
倉卒蘇氏東坡先生四世孫威州刺史公弼之女

生子鑄今爲中書左丞相孫男十一人曰希徵曰
希勃曰希亮曰希寬曰希素曰希周曰希光曰希
逸曰希 曰希 曰希 女孫五人適貴族公天
姿英邁迴出人表雖案牘滿前左酬右答咸適其
當又能以忠勤自將嘗會計天下九年之賦毫釐
有差則通宵不寐平居不妄言笑疑若簡傲及一
被接納則和氣溫溫令人不能忘平生不治生產
家財未嘗問其出入及其薨也人有譖之者曰公
爲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后使衛士視之
唯名琴數張金石遺文數百卷而已篤於好學不

含晝夜嘗誠諸子曰公務雖多晝則屬官夜則屬
私亦可學也其學務爲該洽凡星曆醫卜雜筭內
筭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曆五
星密於中國乃作麻答把曆蓋回鶻曆名也又以
日食躔度與中國不同以大明曆浸差故也乃定
文獻公所著乙未元曆行於世既葬公七年今丞
相持進士趙衍狀以銘見屬國家承大亂之後天
綱絕地軸折人理滅所謂更造夫婦肇有父子者
信有之矣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
者又皆諸國之人言語之不通趣向之不同當是

之時而公以一書生孤立於廟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學憂憂乎其難哉幸賴明天子在上諫行言聽故奮袂直前力行而不顧然而其見於設施者十不能二三而天下之人固已鈞受其賜矣若此時非公則人之類又不知其何如耳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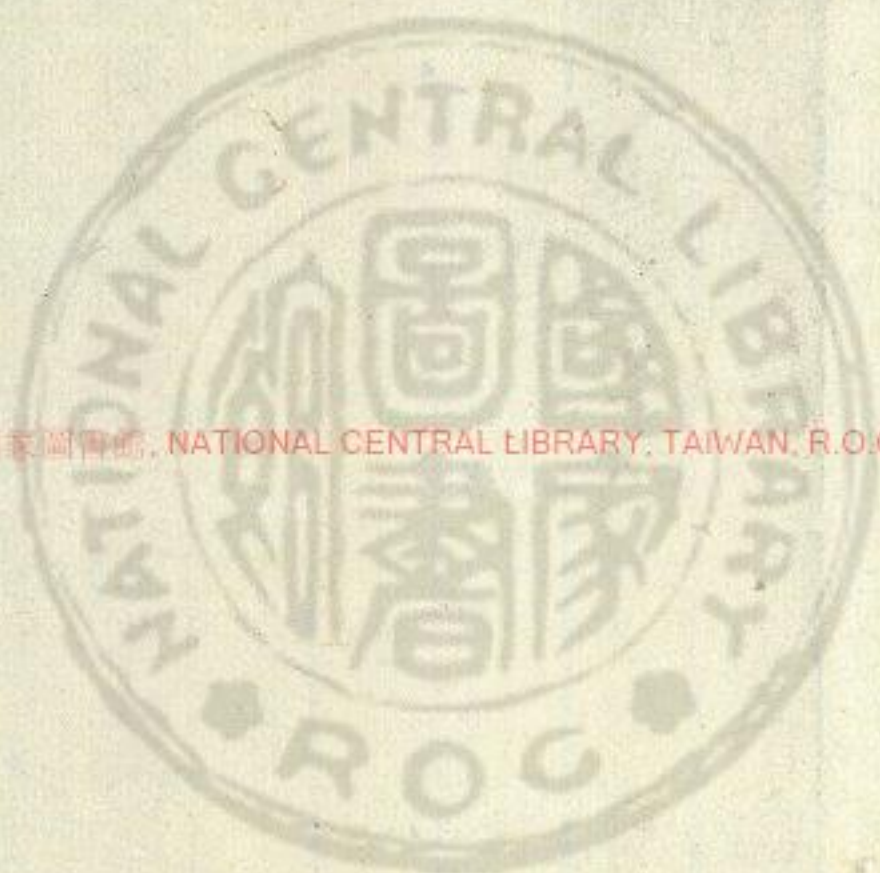
帝王之興輔弼是賴誰其尸之不約而會阿衡返商尚父歸周風雲一旦竹帛千秋赤氣告祥龍飛朔野義師長驅削平天下儒服從容左右彌縫克誠厥功惟中令公令公維何代掌變理太師之孫文獻之子白璧堂堂維國之華帝曰斯人天賜我

家重明耀離大命既革乾旋坤轉如再開闢內外
疇咨付之鈞司吾國吾民汝翼汝為公拜稽首曰
敢不力權輿帝墳草創人極郡國相師以殺為嬉
陰盜赤子弄兵潢池渙號一布捷於風雨指麾群
雄圈豹檻虎賢哲深藏固拒牢關潛行公卿求活
草間隨材擇用鬱為棟棟維羅四方狩麟蒐鳳府
庫填充粟帛流通公於是時蕭何關中臺閣討裁
典章燦煥公於是時玄齡貞觀逋俘纍纍蔽野僵
屍我煥而寒我飽而飢圍城惴惴假息寸晷我解
其縛我生其死生息長芒養教誨飲食民至于今家

受其賜惟天雖高其監則明乃祚元子再秉樞衡
勲在盟府名昭國史富中其壽考哀榮終始萑萑新
阡浩浩流泉不朽載傳尚千萬年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八

神道碑

中書右丞相史公神道碑

王磐

房杜受惟幄之寄而不親汗馬之勞耿賈著鍾鼎
之勲而弗踐秉鈞之位豈不以將相殊器而軍國
異宜非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未易當之歟丞
相史公弱冠從軍年未三十已爲大將自

太祖太宗睿宗憲宗四朝每有征伐之事未嘗不
在軍中身經百戰偉績豐功不可勝紀逮

今上御極置之相府授以鼓柄即從容間暇不動

聲色而紀綱法度粲然一新內立省部以杜絕政
出多門斜封墨勅之權外設六道宣撫司以削奪
郡縣官吏世襲專擅之弊給百官俸祿使在官者
有以自贍而得保清廉之節禁賄賂請託使官吏
一心奉公而不敢爲徇情杜法之私又奏罷諸色
占役五十餘萬戶均其賦稅以蘇民力天下欣然
咸有太平之望非所謂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
能如是乎公諱天澤大興永清人曾大父成珪隱
德不耀父秉直是爲尚書府君生三子伯曰天倪
仲曰天安公其季也金大女癸酉歲國兵南下尚

書府君率鄉里老幼數千詣太師國王木花里軍門降明年從國王攻北京下之王以國人烏也兒爲都元帥府君爲行部尚書鎮守其地後五年武仙以真定降王又以天倪爲河北西路都元帥仙副之駐真定公年寢長身長八尺善騎射拳勇過人署帳前軍總領乙酉歲春都帥命公護送太夫人還北京仍令過燕都市緡幣爲此覲需既行武仙以真定叛都元帥被害帥府經歷王緡追公及燕公聞變即與緡議緡曰變起倉卒帥府軍無主散出多在近郊公能起燕南行即不招自至公慨

然曰兄弟之讎不共國假使無成義亦當往況有
可成之道乎即出所賣布幣之金買兵仗甲冑載
之南行行至滿城已得兵士千餘戰馬七百遣監
軍李伯祐詣國王行帳言狀且乞濟師王命公紹
其兄職仍以笑乃解將兵三千爲助遂破走武仙
復取真定後數月武仙又潛遣壯士入城匿大曆
寺夜斬關爲內應仙入據城公倉卒率軍士數十
人夜踰城東出步走藁城會諸城軍與笑乃解合
軍攻仙走之笑乃解怒民之從賊也驅萬餘人將
之公曰此皆吾民不幸爲賊驅脅何罪而殺之

不聽公力爭甚久竟得全活公乃繕城隍立樓櫓
爲不可犯之計招集流散存卹困窮披荆棘拾瓦
礫官府民居日益完葺歲荒食艱捐甘攻苦與衆
共之由是數年之間民生完實而兵力富強勝於
他郡

太宗即位公北覲朝廷方議選三萬戶分統漢兵
公適至上素聞公名遂以真定大名河間濟南東
平五路授公爲萬戶壬辰歲

太宗由白波渡河疾趨陽翟與

睿宗相會破合峇軍於三峯山命公略汴京以東

諸城公遂下太康柘縣瓦岡睢州復與大軍會軍
至歸德衛州達魯花赤撒吉思欲以其軍薄城而
營公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難爲備矣不
聽會公以事之汴比還撒吉思全軍皆沒戊午歲秋
憲宗南征明年駐釣魚山夏秋之交軍士多疾疫
方議班師宋將呂文德率戰艦千餘艘由嘉陵江
來上命它帥拒戰不能却詔公往公命蒙古軍分
爲兩翼夾江注射公率水軍順流縱擊大破之奪
船數百艘追至重慶府乃還中統元年

今上登極首召公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公奏疏以

對 上嘉納之命公往鄂渚撤江上軍既回以公爲
河南等路宣撫使是歲秋 上北征又詔公兼江淮
經畧使二年春 上北征還以公爲中書右丞相秋
九月從 上北征冬十一月與阿里不哥會戰昔木
土 上命丞相線真指麾右軍公指麾左軍戰大捷
阿里不哥遁去三年春李璫陰結宋人以益都叛
率軍據濟南 上命諸王合必赤總諸道兵討之璫
兇勢甚張 上繼命公往公受命之日不至其家輕
騎奔赴至則亟築長圍樹木柵遏其侵軼使內外
不相聞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璫斬軍

門誅同惡數十人餘悉縱令歸家明日引軍東行
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公將行上臨軒
授詔責公以專征之任俾諸將皆聽節度公自始
至還未嘗以詔旨示人其謙退慎密如此入見
上慰勞公悉歸功諸將若無一毫出於已者至元
元年加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如故三年皇子燕王
領中書省兼樞密使以公爲左丞相兼樞密副使
六年上將有事於襄陽詔公與駙馬忽刺出往賜
白金百笏楮幣萬緡公至則占要害地築三小堡
屯軍使彼內不能出外不得援蓄銳而守兵食有

餘七年公以疾還八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
國重事仍令右丞相安童諭公曰中書省尚書省
御史臺或一月或一旬遇有大事卿可商量小事
不必煩卿也十年宋將呂文煥以襄陽內附聖天
子慨然有掃清六合混一車書之意十一年秋以
公與右丞相伯顏領荆湖路行臺總大軍自襄陽
水陸並進將由鄂渚渡江行至郢州公病不能進
還襄陽上聞亟遣近侍賫蒲萄酒賜公且諭之曰
卿自吾父祖以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宣勤勞者
多矣勿以小疾暫阻行意便為憂惱可且北歸善

自調護公歸至真定上又遣其子杠與太醫馳往
診視仍賜藥物公餌畢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
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毋殺虜是日薨春秋七十
有四實至元十二年二月七日也訃聞上震悼遣
近臣致奠賻白金二千五百兩贈太尉下太常考
行謚曰忠武以三月庚寅葬府城西原明年春二
月有旨命臣鑿製墓隧碑文臣嘗論士君子抱負
才智出逢昌運君臣遇合取富貴功名以自振耀
非難事也唯夫仁慈惠愛不吝不驕有以服人心
於富貴功名之外者是可重也公以元勲碩德位

兼將相爲邦家之柱石爲宗社之著龜望重四朝
恩隆百辟其容貌循循和易未嘗有一毫驕矜之
色見於顏間視富貴功名歛然退避若將有浼於
己者此其蘊藉豈尋常淺狹之量所能窺測哉初
武仙之變公之兄都元帥被害朝廷以公紹其職
後都帥之子稍長公奏言於朝曰臣遭家禍權兄
職以復讎恥爲姪尚幼久不敢言今姪年已長願
得歸之上曰但聞爭官者多讓官者少卿之此舉
甚可嘉尚然朕自有官憤之卿何可辭即日詔以
公姪爲真定路總管後數年公又乞致仕上問其

故公曰臣無大功報國今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
權臣復久叨寄遇一門之內處三要職寵榮過分
必致咎殃臣敢昧死固請上曰卿奕世忠勤有功
於國一門三職何足爲嫌不允國朝之制州府司
縣各置監臨官謂之達魯花赤州府官徃徃不能
相下公獨一切莫與之較由是唯真定一路事不
乖戾而民以寧李壇變後議者以諸侯權重爲言
公言於朝曰兵民之權不可并在一門家有一人
居官其餘宜悉罷遣行之請自臣家始史氏子弟
即日皆辭職而退

憲宗朝公爲河南經畧使朝廷遣阿藍答兒勾較
諸路財賦出入虧盈阿藍答兒性苛刻乘勢橫暴
擅作威福官吏悉遭凌辱以公舊德獨見寬假公
進曰經畧使司我實主之是非功罪皆當問我今
罪及諸人而不問我豈能自安乎由是餘人蒙賴
得釋者甚衆兵火之餘民間生理貧弱徃徃從西
北賈人借貸周歲輒出倍息謂之羊羔利稍積數
年則鬻妻賣子不能盡償公奏乞令民間負債出
息至倍則止上從之遂爲定法初公至歸德遇蒙
古官驅俘獲數人出城將殺之內一俘氣貌異常

公問汝爲何人曰我金近侍局官也曰汝識李正
臣乎曰我即是也公出橐中金贖之遣騎送歸真
定軍回署萬戶府參謀幕府畱務無大小一以委
之又嘗有河南流寓人王顯之來謁公一見問其
姓名鄉里即畱置門下署萬戶參議行軍事務無
大小一以委之兩人信任之專雖父兄子弟莫之
敢問由是真定治效高視他郡四方諸侯取之爲
法者兩人之力爲多公平生喜資治通鑑每公務
之暇即取讀之有不解則以問人必解而後已雖
公務遠適亦恒以數冊自隨每舉一事輒能推究

始終折衷是非雖老師宿儒有不及者公夫人石氏李氏納合氏抹撚氏皆先公卒子男八人曰格祭祿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曰樟真定順天兩路新軍萬戶曰棣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曰杠資德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右丞曰杞嘉議大夫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曰梓奉議大夫澧州路同知曰楷奉訓大夫南陽府同知曰彬資德大夫中書左丞女七人皆適名族男孫十六女孫十三銘曰維開府公沈毅龐鴻超然異稟間氣所鍾累朝尚武公在戎旅把握韜鈴指麾貔虎一旦崇文正笏

垂紳從容廊廟百度維新省部既立事權歸一監
司出臨專擅自息祿足代耕吏保公清包苴不行
獄無歆傾謨協宸意事合群情黔黎呼舞思見太
平太平非難既立其址譬如爲山要有終始役指
駢羅覆篲孔多積之歲月寧不嵯峨公屬橐鞬十
嘗八九其在鈞衡整而非久整而非久又復不專
同堂合議嗜好竒偏公心順恭光叶天聰紀綱卒
立天子之功波濤險巇舟楫是依風雨震驚夏屋
旻幪世治時清尚可無公險巇震驚非公孰寧忠
義肝腸中令汾陽小心慎兢相國玄齡公今云亡

孰佐時康宸衷簡在百世難忘豐碑堂堂松栢生
先有不知者視此銘章

中書左丞張公神道碑

李謙

世祖皇帝始居潛邸招集天下英俊訪問治道一
時賢士大夫雲合輻湊爭進所聞迨中統至元之
間布列臺閣分任岳牧蔚爲一代名臣者不可勝
紀至其愛君憂國忠勤匪懈好善疾惡始終不撓
若時政之臧否生民之利病知之無不言言之無
不盡曾不以用舍進退累其心者公一人而已公
諱文謙字仲謙姓張氏世爲邢州沙河人曾祖珪

祖字皆潛德不仕考英邢州軍資庫使曾祖妣秦氏祖妣常氏妣劉氏公幼聰敏讀書善記誦自入小學與太保劉公秉忠同研席年相若志相得其後太保祝髮爲僧先侍

世祖於潛邸薦公才可用歲丁未驛召北上入見占對稱旨擢置侍從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牋奏日見信任邢初分隸勲臣二千戶爲食邑歲遣人更迭監牧類皆不知撫治加之頻歲軍興郡當驛傳衝要徵需百出民不堪命會郡人赴懇王府公與太保竇爲先容合辭言於

世祖曰今民生困敝莫邪爲甚揀焚拯溺宜不可
緩盍擇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諸侯取法於我
則天下均受賜矣

世祖從之命近臣脫元脫故劉尚書肅李侍郎簡
偕往三人者同心爲治黜出貪暴剷除宿敝不期
月流亡者復益戶十倍於是

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蓋自公發之辛亥

憲宗皇帝踐祚世祖以太弟日侍宸扆所言率賜
俞允公暨太保數條具時務所當先者爲

世祖言皆奏可施行之是後大駕所臨若大理若

漢鄂公皆扈行

世祖皇帝即位首拜中書左丞與平章政事王文
統共政建立綱紀講明利弊以安國便民爲務詔
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文統素忌克謀謨之際
屢相可否積不能平公遽求出詔以本職行大名
等路宣撫司事且有後命曰第徃行詔鄉比行謂
文統言天下生民罷瘵日久歲屬大旱若不量蠲
稅賦將無以慰來蘇之望文統以爲

世祖新即大位國家經費爲數不貲且素無積儲
何所供億公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

取之未晚也竟蠲常賦十之四商酒稅額十之二
下車宣布德意百姓歡欣鼓舞思見德化之成明
年春入朝還居政府始立左右部分司綜務鉅細
畢舉公之力居多三年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總
司財賦每事欲專輒奏聞不關白省府詔廷議之
公昌言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不關預中書無是
理也且財賦一事耳若中書不敢詰天子將親蒞
之乎

世祖曰仲謙言是也阿合馬語遂塞至元改元秋
詔公行省事中興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公求蜀

士爲人僕隸者得五六人授恩例理而出之俾通
明吏教以案牘旬月之間樞機品式粗若可觀堯
人始遣子弟讀書土俗爲之一變又疏唐來漢延
二渠溉田十萬餘頃民迄今賴之三年還朝諸勢
家告有戶數千當役屬爲私奴朝議久不決公言
奴與良法當以乙未戶帳爲斷若已籍爲奴或奴
之而未占籍者歸勢家可也自餘皆國家良民必
無爲奴之理其議遂定至今守以爲法五年春淄
川妖人曰胡王者作亂惑衆逮繫百餘人事聞
世祖命中書省議公謂愚民無知爲所誑誘殺首

惡三數人足矣右丞相安童是其言命公與斷事
官普化莅決於濟南既至尸三人於市餘並釋去
人以爲死而復生七年拜大司農卿立諸道勸農
司巡行勸課敦本業抑游末設庠序崇孝弟不數
年功效昭著野無曠土栽植之利遍天下奏開籍
田祭先農先蠶皆自公始尋又奏立國子學以魯
齋許公衡爲祭酒選貴胄子弟教養之所成就人
材爲多已而分布省寺臺閣徃徃蔚爲時望達於
從政皆出公始終左右之力阿合馬當國權民鐵
爲農器厚其直以配民翔立宣慰司行戶部於東

平大名不與民事惟印楮幣足務諸路轉運司估
勢作威害民干政莫敢誰何公屢於

世祖前極論其害詔從公言皆罷之彼怒其沮已
數欲中傷賴

世祖眷知有素計不得行十三年拜御史中丞時
阿合馬威權日熾恣為不法慮臺憲發其姦奏罷
諸道提刑案察司以撼內臺屠數日公奏復之自
知為姦臣所忌不辭去未已也亟請避位明年拜
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初

世祖以大明曆歲久寔差詔魯齋許公太史令王

恂同知太史院事鄖守敬測驗改正命公董其事
故有是拜潛成賜名曰授時頒行天下十九年拜
樞密副使首議肅兵政汰冗員選練將士而優恤
其家曾未及施而一疾不起薨於京師私第之正
寢實二十年三月壬申也享年六十有七階至資
政大夫

今上皇帝御極追念舊德特敕有司議頒恤典贈
光祿大夫大司徒謚忠宣公夫人劉氏封襄國夫
人夫人前邢州節度使劉侯之女姿淑善事姑至
孝衣製必躬親之公既貴顯夫人常服不過練素

子女雖甚鍾愛每飯蔬食服補綴之衣常語人曰
童心易以驕縱當預之以儉克宋之初詔頒廷臣
白金器皿輒遣分遺親族尤喜周卹孤貧恭勤逮
下僮僕皆感恩惠迨公之薨家無餘貲曰吾家素
尚清白有書數篋傳之子孫萬金不博也其治家
教子之賢類此襄國生二子長曰晏初侍
裕宗於東宮爲府正司丞

世祖思功臣子孫選充刑部郎中遷吏部郎中大
司農丞元貞改元

今上時時召見命講經史特授集賢侍讀學士衆

議樞密院事陞集賢學士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
次曰果武備寺丞女五人長適知深州事許善慶
次適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董士身次適祕書少
監劉廙次適集賢照磨李吉次適典瑞大監董士
恭公先娶李氏早卒生一女適主簿喬淵側室一
子曰昇一女適劉盤初大理之役我師至其城下
國主高祥拒命殺我信使一夕遁去
世祖怒欲屠之公言入曰殺使拒命者其國主耳
非民之罪

世祖從之特免殺掠所活者無筭漢鄂之役王師

方啓行公數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
不可嗜殺

世祖曰保爲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諸將分道並
進各遣儒士相其殺禁戢軍士毋肆殺戮毋焚燒
廬舍所獲生口悉縱遣之其後混一之功卒本於
不可嗜殺等數語信乎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公爲
人謙恭篤實外和內剛其好賢樂善出於天性人
有寸美必極口稱道遭際以來每以薦達士類爲
己任或曰人心不同豈能盡識一有失當得無累
乎公曰人才何嘗累己第患鑒裁未明有遺才耳

且人臣以薦賢爲職豈得避纖芥之嫌而負國蔽
善一時聞人揚歷中外者多公所舉然未嘗有德
色平居慈祥樂易與人交不立厓岸及當官論事
守正不倚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又勇於爲苟一事
可行一善可舉如梗茹在膾必欲快吐而後已若
農事若鈔法謂生民之重本有國之大計尤拳拳
焉樂聞已過僚屬或相規勸雖其言甚切自敵以
下宜若不能堪者公每優容之過亦隨改不少吝
晚歲篤於義理之學搯衣魯齋求是正之有自得之
趣無他嗜好惟聚書數萬卷而已身居寵貴自奉

若寒士門無閭隸客至倒屣出迎惟恐不及人以
是多之謙晚至京師朝廷時有會議嘗忝從先生
長者後及見直言正色不畏強禦今已矣若公者
豈可復得哉銘曰

泰道方隆萬物棟通乾龍將翔滂其雲從維我皇
元肇開五葉群賢彙征翼扶大業公由縫掖徵詣
公車平昔所聞逢時樂攄大理之行武昌之役賴
公一言民免鋒鏑中統之治至元之隆公居政府
匡輔有功饕餮擅權害民蠹國奮義直前發其姦
慝如炭與冰則不可同退居散地不忘公忠見善

必聞有謀斯告聖恩天大愧無以報舉賢達能初
非市恩一時桃李盡在公門農桑學校相繼具舉
富庶而教先後有序澤民夙心經國遠圖天不假
年有銜莫祛公今已矣公猶不死事業卓然載之
信史

翰林侍讀學士郝公神道碑 盧摯

公諱經字伯常郝氏自潞徙澤之陵川始公八世
祖祚曾祖昇祖天挺父思溫既歿其徒相與號靜
直處士有三男子公其長子也八世祖而下皆同
居業儒不仕以淑其里鳩休瀆慶廼發於公壬辰

之變靜直君流寓燕趙間公年十餘歲沈塞靜重
狀貌瓌奇精敏有志趣盡力子職及其爲學晝或
忘饋通昔詰旦衣服危坐諷誦不輟劬勤如此九
五六年剖劓捥摩磊砢而直廉臬而輝涵積揉累
日殊月異擷芳雋腴充而足之汧源洙泗以肩周
程雷風斯文陶冶當世慨然以爲己任山峙川駛
天遊神遇屹乎莫移浩乎莫禦變化不可測矣既
冠順天道左副元帥賈公輔一見待以國士萬戶
張蔡公柔館公帥府張賈子弟皆從質學海內名
士聞伯常之風者莫不飭使介走書幣庶幾屈

爲賓友公一謝絕

世祖在潛邸羅致異儁挹其聞遣使者一再起公
既奉清問上稽唐虞下追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
緩頰以談爨若所陳也帝喜踰所聞凝聽忘倦且
俾書所欲言者條數十餘事皆援據古義劇切時
病及踐祚更化用公之言居多歲己未

憲宗自將伐宋建益上流

世祖總東師跨荆鄂公建議大槩以謂彼無釁可
乘未見其利唯修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
賢以尊將相惇族以壯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

窺竊結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育英材恤罷氓以
培植元氣藏器於身俟時而動則宋可圖矣帝偉
公所論以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然勢
不中止遂絕江圍鄂守將曹似道駭遽請和屬
憲廟昇遐王師言還明年

世祖即皇帝位詔公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號使
曰國信錫金虎符公方踰淮邊將李璫輒潛師侵
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寓書于公鱖以款兵館畱
真州籍爲口實公答書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
聖衷日喻邊將戢戍守圉以契和議衆所聞知今

啓覺自瓊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
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文其執政論辨古今南
北戰和利害甚悉皆不報顧窮極變詐以撼公之
志知其終不可怵於愧數也捷鑄館所塹垣擗棘
驛吏訶閤夜士鳴柝防閑挫抑獄犴之嚴不啻如
此介佐而下久於囚羈戚嗟尤怨無復生意公語
之曰鄉顧望不前將命之責一入宋境死生進退
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者豈能不忠不義
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揆
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服其言亦皆自振

勵至元十一年右丞相伯顏奉辭南伐江漢名城
望風鄉附

世祖命禮部尚書詰宋執行人之故遂以禮歸公
聞嬰疾在塗醫問絡繹既至錫燕路朝以張異瞽
隱其瘁於塵事也詔治疾於家病遂殆不起以聞
天子悼焉官其子采麟奉訓大夫起家知林州初
公之使宋也內則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
國陰屬邊將違詔侵宋沮撓使事欲以款兵假手
害公外則宋權臣似道竊卻敵爲功取宰相畏公
露其巧盟幸免之跡遂主議羈畱舉國皆知其非

似道不恤也公拘真館十有六年去國未幾而文
統伏誅甫歸國宋探誤國之罪似道殛宋隨以滅
然則懷姦怙寵傾陷善良雖暫若得計機發禍敗
曾不旋踵抑宋有亡徵公與阮會其患難不渝始
終名節儉一時而亨百世者初非不幸也公歸以
十二年四月卒以是年七月乙酉春秋五十有三
是月丁酉權厝保定府西靜直君墓次公幼至孝
撫諸弟極厚待宗族疏近如一篤友樂施德於已
者雖細惠必報然偉特方嚴風岸峭立衆不可攀
薰良猶姦題帖無貸故用世之志適際可爲已墮

奇擯既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爲務撰續後漢書
糾丕儕權還統章武以正壽史之失著易春秋外傳
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刪注三子一
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於辯以理爲主雄渾有
氣文集若干卷傳于世嗚呼功於斯術者不既多
乎捐累適已又何其勤也公娶張氏淑明祇修媿
德君子後公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采麟也以文
學行治擢實侍從今爲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女
子二人皆已嫁孫二人皆幼其孤采麟謀徙公之
厝兆孟州河陽縣某鄉某里卜協則次公生平事

來謂摯曰先子墓有日墓隧之碑宜得銘得銘非
信後詒遠者銘猶無刻也夫子宜銘摯惟侍讀公
以宗儒文雄有勞烈於國叙德暴庸莫詳史氏其
堅毅忠壯抱負不可揜者名聲昭徹雖走卒牧豎
深閨婦人皆能道公姓字與沒世無聞者異信後
詒遠何待墓刻然固不可無銘也銘曰

鍾氣之竒惟志是持緒道之微而才可爲振轂鄒
魯驟乘濂伊獵德游藝載驅載馳孰濬其渚孰植
其滋孰芬其藪孰煦孰吹有實其居賓吾能戲聖
潛于藩鬣選無遺裾曳冠魏憲言祁祁躍淵天飛

鱗公雲達廼睠南顧廼休王師廼命鴻碩柔遠淮
夷夷速其顛公凜乎危削稟操觚榮觀幽羈刪述
眎分名義昭垂薄言還歸昔壯今耆胡不康寧胡
不期頤胡不三事爲國著龜清廟宗彝不既厥施
輿論嗟嘻烝烝嗣慶圖永孝思刻文墓碑以顯詩
之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八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九

神道碑

湖廣行省左丞相神道碑

姚燧

初公以中書右丞下江陵驛聞大帝為大燕三日曉近臣曰伯顏東兵阿力海涯孤軍戍鄂朕嘗深憂或荆蜀連兵順流而東人心未牢必翻城為應根本斯蹶孰謂小北庭人能覆全荆江浙聞是肝膽落矣而吾東兵可無後虞朕喜以此御筆為北庭書昔魯魯合西地所生阿力海涯為大將有功信實聰明而安詳其加卿為阿虎耳愛虎赤嫡



近越各赤給日別平章求今億萬維臣之中降是
宸翰昭乎雲漢之章藹如天語之溫崇功禩德匪
夸一時可華及子孫百世者纔公一家視古丹書
鐵券出臣子手者何足道也卽江陵民封之千家
始公微時侍燕惟席地坐後特置榻班諸侯王阿
失拉下賜之金罍曰矣至而省必合樂鼓棊曲飲
是他雜以青白縹色龍鳳御服御帽金玉珠帶白
貂裘西錦珠衣海東白鶻凡所以侈服貴近田娛
其心者靡不及公嗚呼盛哉公北庭人妣夫人獨
堅呼突盧化胞生剖而出公考阿散合徹弗善也

將棄之夫人未忍益謹鞠視幼聰穎而辯長躬農
耕喟然曰大丈夫當樹勲國家何至與細民勤本
畎畝釋耒去求讀北庭書二月而盡其師學甚為
舅氏習拉帶達拉寒所異公歎曰而家門戶其由子
大及從事大將卜隣吉帶俾其子故中書右丞相
呼魯僕化從受北庭書又薦其忠謹得宿衛

大帝潛藩己未從濟江

帝射虎未殪公捨馬而

徒撻矛春殺之攻鄂先衆而登禽一人還流矢貫

喉出項

帝勇之賜銀為兩半百先是聞吐蕃有

貯甘露寶函石室藏山穴者凡再使求之皆為大

蛇竒獸所懼莫至最後遣至其所無所見竟與俱
歸勸進之初諸侯王議未一惟一王闕察耳嘗有
書 帝忘其誰在也顧左右問公曰臣所有之書
出而決兩事皆甚合旨中統三年制以為中書省
郎中褒曰久侍禁庭已著勞蹟至元改元加朝請
大夫參議中書省事發言惟以當可事宜為心不
憚伯相而阿其所志人有小疵必白 帝前眾畏
其口明年進嘉議大夫僉南京河南大名順德洛
磁彰德懷孟等路行中書省事始罷世侯而易置
其地又明年轉廉訪使虎符領鷹坊凡鳥獸皮角

筋羽悉征輸官尋領諸路鷹師獵戶再兼中都路
闡遺又明年進中議大夫僉制國用使司使又明
年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爲策襄陽吾故物由
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爲疆藩復此浮漢入江則宋
可平 帝大然之徵天下兵領以元帥府觀武襄
陽城白河別開行中書省以我少師文獻公僉省
公爲同僉凡襄鄧唐中裕在 太宗世所殘漢上
諸州之民避荒汴洛間與下戶賦寡者悉徙而南
屯田給餉尋罷帥府又明年詔故平章合丹開府
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贈太尉史忠武公天澤

來莅師宋遣人餽鹽茗襄陽乃築長圍起萬山包
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又城峴首開省其上兵
興事劇星火公專入妾能日馳八百里敗宋殿帥
今平章范文虎於灌漑又明年分中書省爲尚書
拜中奉大夫參知河南等路行尚書省事又明年
兼漢軍都元帥分將新軍四千六十及廢尚書復
以爲河南等路行中書省事宋遣都統張貴張順
將舟師從上游送袍甲犒師自萬山接戰二十里
斬順殺溺過所當貴獨以餘衆入後水暴漲慮貴
乘出下令軍中舟置燈篝岸積薪檣貴果結戰艦

爲陣宵遁盡然燈薪戰四十餘里斬之櫛門關又
明年遂請以西域礮攻樊城拔而屠之無噍類遺
襄陽甚慘移攻具臨之且曉守臣呂文煥君以孤
軍禦我數年今鳥飛路絕 帝實嘉能忠而主信
降必尊官重賜以勸方來終不仇汝置死所也文
煥感而出降十年二月也詔公借以入覲真拜參
知政事明年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同忠武公行
荆湖等路樞密院公策能籍民爲兵十萬合舊軍
或丞相安童伯顏一人將之南伐宋社必墟制皆
從之故太傅伯顏與忠武時皆以左丞相贈開府

儀同三司太保并國武宣公阿木以平章與公及
故平章文煥以參政行省將大軍發襄陽將至郢
忠武疾還敵宿兵數萬築新郢夾江爲城橫鐵鉅
鑊戰艦江中巢礮張弩逼我舟師郢北黃灣岸西
去江三里所港通藤湖達漢敵壁其上攻拔之拖
舟入港丞相惟以公數十騎覘新郢趙范兩都統
鼓伏兵發葭林諸將倉卒有未甲者人人奮先殄
其一軍兩將之首皆致公割趙腦膚撓酒飲之行
克沙洋新城以臨復守臣翟貴逆降大軍去而復
叛及漢陽故平章夏貴以制置舟師陳漢口水軍

千戶馬成爲導由己未濟江沙武口塗入江拔陽
邏青山白湖諸壁走貴軍鄂守臣張晏然王該王
勝以城下遂徇州民衣冠關會仍其服行鄉郭帖
然無有奪菜秉者民爭德吾元仁政義聲恨服化
晚檄下漢陽壽昌信陽德安大兵旣東分四萬人
戍鄂咨公畱後尋進官榮祿大夫自陽邏置驛以
便行商至蔡方請移師江陵而荆閩安撫高世傑
將艨艟千六百艘卒二萬規襲鄂公分兵禦之大
敗之荆江口降諸洞庭桃花灘下岳承制以守臣
孟之紹爲安撫使即西師至公安誓曰自今功者

健兒陞長百夫百夫長千夫千夫長萬夫萬夫取
進止因南風大沙市戰城上又戰城中屠之江陵
精銳於是焉盡制置使朱禔孫辭疾高節度達出
降下令安集如鄂岳傳檄歸峽澧常德辰沅靖荆
門隨郢復皆下之官其守臣如岳除宋苛法衣食
惇嫠詔故平章康希憲以右丞行省江陵以世傑
窮而來歸棄江陵市禔孫徵至京師死猶没入其
妻子還公于鄂移兵長沙行拔湘陰潭守臣植滉
柱江中自喬口至城凡十五所皆斷之又拔城西
柵射書招其守帥李芾速下以活州民不然拔城

暑矣不答乃令諸將畫地分圍決隍水以樹梯衝
礮鐵垣石心臺百日公中流矢創甚責戰益急申
命諸將凡所由久頗兵者卒伍前驅諸將安行其
後也自今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皆居前列有退劔
者定以軍興法從事三日而拔謀諸將曰國家爲制
城拔必暑是州生齒繁夥口數百萬悉魚肉之非
大帝諭伯顏以曹彬不殺旨也其屈法生之發倉
以賑餓人傳檄柳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江西
袁連皆下之幼主面縛公入覲賀始庭拜平章政
事遷移兵靖江破嚴關敗馬都統臨川陳張兩總

管小溶江諭經畧馬暨不下凡攻三十餘日而拔
公以靖江遠中土非長沙匹民性熬罵器易叛難服
不重典刑之廣西它州不可言以綏徠其阮之市
斬暨傳檄下柳鬱林橫邕廉象潯藤梧貴昭融賓
宜賀化高容欽雷爲州二十廣東肇慶德慶封爲
州三特磨農土貴南丹牧莫大秀皆請內屬乃牒
全之湘水三十六所以通迤舟楫制以萬戶史格
行宣慰司靖江還潭宋餘孽益衛兩王改元海中
唱人以爵規復其舊全永諸州與潭屬縣之民文
才喻周隆張虎羅飛之倫大或佐衆數萬小亦千

數在在爲羣與江之北黃蘄相煽以動皆削平之
偽將張世傑傳欲襲肇慶雷詔公討之且畧地海
外無爲賊巢過柳州嶺時暑軍士病渴所乘馬蹄
地出泉人資沃飲至今名馬蹄泉而偽安撫趙興
珞已戍海南白沙港公航海五百里不崇朝而至
擊與珞并獲偽使舟安國黃之紀皆磔之諭降瓊
南寧萬安吉陽聞偽王陷南恩公還襲走之降方
經畧會衛王死崖山乃還復諭降八番以其酋龍
文貌入覲置宣慰司從鎮南王伐交趾其君蹈海
去得文毅昭國兩王以歸後二年入覲上都庭拜

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再月而疾
勅尚醫四人診視求見登馬而劇歸即與夫人訣
當廿有三年丙戌五月廿五日薨上都享年六十
葬都城西高梁河公元配帖力 帝旣才公勅陳
毫穎元帥郝謙女爲亞妃前卒勅復以其妹爲繼
自陳三召傳至京師 順聖皇后爲加幘服白金
爲兩二千五百男六人 帖力生故資善大二湖廣
行中書省左丞忽失海涯長郝生正奉大夫湖廣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虎符監兩淮軍貫只各繼郝
生輔國上將軍湖南道宣慰使虎符監潭州軍賜

玉帶一品服和尚如

人者蕭生拔突魯海涯阿

昔思海涯滕生突魯彌實海涯女五人一適故嘉
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愜里斯班一適承
務郎大司農少卿僧家奴一適中書省斷事官六
斤一適昭勇大將軍監平陽太原軍伯淵一適傳
詔丙牙男孫三人小雲石海涯虎突海涯合滴力
海涯女孫六人一適郝某一適平章濶里吉思子
孛羅一適監平陽太原軍子埜斜餘幼後公薨十
四年今正奉輔國以神道未碑出公凡受制書與
御筆及公平生行實請燧曰徵是爲銘嗚呼兄弟

爭與昭揚先德於其子職責已塞矣嘗讀望諸君
書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未嘗不興
慨歎於武敏開用兵端視南國爲竒貨思圖形丹
青璽譽竹帛於今日後者如取諸懷及襄陽下方
戎淮西功已不出乎已大師南伐復分兵淮東渡
江捷聞一失聲而死豈先福始禍者誠如道家所
忌邪而公鼓其孤軍聒戎所餘不能倍萬名城通
都身至力取利盡海表圖地籍民半宋壇理其時
將相雖瞠後塵猶不可望公少見最所下州荆之
南十四淮西四湖帝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有一

廣東海南各四凡五十八自餘洞夷山獠荷氈被
羸犬主小酋棊錯輻裂連數千里受縻聽令者猶
不與存其依日月之末光張雷霆之餘威以會其
成功者亦一卅之雄哉今列其由省幕戎麾與所
受降登宰相者丞相二蒙古帶阿拉韓平章十二
奧魯赤虎突帖穆兒阿力史格呂文煥帖穆耳僕
花李庭李順張弘範劉國傑程鵬飛史弼右丞四
唆突完顏訥懷闢出桑落也訥左丞四闢出海唐元
帶劉深趙修已參政十三賈文備鄭也可何璋張
鼎樊楫朱國寶張榮實囊家帶烏馬耳字羅合答

耳高蓬馬應龍雲從龍都元帥宣慰使總管萬夫
千夫之長又什伯是觀出其門衆多又足徵公善
推勞人也初比土田租畝取三升戶調歲惟四兩
及定湖廣稅法畝取三升盡除宋他名徵後征海
南度不足於用始權宜抽戶調三之一佐軍時以
爲虐今較江浙諸省既增倍蓰獨西南賴以輕平
其境館傳修潔亦甲他省生祠所在岳潭柳雷公
安興安皆一而嚴關與全獨二銘曰

疇曰江漢南北之限天_刻衣幅幘可恃爲捍天混皇
與其險則那古以求之同軌不多秦漢茲降吳平

於晉陳兼於隋矧趙遺胤曜靈生東有炎朱光燦
火之微宜爾滅藏於皇 大帝神武不世行所睿
思效若龜筮由夫潛藩自將六師鵬舟浮江亦旣
越之歸正丹宸羣策明試加兵襄陽五稔克止公
曰乘勝籍民授兵將以大臣南國用乎 帝曰俞
哉惟爾協朕假爾以鉞誅彼干禁大師克鄂鼓行
而東四萬其徒雷後界公公乃按圖吾與吾守待
敵伺先孰與進取自鄂而岳自岳而荆長沙桂林
皆薊以兵餘州數十雖定傳檄葦壘言緩心亦孔
棘又鋤武庚于海之南左右皇子交州是戡疇知

公勞 大帝簡在衣裘禽隼靡有遺賚不事故常
墮其奎章捷捷翩翩龍騰鳳翔又錫金罍合樂而
飲臣鄰之家寵未有甚猶若未然丞相是崇與大
傳公同元元功甲子二終玄閭是宅壽止名垂
晰竹帛北方諸流所王維河九里漸濡尚其餘波
宜公有子匪相伊使不專美虞贊克延世其北居
庸盧溝在西有碑斯豐流峙與齊

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

姚燧

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三年當大德癸卯光祿大夫
上柱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公之三子山東宣慰

使渾都與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拜都及行
河南省參知政事也先帖木而譜其系狀其事以
請曰先公三宿墳莽矣其忠以事國孝以繩家光
大而雄偉者不及今焉鏡之金石將日遠日忘奚
以眎遺胄於無窮敢屬筆子燧以與憲副聯事此
道義不可辭乃序之曰公忙兀氏諱博羅驩畏答
而公之曾孫蕪木昂公之孫瑣魯火都公之子始
畏答而與兄畏翼俱事太祖時太疇盛彊畏翼
謀牲歸之畏答而苦止曰帝何負汝而爲是竟
去追之不復雪泣而歸請獨宣力帝貳之曰汝

凡與衆皆往獨留何爲無以自明乃折矢誓曰所
不終事 帝者有如此矢 帝感其誠易名胥廙
約爲按答蓋明炳幾先與友同死生之稱

帝後與王罕陳於曷刺真彼衆我寡救兀魯一軍
先發其將木徹帶玩鞭馬鬣不應胥廙請曰戰猶

鑿也匪斧不入我先爲鑿諸軍斧繼顧 帝訣曰

臣萬一不還三黃頭兒將軫 聖慮者辰入疾戰

大敗其軍晡猶逐北勅使止之乃旋師免胄爲殿

腦中流矢 帝傷之曰朕戒卿蚤休兵竟創而歸

親爲傅藥寢與同帳踰月而卒 帝曰曩只里吉

敵將實禦胥廛其以只里吉民百戶屬胥廛子
世世歲賜勿絕其族散亡者收完之即封北方萬
家 太宗以其子忙哥爲郡王又俾貴臣忽都忽
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割秦安州民萬家封
郡王歸奏 帝問忙兀之民何如是少對曰臣今
差次惟視 太祖之舊舊多亦多舊少亦少
帝曰不然舊民少而戰績則多其增爲二萬戶與
十功臣同爲諸侯者民異其編兀魯爭之忙兀舊
兵不及臣半今封額多於臣 帝曰汝忘而先玩
鞭馬鬣事邪後諸侯王與十功臣既有土地人民

允事干其城者各遣斷事官自司聽直于朝公年
十六爲斷事官世祖正宸極以從攻叛王阿里
不哥功賜其軍驃馬四百匹金銀幣帛稱是尋詔
入宿衛曉近臣曰是勲閹諸孫從其出入禁闈無
輒誰何李璫反詔將忙兀一軍圍濟南鈔益都萊
州賊平決獄燕南人無明允賜衣一襲雲南王虎
哥赤爲其省臣寶合丁輩毒殺事聞敕中書擇可
治其獄者凡四奏人皆不當旨丞相先真舉公且
言敗事臣請從坐帝曰之人則可公辭臣不愛
死第年少目不知書帝曰朕方恃卿求皇子死

尚書別帖元而知書惟可使之簿責其事是否一
委自卿明日慎無歸咎輔行也且聞卿不善飲彼
地多瘴宜少飲敵之未至四五驛所實合丁遣人
負金六籠來迓公曰雲南去朝廷遼邈省臣握兵
不安其心將懼而變乃好為語遣之既至盡以金
歸省而竟其獄得置毒情殺之而還奏可顧先真
曰卿舉得人賜兼金為兩五十武備寺奏令入筮
角惟忙兀以時夥於常歲 帝曰其報賜之自今
凡忙兀事無大細如札刺而事統安童者悉統於
博羅驪八年授昭勇大將軍右衛親軍都指揮使

虎符大都則專右衛上都則三衛兼總十一年授
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大師南伐分軍爲兩制
一其右受伯顏阿朮節度左悉委卿指一犯法臣
曰如別急烈迷失朕不責也俄受兼淮東都元帥
軍于下邳公策諸將曰清河居宋北鄙城小而固
與泗州昭信淮安實相犄角當水陸衝未易卒拔
可頓大兵爲疑海州東海石秋違此數百里其守
必懈吾將輕兵倍程而東其守臣可襲虜也師至
海州丁安撫果下石秋東海隨下清河史安撫聞
之亦下不一月而下四城宋主旣降而淮東諸州

猶城守故太傅伯顏入相凱還密詔公進兵拔淮安
南堡戰白馬湖又戰寶應棄高郵不攻由西小河
達漕河據灣頭堡斷通泰援竟拔揚州斬其制帥
李庭芝淮東諸州悉下賜西域藥及蒲萄酒介冑
弓矢鞍勒會分江南之州隸諸侯王及十功臣又
益封公桂陽州十四年遣平叛王只里幹帶於應
昌賜玉盤帶幣帛與總督羅同署樞密院事未久授
北京右丞既至召還會南土多反者詔募民能從
大軍遠討者俾自爲軍其百夫千夫惟聽其萬夫
節度不役他軍制命符節一與正同已行矣公

不能自陳令董司徒文忠入言今者日所出入
勝兵何啻百萬何假此曹無賴僥倖之徒以壯軍
威臣恐一踐南土肆為貪虐斬伐平民妾其婦女
橐其貨財民畏且仇反將滋眾非便召輿疾入
帝視其色瘁然賜坐與語重陳董奏可之適常德
入勸唐兀帶一軍殘暴其境如公所策勅斬以徇
諸是軍皆罷之十六年哈刺斯博羅斯斡羅罕薛
連干皆疆宗也勢不相一求遣大臣來莅詔令公
往凡居是二年十八年以右丞行省甘肅時大軍
駐西北仰哺省者十數萬人自陝西隴右河湟皆

不可舟惟車輦而畜召之塗費之餘十石不能致
一米石至百緡公經畫得方供億不乏賊不敢窺
邊者二年二十有一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御史大
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事黃華反徵內地戍兵進
討未能平賊多奴良民以歸公令監察御史提刑
按察司隨在糾覈皆止還之以疾歸會諸侯王乃
顏反 帝欲自將征之公曰始 太祖分封東諸
侯王及侯其地與戶臣始知之以二十率之彼得
其九亡兀兀魯札刺而弘吉烈亦其烈斯五諸侯
得其十一彼力滋多吾亦滋多吾有衰耗彼亦衰

耗然要其歸五侯之力終多彼二惟責徵兵五侯
自足當之何煩乘輿臣昔疾今愈請事東征制可
賜介冑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諸侯兵以行與乃
顏接戰屢摧其鋒再與其黨一王塔不帶戰滌兩
不止軍以乏食求却公曰兩陣之間勿作事先已
而彼軍先動公悉衆乘之逐北二日身中三矢禽
塔不帶斬忽倫輩後與月律魯太師合力始誅之
賜銀爲兩四百五十幣帛九不再月其黨一王哈
丹復叛公再請往詔與諸侯王乃馬帶討之公徂
於屢勝一日不虞賊游兵卒至止從三騎返走有

壑絕前廣二丈深加廣半追兵且及獨公策馬能
越三人後者皆見殺人以為天相忠義後遠北極
於東海之壩哈丹自引去獲其二妃斬其子老底
於陣凡戰四年所俘金銀悉散將士以故人致死
力賊平勅一妃賜乃馬帶一妃賜公陳金銀器延
春閣召東征諸侯王及公至將分賜之問公汝家
是器幾何繫帶無公曰以陛下威德奉身之
物亦畢備矣帝曰朕出此物本酬卿曹之勞在
人則伐其能以幸多取朕問猶曰既有可謂謙挹
不眩於貨者豈令其徒手歸姑賜是器五百兩廿

八年改河南宣慰司爲行中書省求可首是省平
章者凡三奏皆不允末乃及公則可授榮祿大夫
平章政事准鹽爲引歲六十五萬前政多逋至公
如額而集賜異幣一開封監縣鐵兀而告廉訪使
胡某不戢其民昏集驛散縣簿陳勳置巡屋器械
於村又周劉光店爲墻四其門高鑄司夜出入詔
公按之皆誣杖而徙戍南邊後詔天下括馬不當
及公等之家公曰吾家有馬羣連郊垆不思佐國
無以爲方三千里官民之倡其入驟馬十有八足
河水遷流無常民訟退灘連歲不絕或以其地投

獻諸侯王求爲佃民自蔽公奏正之仍著爲令河
後泛濫堤埽橫潰歸德睢州汴梁水及城下潞爲
巨浸公親行視督有司捍完之 皇上元貞二年
遷公平章陝西未行而改復爲河南入覲奏忙兀
一軍戍北歲久衣率故弊請以臣泰安州五戶歲
入絲一斤積四千斤盡輸內帑易爲匹帛分賚諸
軍 上以爲益勅迺車送達軍中賜銀爲兩百五
十幣帛三陞辭之日 上諭之曰卿今白鬚
世祖德言實足聽聞事更加慎中書平章刺真宣
政院使大食蠻合奏始者伐宋 世祖分軍爲兩

右則屬之伯顏阿木左屬之博羅驩今伯顏阿木
皆有田民而博羅驩獨無可後上曰何久不言
豈彼恥自白耶其於淮東所嘗戰地高郵已籍之
民賜五百戶以上中下率之上而中下各二及
圈替銀倚比再至汴踰年凡流外官久滯不銓旅
食道宮者旬月皆出之大德之元叛王藥木忽而
兀魯不花來歸公遣使駟聞始是諸王叛由其父
是輩小弱若無與知今焉來歸宜棄前惡以勸未
至上曰是奏深契朕衷改平章湖廣賜金鞍勒
至汝寧合福建省于江浙授公光祿大夫上柱國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白玉腰帶夏旱
隨禱而雨杭之豪民十家入賂於官大爲釀務高
其估而專其利酒日醕惡公變其法張省四憑其
富蓄凌轢府縣肆爲姦利自刻木牌與交鈔雜行
民間實侵貨幣與國爭利又盜隄海之石墻其私
居公欲斬之而中書開曹當以杖然亦由是大姓
始重足立矣以大德庚子五月二十有二日薨于
臨安寓舍年六十有五以其年七月八日塋于檀
州西北太行山不封最其平生典兵則右衛都指
揮使都元帥樞密院風紀則御史大夫宰相則三

爲右丞四爲平章與夫四十七年馬足所及西南
雲南西北金山東北海隅東高句驪東南吳閩再
討叛臣四征叛王其間事平而疾聞變請行惟以
有國艱虞爲憂視轉關乎萬里之遠歷歲之久若
堂奧之朝夕焉雖風雪數豷其膚鋒矢交集其躬
飲食飢渴不時其口體皆不避恤必致寇首戲下
歸報終事而止真凜凜有曾考風

上尤眷重之若

世祖身御橐韃弓矢皆百世傳寶不以賜臣下者
惟以賜公海東青雜鶻先朝多或十賜惟至白鶻
甫爪玉如聖語曉曰是禽惟朕及鷹師所鞫以卿

世臣諸孫宣力之多日桑榆矣無以娛心河南治地平衍而遠且多陂澤鵝鶴所集時出縱之使民得見昭代春秋蒐田之盛不敢萌啓邪心皆殊錫也夫人某氏男四人宣慰憲副參政季博羅公於庭臣居家最名有法夜分不寐諸子列侍其前聽談祖宗故實母敢或歸私室宴奉樽俎迭歌舞以娛賓亦無有酒失者女六人長適國戚卜伯次適薛徹干平章子僉書樞密院事完者次適國王弟孛蘭朐次適月赤察而太師弟怯烈出次適山東宣慰使必罕牙幼在室銘曰

皇矣

太祖肇造方夏右之左之惟十臣者公之曾考展
一其中矢矢溼告帝視友同仇陳來加挺戈而
出大崩其軍免胄而入五兵之長無矢不仁由賊
叩輪懋功是創帝測其心百俘償死顧成嘉止
既王其子迨分茅土帝自等差國以泰安二萬
其家公祖王季勤勤克類再傳而公世祖之事
勲闕遺苗帝植以培而獨於公嘗譽其材聽於
禁闈無止入出翊翼其心彌謹自律隨遇而安利
惠靡干承命即徃奚遠奚難東北海隅西南六詔

甌閩炎陬金山溷微聞有艱虞必請赴趨大獄
藩無一漏誅人臣憲憲曰省臺院平章大夫宥密
鈞踐先聖今聖賚予優優良駟天閑豪華御
鞞橐鞬介冑鞍帶衣裘黃白之金委家如丘皇矣
太祖于疆于理惟公曾考實成其始遺歛大艱異
之神孫神孫世祖關乾翁坤考其皇輿南北猶
判孰是浙右羸鬼歆裸大興師征截業百城罔不
輦壺竭履義聲傳其國都尋王銜璧蕞爾淮東諸
州猶壁詔公進攻盪殲渠兇九域攸同公焉成終
將天之意悠悠或在成始之孫宜際斯會益封桂

陽江嶺外內於乃先列
功臣泰山如礪國以
存嗟公王孫國泰山下權
與礪如其自今也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姚燧

公燕只臺長諱徹理曾祖太赤初將突騎百夫宿
衛從太宗戡定中夏又勦平宋彭義斌淑擾山
東太宗分土功臣由徐邳再剽於兵戶不足萬
故國以兩州祖納忽憲宗伐宋師由蜀入從攻
合之釣魚山戰疾力考掬旅局監其國以
世祖建極中統之元庚申夏五月十有二日生

六歲而孤母夫人蒲察君介介自持動以禮節親戚不敢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質粹美不勤外傳六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益日多才畧兼人恒以匡君經國自期至元十有八年軀幹盈常襲其祖衣長不能勝則知其先益魁傑也其年入見帝賜之問而竒其對進侍惟惺湛露龍光汪濊涵濡絕其等夷時詢民情細微敷告無隱一諸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征入其地矣軍中夜驚公出撫遏人識言音喧嘩一寂跳梁既平爲奏兵餘之民艱窶剥膚不賑恤之將不生活賴賜穀帛

牛馬脫寒飢者亡慮數十萬人歸擢利用監古武
庫也匪簡在 帝心人者不以付之二十有三年
詔求逸遺于江之南且省其俗時相方急治賦鬻
民學田官有其直令既行矣公則止還諸學用爲
完廟養賢之須歸以事聞制甚嘉可明年桑葛分
中書庶務立尚書省初爲平章後爲丞相凡昔盜
殺臣爲領部爲制國周使以爲尚書省所逋錢粟併
歸中書舉誣爲中書失微以殺其二相大爲計局鈎
考豪釐諸省承風鄂省已劇浙省尤酷延募以求
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八代輸其隣追繫收坐崇

獄充物榜掠百至或關夫三木責妻市酒以償民
不堪命自經裁與瘦死者已數百人虐焰熏天諸
王貴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奮然數其奸賊
帝初未然益犯威顏言色俱厲帝以爲醜詆大
臣失幾諫禮怒遣左右批其頰辯不爲止曰臣非
有仇於彼而然直不忍其罔上自私敢因雷霆
一擊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受言之名臣實憤
恥帝意始解命將衛士百人控鶴倍之入籍其家
得金寶衍溢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帑罪旣
彰白始鈐其人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惡

浙省諸臣平章左右丞參政烏馬蔑列忻都王濟
等家併桑葛之姻鄂省要東木皆醢以謝天下以
成其獄凡四過徐不入其家爲 帝所忠怒御史
臺臣不善癉惡坐觀致此其自當汝罪皆曰奪職
追祿杖三者唯命江浙平章夙有怨於臺乘其憑
怒自傍激之謂湖北廉使功臣諸孫盜燒鈔八百
定堂帖二十下容姦數年賊終未入抱案

帝前示曰稽是可見悞裂卷爲兩縫畱半印公曰
縫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爲宰相持半印案以訟人
餘半烏在其人言塞 帝顧罵而起臺辯始釋明

日拜御史中丞無幾時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
省福建賜爲兩金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
之惟汀漳劇盜積歲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
約束不貪勝不蹂禾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
柵不攻示以整暇晝則合圍山中夜則稅野偃旗
仆鼓賊或僞降覘其何爲乃豐酒肉飲食曉曰汝
昔由不堪汙吏侵暴潛逃居此能棄險而還耕桑
則平民矣吾安忍被汝反名而加誅夷寡人之妻
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之他柵聞
者相率以出其渠歐狗日漫南奔大兵隨之偷生

陽中其黨縛致于軍並鋒刃者纔是一馘自是方
三千里抱鼓不鳴正席其堂畫諾而已聞

帝不豫馳歸京師嘗藥晨夕俄然賓天與諸侯王
大臣定策禁中遣使逆成宗龍庭入踐天位大德

之元拜江南誘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召其都事賈
鈞今參議中書者謂曰明詔責使肅清宣明風俗
教化而刀筆流爲御史者肆爲苛虐惟急徵賦以
多爲功至迫子證父妻證夫弟證其兄奴告其主
敗風教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

帝聞之以爲得職風紀大黜股微意栢臺七年改浙

省平章政事其治如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師多
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而松江填淤歲久富民利
之當水出塗築爲圍田以故瀰漫漫灌沮洳廣遠
民不可稻公發卒數萬浚決捷石堤之導水入海
使復其故凡身董役經時而成民得良田若干萬
頃至今慙之九年召入平章中書贊右丞相搏力
一心燮和庶政希致隆平纔一暑寒責異已相曰
方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決吾誠不忍汝見敗國
以喪元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年四十七立
朝之士在野之民齋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

殲我良人矧鉅臣哉蓋棺之日最其家楮緡不滿
二百而貨券積多至十萬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
昭炳白樂施爲仁不富之實官給轉車始克歸塋
于徐邳峽山之陽前夕茲山列炬如晝人則以爲
公之營魄結爲光耀以助臨照之祥旣貴顯矣妣
夫人杖之受不敢逃其孝又何如也後公薨之三
年當至大之元制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徐國公謚忠肅於戲

今聖不忘哀而崇之所以爲人臣下賁幽墟可謂
竭盡而無餘矣銘曰

維昔 大帝立極之歲人生是時不億其麗何獨
於公光嶽氣終娘是元臣豈億所同加敦詩書聞
開見益甫踰弱冠帷幄出入于狩于征無遠不從
靡夕與朝勤不懈恭天寵之承其言易直袞闕可彌
憑怒安卹大沃宸聰盡殲孔壬于福平章百其贈
金汀漳風盜知公來臨投其爰斨耕鑿謳吟
成宗繼序曰秦漢下御史大夫丞相之亞俾行南
臺不專繩愆體仁德音風教是宣移平章杭先民
所急浚通松江壤防巨室中書平章曾不歲餘策
右已相阿中速辜行馬施門用示不出憤疾以終

獲時望失將窆徐方岨山之陽貧僅能歸其清益
彰嗟茲九土奠自神禹岱宗巖巖北徐爲襟其帶
伊何淮流在南今其疆理蹙乎古始河齧彭城其
水瀾瀾初公曾祖以佐運功雖國是徐猶爵未崇
於皇今聖公德之令哀蚤隕祚上公是命旣土
旣爵傳子而孫帶礪山河國以永存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

神道碑

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姚燾

嗚呼有秦君子楊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羅
之同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徙今京兆之
高陵與高祖亨再世力田曾祖植祖禮再世仕縣
吏考天德擢金興定進士第由博之聊城丞祿陝
西行臺權大理寺丞主京兆長安慶陽安化簿辟
令順德之隆德及安化而安化兼錄事州之判官
三職具修積官中大夫其德其烈有先師司徒許

文正公墓誌言章宗南郊為太常臣授幣而立御史將劾不恭其友曰夫夫習於禮者名行祕書蓋從而問曰授坐不立御史慚縮而止太常則孫公通祥實公外王父公以正大乙酉生牛其居京北之雙桂坊童而讀書記識強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恒其居于汴子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為養暇則力學綜博於書無不經目而究心者摳衣之徒戶外滿屢橫經入閣為析疑義

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內縉紳
友太中者馳書交譽知之膚者求觀其文侈其肆
者以爲鱣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盟斯
道於將來時已遠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爲章句
儒而止志於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
亂得失於千數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
禮樂非王者果爲不可興行於天下兵恃以芟暴
亂而安元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
也不講之有素或一旦帥三軍爲士師質質焉不
知其方反受成教武人俗吏乎事雖未試從可驟

見其佐王之略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
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誦其言而推其意嘆
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
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
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爲
一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
其成功於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
末矣歲甲寅司徒奉潛藩教來秦公徃見之際其
道德之光聞其仁義之言於傾蓋頃歸心服曰世
烏有斯人之倫敬事猶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

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講貫動窮日力而所造益深
平居訥於爲言喪中大夫絕口水漿五日喪葬用
牲盡祛桑門惑世之法爲具不足稱貸益之棺擲
皆黃腸衣衾必縛䟽衰饗粥悲憂爲疾杖始能興
司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墜典夫夫
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修人極聚居六年司
徒東歸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阡三輔士夫
知由衽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先是宣撫司行
省欲以掌書記共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
詔司徒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

童共政日譽公賢丞相以聞十年上遣協律郎申

敬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儲皇下教中書汝如漢

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遣郎中張元智書

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上遣丞相弟今國王和童

勞其遠來他日入見上問何鄉先德為誰從何師

學子今有幾無不周悉其夕嘔血上遣尚醫來候

且賜之藥少間明年月正元日之翼日上御香殿

以大師南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時以日

者待詔公車百十為輩獨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

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秘侍講徒單公履請設取

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竇文正公與公雜
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
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
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熄雖有
明經止於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
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
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爲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
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勅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
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
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

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上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
以自毗會其北征公遂請畢男婚而歸十三年詔
改曆太史王恂總筭同知郭守敬推測司徒明曆
理或言公嘗推曆終一甲子而得日月薄食者七
十有奇曰日月之眚古無是之多也十六年召公
著曆義十七年授時曆成奏曰黃帝迎日推策顛
頊載時象天堯之欽若舜在璣衡周太史正歲年
以序事皆日官世守其業隨時占考以與天合暴
秦焚書廢古偽作置閏歲終兩漢因之建曆之本
必先立元元立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

定分至賈達譏其守一元不與天消息杜預謂當
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皆確論也臣今治
曆廢曆元日法折舊儀六合三辰四遊而異之省
天經黃道惟用四遊移天常赤道遊於南軸之下
以取候視之無空倍八尺之表而五之以影符進
退其畧使不失於芒忽日日測考積月爲歲積歲
爲世必於曆法益精益密非但正數十年一改之
弊且可上追黃虞三代之舊矣又曰一月之始日
月相合謂之合朔漢太初曆用平朔法小大相間
或有二大以故日食或不在朔先後一日時亦鮮

中宋何承天測四十年得三大二小以正朔望使
食必在朔隋劉孝孫劉焯爲定朔唐傅仁均取以
造戊寅曆貞觀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曆得
四大三小求避人疑間以平朔又爲進朔使食避
元日一行造大衍曆以爲四大三小何害今授時
曆後是二年當十九年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
月合朔之數皆改從實方奏太史臣皆列跪詔獨
起司徒及公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
終奏皆坐畢其說亦異禮也授集賢館學士太中
大夫兼太史院事明年以徙家得請歸又明年

皇俾靈臺郎岳鉉召後中書議相承旨李濤儲皇
不可以公爲識治再召又明年詔翊儲皇以爲太
子賓客二十二年召明年以昭文館大學士正議
大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耆艾議事中書
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疾亟親賓問之忽長息
曰有是哉國哀也聞者危之亂以他言徐又曰誠
哉後三日顧言子寅曰敬慎小心以卒實正月二
十有五日後嗣位詔下則賓天果以其日人以
爲平生與國至誠所格嗚呼使入哭者有如溫公
則公當亦如呂誨起言天下事矣徵士蕭欒誌其

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於江左
此方之士聞而知者同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
之蘊篤志於學真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
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
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嗚呼誠知德不易之言
哉後十年寅以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疾得告去自
金陵過宣以燧少受知公而耳其雅言求銘墳道
然所貴乎君子三焉耳德耳位耳道耳得於心之
謂德用於時之謂位行其學之謂道如輟之言同
其德矣未及位也以年考之司徒之生前公十有

六其入見前十有四其卒也前十有三而卒官皆
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同其位矣然是位也
皆極人臣之亞爲古八命位實行道之鉉謂不得
君知名而召旣至則溫其玉音以勞疾則尚醫交
候饋藥太官繼膳疑政賜問入見坐語聞辭則留
留而不可暫聽其去去而思之復召司徒十召公
八召其體貌之亦至矣哉如是而兩公迭爲循墻
不可謂道之行亦天也雖然天道遠遙不可以已
事而知必來者始見猶農夫焉未有播粒於土而
不苗者今也四海匪獨士子凡筐篚之吏求售於

時其誦而習亦先四書蓋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而衆則爲其道者將多非兩公肇是太平之基其誰力歟斯古之人所以重歎其善作而不必善成者也公以卒年三月從葬中大夫之昭文有潛齋遺藁高祖妣齊氏曾祖妣皆紀氏妣寇氏孫氏夫人李氏以柔嘉作配君子姻里德焉三子寅其胄也宙今令京兆蒲城宏方學女子子四人適主京兆長安簿席貽士子馮嘉鳳翔提控按牘王繼述樞密院掾傅昱男孫僖女子子二人長適呂曾

幼姆銘

曰

維天生

賢匪使自有俾拯烝民爲責已厚公於明

命實肩

實負乾乾其行良良其守師古喪祭如禮

不苟三

綱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

者宗之

西土山斗鳶飛魚躍潛齋自蔀令聞之延

已徹宸

黈東帛戔戔賁及林藪丹宸曰來何暮汝

叟大師

之南佻斷已久其宜進退汝著以叩又曰

多士文

字儷偶求得碩才奚策以取又曰歷義群

喙紛糾

汝折衷之其從誰某九是大政無不可否

公拜稽

首瀝膽悉剖丹宸曰噫惟茲儲后端本萬

邦汝賓

以友儲后曰今識治黃者惟汝爲可肱股

元首公益抗章臣蚤衰朽養安踰紀僅止中壽歸
從先藏奉政之阜止阡有碑無我樵標垂詩千齡
以告爾後

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姚燧

茲公諱樞字公茂事

世祖潛邸十年左右宸極

十有九年居近密之地受尊寵之任可謂必世之
久惟其不固富貴進退禮敬窮達一節不易寒士
故不取恥當時明哲保身以薨帝為震悼賻楮泉
為千者千五百閔惟子煒生十五年未授之室賜
聘財如所賻明年官以禮部郎中皆異數也既沒

世而名聲日延後十九年當元貞二年 裕聖太

后以嘗侍講 裕宗言之 成宗贈謚榮祿大夫

少師文獻公至大三年 武宗追號嘉猷程世舊

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國公謚仍其舊又

推恩再世考仲宏贈太保儀同三司魯國康懿公

祖錡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惠靖公妣張氏

祖妣李氏皆魯國夫人惟妣氏為神明之後歷三

代秦漢魏晉宋齊傳次或絕或續與梁陳隋唐可

譜究者別載世錄惟本五季梁唐六鎮節度使勅

生金吾將軍漢英后廣順初太祖遣之使遼見留

事世景聖三宗加安時制節弘化翊亮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樞密使檢校太師兼政事令上柱國東
陽郡公生中書門下平章事北面宣徽使衡之生
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政生太師左金吾
衛上將軍虔州節度使景祥注太子洗馬企華生金
東上閣門使金州團練使玠生閣門祗候武德將軍
佺生武德將軍獲嘉令簡生安遠大將軍慶陽安
化丞淵後更仲宏生公及弟楨格公自稚弱一力
於學晝則經紀其家嚮晦則讀書夜分不輟魯國
夫人恐傷耽苦每止之乃塞牕不使見燭就枕必

盡三鼓聞將遷關中康懿公錄事判官於許俾取
師氏姑及姑之夫子昌以來公徒行懷書困休於
樹宿止於邸亦出以誦自期甚高宋內翰九嘉少
登科甲時有重名方閑居許惟折行位與之遊召
一日賓會錄事名召公內翰怒曰公茂負佐王之
略豈可若是易之先祖曰同僚呼見輩宜然猶竟
席不樂其爲前輩見推如此壬辰許城被圍州版
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戍外嘆曰人獻東
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遭兵河朔鬼物云然宜
抹吾家乃相與歸街陌橫鈴索斷行見其懷印若

赴州計事者至家乃盡出金銀酒具奩飾裹餼糧
爲逃死謀日出而東門果破邀軍將蕭姓者入家
盡付所出蕭曰吾嘗受立真人教汝軍中惟救人
無殺吾抹乃死公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即長
春宮教之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焉中書少
公六年兄稱之與偕北觀時龍庭無漢人士夫
帝喜其來甚重之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
書即軍中求儒道釋鑿卜酒工樂人會破棗陽併
公所招將盡阮之大將幕竹林間公前辯析明詔
如此他日將何以復命乃蹙數人逃入竹中潛歸

信匿嚴侯軍中

纔脫死數十人繼拔德安得江

漢先生趙復仁甫

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遇之

三帳中見陳琴書

駭曰西域人知事此乎公爲一

竟與之言信奇士

出所爲文數十篇以九族殫殘

不欲比與公訣斬

死公留宿帳中旣覺月皓而盈

惟寢衣存乃鞍馬

號積尸間求至水裔脫履被髮

仰天而號欲投溺

而未入也公曉以待死無益汝

存則子孫或可傳

緒百世保吾而北無他也遂還

盡出程朱二子性

理之書付公江漢至燕學校從

者白人北方經學

自茲始歲辛丑賜錦衣金符以

郎中牙魯瓦赤行臺于燕時惟事貨賂天下諸侯
競以楛克入媚以公幕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
人有以銀二笏來見既謝却乃出置氈簾間遣人
追及與之遂携家來輝墾荒雲門糞田數百畝脩
二水輪誅茅爲堂城中置私廟奉祠四世堂龕魯
司寇容傍垂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
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
適世而樂天若將終身後生薄夫或造庭除出語
人曰幾褫五魄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爲心自版小
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揚中書版四書田和卿尚

言版聲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皆于燕
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揚古爲沈氏活版
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散之四方時先師
許魏國文正公魯齋在魏出入經傳子史泛濫釋
老下至醫卜筮兵刑貨殖水利筭數靡所不究公
過魏與竇漢卿相聚茅齋聽公言義正粹先師遂
造蘇門盡錄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
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
從事於小學四書爲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
曰惟先生命則魏國公由窮理致知反躬踐實爲

世大儒者以公所拂接云歲庚戌盡室來輝相依
以居會上在潛邸遣脫兀脫故平章趙壁驛至彰
德恐公避逃脫兀脫留壁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
爲公始致見徵之旨公曰天下之人同是姓名何
限恐使者誤徵不敢妄應壁曰汝非棄牙魯瓦赤
隱此者乎公曰是則然矣壁曰良是乃偕往彰德
受命遂行既至上大喜日客遇之俾居衛從後列
惟不直宿時召與語隨問而言久之詢及治道公
見上聰明神聖才不世出虛已受言可大有爲感
以一介見信之深見問之切乃許指身驅馳宣力

盡其平生所學數心瀝膽爲書數千百言首以二
帝三王爲學之本爲治之叙與治國平天下之大
經彙爲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
善遠佞次及其救時之弊爲條三十曰立省部則
庶政出一網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辟才
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貪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
班俸祿則職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
生殺之權于朝諸侯不得而專丘山之罪不致苟
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黜
陟則善良姦竊可得而舉刺閣徵歛則部族不橫

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脩學校崇經
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
不媮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墮則民
力紓不趨於浮僞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
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徃復之
擾攘調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
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都倚債負則賈胡不得
以子爲母如牾生牾牛十年千頭之法破稱貸之
家廣儲蓄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却
利便以塞倖塗社告訐以絕訟源各䟽施張之方

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文不具述 上竒其才由
是動必見詢使授太子經以太師淇陽王之兄故
丞相木土各見故右丞不華言丁令司徒買奴爲
之伴讀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薰陶德性明年
憲宗即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溫山南者聽 上撻之
大爲張宴群下罷酒將出遣人止公頃者諸人皆
賀汝獨默然豈有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日不謂
遽問且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
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爲異時庭臣
問之必悔見奪不若惟手兵權供億之須取之有

司則勢順理安 上曰慮所不及者遣人入聞願總
兵與國戮力報可公策 太祖承天大命兵取天
下功未及竟而遂陟遐 太祖平金遣二太子總
大軍南伐降唐鄧均德安四城拔棗陽光化留軍
戍邊襄樊壽泗繼亦來歸而壽泗之民盡於軍官
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加兵淮蜀軍將惟利剽
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何若
以是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則戰寇去則
耕積穀高廩邊備旣實俟時大舉則宋可平 上善
之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西起穰鄧宿重兵與

陽制閩掎角東連陳亳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又置
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繼魏諸州陝西則移隴右
汪義武公戍利州劉忠惠公黑馬于成都割河東
解之鹽池歸陝西置從宜所中糧興元猶懼不繼
置行部秦州順嘉陵漕漁關沔池轉粟入利其年
大封同姓勅 上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南京
河徙無常土薄水淺渴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
上古名天府陸海 上願有關中 帝曰是地戶寡河
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遂兼有河內壬子夏
入覲受命征大理至曲先腦而夜宴群下公爲陳

宋祖遣曹彬取南唐敕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未嘗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歸明日早行上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爲之吾能爲之公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福也明年夏禡牙六盤大張教條俾公以王府尚書身至京兆置宣撫司以楊中書爲使奏諸千夫長不法奪有人室者旬月之間民大和浹道不拾遺師行留裕宗後謂曰姚公茂吾不能離恐廢汝學今遣竇漢卿教汝先遣三使入大理諭招許不殺掠大軍經吐蕃刊木求塗以前三使

先至諭旨彼以爲誑磔其尸於樹大師及城其相
高祥登陴望之見吾軍威之盛駭愕口張不收筋
公盡裂橐帛爲幟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其
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直者惟急求
三使之首或曰投珥水中遣漁者網之無得也俾
公爲文以祭賜其家人數十戶世無有與及歸馬
多道死公惟一馬瘠不可乘之則牽之襟穀數升
時搖木盂以飼雪深三尺軍馬所經踏爲冰梯惟
旄牛負橐以從徒步僅千里而中原馬至分賚之
始免繭足上駐六盤公疾求居關中教使勸農身

至八州諸縣諭 上重農之旨九今關中桑成列老

皆所訓植歲丙辰公入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

帝遣阿藍苔兒大爲勾考置局關中惟集經畧宣撫
官吏下及征商無遺羅以百四十二條曰俟終局
月入此罪者惟劉史兩萬戶以聞餘悉不請以誅
上聞不樂公曰 帝君也兄也吾弟且臣事難與較
遠將受禍未若盡是邸妃王以行爲久居謀疑將

自釋復初好矣 上難之翌日語再及曰臣過是無

策思久之曰從汝從汝先遣使以來觀告時 帝在

河西聞不信之曰是心異矣曰來詐也再使至詔

許馳二百乘傳奏報重先及見天顏始霽大會之次

上立酒尊前帝酌之拜退復坐及再至又酌之三

至帝泣然上亦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上勅罷

關西鈎考廢行部安撫經畧宣撫都漕諸司帝規

自將南伐與上閱地圖俾公跽指瀕江州郡津步

要地可舟越者遂復上兵遣由鄂入歲己未秋及

江而憲廟崩渝間至上猶濟江駐兵結層樓蒙

以韋比日居其上臨攻鄂城東北賈似道聞公諮

謀軍中比為王猛城垂技前茅上及長沙下及隆

興聞叛王將為非斃於家追前茅還遂振旅斷浮

三百六十九

梁以歸 帝即大位以王文統為平章盡出藩府舊
臣立十道宣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為強橫難制乃
以公為東平至居庸北制下受命即南或勸無行
嘗入覲陛辭公曰文統新當國彼將以我為奪其
位至治郡置勸農檢察二人以監之推物以均
賦役罷鐵官居三月大駕北征 天后留燕遣使召
公見輦幼時汝授之書何久留彼時土木各而為
况相惟重從衛官闔諸事疑則見謀二年拜太子
太師公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還制中書
以大司農公奏在 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

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爭求嗣爲訟及
濬藩 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
又聞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
郎與樂色相豆祭服至日月山 帝親臨觀飭東平
守臣負闕克補無輟肄習臣宣撫東平嘗閱先聖
六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凡庶等版洛士
湯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
禮蓋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
之美又詳議王鏞亦善士鍊習故實宜令提舉禮
樂庶其歲久不致崩壞皆從之又具奏八事曰舉

老成以輔皇子重省臣以振朝綱定法制以齊庶
政立銓選以轉百官其四如兵衛屯田學校農桑
皆所屢陳又具四事保民守信強幹弱枝脩內治
外敦本抑末於兵衛又申奏曰內地之民不習武
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賦以資國用西京北京
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
屯田使進有取而出有歸可鎮心竊以禦外侮漢
軍除守禦南邊可選精勇富強三萬燕京東西分
屯置營以壯神都此左右中三衛起本者詔赴中
書議事講定條格其勉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

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仰與左
三部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條成與丞相
史忠武公奏之 帝深嘉納後詔中書右丞相安童
同知樞密院事伯顏翰林學士承旨和禮霍孫近
史天澤姚樞講定新格朕已親覽可行於今卿等
聞否亦當一一參攷速行其間一二可增損者記
錄以聞李壇召其質子彥簡竊歸反有迹矣 帝問
卿料如何對曰使壇乘吾北征之釁留後兵寡瀕
海搗燕關居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
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

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 帝曰若是賊將
何出對曰出下策三年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爲所
壓抑者伏闕群言回回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
敢爲反逆 帝曰在昔藩藩商訂天下人物亦及文
統姚公茂言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
必反去年竇漢卿上書累數千言亦發其必爲亂
首秀才豈盡皆斯人然文統之相參知政事商公
挺實譽之至是費寅以九事中時恚忌訟商公爲
文統西南之朋引陝西郎中行官一撫使趙良弼爲
徵幽商公上都以良弼多智畧疑爲文統流莖械

獄會遣阿脫行院成都而無輔行俾省擇人
公奏惟商挺可 陛下寬其前罪其成斯行遂出
遣之公又入奏方踐祚之初非良弼詞事關中恐
後事會寧身負矯擅誅東西川兩帥之罪以寬
陛下西顧之憂推是爲心忠純皎然安得與文統蓄
異志者比臣請質闔門百口必其無他 帝悟出之
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置
牧守遷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東
山西明年而歸或言中書政事大壞 帝怒天降大
臣罪有入不測者公上言 太祖開創跨越前古

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
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道如邢
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為置安撫經畧宣撫
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污濫以清
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
陛下之治已如赤子之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
興天開聖人續承大統即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
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
不絕然能使官離僨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廩
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轉換政事更新皆

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陛下
於基業爲守成於治道爲創始知正宜息聖心答天
心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
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脩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
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
烈可以成帝德可以遺子孫可以流遠譽以陛下
才畧行此有餘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
改月異如始栽之木生而復移旣架之屋起而復
毀遠近民臣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
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志爲釋五年用兵

襄陽立河南行省經理屯田以公僉省八年入覲
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
問其事宜公對呂文煥以江淮一使兼上路總管
生券軍縱還熟券徒之河北皆可十一年初議大
舉奏如求大將非中書右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
事伯顏不可七月左丞相伯顏陸辭付勅書惟逆
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
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也既濟江下鄂使至夜

召見公 帝憂見色曰自

太祖戡定天下

列聖繼

之豈固存之今久帝制南國邪蓋天命未絕朕昔

濟江而家難作天不終此大惠而歸今伯顏雖濟
江天能終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
命未在于吾家先在于彼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
以進公言嚴兵守鄂無使荆閩斷陽羅渡先遣使
責負歲幣留行人之罪明年公又言由陛下降不
殺虜之詔伯顏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
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若有此之神
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
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是致降城四壁
之外縣邑丘虛曠土無民國將安用比聞揚州焦

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
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
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詐其來耳
是用力拒宜申遣公幹官專輔伯顏宣布止殺之
詔有犯令者必誅無赦若此則賞罰必立恩信必
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老氏有曰大兵之後必有
凶年疾疫隨之軍雖不試而民止得其半况今民
去南畝來歲之食將安所仰輶手腰刀必唱爲亂
袒臂一呼數十萬衆不難集也雖非勁軍壁山柵
水卒未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一宋又南方官府

以情破法鞭背文面或盛竹絡投諸江中又鹽鐵
酒酤權自漢代其後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徵
之人必離散制曰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
權酤後議十三年罷昭文館拜翰林學士承旨仍
詳定禮儀宋平凡其侍從之臣以士子入見者必
令見公詢其學行而官之九月享廟拜大禮使明
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於三月問可以惠利斯民
者公曰靡穀之多無若醪醴麴蘖京師列肆百數
日釀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穀萬石百肆計之
不可勝筭與祈神賽社費亦不貲宜悉禁絕皆從

之初公方奏事得疾忽蹠不能言 帝急命從臣扶
出登車至家未甦百日而愈後三年疾再至昏默
三日薨壽七十八京師士夫哭祭如失親戚曰自
今 帝側圖回天下者豈復有斯人者邪惟僉密院
趙良弼賻俸半歲爲位祭其家終喪時孤姪燧仕
安西燧僉准西提刑煒獨舉其柩藁葬京城東南
別墅後十八年當元貞二年五月煒徙葬卜於西
洛金門山祖塋別兆于輝菊山之陽公天資含弘
而仁恕恭敏而儉勤埋生惟務本實不事末作未
嘗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不留怨胸中憂患之來

不見言色魏國公每譽其善於順受人莫可及在
京晚屢輟祿雖奉朝請假質券劑盈束視貧甘心
不一出言恃其久故千人聞不足於上有來即謀
必反覆忠告惟恐吾言之不盡及秉筆中書或咎
公獨遺門牆故人公曰用人威權當出天子果若
賢材烏避不聞其鑽尾者烏敢藉權樹親賓市私
恩乎他善衆多今惟表其大益斯世者四其一倡
鳴斯道使今天下鄉校童蒙之師猶知以小
書爲先雖戴惠文身爲刀筆筐篋之行與非華人
亦手披口誦是書求厠士列者徃徃多然故中書

左丞之制有曰德全天懿學得聖傳旨固有在於斯也再則中土士夫不知爲廟作主以奉先祀自公始輝人多化之而祖考妥靈有所三征西南夷爲陳曹彬取南唐兵不血刃贊神武以不殺四當世祖淵龍規一幅隕之判裂也請開屯田淮蜀移兵戍之固已起平宋之本及議南伐而難大將又上言非中書丞相安重榮同知宥密伯顏兩人不可宋平又與諮謀其新國圖任其降臣隨有兩王作難海隅當十五年炎熾撲滅而公始薨古以揆之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樂毅有曰善

作者不必善成蓋當其時自明其身不終所事於
燕惠數百年後猶能取必於祐今焉不效於公歟
四夫人惟王氏先公卒繼宋氏後公七年卒公贈
少師贈吳興郡夫人及公國魯與完顏氏李氏皆
從封魯國夫人後公三十四年完顏亦卒故三夫
人皆祔煒李出今中奉大夫河南北廉使其忠厚
清慎有克繼先烈之譽二女幼宋出娣完顏出姪
卒娣繼皆嫁為開府忠武公中子祀淮東肅政廉
訪使妻皆卒孫尚孩嗚呼燧生三歲而孤公卯翼
之不知其蒙闇教督而急其成俾粗有聞承之翰

林復世公官恐公事業不能詳盡不敢干他詞臣
故惟自述文不過華質不至俚而撫其實焉耳矣
銘曰

惟天聰明視聽自民沃天子心啓莫匪臣舜察
邇言昌言禹拜稱聖萬世臣何與在粵若

世祖方龍躍淵載奉微車遐蒐逸賢即輝起之爰
置左右授太子經事靡不叩公感一介盡其平生
所學與知傾敷悃誠書首八事脩身以始賢親畏
天愛民以次申以卅條採弊之方施治所宜如紀
在綱上總兵民公請民去上受封國公擇地所

上征南詔公陳過劉

上曰汝言吾行優優展也

神武操既有要天下定一于時已兆移兵戍邊首

蜀尾淮免夫春秋剽殺去來汴置經畧秦以宣撫

三年其民歌舞樂土治效若斯公於之時一出爲

猷不無贊彌又從濟江內難方蹶帝端其歸大

統入繼移昔已試施諸萬方帝思舊人台袞用

章公拜稽首元良未建臣何力有太師顧先改爲

大農尋拜左丞申以責難書存可徵南土旣平諮

謀新國昭文禁林必首見及後聖相承言行其

生沒爲法程謚以諱名旣又進加功臣開府莫尊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
太師莫尊國魯哀榮若斯大書穹碑比其生全千
祀可貽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一

神道碑

參知政事賈公神道碑

姚燧

賈氏之顯在金叔世由大考銀青榮祿大夫上柱
國尚書右丞河東郡襄獻公諱守謙相宣廟故魯
大父衍金紫光祿大夫魯妣石其夫人焦皆從封
河東郡夫人考頤武節將軍兵部主事蔡州觀察
推官生公鄭州年十五反亂已失兵部奉妣夫人
孫踰河依舅氏居天平甫反冠入官行臺于時法
制寬簡凡受事者惟以賄先或餽黃金爲兩半百



峻絕不取 太宗聞之 講其清慎 特勅有司 月給
白金爲兩百 世祖淵龍驛 致諸邸與語 合意俾
董城上都 竟工丁妣夫人 憂去及踐天位 首以爲
中書左右司郎中 不名惟官命之 坐政事堂位 宰
相下他爲郎者 莫之與班 由善國言 小大庶政 不
資舌人 皆特入奏 其冬 帝自將討叛王 漠北漢人
惟丞相史忠武公及公 二人者 從歸 賜西錦服 賞
其周旋 莽聞 駭塚之鄉 不懈 益勤也 帝問 鄉郎 俸
幾何 公如數對 則曰 何薄 如是 勅增之 公曰 品制
宜 然後 太保劉文正公 奏公參知政事 公又曰 他

日必有由卽援例求執政者將何爲禦皆不許至
元始元官朝請參議中書省事詔同燧先世父太
師文獻公時以中書左丞行省河東山西罷世侯
置牧守五年再爲左右司郎中者三年盜殺臣爲
平章欲擅利權病其束手中書不得肆欲奏求分
六曹繁務立尚書省授公中書給事中丞相惟署
制勅而已隨同兩丞相史公耶律公潤色國史翰
林十年襄陽下詔令卽汰生熟券軍隨授知襄陽
府府隨陞路官太中襄陽路總管虎符明年詔准
安忠武王伯顏時以中書右丞相河南王阿朮以

平章楚公阿力海涯以右丞行中書省將圍襄諸
軍濟以新籍之兵合數十萬衆平宋授公宣撫使
議行省事浮漢濟江下鄂大師其東留右丞及公
戍鄂明年授僉行中書省事荆闔遣安撫使高世
傑來襲右丞出禦敗之降世傑乘銳下岳進拔江
陵又移軍圍潭獨公留戍士民求見者前其人而
却其贄金帛一錢不入其門酒茗之微亦絕戢吏
卒無入鄉敢縱暴者刑以重典發庾賑飢宋宗室
仰食官者仍廩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楮幣弛湖荻
禁聽民漁樵東南未下之州商旅滯此者給繻歸

之劫舟百數十艘操以水軍免括商民置藥局遣
醫更視疾癘婁安邦以信陽來歸從其子入覲矣
裨將陳思聰屠其家逆端則見或議加兵公曰爲
是益堅其叛惟可計致遣朱千戶從十人徃使戒
無操兵好謂之曰汝與安邦同功有怨盍明之省
何俟其出而屠其家或仇黨夙夜甘心於汝柰何
宜身至省告余以故余則直汝不然少猶豫則以
叛加兵與誅矣思聰果來隨徵其妻子其徒至數
以戕賊主帥家與未受使言迎射殺其從二人罪
併肆其子諸爲亂於市幼主旣降其相陳宜中文

天祥挾益衛兩王逃之閩廣爵人號年東南大蠢
覬倖之徒相煽以動大或數萬小或千數在在爲
羣鄣寇起司空山剽黃及壽昌壽昌距鄂尤邇鄂
屬縣傳高亦集衆跳梁爲應公多爲檄曉曰汝皆
平民爲賊驅脅至此俘殺之獲子女貨財渠惡悉
有汝何利焉捐父母妻子徒受叛逆之名以取族
爲鄉里所醜今能投兵返其居者復齒平民不蹤
迹其既往有斬賊首至者以級多少受賞以渠首
至者官之言中其情上下猜沮稍稍離渙壓以官
軍遂盡株橛翦平無留高亡之江西武寧公又檄

會匿者誅及其鄰窮無所歸變姓名返家爲尉
吏縛致磔死初遣萬戶某者討是賊其人顧以高
爲辭請急盡殲鄂之豪傑大姓以絕禍本公曰應
賊者高鼠子何爲旋就梟夷豪傑大姓初無與知
柰何以高誣誅逆天欺君以禍民夫誰敢然汝第
往吾能必其無佗其人出留所善部將戒曰聞吾
還軍汝舉烽城樓內外合發必盡殲是會其戰不
利水死其始事彰鄂人大恐轉益德公恃爲司命
時精兵盡於圍潭居守半老疾乃雜新民棄城民
相誓曰設寇誠至吾曹二三千人必無四顧其家

專擁衛賈相十四年官中奉湖北宣慰使明年授
參知政事無幾時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民素父
母愛而神明敬之號送其去像事於學先聲至江
西民有迎諫千里外者時其省收海隅僞命甚急
有者坐以連賊無者謂爲斬匿將爲後用誅論巨
室踰三百家猶有幽獄未斷者公至出其非辜下
令凡宋告身以城來者朝廷旣加其舊官之矣自
餘蓄此無所叙復徒自取禍其悉投水火敢有以
索兵仗爲名俠入民家罔爲收匿以起獄取貨與
取妾人子女痛繩以法明年大水壞民廬室藏蓋

者發粟以調其逃登屋木者遣吏具舟載糜粥糗
糒以食脫沈溺數萬家宰相出入以甲士導從至
省班立庭下其冬大雪墮地旋消移時不能滿寸
右丞闡出勲貴胄也顧謂公曰南方並有北寒減
三月公曰相公襲貂裘熾炭其前而張幄於後言
是則宜彼庭立者必以爲加三月矣右丞屬觴於
公謝其失言休士於廡由是知其爲心斯須不忘
恤下也事必資決不敢反視而師之明年李梓發
盜據南安公虞他將徃則爲暴堅其不下請身徃
平纜從兵千營于城北爲檄推誠招懷梓發度其

猖獗日久勢不敢歸以其徒知公有素或貳其操
戰不爲用懼左右竊取其首爲功乃閉妻子一室
自焚死衆皆散還其鄉不戮一人平南安歸江東
饒之屬縣都昌杜萬一挾左道媚人有衆萬數狂
僭置相公曰都昌與吾南康止限彭蠡此寇不戢
將亂南康乃調兵戍遏彭蠡四瀕別遣方招討將
其軍伏仗舟中僞爲商農徑造菱舍生禽萬一與
其相曹者以歸磔龍興市其散駭復其民居後
有列巨室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連公曰大愿誅
矣廷求何爲火之而江東宣慰使其者成功

遣使入讒公不俟江東兵至惟遣南將往討私有
其藏以八日屠禁日殺人會公亦遣使至制責江
東使曰賈郎中爲者何有過差且是賊非羊豕人
也雖殺以朔日猶可十七年詔再征日本賦江浙
江西湖廣三省造海艦公極言如是將亂江南欲
身任入聞陳其過舉他相以爲不可廢閣詔令異
同之間其年七月二十日年六十三薨于豫章而
始成戰艦遣宣慰其者總致于軍東征丞相憤失
軍興將以是日斬使忽詔下旣江西海艦後期罷
兵君子謂公薨猶利國如古尹諫以其冬十有二

月歸葬威州井陘牛山先塋嘗取其平生家居事
妣夫人曲極孝敬迨薨移是以養寡姊夫人李氏
信氏雍睦無間言視政之休未嘗廢書從戎亦橐
駝負書以行從討叛王度漢有暇猶爲世祖陳
說資治通鑑納君於善延師私塾毓德諸子曰或
至其舍出門交友貌粹而言溫侃侃易直無有城
府機穽尤篤故舊故第適太室歲常以十月剛日
大享其日每風雪沍寒非執豆籩聞鐘鼓振發不
敢安卧其室冠服庭立至乎已亥積學其躬如是
施諸用世事世祖二十有一年其居中當

睿聖大有爲之時與三三元臣上以毗贊其經國下
以變熙其子民者十有三年出而經理南紀謀猷大
軍于襄陽于湖廣于江西新造之邦嚮化未純安
而集之煦而濡之如恐一夫不獲其所一有海隅
之難盜賊附起禍譬而賞勸德綏而威撻徐革其
西而浹其心俾方三數千里之氓一喙同辭稱其
仁人求能推守大帝諭忠武王以曹彬取南唐不
殺之訓者無公亞疋嗚呼後公之薨廿有九年今
聖言念盡瘁大帝功加生民贈推忠輔義功臣銀
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定國公謚曰文正哀褒之

典無一遺者恩重書棺公而歆茲可作於九原矣
五子鐸淮東宣慰使鈞中書省參知政事鉞不祿
鏞令曹之禹城鏐知鹽官州二女適臨湘令劉或
僉山東道肅政廉訪司事王遂男孫五汝玉行臺
監察御史汝立汝礪餘未名女孫五有從者三吉
州校官許崇慶戍守真揚萬戶劉遂壽武庫使劉
復餘幼男曾孫五女曾孫一皆幼銘曰

定公筮仕于顧成世弱齡卑官潔慎已至

世祖淵龍謂治須賢蒐以自毗如渴繙泉公焉嘉
時先後胥附及踐天位大正百度以公爲郎左若

中書凡我庶政丞相共圖日月入告 天顏謔顏

不惟於威不愉於豫垂十五年政治隆平雖

帝之明公猷是經將一文軌襄漢其始出公軍詔

爲烈益偉旣下江夏人暴而仇公則緩之敷澤優

優粟飢藥疾于賦于役勝國厲民靡不與黜大盜

動勦動萬爲曹以言爲兵訓拊其豪民視曰公予

父子母胡不像之事以豆俎聞遷省洪出涕齋咨

洪聞其來人拊以嬉旣繫岸獄載糗與粥舟取溺

逃于彼登木南安勦狂不缺斧斨僭僞都昌生致

用方惠懷其仁兩省千里聞其告凶號啼婦子壽

非位相死而罵長伊疇若公沒世不忘謚于太常
傳以太史矧世其德衆多令子有誌歸山螭石廟
穹神保焉依期古與終

僉書樞密院事董公神道碑 姚燧

公諱文忠字彥誠真定藁城人曾大父哲大父昕
父俊材而略 太祖兵金由農畝將鄉民萬衆來
歸官以龍虎衛上將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時
太尉史忠武公兄河北西路都元帥天倪開闢真
定其倅武仙殺元帥一家百口據真定叛而臣金
太尉集兄散卒復之仙走壁雙門夜又襲入太尉

唯與故侍衛親軍都指揮李伯祐投城涉塹奔橐
右副聞亂已艤舟滹沱即馬入橐合力再復之仙
走壁抱犢旋踰河 太宗以太尉爲真定河間東
平濟南大名五路萬戶右副長千夫從追義宗歸
德薄北門而陳金縱兵夜擊我師敗績右副死事
夫人李氏九子公次居八 憲宗即位明年壬子
年二十有二始入侍 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
鸚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少讀書唯知入則竭
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詩非所學癸丑
從征南詔己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兄忠獻公文炳

翰林承旨文用率勇士乘鵠舫求先濟教遣他將
舟師繼之三戰三捷得敵蒙衝百艘遂進圍鄂
上正宸極中統之元置符寶局以公爲郎後官奉訓
大夫居益近密 上嘗不名唯第呼董八亦異數
也而不爲容悅隨事獻納中禁事祕外多不聞舉
所可知如至元二年安童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
陳十事言忤天聽公曰丞相由勲閥王孫夙以賢
聞今其始政人方延佇傾耳而所請若是後何以
爲乃從旁代對慷慨詳切如身條䟽者始得開可
八年侍講徒單公履欲行貢舉知 上於釋崇教抑

不棄是隙言儒亦有是科書生類教道學類禪

上怒已召先少師文獻公司徒許文正公與一左相廷

辨公自外入上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公曰

陛下每言士不治經究心孔孟之道而爲賦詩何

關脩身何益爲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

臣今所誦皆孔孟言烏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

亡國餘習求售已能欲錮其說恐非陛下上建

皇極下脩人紀之賴也事爲之止君子以爲善於

羽翼斯文十一年以大師南伐民困供億奏蠲常

歲他名之征後燕見降將問宋所由以亡皆曰賈

似道當國薄武人而唯文儒之崇武人怨之後大
師至外而疆場內而京都莫有鬪志釋甲投戈歸
命恐後 上問公之言何如公曰似道薄汝而君則
爵以貴汝祿以富汝未嘗汝薄也而以有憾而相
移怨而君不戰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似道薄汝
豈以逆知汝曹不足恃爲一旦用乎 上深善之
詔徙大都獵戶郢中奏止還貧弱者弛收官鬻田
器之稅聽民自爲以勸本富俗會患多盜勅苟犯
者殺無赦在在繫纍充牣犴獄公言今殺人于貨
與竊一錢直上均死一斷不屬僭黷莫甚恐於

陸下致祥之氣好生之德多所干傷勅革之或告漢人毆國人傷又或告太府屬盧某盜斷監布

上命殺以懲衆公言今刑曹於囚罪入死者已有服辭猶必詳讞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置重典宜付有司簿責閱實以俟後命乃遣近臣脂滿覈毆傷公覈監布告毆得誣杖遣之監布蓋太府始受端外皆有羨尺適尚方工官有需其入惜毀成端斷羨以給非身利而爲也降旨原之責侍臣曰方朕怒際卿曹皆結喙非董八啓沃朕心則殺是非辜必竊竊取議中外矣賜金尊曰用旌卿直儲皇亦

曉宮臣曰方歷以雷霆而容止話言暇不失次卒
矯以正實人臣難能者太府屬摯而泣謝曰鄙人
腰領賴公以全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拯濟諸阨
危者蓋與國平刑非期子見德也其返而摯自安
童北伐犯法臣阿黑馬獨用盜弄威福衆立親黨
懼平章廉希憲復相公妨其私表以右丞江陵者
踰年公奏希憲昭代名臣今端揆虛席不可久使
居外以孤人望宜早賜環從之十六年十月乙亥
還自萬壽宮祝釐所奏曰陛下始以燕王爲中書
令樞密使纔一至中書後冊儲皇累使明習軍

事者十有餘年終守謙抑非不奉明詔也亦朝廷
處之未極其道夫事已奏裁而始啓白爲人臣子
惟有唯默避在不敢以令可否制敕而已以臣所
知盍令有司啓而後聞其有未安斷以制勅則理
順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日盡前省院
臺臣將百人上面諭曰自今庶務其聽皇太子
臨決而後入聞尋語儲皇董八崇植國本者其識
勿忘禮部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勅以絕中
書風曉近習奏請之源上銳欲行之詔廷臣雜
議怒承旨少保王文忠公盤曰如是益事汝不入

告而使南土後至之臣言之用學何爲必今日開
是省廷臣三日始奏公爲侍中兼其屬多至數十
人其臣弗便也入言陛下將別置省斯誠其時得
人則可寬聖心以新日以聽今聞盜詐之臣與居其
間言多目公公恚辯曰上每稱臣不盜不詐今
汝顧臣而言意實在口其顯言盜詐何事上出
奏者公猶愬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上曰朕自
知之彼不汝言也然終忌公得君清慎無過莫可
指以爲報者乃以楮鏹萬緡爲壽求交驩擯棄不
取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故太傅伯顏公表其可

相 上使嗣爲公曰臣兄有戡定南土之勞位是
則可臣給事居中宣何力焉而可嗣爲十八年陞
局爲典瑞監郎爲卿官以正議大夫俄受資德大
夫僉書樞密院事卿如故始不從蹕留居大都凡
宮籞城門直舍徽道環衛屯營禁兵太府少府軍
器尚乘等監皆領焉兵馬司舊隸中書併付公將
權臣累請奪還中書不報是冬十月二十有五日
雞鳴將入朝忽踣家庭氣息奄奄 上遣中使持
藥投抹不及遂絕傷悼不已猶覬其息勅勿速斂
五日乃匱且知公圖書外無他居積賻錢數千萬

儲皇等是以十二月六日歸葬其鄉高里先塋最
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蒐田無地不從凡乘輿衣
服繫帶藥餌小大無慮百數十橐靡不司之中夜
有需不以燭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飢渴駿奔心
無怠萌口絕勤語屬屬乎惟以執事不恪獲譴爲
懼故能滋久眷寵彌深爲臣則然其在家出門第
第敦宗賢賢信友淵懿而明炳孫恭而易直倫理
之間人文粲然元臣故老奉朝請者上所存問及
有欲言皆由公傳達權倖不敢讒危之及是則皆
出涕几筵曰哀哉若人曾未中壽而不淑自茲君

側失正人矣一貴戚獨曰天乎世無吾曹千人誠
不加少而奪公歸耶下至傭人販夫亦失聲投業
後廿有一年當大德辛丑天子言念其功贈光
祿大夫大司徒封壽國公謚忠貞配顧氏從封壽
國夫人男五人士珍次善大夫御史中丞士良同
知開州士恭正議大夫典瑞太監士信蚤卒士能
未仕女三人長適中書左丞史彬次適集賢學士
張晏次適王某男孫七人長守中內供奉次守庸
利用監資用庫提點次守恪內供奉守遜守簡守
常守讓女孫六人長適左藏庫大使史燮次適劉

文鐸幼姆士珍將銘墳道持遼陽行省參政王公
思廉之狀遠走江東而以訪燧義有二焉一以其
伯冲父忠獻與翰林承旨與公由先少師儲邸舊
學命之不官必曰先生一以燧嘗同受學司徒文
正公且與今忠獻子其兄江泚行省左丞士選相
好實再世契契言而辭銘曰

在易六位以文居四上承五君多懼之地於皇前
聖與天巍巍神明其變雷霆其威公三十年日侍
帷幄出入起居不辱於數初匪知計其身包周臣
職克脩敬慎不尤人膚其觀曰郎典寶其自任重

引君當道不剛悻悻不柔容容揆義爲中闕焉彌
縫或攻聖學異教之似公曰其言由孔孟氏彼去
其實務華辭章爲利達資何關綱常足明其心斯
道力衛病爲朋黨黑彌禍於未父子之間進說多艱
庶政旣先國本泰山其入告內無是爲大他隨事
陳罔遺于外其非廷尉獄由平反施令必臧等乎
納言姦竅滔天庭伐其慝雖未即誅中劇矛戟黃
髮番番致臣而家歲時存問天語柔嘉晚書宥密
瑞監仍柄何天不弔年過知命前聖忠之賻以
送終嗣聖功之追爵上公入臣龍光至是焉極

知子廊廟清劭執德無石維年竹帛豈夷賴垂休
聲其以是詩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二

神道碑

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

姚燧

史氏自癸酉我

太祖蹙金南播之歲尚書都元帥父子相繼轉關
河北十年元帥死武仙亂故開府儀同三司平章
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贈太尉謚忠武公收其兄
兵轉鬪河北又十年挾相衛薄金北門金主奮銳
自將踰河衛實受其鋒太尉再戰再敗其兩帥之
衆十有八萬金主度不能國走死蔡

太宗大其勛以爲萬戶裨將真定河間東平濟南
大名五路之兵 憲宗以戰迹著衛封以衛之汲
胙城新鄉獲嘉蘇門五縣繇是故榮祿大夫平章
政事公以太尉元子得節度衛 憲宗征蜀詔太
尉以公從會其陟退太尉還一王召公偕北絕漠
留謙州依其儲氏姑君五年而歸先是李璿反誅
太尉請裁強諸侯權自今兵民之家父死而子始
繼兄終而弟可及其子弟同時並官者無以職掌
小大皆罷之請由臣家以始併辭衛封制曰可太
尉一門一日解虎符金銀符者十七人而太尉故

所將兵自先朝已解授。子江漢大都督權戍鄧
及是亦解隸。他將公無以爲者。數年會故中書左
丞劉武敏公拯請伐襄陽。張平宋本大集天下兵
于漢之南。而太尉亦謝政。公請立勞軍中朝議。猶
避鄧之舊軍。俾與張蔡公子弘範易將。始授懷遠
大將軍。亳州萬戶。虎符太尉飭之曰。戰無後人。與
築夾寨。始猶回遠。包山絡野。綿亘百里。三進薄城。
應中援外。息耗一絕。其將張貴突圍出。公斬之。盡
有其舟。仗攻樊城。先登拔之。襄陽隨下。賜白金衣
裘。鞍馬弓矢。從大軍南征。越郢下。復夏貴鎖戰艦。

絕漢爲陣我舟不可越公截下馬千戶嘗隸都督
萬衆從上己未渡江請爲導拖舟出沙武口入湖
還江故丞相阿朮公將二十五萬戶爲前五萬戶
擇一人帥公其一帥先諸軍濟江後繼未集與宋
將今中書右丞程鵬飛遇殺傷相當公被三創鵬
飛七創肩輿走鄂鄂隨下丞相請以輕進撓法臯
公詔錄其勞賜白金五百兩大軍既東從故丞相
阿里海牙時以平章分兵圍潭州攻鐵垣百日礮
激柵木傷肩流矢貫掌先登拔之以軍民安撫雷
成招摩逋殘旣集旣安入覲加定遠大將軍以太

尉玉帶賜物也人無敢復請上之制曰太尉所服
汝服何嫌即賜之自是公班諸將獨一品服從攻
靜江衆皆輓輜自蔽鑿城將穿公分地獨居礮礮
所集輓輜不可嚮伺有怠隙樹鉤援攀堞蟻附而
登拔之平章北還以公元勲貴胄威名非他將可
輦畱治靜江初城旣兵得剽殺之餘官舍民屋盡
於焚毀公賦戲下其視吾爲師隙爲居第市爲列
肆必完無苟學校祠廟大其故制猶不能實畫地
募民又賦鄉縣之豪析族城居而所居第宏寂靜
江曰示吾父此不爲去計亦制越一奇也民始勞

之斷手則屋取傭鬻直已相什百旋爲通都民男
女爲人所奴從主北者或思鄉亡歸拘之有司可
籍究者三千人省議欲一切徙來公曰至鄂必分
爲勢家有託以徙必道亡不達且生他變既止不
徙以男女齒相偶皆籍民之乃無敢覬取者行徇
定昭賀梧潯藤容象貴鬱林柳融賓邕橫廉欽高
化廣西之州十八肇慶德慶封廣東之州三皆除
三年田租發倉稻以丐貧民遣鄭何朱國寶劉克
剛趙珪趙修己五萬人戍賀昭梧融邕馬天麟宋
景劉君進花禮完顏山山英李榮張武鄒瑛閻國順

脫歡十千戶戍潯賓橫容象柳廉欽高化又以十
千戶不兼職民則任分而令不專皆便宜假以軍
民總管事聞制皆爲真當靜江受兵溪洞諸夷旣
降雲南公曰邕容視左右兩江猶身之有手足今
歸雲南度吾不能制必輕爲寇入則吾禦歸則吾
備是吾不違一日息兵其界也遣使諭曰爾捨朝
發夕至之邕容乃遠託數千里經數夷地不至之
雲南何以應緩急或他日爾越界爲市諸戍必以
又寇加誅爾矣且朝京師路迂皆非計之得者溪
洞聞之翻雲南來者五十州後雲南爭之其省乎

章爲書讓公曰吾與先太尉父共政汝不可有吾
成功各驛以聞公使先至詔聽公節度陞昭勇大
將軍廣西宣撫使尋罷宣撫改鎮國上將軍廣南
西道宣慰使宋旣亡也其將相張世傑陳宜中挾
益王昰衛王昺浮海趨福州立益王傳檄海嶺之
州曰余復廣之東西豪傑啗其爵賞爭起爲應裂
裳爲旗荷矜爲兵者動萬爲羣公戒諸將盜至以
時降斬不得使牢根窟能以衆來者官之盜去不
敢求迹平民而深爲延誅時方乏鹽發庾下令斬
首來者以鹽爲購謀言夏貴已復瀕江之州江路

既絕不可復北諸將求還靜江計事實欲合勢公
曉之曰君輩亦搖敵懼耶就貴能復江不能踰嶺
審不可北猶與諸君取塗雲南歸矣今無輒棄戍
也省議棄肇慶德慶封併兵戍梧州公曰委地徹備
適示敵怯增兵戍之劇賊蘇仲集潭之潰軍萬人
自王鎮龍山俟歲事作官軍毒暑不可入外肆爲
劫而植稼其內歲事畢聞將加誅則僞出降仍歲
爲是大爲橫象賓貴四州之梗公令四州爲堡其
界守以土豪日嚴警斥官軍行前縱火廬柵隨以
民夫具檐芟禾仲窮來歸猶官以賓之嶺方令走

王新立古縣斬李應辰李福潯州由靜江北全永
皆城守潭州路絕而永尤急羅飛圍之七月其府
判官潘澤民間請濟師公又分步騎赴之大殄其
衆永境遂謐後益王死衛王繼立趨廣州壁海中
崖山曾淵子以參政開督府雷州公再諭降不可
進兵逼之淵子奔碭州獲其兩都統驛送京師遣
萬戶劉仲海戍雷世傑將萬衆至仲海出奇擊走
後羞墮其詐計悉衆來圍城中絕食士皆煮草爲
糧公抽兵漕穀欽廉高化諸州再破走之用兵海
南詔公親戍雷式遏西突會衛王蹈海死南海平

廣東之戶十耗八九而廣西獨完不殘及戶賦酒
酢筭公以嶺南地險而民寡俗悍而產貧征之適
急其為盜省是其說蠲之故今廣西並湖南不因
後弘範入覲請復將亳州兵制可還公鄧之舊軍
拜參知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使入覲拜資德大
夫中書右丞行省湖廣用兵日本詔督造戰艦六
百仍送揚州用兵安南詔給糧仗廣西師還廿二
年要東木以中書左丞來而湖廣費然多事民喪
其遂生之心矣以公嘗督海艦費計巨萬大為鉤
考毫推縷剔求可中公者無所得乃責償軍民三

萬定明年移省江西仍中書右丞又明年拜中書
左丞俄復右丞還之湖廣其人已平章特有援藉
怒詈同列辯詐驚刻師心而行聲勢張甚以公結
聖知固謙抑不報強禦者獨不忍以言色侵之凡
與處四年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會大料民州縣
賦紙爲籍渠以戶率如干爲十五萬定可官有之
令州縣別方爲籍集吏計局程督日嚴將有首償
者而赦令下渠猶曰第可原哀求罪耳錢不可貰
公以鴻恩之餘宜無深誅不從公則曰最今籍用
當十萬定而悉徵之吏將重賦之民民益殫矣渠

曰吾徵其餘責償五萬定其逆憑怒當大紛一言
從容十教一二民巧其利者此類元惡伏辜可以
得爲而公亦薨實至元日有八年秋七月十有五
日年止五十八性友愛喜施有積必分之諸父諸
姑昆弟羣從空橐不受焉甥姪男女孤者鞠之時
其婚嫁力不足猶稱貸爲之閨壺不敢干外事與
人交襟懷曠夷雖踈且賤不峻陞級不畱門無游
意絲竹尚友東山者老而不衰焉公諱格字晉明
聚書萬卷鼎彝圖畫一室號曰裕齋其先大興永
清人曾祖成珪晦德其鄉生行部尚書諱秉直實

生太尉諱天澤妣夫人木年氏夫人劉氏備氏兩
張氏子七人燿榮餘未名女二人在室男女孫皆
一人公未有子子都督子即燿也篤其愛曰是他
日可虞者以從戰廣西勞授靜江同知遷廣東宣
慰副使換浙西宣慰副使前薨一年朝議不欲宰
相兼將許其子弟世公累請將燿未報會以其喪
來明年命下授燿虎符鄧州舊軍萬戶即舉公極
輿四天又喪以其年十一月廿七日葬真定之真
定縣太保莊太尉兆次甫封以榮入覲曰是臣也
後父先臣格之子生十四年矣宜代臣將制可也

榮仍故虎符昭勇大將軍萬戶別授燿虎符拜榮
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歸過鄂人故公者感
是二子一世平章一世長萬夫符節相煥麾蓋相
逐至爲隕泣嗚呼曰可良子已客有李裕者嘗以
理問官事公江西數千里畢公之墓又奔走京師
營立二子其盡義故吏者如何燧亦故公者隧首
之碑其可辭銘曰

乾文言曰聖作物覩以類從親雲龍風虎迺今觀
之匪古專然天於皇輿將畀其全亦匪一聖能同
軌轍 聖武我祖薊金河北而宋畫守猶江之南

留大遺艱待 帝之哉孰有有君無其臣者太尉
父子佐一函夏父平河北子江之南佩訓其庭無
後事慚故橫江流揚楫先濟鼓其孤軍嘗敵全銳
及從移兵潭桂兩州登陴兩先兩後戍畱均之爲
勩而桂尤瘁基屋火餘以完府市走檄所下廿有
四州胡難而安旋化而仇鱷鯢騰海狐獠陸起威
柔四年平始再底捐我更儲復而田繇方戶廣東
十纜一凋湖廣再相元惡再友吾潔是求孰淫而
黜一日竇首公壓宜信天不憖遺一疾不振難偶
者時難立之事難令之名難終之位時天之爲餘

非人邪易世之難匪哲曰何矧其惟孝不忝世德
太尉既老平章軍國公世平章太尉之光耀復世
公祖孫相望榮未成童亦嘗龍虎歸偃斧丘奚憾
之茹載烈茲碑石獸衛之與溱河流相永無期

便宜副總帥汪公神道碑

姚燧

便宜副都總帥忠讓公諱忠臣字漢輔便宜都總
帥隴西義武公之冢嗣便宜都總帥忠烈公德臣
中書左丞忠惠公良臣四川行樞密副使清臣之
兄故副都總帥惟益之考中書左丞忠肅公惟正
今平章政事惟賢中書右丞惟孝參知政事惟勤

宣慰使便宜都總帥惟和同知宣慰權總帥惟純
屯田萬戶上萬戶惟簡惟允上千戶惟弼知階西
和州惟敬惟恭之伯考今懷遠大將軍便宜都總
帥安昌爲質永昌王必昌之祖宣慰使元昌副萬
戶朝昌便宜都總帥壽昌之伯祖也卒以至元丙
寅四月五日受謚于元貞二年丙申推至義武卒
年癸卯實五十四年祖孫一門三世五公又許連
姻王室自餘將相使牧爲質猶十八人此吾元有
國而來所無者嗚呼不曰世臣之家謂之何哉公
王姓由大父彥忠世汪骨族故汪姓金主以甲午

正月死蔡義武時即險移鞏治石門山猶行天興
正朔明年乙未始下 太宗義爲其主後來仍金

官官以便宜都總帥俾從皇子闊端征蜀公畱質
帝所忠烈質皇子所制後令公從征蜀以管軍總
領從破文階州大安軍從攻成都入其郛義武陷
伏中急公疾戰殺傷數十人竟衛翼而出壬寅以
破土蕃疊州功賜銀符明年義武卒有子七人皇
子擇宜世帥者意在忠烈謂公曰汝宜世吾欲帥
汝弟而得無後其心乎公曰王未有言臣欲推授
爲之與兄有異邪王高其行以公鞏昌元帥知府

事丙午以前茅忠南功換金符故事 祖宗賓天

取授符節悉收還之故公金符亦歸之官

憲宗二年壬子償賜之俾權都總帥事明年癸丑
世祖以大弟總天下兵既移忠烈一軍戍利州會
將軍南詔馮牙臨洮公來趨覲俾督漕嘉陵繼利
州餽公造舟棧塗水陸兼行足缺兵籍而恤乏民
力始益昌不以饑告戊午 憲宗自將討蜀忠烈

集諸將問計樓上曰吾州凋傷之餘玉帛無所於
得一旦乘輿至左右近貴之臣需求何以爲資公

則曰吾曹拔身健兒惟有能獎率士衆効死前驅

何至爲是媚人定死前驅公惟恤吾妻子其責忠
烈泫然灌酒地曰兄與諸將薰心誓是德臣何言
所孤兄諸將託者有如此酒大駕至利廵所治樓
壁橋隍歎曰使吾非戍此敵先之則四川領喉之
地可必能歲月平哉遂移師西南攻劔關關之西
隘曰苦竹隆慶府治其上西北東三面斬絕深可
千尺猿猴不能緣以上下者也其南一塗一人側
足可登不可並行敵盡銳禦者惟此而帝勅諸
軍攻未至某地無張汝幟自伐鼓督之公前登
帝望幟張倡爲歌呼六軍和之聲動天地隘之兵

民飛崖如蝶前是獲敵張都統仗爲蜀導反給一
帝曰吾能誘此柵令降遣入行則反爲敵用且泄吾
軍何地強弱何倉豐餼教使勿下 帝爲書繫筒
箭三射入柵令必生致獲之磔以徇資銀爲兩四
百五十潼川府治長寧山攻復先登資銀如苦竹
數加以金幣爲疋二十七復移軍東即嘉陵爲舟
行計輿礮竿鉅絙以從公奏無所事此此前塗所
不乏者不若舟米數千石蓋此去多稻而求粟無
有宜虞以廩病者時蓬州壁運山閬州壁大獲順
慶壁清居廣安壁大梁平破竹皆下東南抵合璧

釣魚山渠江水會其下石邑入雲其帥王堅據不
即下礮矢不可及也梯衝不可接也 帝欲乘拉
槁勢不棄去而必接之故又蹕此時暑我師疫矣
忠烈卒於軍公泣集將佐議曰吾季卒軍馬董裹
屍與國責塞子惟正雖未弱冠宜卅衆曰公言是
公言是願奉以代爲帥其秋 帝崩中統之元制以
公爲副都總帥從所志貳貞肅同戍清居去順慶
平土二十里西北東三面環江北江殊回遠不可
爲池南依山而壁平可馬上無大艱崎其南即合
敵出入吾界無時於兵法爲交地公又子身受之

開屯田練軍實遙候斥詗強鄰入必摧壞其軍不
令棄去後詔貞肅還鞏昌公獨保戍三年墾書褒
大之又換金符三年秋抄夔府獲其團練使鮮恭
知府張甲及路分二人斬刈千馘獲遺甲仗寶幣
不可貲計入覲賚以虎符銀章銀幣如長寧之數
而加金爲兩五十副以鞍勒弓矢衰其從者且以
父勞于邊代以忠惠還之鞏昌俾副都總帥由行
省受命還得疾秦亭歸至古漳故第而卒年止四
十八其年六月從葬古漳先域爲性安恬出言質
直如其心事隴西郡夫人母包以孝聞友諸季終

其身竭力殫才羽翼之人無可間總帥府屬郡二
十四事至毅也身自爲與從父副弟副猶子三世
時得專殺未嘗妄殺一吏一人然至臨敵決戰
上馬挺槍離陳先次巧捷若神當者紛披莫有我
禦其弓矢奇中可方古人 憲廟出畋遇虎命射
之一發斷其吭 帝喜至解所御金鞍爲賜夫人
故金蘭定西會德順五州帥張雲之女惟益纔世
副都總帥二年而卒一女適鎮撫帥府張文煥老
將之從公者每曰公爲人信厚安昌必昌復信厚
可曰善世其家者由安昌求銘公碑燧思於公與

貞肅所戍之地無不至焉清居之不可恃爲固者
前所以言楊氏張氏蒲氏皆行帥府大獲運山大
梁平故地與便宜其時曰曰四帥府清居南迫合
獨受敵鋒爲三帥扞敵他日專劉帥戍移貞肅南
九十里夾嘉陵東西築武勝軍母德章兩城距合
爲里亦然晝則出邏設伏嘗待進戰夜則畫地分
守傳警鼓析篝火照城達曙以防竊入一話一言
敵盡知之況敢抽兵邀利他求爲哉惟是軍當其
堅重故三帥反得歲以援敵柵壘掠敵府庫劉其
人民逞志於忠涪夔黔萬施雲安之間上功朝廷

用事之臣第知三帥立勞之多而是府獨寥寥也
終未有能明其然者又貞肅去清居敵夜大至火
民居縛劉帥去鑿夫人之笑如此則兩公成而克
完者功不大哉凡此或者貞肅碑所逸故發之此

銘曰

椒聊遠條求今之世方漢金張纔有汪氏隴西開
國義武肇之義武之爲不忤倫彝忠讓忠烈忠惠
貞肅迤芟川涼力協謀一繼繼其來將相之多不
符垂躬必斧手柯歸覲私廟庭笏駢羅公以其序
大宗義武於弟以子宜不降俯乃推雋功潛不自

張等翊吾家聞命即行安流洋洋如水就防所由
不年其盡瘁致子而天闕歸以何矣彼蒼者穹監
下而公惟我 皇上心靡不同疇德未報未隆何功
三紀後公一朝哀崇公有令孫人曰公似雖華其
年已踐公位古者大宗合族恃之祭求其膳尊祖
之思胥是冢旁可萬家邑表阡有碑車過者式

興元行省夾谷公神道碑

姚燾

元貞二年二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
省右丞臣堅賢言往歲臣待罪于外伏奉明詔勞
求勲舊臣僚封拜奏對各上其事以備纂脩

世祖皇帝實錄資用刪取者臣喜伏思陛下先
四海發揚前休皆使下臣依光日月誠曠代之希
遇謹已次寫臣祖常哥臣考老古帶出處始終爲
一帙上史館而臣之先汗馬微勞其槩已此何敢
上比磐石宗臣勳舊自名惟與劉氏伯林黑馬再
世父子來比之初義同一體今焉二臣已各受謚
忠順忠惠增貴墟墓臣不接陳忍使聖澤獨漏臣
家敢昧死請制曰可萬戶招討使常哥贈龍虎衛
上將軍封定襄郡公謚貞敏妻奧敦氏從封定襄
郡夫人興元行省老古帶贈祭祿大夫封沔國公

謚忠靖妻耶律氏從封沔國夫人制下山南之民
聞者咨嗟泣下曰公卒明年興元屬縣及州若洋
成固南鄭吏民伏進德苟德炎張自顯李顯輩若
干人疏公平平生立秦憲庭願一上聞許廟事之而
竟未下豈天以是忠靖為賜額耶嗚呼有待哉公
夾谷姓女直人其地古肅慎氏之國譌為女真避
遼興廟宗真諱改為直

太祖之加兵金也歲壬申五月劉忠順公與定襄
公將兵千二百人來降詔以其眾即守威寧十二
月金主遣使啗以大官冀其或貳可復失地定襄

縛使以聞詔嘉之擢爲萬戶招討使人有擾爾民
殺之傍郡縣未至者諭使急下事有便宜不待上
聞一以詔行之凡鎮威寧四年以歲丙子卒沔國
公嗣萬戶金符生十四年矣戊子 太宗詔從太
師國王戰河東山東庚寅 睿宗拔鳳翔明年從
破宋大散關夾嘉陵漢水如鳳沔褒大安興元洋
金東抵均諸城皆拔壬辰大破金兵鈞之三峯山
不能國矣詔徙六州民畱田威寧時天下荒饑獨
山北爲樂土四方之人其來如歸乙未詔從塔海
紺卜征蜀田事宜遣官屬何人攝治者以其名聞

乃表今湖廣僉省高安之祖按都驪代領明年凡
四川府州數十殘其七八明年公上言興元形勢
西控巴蜀東扼荆襄山南諸城無要此者自始取
道滅金漢中無歲無兵其地與民吾棄不有敵不
敢復城郭隳而弗完田野蕪而輟耕民窘艱食時
吾兵來扶戴白以負嬰黃偷斲生活竄栖太白窮
谷之間吾歸則壯者出爲盜賊肆相奪攘甚者仇
而殺之而生齒益耗誠能留兵戍守招徠未降民
見父子不分貨財之得有也其至恐後爲擇良腴
傾水之田授以耕耒假與種牛俟秋穀收什稅四

三儲之於庾守之以吏征蜀之師朝至而夕廩焉
校以資糧關中荷擔千里十石不能致一者勞費
大省實制蜀一奇也制可詔都元帥量留漢軍其
新至至民及田事可無時藉數具效以聞仍錫虎
符是月制諭今安撫興元軍民制又以爲安撫使
一月之間三制併下 定宗詔行省興元公至行
之如所奏築城塹內治堡壘外增鼓柝烽煙傳警
日夜千里不絕市肆村舍民廬數萬區悉起於盪
焚之餘墾田數千頃灌以龍江之水收皆畝鍾敖
庾盈衍矣官舍居第皆高棖巨棟重梁壯瓦宏壯

奇麗可百承平舊宇之上亦志不苟然也其土豪
傑如洋之趙再興成固張廣南鄭伏興褒城薛仕
成西縣楊濟康水韓仲炳小黃柳智德潘水薛閏
皆割裂自霸昔爲吾寇者也至是皆入所據於郡
縣宋邊驍毅之將馬仲自閩張文貴自巴李繼之
自廣王安斌自開達亦挺身歸公腹心仗之指臂
使之或說曰反虜無親宜有以虞未可日置左右
公曰彼哉人也未必徂詐或如爾言誠徂詐也吾
仁結而義激禮接而信示何有於不可化宋害其
來反時放兵動吾四境屢戰殲之辛亥四川制置

使余玠輕我師寡身率兵入寇敗我利路元帥王
進于金牛壁其軍中梁山堦零夜燭城爲之赤潛
遣裨將燒絕棧道遏我援繼自率大軍圍而攻之
鈎礮梯衝環城數匝謂爲孤危期日必拔新集之
民還叛與敵公誓死拒守督戰益急殺傷過當城
中將吏晝或荷甲傳食夜則晝也分守會都元帥
禿薛來援無從得塗值三人自軍所逃還許貫其
死令導由他山刊道出陳倉玠聞兵大至焚圍遁
去公龔戰悉止還所傳忘故事 祖宗賓天所授
臣下制書符節悉收還之 太宗嘗賜虎符已歸

之官及是

憲宗授以軍民萬戶再賜虎符詔叙

平金戰勞蓋

睿宗所聞

太宗者今賊玠至汝

共事臣皆避逃獨汝戰疾力斬敵十五勞苦至矣

自是凡千夫長百夫長十夫長下及僚吏敢有違

其節度者罪死丁巳詔與故劉忠惠公黑馬立成

都七日而樓堞隍塹皆具戊午同故元帥紐憐南

征踰馬湖江戰皆捷蓋先是乙卯

世祖以大弟

總天下兵公奏漢中之田闢已十七而稅入恒病

於浦懸其故惟在軍民之官憂有恃者率頑鷙負

而不輸顧臣力莫如何也下教若曰自今軍民之

官田不稅者無廩糧是年下教若曰往者興元軍民俱受買住與汝節度今買住征蜀比其還也汝專節度之中統三年改受虎符制仍軍民萬戶四年請以今左丞堅賢嗣致仕家居十一年以至元壬申九月七日終於興元其第正寢春秋七十肇於南鄭味溪之白雲巖爲兆以其年十一月九日薨之壬舍男十人女十人男孫十一人女孫八人嘗聞 太祖賜威寧之詔裂熟羊革而書之揆以漢氏功臣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而已無有事不上聞聽以其言爲詔行

者及定襄卒而公嗣克光前人轉鬪太山之左右
濁河之南北崎嶇數千里間者十九年非 睿宗
奏是功 太宗太宗不知非 憲宗舉而揚之於
克完漢中之詔則是奏天下不聞且他人樹勲於
開國之際其桓銘私傳皆出一時史氏之手其間
有善於紀述者後者猶掇其蹟刪爲一代之典況
祖宗垂法萬世之顯謨乎則公父子身荷二祖三
宗及 今皇帝生榮死哀六朝之殊遇何如也又
漢氏功臣子孫冒守先烈者惟一人侯獨長沙王
支庶一門數侯然或先後受封非必昆弟並時今

公諸子或拜亞相於中或列藩方於外或總戎旅
於邊冠紳之蟬嫣符鉞之焜煌則縣官覆護之俾
流慶遺胤者又何如也銘曰

維公早特童子植植既失定襄荷其父斯與老戎
行右頡左頡于河之外于關之內突而前茅無少
挫退金社墟矣庸蜀是劉掉鞅之遙九圍半周再
鎮雄藩益斲梁父金穀穰穰斧質在手施陽翕陰
舒慘自口爲艱爲勤列聖不忘報之貴富倍蓰其
當大府如城雲屋邃邃朱塵綺䟽歌鍾清吹聯目
晚顏願使趨風良庖致饌胎豹蹠熊酒醅介驪登

薜雪滯純衣四序爲聲絳繇昧者安之耽不知還
公時白日未薄西山解兵其子時稅于野毳廬擅
車勝地卽舍維嶓之麓與沔之水徃徃禽魚識其
杖几乃知喬松可召與遊徜徉十年歸安茲丘評
者異之於古未有紛華寂寞杓鑿不受公而兼之
始慎終全由哲其身匪隲自天人之蓋棺旋踵朽
息公有哀褒于沔開國生平之名燁其益昭矧子
維翹承弼兩朝無父維石莫信者史一刊不磨用
告無止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三

神道碑

真定新軍萬戶張公神道碑

姚燧

公既卒於戍所衡州之明年而夫人亦卒其中子
世其真定等路新軍萬戶獺拉叱者將歸葬其鄉
先塋由是軍受湖廣省節度請告數數終以故事
職兵之臣無聽喪葬之文不得命乃曰父子之有
在君臣先其叙則然木有責其能忠而禁其爲孝
者吾今何恤俟舟二喪畢墓小從而奪虎節大置
於理一惟命竟寔而還凡聞者莫不稱咨其能核



流俗善于子職無少老一喙焉又曰公之遺烈今
雖在人口耳不饒之石久或遺忘來者或不聞託
以計事至鄂持與國校官陳松年之狀來請銘燧
思昔貳荆憲由斜郡常德公時戍是暇則相過年
已六十五脩幹魁顏白鬚蝟張虎目虎吻大掌鉅
踵望之森然氣欲搏人談其平生蹈危奮先大小
之戰數十嗚呼俾聞風颺鼓鞞闐闐矢石餘軀老
而不懲者從可知哉則於公為知死今懷遠以佳
公子侍傍又為知生在古人皆當傷與吊者乃三
復是狀嘗善松年之能史懼末憾曰濟江將臣功

者皆相而獨後公方人

然於又天之厚公者則

若未也蓋

列聖之制職兵民者死其子孫皆世

之變自

世祖奪職民者符節易其故所死其子孫廢而不
出惟職兵之臣萬夫千夫百夫長者父死子繼兄
終弟及世其符節雖漢祖侯功臣之誓曰黃河如
帶泰山如礪國以求存爰及苗裔何以尚諸其有
相而兼將萬夫者詔俾自擇爲之欲將棄相欲相
棄將故其時有寧棄相而專將者豈不以相能振
耀一時未若既將可傳子孫繹繹無究乎幸公未

相相而亦蹈是巖矧他人之家世纔一人而懷遠
元兄忠顯校尉管軍總把鑄由從公戰鄂之通城
獲于敵死之及子回世特陞千戶仲兄史閻亦懷
遠大將軍戍瑞州等處萬戶獨一門三人金符虎
節千里連州相煥以華則天獨厚公者豈不多且
遐哉松年憾者恐復爲公九原所幸也公諱興祖
姓張氏中山無極人曾大父大父不仕父林趙州
觀察使改節度判官丞相贈太尉史忠武公爲萬
夫日隸其戲下

太宗賜金符千戶老以公世從大將誓韓征淮南

能以少兵擊破其軍虎頭關大將壯之賚銀為兩
百聞功于廷賜人馬介冑裝具宋開山南東道制
闡于襄陽反寇洛西殘盧氏永寧殺縛其守長
憲宗詔以漢地兵專守命

世祖潛藩始置經略司于汴屯田河南諸州以忠
武為使忠武兄之子江漢大都督權為屯田總管
萬戶宿重兵于鄧去襄不二百里兵信宿至城下
鄧甃其城塞西南二門不闢吾袍甲車道屬縣新
野西港盡鈔于敵府摘公將兵三百騎與步半追
之及之栲栳潭令騎負一步敵奮及斧謀折馬足

推步下騎爲陣以待分騎爲左右翼合擊敵錯愕
無所於應盡殲之完得所鈔戰次馬嬰橫屍而顛
復騰而上不知左股之折已戰流血滿鞞裹創輿
歸府迎賚銀爲兩百鎊二端曰木足旌勞資市藥
也後敵攻新野又大破之白河口中統建元從史
經略樞援東川假以總管戍東安虎嘯一年還鄧
戍光化州漕安陽灘禽唐都統會中書左丞劉武
敏公拯開用兵端大集天下兵圍襄陽從城鹿門
江西諸壁戍焦山敗宋援將張順江中殺溺過所
營攻樊城督造梯衝又戰江中火其戰艦斷襄陽

援樊拔移攻襄陽城東南當至元十年凡國六年
襄陽下功陞總管再官懷遠大將軍副萬戶明年
詔故太傅伯顏以左丞相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
并國武宣公阿木以平章左丞相阿里海涯以右
丞將大軍南伐浮漢而下郢治漢東築新郢漢西
鎖戰艦兩城下來以礮弩橫鐵絙江中大軍擊拔
郢北黃灣壁公實先登先貫左股丞相手傅藥拖
舟入藤湖達漢越郢去從攻沙洋新城拔而蕪之
皆負劄先登矢又中額三捷功闡錫虎符從戰漢
陽之沙武口陽羅堡生獲其將鄭信矢汰左臂漢

鄂既下太傅將大師東右丞雷後抽十六翼兵俾
公帥戍漢陽公曰吾戰是求而顧責守誰不能守
則無所施吾所爲矣右丞則曰漢鄂乘輿所至視
爲衝地非材武足以先衆者不可使撫安之不得
已往戍聞荆關遣安撫高世傑將兵規復鄂從右
丞逆擊走之荆江口世傑窮降詔移軍江陵從攻
沙市因南風縱火樓櫓皆然前登戰城上又戰城
中蹀血濡趺殲其軍江陵精銳於是焉盡安撫高
達以江陵降制置朱禔孫不出詔以世傑戰而後
落非其始志斬江陵市禔孫死京師猶沒入妻子

爲官奴婢而籍其財。右丞功拜平章政事，移軍潭州。公爲鄂分省計事。潭雷使督攻西北，凡三月破石心臺，敵植木柵自蔽。或曰：火之可入。公曰：火易沃滅，柵必復植。且吾師暴處城下，三月士咸仗兵立寐，不如礮之使敵不能隊立。得廣途，期盡十日。肉薄而登，可以逞志。平章是所策。十日，公果前登樹旗，陴墻諸軍呼聲動天地。平章拊賀，謂諸將曰：非用張某言而屬猶坐。城下安撫李芾殺妻子，火解舍倉庫而死。潰軍無城，西陳江岸。公涉淺方，仰擊飛石出城，傷頰，墜水面，血及足。出戰益疾，竟走。

其軍功聞進官安遠大將軍畋地衡永全桂陽諸
州撫其來歸而誅其弗率又從平章移軍靜江四
十日拔之宋餘孽益王爵人號幸海中曰余役海
嶺諸州相煽以叛潭之羣盜在在蠢起平章謂公
衡永全桂陽諸州與潭屬縣汝昔略定盜今復蔓
汝其芟之殲文才諭七寨斬祁陽令羅飛主常寧
簿黃必達磔周隆張虎新化降其黨蕭隆劉監軍
凡馘受僞命二千九百七人縛從賊百五十人安
集劫脅二萬三千九百家常德路總管謀應僞先
事亦縛斬功聞進昭勇大將軍招討使監歸州位

總管上又移監常德仍招討位總管上西南夷爲
梗初詔征羅氏鬼國會其既降未至而還後征亦
奚卜薛降之以其王阿利入覲賜衣服弓矢鞍勒
公平生射虎數十一日遇虎一發而踣語其友曰
生虎之髭剔齒疾可已風拔之虎怒爪韉裂賴其
氣息垂盡不能傷足由是人名公者則加殺虎於
姓上至是以國言賜名授突尋詔萬戶各解使職
故公罷招討惟以萬戶將真定新軍省檄戍衡茶
陵耒陽常寧兼督平永寶慶武岡盜賊其跳梁者
二百四十五而伍其汙民責使屯田故來者不失

業公尚氣重諾剛不可以威強屈平章始終相繼
西南者見其不可衆直之醉或腰刀行酒平章遷
入後閣曰公醉矣戒左右善扶出遇契己者視意
所欲與之不少愛焉其時諸將或集皆下之無有
位其上者卒以元貞元年乙未冬十有二月七日
年七十五夫人卒以明年夏四月十有七日年七
十七葬以大德之元丁酉于其鄉宋邨九男長忠
顯次戍瑞州萬戶次鵬翼僉嶺北湖南道提刑按
察司事次真定萬戶官夫人李出餘皆幼一女適
常棊五男孫長武略將軍世千戶者金符餘幼六

女孫亦幼銘曰

詩歌虎臣闕如虓虎不聞拔鬚視等麈塵以之膽
膂秉旌遐荒宜一西南百年未疆荊州之域連城
數十襄陽武昌岳及江陵長沙桂林取皆以兵餘
郡傳檄反虜起伏介冑九年晝夜弗釋登危摧完
戰必前列荆域底寧移兵夷洞來其降王槃瓠遺
種矢石癡躬元戎奏功 大帝一聞一官以庸迨其
入覲嘉名天訓乃省在筭華其衣裳又勅尚方叢
矢象房魚服張弓糶鞍金勒歸馬蹀躞亦爛其飾
雖古方伯得專征伐錫命之多將不是越憲憲其

勞授報既多蓋棺龍光遺胤尚荷二長萬夫一千
夫長今代一門三將誰兩矧是萬夫一戍燉煌一
殘閣波鯨海是航雖基公陞亦遐以勤無羞前人
亦曰克世兩間之堅莫石惟年可磨不磷載銘以傳

潁州萬戶邱公神道碑

姚燧

公邱姓保定行唐人諱澤字潤之曾祖亨祖義生
考府君諱琮金符總押真定大名河間西京保定
洛磁濱棣七州之兵戍睢州以卒公年十一世將
是軍七年去城毫鹿邑避河流齧移戍潁州城久
荒棄翦荆以芟隍塹樓堞官舍民廬皆所經始宋

黥將夏貴夜悉銳攻東南壁公將射士當之大呼
疾戰矢下雨注又虞士一氣久用將奪戒司更促其
漏丙夜伐五鼓敵以為旦出竒騎擊不利客也騰
藉崩潰積骸如京創此大治始不輕犯成是十四年
世祖即位如故事盡收臣下先朝制書符節故公
金符亦入之官明年制賜還之至元入覲賜錦衣
弓矢鞍勒用兵襄陽將是七州兵半以行太保并
國武宣公時以都元帥鉅鴉山拔平塞砦功最慕
府資白金為兩五十金衣一從城長圍襄陽六年
當十年癸酉乃下明年從太傅伯顏公時以中書

右丞相督大軍南伐至郢初宋遣殿帥范文虎將
兵援襄陽度不得進爲城郢備鎖戰艦江中列礮
于岸遏我舟師下令盪舟黃灣達藤湖入漢越郢
去從拔新城沙洋下復師由沙武口入江從戰青
山礮多所俘馘鄂隨下行省論功行賞賚白銀爲
兩三百明年雷故左丞相阿里海涯時右丞分省
守鄂大師其東從右丞分兵下荆南功進武德將
軍管軍總管又從攻潭州流矢貫肘汰股裹創復
戰城拔進顯武將軍明年從攻靜江礮碎傷首岑
岑垂絕已日乃蘇旣拔從省還湖南其年宋亡陳

宜中挾益衛西王淳海據閩爵人號年規爲興復
倖利之徒在在起應而羅飛張虎周隆尤其梟桀
屠殺長吏劫民爲兵動萬爲羣阻山爲砦以抗官
軍衝永路絕公從鄮平生致三渠褫皮以獻進懷
遠大將軍萬戶虎符俾將其軍監擲州位總管上
至則平郡賊蕭良弼剽兵之餘城中戶纔四百布
檄招徠安集之內則基屋火餘外各復產其鄉期
年將倍萬家孔廟尚茅屋擢進士左元龍爲校官
佐其工材俾任興葺稍如平時州界韶鄴遏韶寇
不窺宜章而興寧之民效惡鄴盜聞宣慰司將調

兵萬人加誅未啓行公衝焉擊金帛即說曰今盜
始起而從徒未繁官軍遽入民懼俘殺必出逋逃
無所適歸勢與盜合是驅使爲逆也請歸身任致
討許之乃歸召父老豪傑曉曰吾止官軍不使得
暴吾境汝佃民有從亂者不以相坐聽執送余自
贖得五百人惟誅首事二十人餘悉縱還南畝連
三大役始得占城之師人以深蹈死地忿怨無施
所經城市肆行剽奪瀕道居民十室九空六耨種
絕至邠亦然公捕得爲暴數十人械送軍中詰其
部將威令不伸皆市杖之其徒一夕潛遁踰境

以日本之師貴造海艦十五艘度費楮幣爲貫七十五萬取材有制戢吏侵牟用未能半事已告集後以交趾之師賦餽米千石入桂公曰自是入桂陸行千里負擔之民人勝五斗而止已二千人爲擔夫負裝糧者半是行未中道委負而逃可前知也乃集丁之家謀曰吾將出家貲責諸縣即桂如數糴之上不失軍興而下可紓民力何如衆歡呼稱願他日比貸錢加子來歸公悉還其贏又請罷淘坑銀鑄戶賦酒醋歲荒發廩而後聞皆良政也又遷廬州蒙古漢軍萬戶擲民耄倪號呼遮雷如

去親戚未至改潁州萬戶戍無爲軍至是七路之
兵全集戲下而軍容益盛盜起江東省以公威信
著譽檄公以其軍討之饒信先警以禍福皆不煩
兵而從宣徽怙惡乃夷萬人於南陵旌德涇縣又
鋤萬人於績溪績溪尤助勦壁何秧塘山山周十
里峻二百丈省臣以六萬衆攻之數月不能下者
因雷戍徽兼拜都萬戶之一軍徽民方安之尋還
無爲省議餘杭勝國故都非得如公老將一軍竭
而閑之綏而安之不可故戍杭以世有八年世
歲辛卯夏六月二十有一日卒年六十三平生

直沈毅讀書專經左氏春秋故能謀成而事立臨財不恡施予有積則均之昆弟姻戚其再至潁故人部曲捐金委帛致殷家及疾或在告計日辭祿後卒十三年子武德將軍潁州萬戶成杭元謙紹介其友劉致持事狀為書燧曰先公之匱藁藏潁濱今將舉歸先塋數且有碑不得君銘恐勲勞不足以信來世敢泣血請故銘叙此嘗聞國初以二萬戶鎮撫中夏右則劉伯林軍秦左則粘合重山軍燕顧成則益太尉忠武史公天澤為真定河間濟南東平大名五路萬戶於中後強諸侯頗以力

夷惡相下屬皆求各將其軍而千夫之長亦覲得
焉由是萬戶布列天下其權雖分然父死子繼兄
終弟及相傳虎節一命三品世世不絕則未始變
不若治民治賦之臣者死子孫以門功官自下而
高如升階然所可儕比則國家責以捍侮四方勸
忠而收其死力者豈不至且遠哉觀公造家警則
爲山嗣睢總押其覆篋也于時是官未必親長子
夫何以言之從下荆南勞亦夥矣授以總管得以
千夫之長阿祿轉而西南勅敵是膺壘城是臨莫
不賈勇奮其前受顧以是身于國三軍入百死而

幸生遂長萬夫比德開國大藩諸侯殆成功九
仞者其爲丈夫亦壯烈矣然非馮也夫 大帝赫怒有

是南國用武之地技安施哉此太史公贊蕭曹輩
爲依日月末光陰符所謂天人合發者也三夫人
元配郝氏嚴於持家前卒廿有一年繼配兩王氏
姊姊也前卒十年姊顧爲繼後卒九年三男元謙
以佳公子旣世虎節好學而文雖居時平營柵部
署器械車馬凜如在敵又識世務省訟難惑多資
平之次元秦元恒四女適郝長官子璧閻令子齡
鄭元帥子端仁萬戶賈祭祖三男孫長祺幼未名

二女孫銘曰

嗟若郎公初由羈童嗣秉父節睢及鹿邑凡戍十
年強敵尚逸城潁而南地交壤隣黥將未嘗時已
能軍寡謀輕襲大比其羣會帝考貢曰是南紀于
何菁茅曠入包匭乃畀丞相百萬丞炁徒江漢滔滔
鼓拙以浮分徇坤隅置公前驅登陴長沙桂林入
郭大憚小悖剪無稽浦從戰萬里清楚以吳歸撫
其軀矢石遺餘嘗曰臣子居則有異移孝為忠其
道豈二當在父側子職焉恭寸膚之傷盡心瘵恫
及身而將三軍獎率鼓鼓以前顛首美恤維公懋

功其資何如虎節皇皇雄長萬夫上昭祖考下傳
後繁子孫其承世守無止匪直克忠孝疇大斯以
語燾後幾何其慈宜爾有子踵武之踐四十已闕
慎保垂憲爰發頴匱歸從先丘烈勲于碑貽久是謀

同知廣東宣慰司事王公神道碑 姚燧

三十一年將仕郎同知新州事王弼練服持一書
過燧龍興客舍拜言曰此弼先人懷遠大將軍同
知廣東道宣慰司事出處大凡與受代所由也中
具歲上戰功自生二十五年出吾祖長千夫戍膠
州以及至元三十年年五十六六月四日卒廣州

在官三十二年屬州內地無事戰禦自四年用兵
襄陽十三年宋亡與宋臣戰未嘗日釋介胄宋亡
至十六年與兩王戰未嘗日釋介胄南海平矣與
反虜劇賊戰未嘗歲釋介胄合是三者之戰凡廿
七年中十八年三入廣嗚呼勞矣而官已足命也
今將以某歲月日還葬言鄉霸之大城孟村先塋
得善史者銘其碑我先人將不恨其無聞於地上
且懷德地下也敢以是哀鳴公乃序之曰王公其
藉大城者不可世求曾若祖皆失其諱祖令文
考莫故參政張公榮實所將水軍百夫長

世祖錄其從濟江功賜銀符升長千夫李壇反戰
死濟南二子守信守祿公以死事臣子之長故世
銀符長千夫戍膠州從築夾寨襄陽戰疾力功換
金符登最獎之外郭省旌楮緡百戰江中斷橫江
鐵徑留捷獲船三十艘授樊生致都統徐麟省又
旌楮緡百從今太傅南伐戰取郢之柳林署省鎮
撫攻新城沙洋獲船一艘戰夏貴鄂之陽羅獲船
二艘首功三百賜白金二百兩再以都鎮撫從都
元帥府定江西諸州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于時
宋亡其將相更立益衛兩王故廣東不下從破韶

州又敗方安撫廣之石門授明威將軍從擊文天
祥于贛之興國之空坑止其妻子散降其衆略盡
禽前鋒趙時賞帥府改行省從右丞至廣張經略
集戰艦二千海珠寺擊大破之獲其艦百八十斬
首不可級計再授明威將軍衛王死入覲授宣武
將軍虎符還以廣取蒼岸洞崖石砦殲李梓發兵
南安別降林桂芳昆弟新會燹南海軍三千人生
致其帥潘舍人歐將軍僞署置官自王清遠遣馬
帥陸帥徐相襲廣州皆擊破之斬是三人及其軍
千平十數登歐走如新會合黎德德已集船至七

十艘衆號二十萬其別將吳林以八百艘圍馮村
先是公嘗抽工於軍伐材於山不資公帑爲戰艦
三百五十烏船五十載是戰艦德林衆大潰沉死
海洋生致黎德歐王與僞都督丞相兵馬鈐轄廿
四人皆磔之椎其僞符璽召入賜衣服弓矢鞍勒
加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宣慰司事三敗東莞盜
張強三千餘人首功三百歸所掠人畜其主廣盜
少戢其使入覲恐公受代以歸預乞尚書宜畱再
授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降循盜立
尾郎長樂自宋亡十四年招不能至者版賴勝立

興寧廢縣以宅流民又斬汀盜轉入梅循者鍾明
亮官并吳禽三首而壞其羣最斬盜爲起廿九二
百七十一人今著其尤魁驍者皆隣省連兵頻年
不能加誅必公取之廣之屬州皆山險不可馬至
梯崖縋谷逐索水則乘烏舡游擊之不盡不已其
爲什爲伍殺人以剽財之倫皆削棄凡是諸盜名
若可易而顧難成功至今有未靖者老將論者曰
丈夫死登陴陷陣猶足爲名澤及吾妻子今橫尸
草竊手與經溝瀆不異亦足羞哉此觀望不屑甚
盜所以也反究公心忠勞何如廣之屬州若士出

民及聞今代爭狀於宣慰廉訪兩司功其盜弭民
安願雷公使以殿南荒行省擬聞代踰一時而卒
惜也夫人石氏子三人弼也知彰其親者非文不
遠亦既克子矣餘未名男女孫皆一人幼銘曰

北海生濱卒堧南溟萬里歸棺低昂絳旌維之南
溟至險不測其北嶺高羣盜攸宅嶺嶠何如峻削
窟空羣盜利之自王自公凡在勝國敢曰難令與
今吾元跳踉豪勁公有砧斧晉領汝膏十八年中
無有幸逃或曰公哉始勞襄漢終覆武庚椒洋無
畔不是之書迹盜諄諄大棄錄微奚示後人曰訖

炎趙遺爾兩孽噓爾死灰乍然已熄公與樹功帥
從相從貪人所同公羞有躬維祝融墟實漢南越
六兵艱施小兵弗讐蕪無賊良公功之私廣人戶
知今思永悲白潛昭幽烝太史職載銘不忘有穹
斯石

戍守鄧州千戶楊公神道碑

姚燧

揚公諱彥珍世汴之杞人曾祖考其祖考其考真
皆不仕金垂亡也鄉里及旁縣豪傑以公質而義
沈而信修幹有力馳馬引強犇走服屬之至有二
萬衆將之來歸授萬戶徙河內定興思立戎勞不

集民治宋將彭義斌侵山東東方諸侯皆壁不出
北莫鋒或聞風景附始將百人從故張蔡公戰淮
北復徐邳兩州勞陞將千夫戰淮南破光廬兩州
及安豐軍戰漢上拔光化棗陽先登又破信陽軍
戰襄陽走生總管牛首山斬張太尉鹿門從今中
書平章奧魯公之父破荆南沙市初鄧旣降以歲
荒盡遷其民就食洛西畱軍戍守會故中書左丞
劉公來襲戰塔橋古邳黔波屢北之其後西山逋
民由雕礪故宅岡將趨襄陽率步騎遮止之假種
牛曰吾在此汝可去父母邦而南邪與故中書平

章游公築楚鐵狗兩堰以灌屯田歲收粟爲石亡
慮若干萬活饑羸爲口亦亡慮若干萬歲甲寅以
平生小大數十戰身被三創老厭苦兵子珪能荷
及矣請

憲宗朝求嗣已授副千戶得休居十三年以至元
乙丑春正月十有八日卒年七十其月二十有九
日葬州西北十二都之靈德鄉蒼龍潭壩夫人同
縣盧氏後公卒之二十五年當至元二十六年歲
己丑年九十不恙珪及其三季秀成玉與男孫十
有六人興祖世榮欽祖光祖述祖崇祖儀祖導祖

協祖繼祖孚祖襲祖康祖恭祖由祖亨祖女孫十
有八人男曾孫五人儼行侃僮僕女曾孫八人最
三世子孫曾孫男女已五十人男婦女夫甥孫猶
不列也朝夕若歲時問安爲壽其前堂宇隘不能
容班之庭下人之望之蔚爲盛門非天章公潛德
昌熾胤裔而何況珪克對前修有光乃爾耶始由
副千戶江漢督府版令將突騎千時宋宿兵襄陽
與均犄角臨鄧督府度房有恃而虛別遣將以萬
人襲之反爲均兵遏絕令將所突騎爲援戰分道
口斬其副將杜胡又戰馬嘶山通道出之從史經

略援蜀之開達兩州戰李義聖耳諸山又戰同波
砦萬石埧晉城寺獲生口五百城毋德章以拒合
州又城大軍平以闕廣安軍歸從故中書左丞相
阿木公圍襄陽戰小堰堡南漳鴉及八辨凌三山
禽解都統樊提轄湖城砦馬軍趙總管野鵝池劉
總管胖山問探司王總管格子川又禽無名將樊
城戰六年襄陽廼下勞授敦武校尉從中書右丞
伯顏公越安陸戰新城降黃宣慰阮沙洋邊都
統火死下沔陽攻漢陽先登拔之戰鄂之陽羅步
獲船五十五艘遂濟江下鄂又從故中書左丞相

阿里公分兵而西戰荊口降高安撫下岳攻荆南
沙市先登阮之徇地峽州下之鄉民多趨險奔施
擇峽屬縣宜都富民言能動衆聽者駱升署爲邑
令追還五千戶從圍潭州戰西門鐵坝三先登進
武略將軍千戶金符從下衡永全道四州拔靜江
進宣武將軍總管虎符下柳西融州徇地海外未
至召還進明威將軍副萬戶再遷廣威將軍真爲
萬戶戍襄陽最其受任至今三十三年所援拔破
阮下名城三十而縣不與禽都統一人總管三人
斬州副將一人降安撫都統各一人討湖南叛寇

生降渠首四十五人所全脅從及城拔而當殲言之大將而脫者不可以鉅萬計小大之戰七十餘身被十五創矢分右巨擘洞肩汰股貫踵先登壓礪而顛血嘗口出積是勞勩位踐三品力有可至數所得爲伐石人獸樹列神道又悼公平生與國立家之多艱也不銘之碑無以白悠久自襄走鄧託筆于燧嗚呼臣之事君猶子事父雖出蘇武告李陵之言而千載以爲得然事父敬身事君致身道固有不悖並行者曾參將死召門弟子啓手足以示全歸其平居則又以戰陳無勇爲非孝夫小

而殘形大而隕元至不旋晷孰速戰陳苟於是而
曰吾全歸吾全歸則天下無授命之臣君何賴以
守邦人子惟無事戎行不善將身以死者是誠不
孝而執綏援抱以死固其所也況戰不必創創不
必死與雖死而名日延哉嘗讀史氏書見關將之
登陴陷陳折馘擐旗大者百戰小者數十其身所
存鋒鏑遺餘必慷慨感發思有若人者生今之世
得奮筆大叙其雋功亦志士千古之一快也觀公
父子踴躍金革視身外物再世一轍庶其人焉惜
吾文之未稱副也銘曰

世曰文士武弁之易謂勇無謀似而非世讀人物
志論第英雄英之精秀草木華同雄譬健獸逸羣
振迅天於恒人此與彼吝或畀其全萬邦表貞英
故明智雄則勇能人才文武異用胥附武遏亂略
文太平具亦既太平忘戰必危猛士赴敵生死斯
須彼文維臣何有是戚執簡之評其可輕出於鑠
維公鄉豪始宗無基於前造大今躬金歷正祝斷有
衆二萬來歸

太宗獨河是亂棄民而戎轉鬪淮漢戍鄧空郭招
道立閉鄧人病飢我往耕之鄧人聞戒我往戰夷

丐老而休年宜延駉而止七十玄宅長卧生子如
公亦毅能兵克越蜀荆三十名城金石所創凡十
五嬰虎符以庸鈇鉞專征曰是徵效先人之教五
鼎三牲不享榮報發其幽光塋令存章庶幾子心
少慰盡傷切雲之碑蛟拏龜負史臣是銘滋久無

數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朝文類卷第 八十四

神道碑

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

姚燧

有虞臣栢翳佐舜調馴鳥獸賜嬴姓其後費昌去
夏歸商爲湯御孟戲中行爲大戊御至周造父爲
穆王御服盜驪驪騶綠耳之驥西巡樂而忘歸徐
偃王反復御日馳千里破徐賜趙城爲趙氏其子
孫散居何望傳次幾何至公者不可稽然由所記
憶其先家代之繁時金亡去其鄉凡再徙始爲冀
之衡水人又爲蔡之平輿人天興癸巳之棄汴播

蔡也公以善射足力材兼衆難倡義兵數千爲帥
聞天兵圍蔡急城中糧絕乃率部曲發平輿富室
藏粟負擔疾戰百死突圍上覬召見行闕嘉其忠
勞勅銀符提控復潰圍還保平輿明年甲午金亡
將戲下步騎數千下宋時襄陽開制閫改信効左
軍統制制閫後厭降將多恐聚此叵測謾爲受犒
欲致盡阮之太尉江海策曰且人窮而來歸誅之
不義又吾閫所節度四十五軍半北人今此加誅
則吾軍北人各有心矣徒足啓猜長亂漢北之州
獨鄧近去吾閫程再日耳北與敵鄰乘彼虛棄未

成盍遣是衆先之在彼有生降亡之德在我有復地
之利一舉而得兩者也聞然之別遣路鈐呼延實
將若干千人爲監來成至則與實不相善益憤前
吾所好相下而顧不容將以計誅又一軍譁譟皆
言制閫不足爲盡力會明年乙未十月天兵略地
漢上集將佐南門商戰守宜公扼劍前衆曰始吾
下宋正求活我戲下數十人與若妻孥而制閫欲
一切以計殲之情露而事迫者數矣今幸出成不
獨任吾別將監之一旦誣以他辜盡無吾噍類覆
掌不難爲也誠不忍與若泯泯膾脯寇手必歸

皇元後應者斬統領徐海獨辨不可立斷其首以徇
一軍皆呼抃受命馳造寶營執以出盟令呼宋兵
投仗脫甲吾不犯若一人盡歸之襄陽如輒肆動
皆誅死實駭汗失常自眙眙舌橋然不能下頃不
得已乃親呼其軍如所教者於是皆受命復與將
佐爲約是州生齒十萬今日之事將求生之非固
苦之將思完之非固離之衆曰生完之耳離苦何
爲公曰若既相許矣其無殺人父兄而臣妾其子
女以利貨財與懷復私怨衆又曰不越公命也乃
開門納吾元兵事成終朝肆不變市爲具車馬遣

實令將其軍盡還之襄陽少不怨劔閩昔者圖已
而甘心此軍也居再月

太宗爲太子南征遠過教以是城甚近襄陽虞力
孤不能自完且歲荒與均唐三州民徙雒陽之西
三縣鄧治長水均治永門唐治福昌許公權宜行
省事乃先勞分苦佐之藥疾翦棘墾萊府寺田廬
於察一始明年丙申襄樊亦徙雒陽其年公入覲
特賜金符錦衣許出戰督軍入守字民別降銀符
八十金符八以酬從公將佐同力者奏雒西歲又
荒乞歲得大名軍儲米爲石四萬五千陝州鹽爲

斤若干萬以廩餓人制可如是資食二州三年後
歲登乃止辛丑授鄧州長官奏以弟將州兵亦可
而是州兵民始分後十二年癸丑在先朝

今上以太弟之重命故丞相史忠武公經略河南
始屯田漢上張平宋本盡還為徙鄧均唐襄樊五
州民實南公始復鄧時宋已築襄樊均皆宿重兵
徙民各歸其州惟是一州還者無所於歸襄樊僑
治州北均僑治西皆倚公為援南州數十里淪為
盜區戰外耕內四年之間積穀石七十餘萬丙辰
乙亥骨不報明年疾卒實丁巳春二月十有四日

年六十有一其月二十有四日肇瑩州東南之曲
專里以墓自喪及窆祭哭聲振城野數萬人昔受
公生之死地者公諱祥字天麟魁貌碩躬望之威
如孝親友弟及有地方數百里秉鉞垂符常布衣
韋帶麤冠弊鞍江漢大都督爲言衣冠貴賤章也
何乃爲是過儉下自同庶服邪不恤也與將佐言
公府則吾節度汝不可不嚴名分之守私處則汝
皆少所從起相習者豈可遽脩邊幅改度平日也
必齒坐序飲其蔬簡目節直坦與人無疑如此考
贊妣李生子二人長公弟彥即將州兵者大考仔

嘗大考康五世連不仕饒貴樂施夫人霍以賢聞
子一人昭勇大將軍保甲萬戶侃今鎮衢州男孫
三人伯元仲亨叔利女孫四人適耶律弼李友端
劉仲溫季幼槩公之始遭金季年出無受知託援
之臣入無素勛可藉於家奮其孤身百戰前驅積
勞而加數千健武之上亦何壯也且人之才相為
十百千萬不能齊司以一人當一人為衆人以一
人絕出千萬人之上是曰俊傑方天定命昭昭而
昧者疑所適歸彼千若萬人犇走為依求以自全
其受是依者內揆無可出險反正之才豈以一身

質質先衆徒死則依人者猶不難於爲人依而受
者也念既隕祚而後將十餘旅之衆下宋其志仁
此人也及宋不察將快其肆毒已乃北戍鄧州爲
置監將防虞而戎備之其伺釁竊發不保其終何
如也非公謀斷灼知改王安石能轉禍爲福俟食此
州哉然由公而上不仕三世潔實儉勤積累悠長
能散宿居此後之功既碩既豐而始大興此勢之
必至理之固然者今侃也即基堂之龍眉虎符列
各平宋功臣非公作則之報而誰諸孫繼繼脩俸
則是澤也夫豈一再傳而可遽艾之邪後墓三十

有二年至元二十五年以子侃自衛遣叔利五千
里持衛學官鄭怡所撰行狀走鄧請述墓碑遂哀
其志在揚厲先烈又嘗家雒西與我先人居相邇
而游相好也故不終辭銘曰

穰之南東有堂其封下爲平輿趙公幽宮返是之
年周甲子一東髮樹名古人自必翊將衰祚偶方
興時如闕孺子賁獲是支金鼎沉淪提是窮旅曰
軒與國涉漢南驚來成是州始脫危帖乃棄衆星
日月載瞻甫少康蘇燠螽荐沴徙北就豐于洛之
河雒凶亦然移粟大名以及還南保甲戰耕與是

州民耄稚十萬形影相附千里往返厚深之仁崇
阜增川宜是州民戴爲二天朱邑桐鄉古弗是過
卜置冢傍萬家且歿有子將軍方燁烈光虎節斯
皇孰曰公亡匪銘伊白匪石安邈我筆載茲後來
者贖

山南廉訪副使馮公神道碑 姚燧

公以至元廿八年年五十九九月六日卒官朝請
大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于襄陽燧遊吳
會還過行臺廣陵得計於故御史中丞魏初所遂
出涕相弔後三年始拜其墓指桓楹誓曰公平生

交友間文惟我怡者它日當銘是爲報子休復亦
已叙所履歷見求因記前卒六年嘗叙馮氏三世
遺文有曰以中議年五十九卒官同知山東西路
轉運使故中順方年六十以同知集慶軍節度使
致事至通議亦以同知集慶軍節度使六十致事
三世皆止同知亦理之不偶然事之可異者公抵
掌曰若是同知不善吾家耶吾它日有避而不爲
耳今公之壽僅齊中議校所卒官廉副班序正與
轉運節度同知者等六命四世卒致皆不逾六十
嗚呼造物之迹人果可以意智闕耶中議中順通

議爲高曾祖諱仲尹子翼璧考中書右部郎中諱
渭世稱馮孝子公之先諱由通議築松庵崧山曰
崧後更帖字壽卿童子聰警於書博觀疆識賞於
中書忠肅公許妻以季之子闕憤由貧試吏征商
屹屹自飭不盪華墮中統建元時年未壯入掾中
書職奏事曹策識沉明得失先事日從丞相造膝
清光右部爲郎自丞相辯章而下皆友諮之父子
並政法制未苛不嫌也人榮耀焉或譏禁中省曹
多徒黷庸在列庭加汰擢公以風度脩凝敷對有
次畱後一故相長左右幕喜氣排人諸曹誓縮公

不下之故事諸曹出皆總管判官獨抑公真定轉
運經歷換衛輝總管經歷官承事郎令真定之無
極事治考最換令洛之曲周狀其簿貪懦黜之圍
襄陽急發民益兵河之北公惟視丁地入中甲者
戶抽一人籍之請託不行苞苴不入形勢富室施
計無所凡竄名它役者皆出僚吏無所姦利其間
江南既一陞奉議大夫魚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
司事換僉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事二境皆錯
壤夷蠻人所憚行公冒阻凌歆瘴鄉蠱俗上下山
谷至不可馬或輜以杖殆數千里刺舉周治簡削

冗長官吏數百臺臣勞之移近畿甸換河北河南
道提刑按察司僉事官市民物不輒與直責悉還
之罪去官吏三百積沒賕賂且三千定霜摧電擊
蠹朽皆折唐之監州諱發其伏逃訟于朝顧列公
實田湖陽三十頃禁殺日殺紆塗乘傳多燒驛薪不
法十餘事詔御史問之無絲髮得抵其誣臯陞朝
請大夫江西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未代棄歸尋
前官換山北遼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疾辭行
臺臣終曰舉職風紀求歸者其私不可釋也擇其
去家近在十舍外者以便之再換山南江北道肅

政廉訪副使命下數日卒僑葬檀溪之東筮位至
是三十餘年恬忽時榮退易進難數命皆家受之
臨繁處劇暇豫而集遺佳林泉野服珮寶璐鳴琴
賦詩忘反移日觀所號雪崖亦可得其嗜尚已俸
入盡於及故家之孤嫠與娛賓購鼎彝書畫故遺
產不盈十金所標襮其闕甚高跬步恒以羞親為
心迨氣息奄奄猶大書松庵墓馮孝子墓雪崖墓
賜休復曰各伐石表之阡亦自喜其善全歸也遺
文千篇晚而筆力逾進辭多雄剛深古卑於文者
不能句求凡再配前夫人楊氏即忠肅公妻者今

夫人王氏其母休復與休復母之兩致其道不知者不以爲前夫人之生觀行有家爲德如何女溫香幼三男孫鶴齡龜齡彪齡二女孫皆下殤銘曰公生自孱見靈竒也葱衡鏘然妙爲辭也人一善偏己兼之也其蘊淵淵介介持也其履平平循循施也入司奏箴出縣爲也同不俗牽異不離也責言言宣責事治也憲府所躔吏不欺也風行嶺壘江之湄也幾耳順年不云耆也厚夜長眠寤何時也聞之幅幘多舊悲也曰良弓傳子爲箕也揉木不弦世業卑也獨公青氈守不移也世德陶甄不

外師也子于父田播其苗也父材捕獲子構基也
有華蟬媽冠雙綏也與乃祖肩官醜夷也皆不持
銓衮職禪也豈天爲懸座右庖也不盈其泉斯不
歌也信彼微權馮氏私也濔沱之川浩瀾瀾也苗
胄必賢餘波滋也母折楚箠以筮疑也麗牲有穿
徵銘詩也

浙西廉訪副使潘公神道碑 姚燾

公潘姓諱澤字澤民宣德府人府在金隴州曾祖
嘗爲州孔目而逸其諱祖祿考得用生行軍萬戶
府提控渙及濤與公伯仲民皆善厚殖其家貧公

讀書壯而遊先師魯齋左丞許公之門盡夏故習
而氣質大變養親不違其志事兄愛以敬閨闈有
閑及出門庭卑以下人語恐惴之遇夙無所厚薄
者于塗必謙謹戀嫪令盡所言不峻謝別用太保
劉文貞公薦由從事太府監擢監知事轉貳左藏
庫使出再提舉織染局金符在順天路官承直郎
宣德府則奉訓大夫課皆最陞奉議大夫知弘州
兼諸軍奧魯始有土民以行所學郡旱遍禱其境
百神已乃詣郭西泉投文祝曰山川之神其所司
者惟在能興雲雨以水下土耳今旱曠如是不能

膏澤之神固已不得其職使州刺有罪幸漏譴于
明天子必將殃之宜止其身吾民何辜橫罹斯毒
則爾神又佚罰矣敢恐恐退俟終不得命當自効
去其夜有光如星騰泉明日大雨為屋祠龍泉上
自公未至州之南並山風為災又為文禱曰風者
天之號令順四時溫燠凄凜之氣發達遂成萬物
者也時自為惠反之而已灾况暴厲無節冗涌谷
起飄翔塵沙偃耨稼以病民哉禾民恃以生上
以出縣官租賦下乃仰以糞盛報事乎明神今使
之貧窘無所於食目其顛苦之頰耳乎愁嘆之聲

神亦安所利之必州刺之是矜其收是憑怒自爾
風災衰息民賴至今尤究心用獄前政繫疑盜八
人榜掠百至求迹無所公明其非辜皆出之劫家
訟公故縱無幾時而盜果得西京城成獄令待命
他郡過治囚號市曰此州之人神明公以爲包拯
復生獨不能相活邪公將召問同列謂宜發卒衛
出吾界而已讞非吾事也公曰人求直其枉烏可
陽爲充耳不聞卒問之蓋太原民輸稅西京慮倉
吏不以時受入鈔貴家奴令代其輸既如約矣奴
與僞爲鈔者友陽悔之有我善鈔而歸所僞爲我

急其得不詳視也出而用之而事始露有司鍛成
之謂我利賤而買之偽爲首當以見知法公列上
之竟雪其誣而抵奴與偽爲者法賦州市牛公懲
他郡驅牛至官擇可受直聽命旬浹犇走煩勞廢
其穡事令持價即鄉民自爲市吏無所姦利駟僮
亦不得上下其直轉知興中州入爲監察御史刑
部主事恃當國臣知多行不法察院召按不能致
公從卒至部捕之一訊而貪墨皆出論如律轉僉
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治有田民殺其主者
獄已結矣公詳讞之則其妻與所私夫爲之乃昭

田民當二人法又有訟爲豪室奴其一家十七人
有司觀顧數年不能正公以凡今鬻人皆畫男女
左右食指橫理於券爲信以其踈密判人短長壯
少與獄辭同其索券視中有年十三兒指理如成
人公曰僞敗在此爲召郡兒年十三人以符其
指皆密不合豪室遂屈毀券民之或言高麗王有
逆意集將吏將徙故都詔近臣偕公即治公以王
今尚主王設舉事主安不知知安不上變聞而噎
嘿以從他臣治獄希意深驚求竟公獨輕平主果
馳使明王無有事從中變制使多得罪獨還公憲

尋入都事御史臺劄白辭疑商訂時才自其口出
人所畏縮皆身任爲無少顧讓然不專己博咨之
人嘗曰君子小人喜以朋從觀受薦何人得過半
矣又致察其間有失而不中哉今日必吾所識則
識有盡不足於列職中外況未必盡賢人曰可者
審可不必囿以資格故評臺臣者皆曰自公都事
察院監司一時翕翕勝職最衆出爲江北淮西道
提刑按察副使按宣慰家兒怙勢抑買民物不償
直與償而不滿者皆比贓論後改提刑按察爲肅
政廉訪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方分司杭

州以至元壬辰秋七月一日卒年五十五仲氏子
希善希達五千里輿柩歸鄉明年八月始塋先域
夫人任也三男希大希成希安大成皆前卒希求
他室李出三女適任徐張氏皆士族公既貴矣進
伯氏子希明事

裕宗於東宮今出知隰州後蒸二年伯氏懼公平
昔之謗泯其不聞乃身入山數工伐石求其同門
友祕書少監楊桓狀其事俾燧銘之碑燧曰公之
爲人桓爲行實文何尚焉念今之卅子弟爲父兄
求託金石爲傳者或多有之如提控以兄能反復

致意其季者纔獨一人嗚呼豈不若是不足爲愛
敬報歎銘曰

維公生資粹真民彝加及先師北面事之仁義微
辭道德盛儀日耳以闕如垣厚基增崇其卑如田
有鉉多稼離離尊聞行知始由家推慈孝幼者聞
闈泉絲秩秩其宜出焉郡治視民如兒調均賦夷
仁柔膚肌何有創罷其穰其祈山川百祇如指以
瀕雨溼風衰誠之格思罪入髡形有少枉疑猶已
渴飢不身之私竭蹶解纍必出是期發摘吏欺大
法小咎戢威顏眉衣繡斧持遼浙江涯皆所徃釐

在在歌思曰到遠而如何數竒中塗其萎識不識
悲中郎諸碑泰無媿為斯銘如斯琢石以垂信夫
他時

故宋太常少卿陳公神道碑

姚燧

大德戊戌燧舟遊湖湘而陳公元凱方持憲節使
湖之南既求追撰妣夫人李氏埋銘為粗叙陳姚
同為有虞遺裔矣後五年燧持憲節使江之東而
公以總管來莅建康馳書請曰吾八世祖宋太常
少卿公以治平二年卒葬洛陽其後子孫以官為
家死不返墓顧於太常墓矣其地所曾祖少中公

訪而得之筆地之名與距城幾何里步以詔後昆
志亦勤哉會荐離大兵終無有能至者七十餘年
矣元凱始成其志如所筆發墓驗之果得范公鎮
所撰誌銘摹以蠟帛副吾家乘願為銘樹石以表
墓道遂受讀之其先潁川人唐遷于京兆廣明中
違亂于蜀家眉之青神其可系者瓊生延祿延祿
生贈兵部侍郎顯忠兵部生希亮即太常公太常
生京東轉運使忱轉運生簡州司士參軍揮司士
生金儒林郎灝儒林生國子監丞克基國子生耀
州三白渠規措使衍謙規措生皇東平勸農使膺

農使生嘉議大夫建康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則
元凱也子敬立最之九十二世聞者慨息以爲非
清風素望之門孰能完有家乘得其傳次如是之
多哉燧曰是足爲多乎哉苟推其世德而上之之
十二世者又十二世而一耳嘗讀太史公書至其
叙傳於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起顓頊子孫官居功
烈文辭下及其身而止豈顯親者不嫌自明宜然
耶故燧例之由譜姚氏亦遠本曰黃帝生昌意昌
意生高陽是爲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
康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妻握登見大虹意感

而生舜姚墟故姚姓舜三妃堯二女娥皇無子女
英生商均一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禹受舜天
下封商均虞城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
見天子示不敢臣傳夏歷商三十二世書可見者
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戲五世耳至虞闕父爲周
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夷以元女太姬生滿賜媯
姓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爲胡公胡公卒子申公
犀立申公卒弟相公臯羊立相公卒子釐公孝立
釐公卒子孝公突立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
卒子夷公說立夷公卒弟平公燮立平公卒弟文

公圍立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卒第五父佗
其母蔡女故蔡人殺太子免而立佗生子完周太
史過陳使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
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
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太岳之
後山岳則配天物莫能兩太陳衰此其昌乎佗取
蔡女數如蔡太子免之三弟躍林杵曰共令蔡人
誘殺佗而立躍是爲厲公厲公卒弟莊公林立莊
公卒弟宣公杵曰立殺其太子禦寇完與禦寇相
愛恐禍奔齊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

占曰是爲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
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
完以陳字爲田氏聲之近也或曰食采田完謚敬
仲生田穉孟夷孟夷生潛孟莊孟莊生文子湏無
文子生桓子無字桓子生武子開與釐子乞釐子
生成子恒及楚滅陳而恒得政於齊生襄子盤襄
子生莊子白莊子生太公和遷齊康公貸於海上
食一城太公會魏文侯於濁澤請天子求爲諸侯
天子命之是爲田齊太公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卒
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卒子

滑王地立燕齊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伐齊敗之
濟西燕將樂毅盡取齊寶藏器滑王出亡及莒楚
將淖齒殺之莒人立其子法章是爲襄王田單大
敗燕軍迎襄王入臨淄齊故地盡復爲齊襄王卒
子建立秦始皇帝兼天下滅齊虜王建遷之共自
商均國虞至是千九百六十三年矣此吾姚與陳
始同爲虞中同爲媯辛同爲田之未分者後建三
子桓稱王氏軫稱陳氏而不及昇豈昇仍氏田耶
自是田或多失傳次王莽自以桓裔追封完爲敬
王以田豐爲世睦侯奉敬王後莽死豐子恢辟亂

過江居吳興改姓媯五世孫敷復改姓姚惟陳可
以世求軫生秦東陽令史嬰嬰生成安君餘餘生
軌軌生審審生安安生恒恒生願願生四子清察
齊尚齊生源源三子寔寔寔寔字仲弓後漢大將
軍掾屬文範先生六子紀夔洽謀休光謹字秀方
獻文先生生青州刺史忠二子佐和佐二子準徵
準字道基晉太尉黃陵元公生伯瞻建興中渡江
居曲阿新豐湖生匡二子赤松世達世達長城令
徙居長城下若里生丞相掾康康生盱眙太守英
英生尚書郎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鼎鼎生散騎

侍郎高高生懷安令詠詠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大
常卿道巨道巨生文讚文讚三子談先霸先休先
談先梁東宮直閣將軍義興昭烈公霸先代梁猶
以姓號國曰陳謚武談先子曇倩繼立謚文子伯
宗繼立崩文弟曇頊繼立謚宣傳子叔寶亡陳凡
五陳三十二年叔寶四子莊弘徽其其會稽郡司
馬司馬生其晉陵郡司功參軍司功生兼右補闕
翰林學士翰林三子監察御史當大理評事長祕
書少監京少監以從子鹽官令褒繼鹽官生高安
丞灌高安二子伯宣伯黨伯宣著作郎生旺旺生

機伯黨生元史元史生微温州司戶參軍其自軫
至機三十九世第第列者止書其傳然自廣明至
治平實百八十七年以三十年一易世率之爲六
世太常而上四世其不可推知者二世耳嗚呼籍
載以來不隕其世德者惟獨一門吾姚氏則自梁
高平令可系而至今者世有六世其上則或絕或
續匹夫之家其可少觀哉嗚呼亦有甚可感者古
人爲誌納之壤下必載其世次官勲實用備或世
變時遷人有竊發知爲何代大賢君子揜之不忍
及其匱焉初不預爲裔孫克念其祖求徵而謀也

今元凱悼陳氏入蜀中微太常公始震而耀之亦
其家之鼻祖也故既發視玄石而得其真大封樹
之碑表墳道刻石人獸如其始寔於三易代八世
之後亦古未聞者故憊感之且敬焉推吾遠本三
千歲之上皆有稽於竹帛者詳次授之非足止慰
元凱於生死而有知亦必曰吾同姓表章及此其
庶幾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邪因爲楚人之辭
歲時上冢使歌以祀其言曰

峻南峙兮崧高阻西鶩兮函嶺趾北邙兮坡陀孺
洛水兮波滔滔堂封兮偃斧古焉藏兮幾何所既

夷兮已焉有不夷兮壽焉主將帝私兮之家俾鬼
護兮神訶待裔孫兮爲善類玄石兮不磨維裔孫
兮思慎其守不忍嘿兮求牛馬走曰先志兮其成
庶階茲兮來胤可究余亦虞兮遺苗匪妄曾兮華
遥其統緒兮可尋具方冊兮昭昭生數千兮世踰
百生民祖兮或幾及豈伊神明之後兮不與他族
而中絕于何孟氏一言遠必五世而斬君子之澤
坐令自今讀其書兮亦取二三武成之策重曰三
者兮垂芳來者兮是望勿替兮休聲與端水兮齊

愆長

故提舉太原監使司徐君神道碑

姚燧

至大三年中奉大夫僉樞密院事徐毅感言於燧
吾先人以雅善故御史中丞王博文當其爲河東
山西提刑巧銘先祖提舉府君墓碣中丞不讓而
授翰音毅與子嘗受業太傅許文正公於胄學爲
同門今子長翰林毅僉宥密爲同朝吾先人於中
丞無是也又子亦識吾先人古所謂知死知生者
兼有之其遺善可筆以示雲仍者非子誰賴哉乃
序之曰君諱德舉字進之曾祖澤妣郭祖閏妣鄧
世農平陽趙城以本富聞石明里考玉材武爲皇

帥府提控提領崞縣岢嵐州長官後馬公行刑部
奏提舉河東產路常平倉妣夫人高以歲丙戌生
公數歲撫而謂曰是吾父登金詞科令岐山出也
身教之書及長又資使學仕俾歲借計吏趨龍庭
甚為參尚書省議樂齊賢馬文玉二人者知擢以
為掾己未遣迎

世祖於江北陽邏且徵兵山之東西中統壬戌省
調平陽路轉運司經歷以妣夫人憂去官後六年
又居考提舉府君憂安西王國秦九河東河南山
之南與陝西食解池鹽地皆置使督其賦入悉輸

王府以君爲太原舊由其地多鹵民盜煮食有司
雖密其禁犯者終不宥止而賦日益不登遂弛其
禁聽民煮食惟戶責輸賦漕司行習久矣至是都
漕欲變其法復轉鹽課民君以爲若然是驅是邦
人納罪罟也若仍弛其禁惟衆遣吏巡列不使賤
估盜販出境而加賦其舊三之一焉民便安之而
績亦最陞提舉棄而不仕其平生履歷已此不可
謂達而名傍聞四方士大夫從之游公侯用其言而
人亦樂以急難見求者在夫重諾而趨義負氣而
尚俠其事如李瓊將爲亂自益都傳檄求臣叛王

而平陽總管李毅不思移文太原爲忻之監州阿
八赤所發故兩總管皆誅論毅子青童尚孩坐徒
遼海君哀之帥毅家僅訟之宥密以爲祖宗之法
父子罪不相及且昔檄事青童何知與禍至茲甚
非昭代罪人不孥之旨宥密遂奏還之今戍西川
長萬夫襄陽既下之明年將平宋詔籍中戶爲兵
民甚駭愕至有自戕求脫者總管烏禔患之迫君
詣宥密受其成法得於三戶抽一遂懷檄歸虞吏
爲姦教候取籍閉府幕道院身自差第三戶優劣
優者爲兵劣資其力令出人稱爲平有泣謝者初

世祖征雲南師未及境書遣三使諭招三人者言
祖宗之法殺詔使者城拔必屠萬一蠻夷怙惡或
賊殺臣願無以臣而使是城雉無遺類至則彼以
爲誕皆磔之懸尸於樹大師既至求其首或謂投
洱水中遣漁人網取無所得火其骨函送三家復
其門徭田租中一人秦州士子王姓分蠻口數十
於州俟其子壯付之後三十年當歲丙戌詔西省
臣訪求其家在亡蠻口已爲郡豪張某者冒有王
氏子願受其人傭直君言之憲府坐郡豪以罔受
上恩官吏見知蔽匿者皆罪黜而還正其口王氏

子民奴有嚴姓者主利多直鬻其六七男女於商胡君憤然曰奴有男女若是衆多則知賴其爲力也久忍重奴商胡分鬻他地哉白其府曰主既有名郡籍則奴亦郡民焉可不告所由而輒鬻之縱不損吾戶數實損吾口府是其言行已數舍遂追還之代贖爲民猶其外者至語其家衣止大布大帛食無兼味飲酒不數龠事繼妣石有孝譽分田以恤女弟孀居爲子擇師俾齒宵學其知親賢又如何也恒言以飭諸子曰立身本學治生本力穡儉勤羨以周匱急無多積以自災取友不可苟合

勢利臧獲父故既火其券多至千指自今事汝父者其縱民之當不恙時伐石爲擲穴地倍常有半曰他日無厚藏明器用陶無法流俗侈靡崇事浮屠以大德癸卯八月六日卒年七十有八九月廿有八日墓石明里先塋以前卒廿有一年元配同里毅母盧夫人祔置毅爲治書廉使風紀中外刑曹惟觀今爲內總六師外制諸軍遠及萬里爲贈祖玉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平陽郡侯妣高侯太夫人考德舉太原鹽使司提舉贈中奉大夫護軍平陽郡公妣盧妣邢皆公太夫人非文賢而能之

乎繼妣邢夫人生穀投穀穀濟投宿衛成廟穀椽
河東憲司穀大都永濟倉使與穀濟皆不祿女歸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裴居安男孫四人女孫
四人銘曰

嗟古君子許友以死非父母存曾不有已後世不
然輕合權輿撓酒以金矢死不渝小棘見告聞已
掩耳大而去之遠若讎言恥允義徐君閱其故侯世
業塗地而身亦劉童子何知亦遐以置曰是 聖代
開罰及嗣教訟于庭萬里還之俾克再家虔秉將
戲民有不辜為勢壓抑無待籲求我則徃直謂為

非俠力善砥名謂之爲俠不蹈難行其居而家井
有條理施以裕人自奉則菲伊誰無子無不欲賢
師匪其人學則滯偏俾毅齒胄從許文正耳其嘉
言曰其善行故出用世尊聞行知爲民所望宥密
贊毗不昌其身而昌爾後逾信百年種德始茂子
貴而碑令甲得爲可恃以傳太史友辭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五

神道碑

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 元明善

世祖皇帝克肖天德克承帝命一天下而國環四海而家時則有三五臣同德佐命恒陽王其烈烈者歟蘊經國之學展命世之才剛明正大清脩峻潔所處而經權合所趨而事庸立西定秦隴東靖齊魯北安遼碣南撫荆湖在中書六年大經大法大忠大直巍巍焉邁前王之佐巖巖焉為後哲之師聖賢際會道義交孚豐功鉅業光耀金石烏虜



偉哉王姓廉氏諱希憲字善甫北庭人考諱布魯
凱雅從回鶻國主歸聖朝官至真定順德諸路宣
慰使贈儀同三司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謚孝懿妣
石抹氏追封魏國夫人司徒十三男子魏國之男
曰希閔正奉大夫蘄黃等路宣慰使次即王王生
司徒拜廉訪使之命顧曰兒適承慶宜以官氏遂
廉姓王自蚤歲已見偉度魏國延明師教之以經
輒掇其要言試諸行事年十九宿衛

世祖王邸一日問王所懷何書對曰孟子又問大
指對曰陳王道明義利不忍一牛因堯四海 上善

之嘗呼王廉孟子從征雲南師還畱爲京兆宣撫
使關中時爲世祖分地西措隴蜀雜以羌戎號
爲橫俗摧強破姦纖弱起植利賴所及無顧忌焉
薦大儒許公衡提舉儒學辟智仲可參綜府事扁
所居堂曰止善公退即與諸儒講求事君立身大
義評品古今人物是非得失焚香鼓琴夜分乃息
時戎車日駕邊需繹騷惟以養民爲本餉餽亦給
有一大駟貸母錢予人徵子數倍王曰歲月雖久
子止俸母後遂著爲令詔儒而隸者聽贖京兆諸
豪不肯奉詔王悉良之或粗識字義者即予錢使

著儒版未幾宣撫司罷從

世祖伐宋下鄂城命

王入一府庫出率百餘儒生伏謁軍門

上指庭

實曰恣汝所取王但取一墨因請軍士所俘儒生

以官錢購之脫五百人隸

憲宗崩於合州

世祖班師王首陳大計曰殿下

太祖諸孫

先帝

母弟旗指六詔群蠻者定師今入宋鄂城即下天

道人心所嚮可識且收攬英賢政爲今日神器所

屬非殿下而誰王奏曰聞劉太平霍魯海復至陝

西渾都海騎兵四萬大駐六盤征南之師散屯秦

蜀太平挾才而姦素附阿里勃哥憚主威明糾惑

群情擾險致死殆將不一即命遣良弼假事往覘

以報初 憲宗南征以李弟阿里勃哥畱守至是

發河朔民爲兵將與 上爭王旋奏罷所發宗王塔

察兒東諸侯之長也 上欲好之難其所使王請

行既饗語及渡江王大稱 上之威德勞烈乃曰大

王屬尊義重發言推戴誰敢不協宗王悅從還奏

所語 上驚曰顧乃大言乎爾輕脫對曰臣書謂

時然後言臣察其幾言入其誠爾趙良弼來奏悉

如王筭難猶未作也歲庚子春 上至開平諸王

宗戚咸會塔察兒率先勸進王奏曰阿里勃哥挾

居守之權鬼奪其鑑或竊位號令至違從順逆立
判若早承大統詔告天下彼或顧望我有辭矣機
會之乘不容髮間上良久曰吾意決矣翼日登
大寶位建元中統王奏封高麗世子禎爲高麗國
王還之其國奏遣郝經使宋詔宋主息兵講好
上慮關右難作命王宣撫陝西四川道劉太平霍
魯海聞王當來急傳先入京兆王遲二日至宣即
位詔人情稍定遣使詔六盤軍都海綏所遣使馳
召成都帥密里霍者青居帥乞台不花約劉太平
霍都海內應王得之心報夜集僚屬議王曰今日之

事吾請任之脫問專擅罪不若及乃遣萬戶劉黑
馬等掩捕劉霍其黨皆衷甲待約捕至鬪而就縛
寫太平後事遣萬戶劉黑馬誅密里霍者總帥汪
惟正誅乞台不花佩回僉總帥汪惟良金虎符銀
印將其兵進討惟良辭非

王曰身承密旨君

第了國事已馳奏矣其軍銀萬五千兩別發諸
軍四千命八椿將之戒八椿曰君所將烏合未經
撫循六盤精兵慎勿輕鬪鳴爾金鼓大張聲勢使
之不東吾事濟矣兩軍既行濟隍完城儲材聚糧
爲城守計敵至近郊王曰劉霍在獄是何可宥尸

諸康衢然後出迓王乃上奏曰停赦殺賊擅發諸
軍專將惟良臣罪當死謹籍家貲以竢嚴命

上曰書生貴權政謂此也詔曰朕委卿專制一方
事當從權毋滯文法坐失機宜佩卿金虎符節制
諸軍別降制書虎符授汪惟良八椿遣其子執二
人來獻曰方受六盤重賞及械繫其黨五十人乾
州請誅之王曰渾都海西而不東吾知其無能爲
也悉殺此曹徒携衆心因其怖死釋罪籍力乃送
二人于京師餘皆縱去面誨八椿之子使曉其父
某得此軍之用八椿振旅躡渾都海軍後阿覽答

兒爲阿里勃哥曰和林師來與渾都海合于甘州
朝議欲棄兩川退保興元主上奏曰四川方寧糧
餉已足無故自廢成功後悔爲晚乃不棄兩川進
拜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渾覽兵既合遂東王師
前驅不利既而汪帥八椿軍會諸侯兵力戰獲阿
覽答兒渾都海首梟之京兆市三日諸軍退屯便
地王上奏上曰大丈夫事也拜平章政事賜甲
第一區王時年始三十奏四川降民散處山谷請
禁我軍毋虜掠違者罪及其帥諸販易生口者罪
之由是降者如歸獲知資州張炳震統制王政辭

有老親王使持書與宋四川制置使余玠俾知天
命玠得書歛守疆界不敢妄動鞏昌帥上鎮戎州
叛者四百人王但誅其首惡五人餘悉原釋詔還
朝入中書參政商挺馳奏略曰秦蜀重鎮非廉相
不可詔歸王東川帥欽察誣閬州降將楊大淵反
王手書與大淵開誠撫慰大淵感泣軍府乃安瀘
州降將劉整囚我叛人數百軍吏請誅以戒王曰
力屈而降豈其心哉奏而免之導整入覲手書宰
臣使整有所觀感恩浹其心當得死力王移書管
安撫程都統張叙州曰汝家今在成都令所司供

億優厚無他慮也聽程都統子鵬飛歸省於是恩及宋人矣詔括京兆諸郡馬牛以濟河西王奏曰關中兵亂凋瘵已極歲賦不充不堪此役奏入特復二年馬牛免括其年自春涉夏大旱王步禱終南其夕大雨司徒請朝奏曰臣子希憲誤蒙獎拔恩過其分且事多專制輒恐開後累上曰朕欲大用希憲久矣第以西南事重難於代者朕自知之卿勿疑懼詔入中書平章事王以天下自任乃振舉綱紀綜覈名實汰黜浮濫抑逐僥倖者議行遷轉法會魏國薨王力行喪禮水不入口者三日

每慟嘔血毀瘠幾至滅性既葬藉草枕塊必於終
制諸相徃起未至廬所聞其哭聲之哀不忍言而
退爲詔奪情至元改元進榮祿大夫明年行省事
山東省併州縣黜陟官吏承制行事東諸侯皆懼
聽命其爲民害者登與除之爲民利者登與興之
凡兩閱月召還俄司徒薨力請終制上不聽強
起之墨衰即事自王居憂中書滯事千數上曰
其畱希憲決之大都未及旬決剖析如流事聞曰
相已得人朕復何憂居駕還幸左丞相史公天澤
頌諸相歎曰廉相方爾振理機要天下賴之我輩

既回殆將沮撓遷轉法行五品以上宣授六品以
下敕授罷天下世官諸路歲貢經明行修長於吏
治者各一人中貴人傳旨朝堂云云王曰小臣預
政此其漸也當中覆之覆奏上扶中貴人阿合馬
領左右部俄其黨自相攻擊詔中書翰實王窮詰
其罪奏杖阿合馬罷其所領上諭王曰吏弛法
而貪民廢業而流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嘗已
戚矣自相卿等朕無比戚王對曰陛下聖猶堯舜
臣等未能以臯契之道贊輔治化以致雍熙懃對
天顏今日小康未足多也上因論及魏徵王對

曰忠臣良臣何代無之顧人主用與不用爾言者
訟史丞相子姪布列中外威權太盛久將難制詔
王罷丞相政事待鞠王奏曰知天澤深者無踰
陛下粵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著治效以其
可屬大任固使丞茲相位小人雖實有言陛下察
其心跡果有跋扈不臣者乎今信臣故臣得預此
旨他日一人訟臣臣亦入於疑矣臣等承乏政府
上之疑信若是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
上曰卿姑去明日召王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
有訟西川帥欽察罪者上勅中書急發使誅之

明日王覆奏

上怒曰尚爾遲回對曰欽察大帥

以一人之言被誣西川必駭逮之至此與訟者庭

對暴其罪於天下可也上曰其遣能者按問既

而無一實欽察得免王奏議上前謹論直陳無少

回借上曰汝昔事朕王邸猶或容受爲天子臣

乃爾木強邪王對曰王府事輕爲天子論天下事

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非不自愛也奏立御史

臺諸道設提刑按察司阿合馬復總財利中沮其

事有曰衆務責成總府金穀任之運司按察撓亂

何由集事王曰立臺察遵古制內察姦宄外糾貪

污肅清朝綱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此官如君
所言必使群邪無法賄賂公行事乃集邪其語遂
塞匿贛馬丁者嘗用事先朝以告者被執曾詔釋
大都囚上還告者復訴上怒召畱相詰之王取
堂案視無所署補之入對顧堂吏曰朕天威不測
豈可幸無已署而免王前對以奉詔上曰詔併
釋匿贛馬丁邪王曰不釋匿贛馬丁亦未嘗有詔
上愈怒曰於汝書此當何罪王曰陛下以此爲罪
第當罷相遂罷至元七年也王杜門養德談經講
道課試諸子然食頃不忘朝廷一事便民則喜見

顏間一令害人則戚不能寐 上嘗問希憲家居
何爲左右以讀書對 上曰讀書固朕所教讀之
不肯見用何多讀爲阿合馬讒曰日與妻帑燕樂
爾 上色變曰希憲清貧何從燕設右丞相安童
奏王行省河西 上曰河西諸王列地希憲執法
於朕意無所曲從豈聽宗王語者疾作 上遣御
醫三人診視或言須沙糖作飲良時最輟得王弟
求諸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王推著地曰使
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姦人所遺愈疾也
上聞特賜三斤先以嗣國王條輦哥行省鎮遼霄

東人有言王疾稍愈上命王徃肩輿入辭朝廷大
議朕將與之論決賜坐上曰昔在先朝卿先事
知幾每慰朕以帝道及鄂階班師婁述天命朕心
不忘丞相卿實當爲顧自退託爾遼霄戶不數萬
政以諸王國壻分地所在居者行者聯絡旁午明
者見徃知來察微燭著塔察兒諸王素知卿能命
卿徃者當識此意王至北京問民所苦皆曰有西
域人自稱駙馬營於城外逮繫富家誣其祖父嘗
貸子錢訊之使償無所於訴旦日持牒告王即遣
吏逮駙馬者其人怒馬而來直入省堂徑坐榻上

王令曳下跪而詰之曰制無私獄汝何人敢爾繫
民其械繫之哀禱請命國王亦爲之言稍寬待對
一夕拔營遁去塔察兒使者傳旨國王立聽王坐
自如曰大臣無爲諸王起也使者還語其王曰朝
廷大臣彼無違禮也詔國王歸國王獨行省事朝
廷發寶鈔市馬六千五百王遣市東州盡所發鈔
得羨馬千三百王曰上之則類自衒其以馬依元
直予他郡他郡馬不入數害及其民終不忍分彼
此也長公主及國壻入朝縱獵郊原發民牛車載
其所獲徵求湏索其費至鈔萬五千貫王謙公主

從者怨食不及王曰我天子宰相非汝庖者國壻
怒起王隨之曰駙馬縱獵原禽非國務也費民財
不貲我已馳奏矣國壻愕然入語公主公主出飲
王酒曰從者煩民我不知也請出鈔數償民辛公
止使者自後貴人過者皆不敢縱王師渡江下江
州急召王入朝會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其地
形上之請曰荊州西距梁益南控交廣據江淮上
游誠爲要地非朝廷重臣開大府以鎮之未足綏
新附來遠人 上夜召王賜坐曰荆南入我版籍彼
新附者感恩忘苦未來者懷化效順宋知我朝有

臣如此亦足以降其心也南土濕下於卿疾非宜
今以大事託卿卿不辭賜卿以其入食畱者馬五
十疋給從者王對曰臣每懼識度淺薄不能仰荷
重寄何敢辭疾力請不受新賜詔荆湖行省承制
官三品以下刻印版授奏入制出王暑行至鎮戢
諸軍毋擅離部闢城門勿譏徃來弛燈火之禁通
商販之塗館傳豐潔邸舍相望弭覬止虐掩骼埋
齒鬻孥者罪之殺俘者坐之文武効力小大協心
材者官之不間新故正一以清簡自居安輯爲務
號令施惠如旱而雨谿巖耄倪人與王對瀉瀆水

于江得田數百萬畝聽民耕佃三年半征取沙市
失收米二十萬斛足二歲用俄公安饑發之以振
王曰民粗安矣風教不可後也乃大興學日日親
至校官講授以倡他郡撤官屋以復竹林書院子
書萬四千卷學者日盛王既不納諸人贄金見者
輒獻所俘男女王即受之聽其歸完歸者感德自
稱廉民云王或疾士民群走僧寺道館爲王祈福
語及必額手叩齒祝曰願我公永長我人政化十
行聲及四遠思播田楊二氏負固不下遣使納款
重慶趙定應堅守耻降遣使納款王語二使曰

語爾主速歸所隸以全民命我已馳奏 天子詔安
爾土矣奏上 上曰國家不用兵得地未之見也
希憲坐致數千里外之堅城勁士其仁政爲何如
也賜西域善藥高昌蒲桃酒寶慶武岡益陽安化
善化寧鄉諸城籍編民冒圍納款王移文其省使
安全之鎮遠谿洞蠻酋以其樂工四十餘人重譯
來至曰願奏土風於 天子之庭王曰而輩獨無父
母妻子乎驅迫而來豈其心哉且 天子仁聖不重
夷音皆泣拜而回關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封
樞密臣發之 上前其語曰歸附之初人無生意

大元皇帝命廉相出鎮荆湖豈惟人漸德化草木昆
蟲咸被澤矣 上歎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至此
王疾日劇僉樞密院事董文忠奏曰江陵濕熱柰
希憲沈痾何 上即召還荆南人聞王當去皆號
泣隨之擁所乘車不得行王慰喻再四乃拜哭而
別大者繪象建祠小者書版瞻禮王囊橐蕭然琴
書自隨朝于上都詔館於華嚴寺酒人饁夫日勅
供餽三語太常曰忠良曰上都 聖上寵飛國家根
本近日火延龍岡居民常事無令雜學小生妄談風
水感動 上意未幾宰相果與南士數輩廷辯

都田奏王言 上曰希憲大病念亦及此邪南士

之議遂寢詔徵名醫王仲明于揚州未見行意士

大夫責之曰君術固妙其能已億兆人之疾乎蒼

生懸望庶公復相久矣能起庶公是惠及天下也

仲明乃至進其良劑能杖而起 上喜召入曰聞

卿比得良醫日俟痊復王對曰醫持善藥治臣沉

疾苟能戒謹誠如聖喻稍爾肆情終將不療蓋以

醫諫也 上曰卿從幾人對曰惟一弟扶贊

上笑曰儒習不少變邪命近侍舉御前白金賜王

為兩五千勅中書賜鈔萬貫曰賞卿清白也議立

門下省 上曰首官何稱曰侍中非希憲不可遣
近臣諭旨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卿乘軒論道時至
治所必煩親奏有輿以入王附奏曰臣疾何恤輸
忠効力生平深願皇太子方聽天下政遣人賜蒲
桃酒諭王曰上命公居門下省勿難群小吾爲公
德阿合馬不利而止時營繕東宮工部官請曰牡
丹名品惟相公家乞移植數本太子知出公家矣
王曰若出特命園雖先業一無所靳我蚤事 聖主
備位宰相未嘗曲丐恩幸方爾病退顧以花求媚
邪請者愧止十六年春詔復入中書王稱疾薦

皇太子遣侍臣楊吉丁問疾因叩治道王曰君天下者二道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姦專柄群邪蠱附誤國害民病之夫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藥矣語聞深嘉重之上嘗語王曰受戒國師因參內典開益神智對曰臣幸蒙聖訓久受孔子戒矣上曰孔子何戒曰臣也盡忠子也盡孝上頷之嘗戒子恪恂曰丈夫見我勇爲禍福不足逆計又曰宰相須有力量未有無力量能爲賢相者天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稷契皋夔伊

傳周召便謂無及是自棄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
否梁公有大臣節乃爲不肖子孫所墜汝輩當深
以爲警疾革曰吾疾不起矣兒惟多讀書以承父
志夜大星隕于正寢之後樂堂流光燭地久之方
滅是夕王薨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也春秋五
十越某日葬于宛平之西原計聞天子痛悼士
大夫走哭相弔天下之知者無不嗟傷咸曰良相
死矣吾復何望上海追思之曰當諸王大會議
以大事惟廉希憲能也夫人偉吾氏先朝貴臣孟
蘇速女也生一男曰孛正議大夫僉遼陽行省事

二女適監吉州路淑丹適監嘉興路撒里蠻適同
知雜造總管府事蠻資夫人完顏氏知中山府事
海撒女也寬明貞亮慈惠厚和與王德齋清規雅
範有內助焉生五男曰恪通議大夫台州路總管
恂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忱同知沔陽府事恒
貧德大夫御史中丞惇太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
政廉訪使三女適參知政事劉緯適安撫使李恭
適管軍萬戶何德溫 成宗皇帝制贈清忠粹德
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謚文正兩
夫人追封魏國夫人 仁宗皇帝制加贈推忠佐

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恒
陽王仍謚文正兩夫人加封恒陽王夫人

皇上既御宸極壹新庶政由御史中丞相恂平章
敬遵家範克奏父勳天子嘉之詔中書曰其命

翰林學士明善製恂文恒陽王碑文臣奉詔莊讀
王之家傳次第而論曰丞相淮安忠武王曰廉公
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可謂名言然勳隆
室澤被生民用舍合道安危一節大人之事備
臣再拜稽首銘墓神道其辭曰

祐 大君嶽降大臣君臣協慶弘濟斯民烈烈

出祖如日亭午照臨萬國暉光草土惟恒陽王

帝命肅將如雲龍從膏澤滂滂左右聖皇大開明

堂四朝寧侯奏功效良手援群溺措之安康手援

衆焚濯濯清涼饑食之食寒衣之衣汝無怖帝吾

母而依汝或受傷吾爾藥治民曰相公卒相

天子母去廟朝我民是倚遼霄安化齊魯嗟痢天

有偏恩我不久公帝軫荆南撫養其堪恩浹威

行坐嘯府覃秦蜀士女政踵引領公昔父我孰我

之梗我父不來疾也孰省稽德無矜考功無成巍

乎元宰退然諸生先天下憂後天下樂范得我心

我非范學堯舜吾君夔契在我時無留闕何施不
可格君以道持身以義蹈中絕利行與天契其生
也順其死也安厥施未殫畢世亦莫尚在肖息鏡
攷躋攀發其所蘊肆其所難功名成紀奕葉襲祉
帝曆萬年奮有廉氏上爵尊官壽其前勩孰知
帝德配天無極奉詔劄詩千祀昭垂慕者儀之肆
其齊而

河南行省左丞相高公神道碑 元明善

公姓高氏諱興汝南人其先薊人遠祖青徙蒙城
又徙隨之洪山父祖農隱公慷慨多大節不告口低

心鋏耜氣長出人上蚤歲已稱偉丈夫至元十二
年從丞相淮安忠武王伐宋渡江破瑞昌之烏石
堡破張家砦破王家砦陷南陵丞相以公功聞
世祖皇帝詔公專將宋將張濡殺我行人嚴忠濟
等于獨松關丞相使公報濡再戰斬吳杜李三總
管及甲首萬級擒祝亮等四十二人破溧陽錄前
最授懷遠大將軍管軍總管佩金牌戰銀墅斬將
三甲首級二千陷建平獲知縣事黃君濯破獨松
關斬谷總制戰張濡武康禽濡復命十三年我師
入宋遣公征南下建德降郡守方回下婺州降郡

通守劉甲衢人戰七戰至破溪公孤軍戰敵七萬
凡三月退屯建德宣撫使梭都益師進戰蘭溪斬
級三千首擒吳總制唐知縣復婺州追擒郡守章
燭等十九人戰衢城下斬首五百戰赤山斬吳監
軍其軍潰戰陳家山圍二日斬甲首七千級戰江
山斬三千首擒五百人僂於衢門獻大將魏福興
七人於行省追趙秀王十日夜及於福安趙秀王
陳三萬人水南我師奪橋奮擊斬觀察使李世達
等三千級擒趙秀王與擇小王二裨將二獲印五
馬五百下興化宋參政陳文龍降降制置使印德

俱等百四十八人軍三千水手七千餘人得海舶
七十八艘十四年旋師鎮婺遷鎮國上將軍管軍
萬戶佩金虎符俄加衢婺州招討使閩人叛行省
檄公討之公請以忙古臺爲都帥東陽賊張九強
和尚殺我宣慰使陳祐公進斬賊首千擒張九和
尚忙古臺至自揚州平福建漳三州破敏陽等賊
砦十戰賊福成砦屠萬人公畱鎮閩宋故將黃華
以四萬人畔公降之宋故將高日新從閩畔邵武
公討降之十五年兼右副都元帥召公入朝從諸
校三百餘人詔高元帥及其從列布伯上布伯亦

大將也侍燕大明殿公奏曰臣部五百人露元袒
臂奮刃死敵勞烈如右乞陛下官之詔曰卿自定
其秩頒宣勅金虎符金銀牌鞍馬衣服弓矢各有
差公遷輔國上將軍浙東道宣慰使賜西錦服鞍
轡討降海賊顧招討處州賊富大王反公戰三十
擒富大王等破斬賊無筭又平王南尉賊漳州賊
起別將討二年不下詔公福建等處征蠻右副都
元帥賊擗高安砦公身攻砦西北中弩矢五破砦
斬渠賊黃總管得首二萬平九七日賊陳吊眼聚
衆十萬據五十餘砦公進破十五砦陳吊眼隘險

公步與賊角一日賊不支吊眼手殺妻子潛遁獲
馬五百明日吊眼塞千壁嶺拒我公誘吊眼釋兵
面語吊眼下至山半公上與語遽接其手掣下吊
眼及擒賊二十四人俱戮以徇餘黨悉平十九年
有詔入朝賜銀五百兩寶鈔二千五百貫西錦服
鞍轡弓矢休所將軍一年廿年改宣慰浙西道建
寧賊黃華反有衆十萬燒信州南門公統兵戰賊
鉛山獲八十人戰賊分水嶺取嘉禾賊攻建寧急
公卷甲趨之會福建之師與賊戰獲賊渠葉都統
梁都統等黃華走江山洞公追之赤巖黃華嚴陳

慶平日華敗走走赴火死擒華二弟及其妻子廿
一年改宣慰淮東道廿二年召赴闕勅副雪滴斤
征緬公辭曰臣不敢愛死母老子幼無他兼侍願
盡母年惟陛下所使上允其誠廿三年遷階奉國
江淮行省參知政事平婺州賊施再十改宣慰浙
東道朝廿四年改行中書省爲尚書行省復參政
丁太夫人憂廬于汝寧墓側行省請討浙東賊林
洪平之又討獲賊柳分司廿七年處州賊詹老鷄
三萬温州賊林雄四萬僞立樞密都督府改年刻
印公潛由青田險至葉山追及賊賊陳而待戰擒

詹老鷄林雄等二百餘賊斬獲不會徽州賊起討
四月不下公進師何狹若擒汪大王等七十餘人
斬之軍至淳安召父老諭之曰吾麾吾旗賊良一
碎爾民能擒送賊者賞爾如良民驩去縛七百賊
來會賊財物與縣代民今年夏稅廿八年罷福建
省進階驃騎參政行福建道宣慰使拯荒殘理冤
滯安反側撫良愿閩人大和鈞考省庫隱官錢五
十萬貫倉盜糧數萬石諭降漳州賊歐狗詔公入
朝遷金吾左丞行江西省二十九年奏復立福建
行省改資德大夫福建右丞奏罷福建鹽運司海

船萬戶府鐵冶提舉司爪哇黥我行人孟琪詔以
公及史弼為平章帥師討其罪置福建平海行中
書省隸左右都元帥府二征行上萬戶府四發兵
七千賜公玉帶西錦服甲冑弓矢鞍轡大都良田
千畝進階榮祿諭公曹彬不殺降事以卅年正月
一日浮海二月十三日抵爪哇界史弼將水軍公
將步軍期集八節瀾王土罕畢閣耶舉國降遣其
相來言葛郎三合只葛當帥數萬衆奪我要地公
救之進軍二道殺數百人賊潰及西來賊戰戰至
暮賊敗公虞爪哇葛郎合遂伐其謀合只葛當陳

兵十萬公督戰自旦至午賊退史弼軍繼至擁
入水死數萬斬首五千合只葛當乃始降遣使招
旁小國公帥千人深入虜葛郎王次子燒其宮比
還史弼已縱士卒畢闌邪歸國遂畔去誅合只葛
當及其子載二國諸寶及旁四小國臣師還十一
月一日獻俘紫袍殿賜公黃金五十兩罪縱士卒
畢闌邪者是役微公師幾不反 成宗登極改福
建行省平章賜玉帶號授都魯復言冠軍也大德
三年以誣告者入對事白誅誣告者改江浙平章
八年授樞密副使十年進同知皆兼平章改河南

行省平章

武宗登極召赴闕廷賜

成宗御服

遷銀青榮祿大夫左丞相商議河南省事在至大

元年至是九廿四制賜

世祖御服夫人金紋幣

今上賜銀及袍材皇慶二年九月廿日薨于大梁

之路寢訃聞詔若曰抒忠竭力國之寶臣也其令

汴省臣加禮以葬某月日葬祥符之史湖里春秋

六十有九延祐三年二月制贈推忠効順佐理功

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梁國公謚武

定夫人某氏子某其官集賢大學士李某奉勅命

臣明善爲公撰次墓神道碑文臣惟高梁公始

孤軍爲國出死力百戰以成功名何其壯哉由三
校拜官至丞相贈太師封大國錫上謚國家之於
功臣亦云厚矣建戲桴鼓萬人土糜而官極品壽
七十子男數人斯又何耶蓋世祖方夷大患致
天下於泰定非假手雄傑奚有今日之隆而公也
有功王室固大有德在民潛施於不識不知之地
者亦多矣雖然公之建立烈烈若此繼之而起蓋
震益顯者端在諸公子也臣謹獻文曰

天命聖元帝臨天下

太祖辟國薊金滅夏世祖一統乃屋宋社維此

宋犀元戎是禡。帝曰丞相汝師渡江九爾征夫
毋戕我降糾糾梁公身敢嬰鋒按劍愕睨萬夫失
雄如虎如龍騰奮雷風無強不破無陸不攻既虜
元王丞相還朝群盜驩跳執戈息休首鼠林莽棄
暗發鶻朝斬千聲暮集萬吹晝栖巖巢夜出民騷
凡二十年有伐斯馨陋彼海邦汗漫天池奉辭伐
罪颿進王師兩主就執孰縱其一既縱乃畔投兵
穴竄載厥妃兒珍怪陸離歸獻赤墀。帝曰噫嘻
逋厥罪魁汝賞彼咎梁公承聖百戰百勝勲在宇
稷著于國令既蕃既宣樞機是權端揆之垣致

平平爵以功遷人由正賢多壽而安多子而官歸
完路寢而德不寫天實相之相夫人者史湖有石
勒此詩雅維範維垂流輝朝野武子之承文孫之
繩奕世重昇何可紀齡

臺城令董府君神道碑

元明善

臺城董氏自太傅壽國忠烈公顯忠烈奮田間有
佐命勲復與金人戰死冢子金紫光祿大夫平章
政事忠獻公輔

世祖皇帝平六詔闢江漢竟滅宋一四海爲國元
臣然忠烈死事時九子皆少忠獻年十六事母李

壽國夫人夫人持家既有法忠獻復善教育諸弟
俄上命忠獻令鄉縣縣大治號爲神君數年去從
世祖軍久之上復以君嗣令寶佩黃金符盡蹈前
蹟益勵清敏乃求政要賢良者使在官悉逐諸剝
削民者振德孤弱勸率耕蠶而均賦役時禁網尚
漏官者未祿苞苴一絕豪不得曲法於貨訟罔不
平民自以不訟乃脩孔子廟廣黌舍招名儒躬行
舍菜禮執經問道以先諸生醫究經脉吏明法律
亦命相師凡五年民土著盜賊屏息物阜家給俗
厚而人能里巷肅然至相戒曰毋過過必令知迨

今臺城人或譙爲縣者輒曰汝吾董君耶君諱文直字彥正惠烈第四子剛毅莊栗簡言笑通經史法律初忠獻及季弟大司徒忠貞公去事

世祖次兄少保忠穆公亦在朝俱有仰於家而家食者餘百口待繭而衣指苗以飯君倡勤昭儉始卒不替內則養生祀死之合禮外則中表賓問之中度奉上接下一敬一愛藹乎其睦也又好施而甚仁里間或貧不自立每陰濟其棘不使之知恩所來微至僮病必手予粥藥或止之曰不忍以其賤違吾愛心及棄官浮沉里社任真適意親賓過

從尊酒相勞家門日以烜赫已獨恬然不見諸辭
色至元十三年歲在丙子五月十日以疾終享年
五十有二其年七月十有六日葬于九門之北原
君娶揚氏橐城丞沂之季女賢而克配相君子以
成又二年之六月七日卒多君壽一年合葬子男
士表從忠獻下江南有戰多其最者宋將張世傑
陳大軍焦山下致死於我忠獻爲元帥將戰分而
請先忠獻閱其無兄弟不許固請乃許父子果大
捷策勲累遷鄧州新軍萬戶改淮東屯田軍萬戶
佩金虎符階至定遠六將軍女適同知真州路總

管府事蕭允功孫男守義嗣屯田萬戶曾孫男鉤
釗昔者君之哀聞于忠獻忠獻方留鎮宋都哭之
慟左右曰公慟傷柰國事何忠獻收淚曰身及諸
弟子出理皇家委百口是弟弟勞苦三二十年吾
無內顧今而後永負之矣復大哭夫一門四世若
相若將光輔累朝清忠純孝照耀天下世之談者
必首董氏趙人張世昌先生之狀曰君範家類柳
公綽馭吏類包希仁潔已類吳處默若君者國家
得而大用之未必不與兄弟並輝齊烈此墓碑之
待表於信辭也雖然蘊德深者其發必大以遠子

將孫將克弘世業而孫也器宏而才良蓋大者哉
明善於董氏爲門生宜爲表君之辭辭曰

抑抑董君憲憲令人巍巍閎赫赫父弟佩黃金
符來吏鄉縣民亦有謠來適我願匪鑑而明匪冰
而清民斯懷之播遠頌聲於戲君子胡器之盈而
敦而璉清廟是承大厦棟楹杞梓乃勝列戟差差
朱戶輝里高牙虎節鑿和至止惟彘弟之榮惟章
服之華何必在身而起歆嗟慨彼厚壤九門北原
下有九泉孰急斯賢慨彼旻天羽者翬聯瑞若皇
鸞孰靳高騫人貴乎德德大人大大而弗達德也

奚害銘以揭隱昭示來代尚萬斯年無泐攸載

集賢直學士文君神道碑

元明善

宋死節臣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姓文氏
嗣子曰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諱陞字遜志本

皇朝嘉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信公之弟諱
璧之仲子信公二子蚤亡初就死時過先太師墓
告而使之後皇慶二年青龍癸丑春代天子祀淮
濟二瀆中南二嶽及南海六月二十有五日至顛
以疾卒得春秋四十有六卒不一月有以聞至京
師者其友玄德真人吳全節翰林侍講學士元明

善哭之曰審耶傳者妄耶曰或審矣君雅病熱不
貫於馳而驛道萬里六月歷嶺海間審矣雖然君
生也無慙而死也又無憾惟書之于墓石者我與
子知之子當秉筆又再月孤富果走人奉狀託玄
德問銘於明善烏乎審矣忍銘予亡友耶是良友
可不與銘耶狀曰文氏自成都遷廬陵七世祖炳
然居郡之永和六世祖正中居富川五世祖利民
高祖安世曾祖時用祖儀用子信公貴贈太師祖
妣曾氏齊魏國太夫人昔信公囚中與君書曰吾
死吾節矣汝能世吾詩書真足後者公喪歸君廬

墓側毀瘠幾不起信公家被失夫人歐陽氏後有
傳其猶在北方者君泣誓曰父骨既復于土母生
而不得養我則非子跡交海內猶將求之況有微
敢憚遠行行不母得吾必不歸九年得之平章
康里文貞公道德威望王一代士得接納者爲榮
甚延君至府公卿大夫滿席公曰宋養士三百餘
年死國之昭昭者文丞相一人斯其子也坐之客
右謂君曰子賢乃公良願見子吾請見子于朝君
對曰得母歸養恩實天地任非志也衆咸曰臣者
有其父之忠子者有其子之孝美哉乎文氏既歸

二年歐陽夫人卒亦之食禮 今上之初徵求儒

士不限官級近臣以君聞勅江西省臣禮遣乘傳

入朝見先天宮執石木九經奏書一通其略曰臣

陞徒以先父之故辱降特命召臣臣愚無一足用

不敢違謹待罪闕下然臣聞帝王之道布在方冊

方冊之要無先九經臣輒獻九經伏望 陛下采其

所載資輔 聖祖神宗之法嘉惠天下萬世 上說

受其所獻藏之秘書命中書頒制予今官明年從

幸上都詔若曰尚書帝者寶範臣軌粲然譯爲國

語朕便於觀覽兼使國人習讀今以命汝集賢學

士其次明善及君是年集賢院臣奏建京師孔子
廟碑增國子貢免天下儒士徭役君實贊之君取
徐氏故宋兵部侍郎御孫之女子男三人長即富
也次曰實曰宏女六人長適胡孝友次適徐鑑餘
在室富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山某原禮也銘曰
肅穆爾門道諧 聖君何二三年忽焉以泯天耶
果人天孰䟽親暫而其顛莊而謙謙敦本以廉不
來忌嫌翼翼子服如不我克昔也天民無戾天德
今也帝臣允由帝則彼不違人小中闕瞰嘗試大
觀萬物皆整存者奚哀遊者奚憾鬱立 藪澤萃乎

巖峰違諸不利惟古之叢藏君其中福及爾宗我
詩在石石與山崇山有時夷不磨顯詩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五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六

神道碑

福建廉訪副使仇公神道碑 趙孟頫

仇氏望陳畱譜云宋大夫牧之世入金有更朔平
臨潢二縣令者諱輔即家臨潢臨潢之曾孫昌平
府君實徙京兆府君生三子其中子則公也公諱
鐸字彥中始亂從府君出禮賓客客已落落善占
對長益涵採於學要能以奇氣倬節自致至元八
年公二十二年矣安西王時以親王鎮京兆喜優
納人士公布衣入謁王語合意竟畱給事邸中久

之上其能即試公武備寺壽武庫使十五年遂出
知威州二十年稍遷鞏昌路總管府治中治皆有
聲稱二十五年進階州尹未赴遭內艱於是御史
廉得公威州鞏昌數事薦諸朝二十七年乃以福
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副使起公明年制改肅政廉
訪司即用公爲副使閩歲自免去北過高郵樂其
土風因畱居焉大德四年八月十日以疾卒年五
十一自承務郎三遷官至奉議大夫卒之日無副
褚僑家巷處之舊聚哭一辭曰善人亡矣至大四
年其子治濟濟浩迺克自力奉公喪還卜大都宛

平縣西山夏莊之原藏焉寔以四月辛酉其域距
祖塋五里公性開䟽與人交底裏傾盡爲政多本
教化而持身絲毫不敢欺方少未仕見白金遺道
傍初不顧已而計曰我幸見之不則他人持去矣
即俯拾俟有間求者至自言適貸得將營親葬公
詢驗果然出金還與之在威州民張氏兄弟訟家
財吏展轉賂賂吏數歲莫能決公召諭之曰兄弟
孰與吏親民曰兄弟同氣吏途人耳公曰弊同氣
以資途人如何不知之甚即大感悟相抱持以哭
遂爲兄弟如初時屬縣吏李子秀慢令當笞公即

命釋縛呼前曰若軀長六尺徒首箠楚間不知有
功業可指取耶吾與若約三日若不力吾將重寘
於罰後公出安西有從騎十數西來見公遽下馬
拜曰我當答吏也公向脫我罪又勗我仕今效節
兵伍爲千夫長微公豈有今日在鞏昌會歲大旱
草木枯盡僚吏請禱公曰得無以寃獄致是乎取
其事按問得實平反之大雨三日在閩厲行省
臣有以采銀爲利獻上者朝廷下其事設官賦民
而地實無礦民往往貴市入輸公急劾聞有旨罷
其役建寧劉氏屠麻沙村曠中讎誣其有反狀州

若縣將織羅

成獄公慮囚及之喟曰有是乎有是

乎即抵以法

公仕雖蚤當官之日不多於閒放之

時故其施為

江措槩逸不傳今掇其士大夫口道

以熟者一二

心焉雖然猶為試用者小耳令充周

而極究之則

口循吏不足多也公會祖忠源仕金

為定遠大將軍蘭州司法祖福明威將軍父昌平

府君諱德明隱居教授曰樊川處士者府君自號

也以弟銳升朝恩贈奉直大夫飛騎尉追封昌平

縣男母王氏追封昌平縣君銳後至中順大夫嶺

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其元兄鐸亦朝列大夫

雲南諸路肅政廉訪副使公先夫人郝氏贈榮祿
大夫大司徒薊國公諡孝懿諱德義女先于一年
卒生三子二女後夫人粘合氏先一年卒一子三
女其葬以二夫人祔治高郵府興化縣尉濟從仕
郎太常太祝濬承務郎太廟令浩蔚州儒學正壻
曰程博組錦局使吳燾中書省掾盧亘翰林待制
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姚庸奉訓大夫戶部員
外郎其一未行孫男五人曰敬昌慶昌順昌延昌
隆昌昔公愛錢唐比過之輒畱旬月徃徃援琴以
寫山水之清音故與余同好相善也今年延祐六

年距公墓八年矣而其子治丐余文其隧上之碑
不腆之言公實知之別專記撰尚何容辭銘曰

蓄之涵涵流之漸漸莫或匪泉築之䟽䟽構之渠
渠堂亦有焉我觀其終有植之隆有發之洵謂德
既儀不卒於施而又年不彌其盈不侈其傾以
游於天子則維宗女則維從其之孔延西山之原
岡阜厚完有封斯阡以引以休以質諸幽上考銘鑄

御史中丞楊公神道碑

虞集

泰定改元詔書以御史中丞朶而只爲鐵木迭兒
所搆害命昭雪之三年某月日特贈思順佐理功

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謚曰襄愍
明年某月御史臺奏用其子武備庫提點不華僉
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不華既拜命乃泣而
言曰惟先臣之死於是七年矣陛下幸昭雪而贈
卹之固已釋冤憤感恩德於地下臣雖萬死懼無
以報稱顧於法得立碑神道願載其事於貞石以
昭陛下之明聖敢昧死請明日臺臣以聞制曰可
且命臣曰汝集其具書以文臣再拜稽首而言曰
朶而只事具見明詔天下咸共聞知臣敢具終始
可徵者 武宗皇帝方賓天 皇太后在興聖宮

以鐵木送兒爲丞相踰月

仁宗皇帝即位遂相

之居兩歲得

罪斥罷更自結興聖左右至爲折辱

宰輔撓制中書諷以再相旣而居位怙勢貪虐兇

穢滋甚中外切齒群臣不知所爲於是蕭拜住自

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

而朶而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爲

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大奴

脅畱守出之及強以它姦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

堂盛怒以它事召畱守將罪之畱守昌言大奴所

干非法不敢從它實亡罪丞相語訕得解去而中

丞已廉得鐵木迭兒所受張弼賕鉅萬萬大奴猶
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亦輦真
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 天子震怒有詔逮問鐵
木迭兒匿興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 天子爲不
御酒飲者數日以待獄竟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鐵
木迭兒終不得中丞持之急興聖左右以中旨召
中丞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奉行
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 太后旨 天子仁孝
恐誠出 太后意不忍重傷拂之徒罷其相而中丞
亦遷集賢 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職事臣

不敢與聞所念者鐵木迭兒雖去君側反得爲東宮
師傅在太子左右忍售其姦則禍有不可勝言者
其後 仁宗皇帝棄羣臣 英宗皇帝猶在東宮
鐵木迭兒復爲丞相乃宣 太后旨召蕭拜住朶
而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
哈雜問之責以前違 太后上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
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 太后旨汝豈有今日
耶又引同時爲御史證成其獄顧二人唾之曰汝
等嘗得備風憲顧爲是犬彘事耶坐者旣慙俯首
即起入奏未幾遽稱旨執而載諸國門之外俱見

殺是時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及
天子即位詔書遂以誣罔大臣爲之罪名焉其勢
既成唾土毗之怨無不報太后爲之驚悔而天子
父亦覺其所譖毀皆先帝舊臣滋不悅未及有所
論治而鐵木迭兒病死會有天災直言會議廷中
集賢太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回回皆曰漢殺一孝婦
三年不雨蕭揚等死不以罪豈直一孝婦乎是時鐵
木迭兒諸子列在禁近威讖猶熾聞者失色言終
不得達及珪拜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即告丞相
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揚

等寃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躡之鐵木迭兒之子
相繼以贓敗遂籍其家然昭雪之事終至治之歲
不遑暇及今上皇帝入繼大統詔書首以爲言
褒贈哀榮相踵而至幽明兩致其感動焉於乎粵
若我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英宗果統法度
脩飭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爲者未能與並倫而一
鐵木迭兒常因國有大故乘間用事以傷平明之
治天人共憤久矣然卒保其首領以歿而忠臣直
士爲所誣構者乃有待於久而後明焉此其人深
枝竒數亦非常之材也乎方其盛時宦寺固結於

內術智爲用於外幾莫如之何者其計亦略得矣
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蹈死而不悔
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行事以表
忠直之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朶而只者臣敢不
叙次以塞明詔之萬一謹按公名朶而只姓楊氏
世家河西寧夏祖失刺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
紫光祿大夫在國追封夏國公謚忠定父失刺唐
兀臺贈推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夏國公謚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齟齬知
自植立語言儀觀已如成人兄弟相勵以勲業當

時固以大器期之事

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

德丁未從在懷孟聞朝

廷有變將北還命公與李

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

荅刺罕定議迎

武宗于北藩

仁宗還京師機察禁衛密致警戒

仁宗感焉至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內難

仁宗居東宮論功以公為太中大夫家令丞日夕

侍側雖休沐不至家官事亦決于宿次眾敬憚之

會兄卒涕泣不勝哀

仁宗憐之存問優渥待寡

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己子家人化之循循然母敢

失辭氣進正奉大夫延慶侯

武宗聞其賢召見

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上顧視之曰然然終不及用也仁宗始統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而誅之公曰為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上感其言特誅其尤無良者民大悅服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才孟以公為第一上是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廿五又鑄銅為至大錢至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人為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是之遷宣徽

高使御史請遷公臺司上以宣徽膳用不會囑公
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上怒其非所當
言將誅之張公珙為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公言
于。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爭臣久矣
張珙真中丞也上喜竟用張公言公拜侍御史

正宴間時羣臣侍坐者或言笑過則上見公正色為
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貸而譖言興矣賴
平知公深譖不得行未盡八閱月拜資德大夫御史
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問以妻病謁告歸江南據
河渡地奪民力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問罷江東

西奉使幹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姦冀不問公劾而
杖之幹來愧死御之納璘言事忤旨上怒叵測公
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
有殺御史名上曰然則其左遷爲昌平令昌平京
邑地近而境隘民勞而事煩凡期會供億令稍非
才恒不免捶楚以是苦之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
邑無不可者然以言事得左遷恐後之來者懲創
無肯爲陛下言者不得誦數日上讀真觀政要公
侍側上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公
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焉用之上笑曰

鄉意在納璘耶赦出之成爾直名有上書論朝政
闕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取旨囚之司寇將殺之公
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於天
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上悟釋之於是特加昭
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以獎之且以重耳目之寄
時位一品者多乘間取旨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公
眷倚方重苟言之可得也公曰家世寒微幸際遇
至此已懼弗稱況敢求多乎且我爲之何以諷勵
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爲中丞遷集賢大學
士而死時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路人匠總管

府事其之女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夏國夫人子一
人不華也後夫人劉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其
之女公死時權臣將奪以畀人夫人剪髮毀容以
自誓乃免封夏國夫人子一人文殊奴亦克稱其
家者公魁偉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獎善
如不及嫉惡如仇讎用人必當其才能故一時風
紀號爲得士論政事必合於義理正言無所徇遷
臨患顏色不變凜凜乎古大臣之風焉其墓在宛
平縣某鄉某原凡公之行尚多可述者不悉具特
書其關於國事者如此故繫之以銘詩曰

河原西陲厥風勁強豪傑時興為國駿良駿良伊
何忠亮正直柔不為隨剛不為絀昔在

仁宗治功安成文和武寧詠歌太平躬為孝恭以
事 神母教言時來有順無否或闕其幾不驩以呻

投巖膠箝竊秉大均 天子曰嘻誠有燒樹彼為

無忌我則有制維時棄愍執法在宥侃侃犯危以折

其衝 太母尚慈 天子尚孝柝不陔兕稽我天討

國有大故結憂恣闕彼獨何心假時逞威朝衣載

市家憤巷哭日暮風起百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

于恩忍為凶殘遑郵有君君子可殺名不可滅天

定人復幽枉卒宣明明天子別于姦忠敷言萬方
大道爲公至榮極褒豈止哀死勸忠方來祿施孫
子春秋之義誅意慎厥咨爾來者尚徵臣詩

翰林承旨劉公神道碑

虞集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
康阜熙洽太平將百年于茲矣於是乎有博雅耆
俊之士詠歌德業贊襄訏謨於其間以賁飾一代
之盛三代以下未之或先也於戲大夫士之生乎
斯世安富尊榮自壯至老優游以終不亦幸乎中
統初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官府損益古今制

酌事宜立成憲以貽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明乎
刑政之要習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台拜左三部尚
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通預朝政既老而不聽其
去又以為禮樂之興由乎賢者詔誥之播風動天
下簡冊之載規勸古今時則有若王公磐以亡金
高科大儒台拜學士承旨文獻之事悉以屬之薦
引成才獎厲後進則正公司其權矣故承旨劉公
賡親尚書之孫而師王公最久者也故公之論文
則淳厚而不浮其論治則平易而不紊用能以老
成爲國著終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終豈

偶然哉公歿之後 聖天子入續大統作新斯文
建奎章閣以尊德而典學而故老漸已漸盡閣學
士忽都魯都兒弥失在翰林與公同爲承旨十餘
年慨公之不及斯時也間爲 上言之 上以爲
感制詔臣集著文以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
謹按公諱廉字熙載世爲威州洛水人五世祖逸
以郡吏治獄有陰德命其子僊治儒業始爲儒生
深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
公謚康穆生尚書肅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
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國公謚文獻文獻生長葛

王簿慈贈光祿大夫柱國大司徒邢國公謚孝靖
公有子五人公其長子至元十三年授將仕郎國
史院編脩官十六年陞從仕郎應奉翰林文字十
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林文
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
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
議大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
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以學士
奉使宣撫陝西八年陞中大夫爲侍講十一年以
大中大夫落侍講爲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

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
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
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慶元年除集
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仍兼國子祭酒延祐改元復
入翰林為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
入集賢為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為承旨至
治元年丁外艱泰定一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
三月薨於位是年八十有二娶冀氏先卒繼廖氏
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弟之子仔為後女二人適
太史院管勾霍復禮侍儀司法物庫副使王德謙

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洛水縣棲鸞鄉公孫寒先塋
之次至順三年贈光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
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文貞國家建
元之初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
常分番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脩

太祖皇帝以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
辟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
而太常方治神人脩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
士御史中丞崔公或承眷遇有材略善任事然好
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

見蓋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衆賢聚
於本朝精采相蕩耀意氣相雄高而公退然沉毅
略不與之較而言語字畫之出人寶而敬之知其
以德勝也朝廷肇以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
而後文華時人化之其在成均也晨入坐堂上以
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循然足以
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
貴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試其心則
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貧且親老同舍生有
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爲養請讓

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為書薦其
入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矣公官
一品年六七十而孝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
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意若嬰兒然

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為鳩杖
以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朝
臣咸集自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
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鬚鬢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
與歌詠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以哀廢
禮蓋天稟素厚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

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卒事無惰容不以
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
年權臣思文飾太平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
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議上尊號公
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衆默然重違公言
以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此其尤卓卓
者云臣忝國子博士從公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
公翰林公之葬孝靖而西逃京也一再至臣舍與臣
曰先世塋域碑銘幸具一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
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一至于今不忘奉明詔敢作

爲銘詩而刻之銘曰

自古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
間群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其
邈矣白髮蒼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珮朱履入
而奉親榆董滂瀟多士在門有公有卿頌詩讀書
亦有諸生金券瑤冊鼎鼎昇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
星顧瞻在列孰肅孰艾孰爲浮夸朝豔夕壞孰爲
彊梁外肆中隘衆人尤之君子之慨君子之興有
來有承隱德之積久而有徵尚書制作秩秩在廷
孝靖式穀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祿有

年與父終始棲鷲之鄉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
有紀

故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虞集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爲洛陽大族大父和仕
金爲河南安撫使旣歸國朝父安爲河南三路提
學公嘗從紫陽楊煥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

裕宗潛邸郝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畱之真揚
間宋亡天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迓之還京

師父之除承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公季父長
卿侗儻有大節

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即位台在宿
衛與故御史中丞劉公宣爲友以氣岸相高時宰
阿合馬秉政聚斂罔上怙權寵常伺察言已者中
以危禍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論列長卿乃上書
世祖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爲國家畜積怨
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叵測似秦
趙高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覬覦資藉情露似漢董
卓春秋無將請及時論法按誅之上以其書下中
書阿合馬固善伺人主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掾解
事得寢他日以爲宣德鐵冶弗治須藉能者奏用

長卿爲同知即以所閱課額數萬緡爲長卿罪下
吏即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沒入其洛陽官
產人莫不冤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爲長卿言者
公乃去官不復干仕阿合馬死朝廷更新政事姚
文公燧手爲書爲執政言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
恥之間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而貧不能起此風
厲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爲書藏之不以
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
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
求爲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

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
以爲悔又慕效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
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
元廿五年用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
貨器物贏餘苛酷吏請盡碎知名清彊吏以任事
公雖閒居猶被迫遣治徽廣德之會當是時公府
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
操竊郡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
去國不辭吾去而他使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爲物
色其稍可追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

也更以數少責增之亦不爲變後五年行臺治書
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舉公知昭州有
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爲樂自號歌竹
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
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原永康胡長孺志
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子男四從龍中憲大
夫同僉太禧宗禋院事從德奉訓大夫中書省左
司郎中從其從禮女子六壻焉成段時中邢師雍
其三人夫孫男某某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
國家脩經世大典訪問遺軼而從龍嘗夢其先人

從王父事已報史官不_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
具以上送官昭州以子貴贈某官夫人封某郡
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銘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忘身公以從
子泣血慎德豈曰避仇實癉蝨賊陰消陽明君子
于征名公具言猶保幽貞愛民之仁拯物之智天
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_回古人所難父子相望
風節厲完乃_曠後人並立朝著爲國材賢綽有令
譽維洛泱泱_調覃柏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宮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七

神道碑

河東廉訪使程公神道碑

王思廉

元貞丙申正月十五日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程公以宮壽薨于太原二月三日歸柩汴梁大德改元冬諸姪狀公行實來請銘按公諱思廉字介甫姓程氏上世洛陽人元魏遷兩河豪右實雲中三州因著籍東勝公處士諱某之曾孫贈少中大夫安定郡伯諱某之孫宣以公邊監權規運使解州鹽使諱某之子妣田氏公始知讀書從樞判白



公學故文筆論議皆有師法中統建元用太保劉
文貞公薦事 裕皇子春宮服勤守恪特被眷遇

令監印宥省至元七年樞副合丹公以平章政事
領河南行省選署都事十二年轉同知淇州事力
辭養親繼丁外艱服除授南平路判官入拜監察

御史十六年出僉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俄
遷河西隴右道副使徙河北河南山東東西兩道
未幾陝西行省舉公興元路總管明年進陝西漢
中道大使二十六年雲南立行御史臺擢拜中丞
今上嗣位改河東山西道為政廉訪使公識見明

敏沉毅果斷

然同列雖親

時宰有都司

後知

丞相史忠武公每加獎授幕府有疑忠武公之徇
公者時規取襄樊供億浩穰公視出納綽有餘裕
初築新城於江北和糴以足兵食委公領其事倉
廩未完米多露積一夕大雨諸相以爲憂使人規
公方安卧帳中色而語之公徐曰敵人在邇常宜
鎮靜縱有凜濕所損幾何不過軍士一日糧耳若
中夜搔動衆必驚惑事變之來殆有不可勝言者

矣聞者躓之簡書之暇究心營繕舟車器仗靡不
辟利向之見疑者始以忠武爲知人公之世父治
書公金南渡後嘗爲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不畏強
禦及公嗣職慨然有濟美之志彈奸臣阿合馬輩
不法至陷國居之泰然其黨巧爲機穽卒不能
傷出僉提刑司事也三反絳撫不克殲紀其尤者
大同楊刺真等犯酒禁有旨誅之公以其罪不至
死論列數四其忠君守法如此其赴河北河南也
道彰德明兩河凶歉民大艱食而官府徵租甚急
欲止之文司謂法當上京不敢專命公曰若循常

例比得請民已疲於勾呼矣即移文停催然後申
明省臺果獲蠲除僚友有當鞠獄鄴中而不果其
行者公乃請代至則詳究本末蓋得其情蒙湔洗
者以百數二十年河北復飢民多轉徙于南朝廷
遣使與汴梁官屬會憲司官于河上以扼之公與
總管張侯國寶決議放渡既而列上亦賜允俞是
秋霖雨大河清沁皆泛溢爲衛輝懷孟害公親乘
舟臨視振貸全活甚衆水浸衛城不沒者數版適
郡僚各以事出公與屯戍萬戶張公集軍民發倉
廩修築隄防以捍其衝晝夜督促暴露城隅閱數

旬功始就至今大水不復爲患衛人德之興元命
下公欲辭時尚書省丞相桑哥擅權頤指所及竭
蹙奉承親舊力勸之公以大夫入年將九十旁無
兼侍輦致弗克不聽章三上得告而後已嗣有陝
西漢中之行亦極力巧克杜門家食慈母孝子權
然一堂若將終身焉二十六年丁內艱哀毀過禮
見者傷之雲南去京師踰萬里朝議以爲振舉綱
維肅清風憲綏輯遠人非公不可乃起公或疑跋
涉勞苦且未終制公必不拜公乃曰前此三除昧
昧請蓋以老母故也今當宣力絕域以贖前過

南踰小祥即素服就道既蒞事即戒敕典兵之官
牧民之吏主刑名司廩庫各謹爾職毋致人言自
是上下肅然一新舊染雲南舊有孔子廟朔望長
吏便衣拜謁而已教官雖設一無從學之士公乃
舉春秋釋菜之禮先於所治中慶府集行省臺以
下諸官百餘人公服以行禮事屬城化之有遺子
弟受業者公之不鄙裔夷推誠敷教又如此河東
地瘠民貧仍遭旱暵公奏除歲餉親王馬駝十之
九所輸租稅易遠倉爲近倉以便民歷年積弊前
政欲去而不得者下車未久蕩洗一空鄰境之人

亦知嚮慕竟用是得疾公頻居風憲剛稜疾惡恒
以古人自期晚年言事尤切直如早建儲貳以固
國本訪求賢俊用贊丕圖車服辨尊卑之差封謚
表忠勤之實養軍力以備邊定律文以革弊皆急
務也使節所臨擾民不急之役必先禁止農桑庠
序檢災戢盜尤所盡心至忘飢渴寒暑平居不事
生產惡衣菲食無難色與人交愈久而情好愈篤
不以貴賤為輕重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賙卹禮意
兼盡雖往反數百里亦不憚勞後仍為之經理家
事撫視子孫不少衰減其於宗族姻戚又所厚者

也恬於進取勇於爲義歸之太原未得謝猶力疾
視事一旦察紙筆作遺書盡弟姪翌日飲啖應酬
若平時客退易衣就枕而薨蓋剛大不屈之氣充
養有素故於死生之際明公如此僚吏士民涕泣
相弔如失私親靈輜所經皆盡哀致奠則公之爲
人槩可見矣享年六十有二夫人鄭氏婦道可稱
前公卒今天人相德氏臨殯之甲族也明悟莊重
持家有法一子牛童早夭三女長適尹氏二幼在
室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某處先塋之次禮也銘曰
烈烈程公出遭盛時儒素世家孝友天資揚歷中

外才可吏師霜凜烏臺風生憲司去惡如草遇民
如兒捍患禦留奚翅已私事不辟難去必見思用
夏變夷悅禮敦詩惟是頑獷化而柔慈萬里來歸
兩鬢不絲養吾浩然豈其餒而望公廟堂決疑
著命也奈何竟止于斯有韞于中未究設施不能
不蛇賢人嗟咨有魏者碑銘以昭之公有遺恨余
無愧辭

故宋文節先主謝公神道碑 李源道

天訖宋命 皇元一四海而統之至元廿二年行御

史高侍御史程鉅夫以宋遺士三十人薦于朝

是江東謝枋得在舉中中被徵丁內艱辭亡何連詔
江浙行省丞相蒙古台 江西行省左丞管如德名
皆不起廿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參政魏天佑復
被旨集守令成將迫蹙上道廼行夏四月至京師
不食死春秋六十有四八月子定之奉柩還廣信
明年九月葬其鄉之王官巖原其門人誄而題之
曰文節先生謝公墓先生曾祖彥安祖一鷄考應
琇潯州僉判妣桂氏封碩人先生諱枋得字君直
信州弋陽人宋寶祐乙卯薦于鄉丙辰試中禮部
高等比對力詆時宰闕官奮不顧前後抑置第二

甲第一人初潯州君以事忤使者董槐被劾以死
先生既第董槐執政竟不嘗參以歸丁巳召試教
官調建寧府教授己未趙葵宣撫江東西辟爲屬
尋除禮兵部架閣令募兵援江上出楮幣十萬貫
得信撫義士數千人以應官撫司罷賈似道當國
會軍興出入簿責任事者公毀家以庀不足坐廢
至元初長星竟天踰月我師壓江上宋社日替江
東漕司猶試士徵較藝先生憤賈竊政柄害忠良
憂國毒民發策十問摘其姦極言天心怒地氣變
民心離人才壞國有亡證辭甚剴切大怖賈旨臺

評竟上其謗訕鐫兩秩與八國軍安置因謫所山門
自命疊山守令皆及門執弟子禮丁卯以史館召
先生曰似道餌我也不赴閉戶講道門之者翁如
若周岳熊朝余安裕楊應桂余炎謝禹莫若輩皆
知名介然自將足跡不及權門里中人行事或不
循於理者輒曰謝架閣聞乎有持兩爭必來質平
遣以理無秋毫假與人意人亦高其風必自審乃
進非義者未嘗敢至其前也乙亥連以史館校勘
祕書省著作郎召宰辭授江東提刑總其兵以守
饒信撫與王師戰輒敗不能軍遂易服負母走閩

中隱於卜信守將悉捕公妻子弟姪送建康獄夫
人李氏有容德有廉帥者欲妻之一夕自經死弟
某某姪某某及一女二婢皆死獄中惟二子熙之
定之移獄廣陵得釋又有弟禹在九江亦以不屈
斬于市先生資嚴厲雅負竒氣風岸孤峭不能與
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抗
論檢宰老竭廢不售終不取合於時其爲人蓋如
此及程公之薦報書廼曰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有
志經世者孰不興起及非其人非 皇帝夢卜求
賢之初意也觀其言非徒決於剛憤者少力學六

經百氏悉淹貫爲文章偉麗卓然天成不踐襲陳
言宿說論古今成敗得失上下數千年較然如指
掌尤善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
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貴富賤貧一
不動其中其言曰清明正大之心不可以利回英
華果銳之氣不可以威奮其自信率此類先生之
此也貧苦甚衣結屨穿行雪中人有嘗德之者賙
以兼金重裘不受平日所著易書詩三傳行於世
雜著詩文六十四卷翰林學士盧公摯爲之序引
深所推激夫人李氏男三義勇早卒熙之歸自廣

陵亦卒定之賢而甚文累薦不起孫男二信孫仁
孫先生死之二十有四年門人虞舜臣率其徒築
室買田祠公弋陽之東江浙行省請于朝爲疊山
書院又五年予在集賢待制番易周應極狀其事
致定之之語求銘墓道嘗謂先生天下士源道仰
其文章風節蓋四十年而不一識是區區者尚可
辭哉銘曰

嗚呼先生生也何時生也後時日薄崦嵫維南有
孽龜玉毀折我朝天明廼完其節鷄鳴風雨歲寒
柏松伊其板蕩古有蓋忠道統旣闢人文斯一有

美翔驚載鳴載集曷迪匪庭曷裸匪京萬里冰天
骨石自貞奚卒不施闕于佳城嗚呼先生

廣平路總管邢公神道碑

馬祖常

秦定二年四月十四日致仕禮部尚書邢公卒六
月朔葬于安陽度置之原越二年致和元年戊辰
二月嗣子溫毀瘠纍然喪服持工部侍郎胡彛行
告其友浚儀馬祖常曰先考衾棺槨飾終之
禮庶幾無悔溫不孝惟是墓道之碑無文以昭之
是以是託於子焉按狀公諱秉仁字仁父姬姓邢
氏世居安陽契丹女直擾中夏士族譜牒存者蓋

寡故安陽邢氏始顯交口里大父諱植不仕有陰
德贈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河間
郡侯大母李氏追封河間郡夫人父諱德裕有政
事志不得奮發卒小官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
追封河間郡侯母王氏追封河間郡夫人繼母郭
氏封河間郡太夫人弟四人曰秉義秉禮秉智秉
信四人皆後夫人郭氏出前夫人王氏獨生公一
人兩世用是貴得加封光華甚榮公起家辟署河
南廉訪司曹屬進御史府史又進丞相東曹掾滿
考授承務郎平江路推官未上改承直郎濟南萊

等處鐵冶提舉俄遷承德郎江西行中書省左
都司都事陞朝列大夫爲太醫院都事選充廣平
彰德等鐵冶都提舉官中議大夫外臺各以名薦
尋爲撫州路總管加亞中大夫廣平路總管凡十
年以禮部尚書致仕階承務郎至嘉議大夫凡六
轉出入中外率稱官守初提舉濟南諸冶賦民不
忍逋逃復業都事江西行省婉畫直辭贊叶上下
議遣官出廩米五十萬石賑貸屬州飢衆難之公
請異日有擅發罪秉仁願獨坐萬齒斷斷待舖以
活者不可指責也都提舉廣平彰德等諸冶差戶

建功礦火悉給縮賈殖貨以利予農治辨爲最總
撫州專使臨門賜駟之官撫境地稅戶部賦木
織布民病非所產即令輸直吏不得舞手取賄
私俱便之小旱禱輒雨歲連大穰俗頗謹訐未
義民恥健訟移廣平路教學者以雅樂祠事先聖
孔子立鄉校七百各有弟子師課樹桑億萬計絲
織用饒民有婦妬妾妊而以妾妻奴者夫死而族
人欲有其家訟不決廼以子生月逆計母妻奴之
將得實其民遂有後隘郡號神明盜僞以小鈔貫
文作大鈔貫文如錢取鎔然誑誤七十人止以首

坐觀_曰曾講黃帝越人書_曰乃視惠民藥餌比去官民
鮮天札者賦有寸帛之羨以立歸之主為政具有方
略要以惠恤元元為本既致仕益礪志讀書強記
不怠字書多楷法尤工古隸有子二人長子溫由
中書檢校官拜監察御史吏部中書左司二郎中
總管大名河間都轉運使丁公艱家居次子簡門
廕補承事郎監大名路商稅夫人蕭氏于氏祔墓
並追封河間郡夫人享年七十有六嗚呼行聞于
鄉政聞于時為子而上貴其親為父而垂裕于後
可謂完也矣為善人者可不以邢氏為徵耶是宜

銘也銘曰

爾車薄薄爾馬躑躑勿驅我隧域時君子宅有繹
爾蘇有焦爾芻毋犯我松與萋時君子居若廣漢
之明弗鈎距以傾若霸之惠弗飾異以詭時予有
元之循吏孫子奕奕時昌時赫時善維吉時視予
貞刻

禮部尚書馬公神道碑

馬祖常

公諱月合乃世屬雍古部族居靜州之天山天山
古居延海也曾祖諱帖穆爾越哥祖諱把造馬野
禮屬皆以財雄邊父諱錫禮吉思當金遷浚都尚

書省辟爲譯字掾曹試開封判官改鳳翔兵馬判
官死節贈鎮國上將軍恒州刺史官名有焉因以
立氏父死節時公年甫十七壯其父之忠義奮而
投冠于地誓曰吾父死于國難吾紓家難可也遂
侍母太夫人王氏艱關鋒鏑跋屐夜出汴絕河
而北見憲宗皇帝於和寧年少辭容端敬
憲宗嘉賞之命贊卜只兒斷事官事國朝天造之
始總裁庶政悉由斷事官燕故城爲斷事官治所
中原久剝兵燹民詭吟思見太平之日公力籌畫
規度政修事舉士悅民附胥爲大和

世祖皇帝以親王西伐公從行留汴餽饌六師悉
發輸人賦一石取濟南鹽自堰頭舟行陸輓數百
萬斤散布軍所過州郡汴蔡河南之地農在野而
商在塗不恐不驚而軍政修焉世祖皇帝即位
降詔褒獎其詞有曰有此勤瘁深可尚嘉云者阿
蓋蒼兒據魚兒泊叛倉卒之際公罄家貲市馬五
百疋進上世祖皇帝嘗給券賜其家曰後當償
汝也版片遂試學子通一經即不同編民今令甲
儒免丁者公始之也中統建元旣肇建省部明年
拜禮部尚書佩金虎符四年八月廿一日薨于土

都之邸第訃聞內外文武之屬搢紳之士咸嗟悼
盡傷形諸文字之間迄今傳而不泯也嗚呼公之
薨年甫四十有八即以其年某月日葬于大都宛
平縣清水河之陰之原太夫人王氏墓後梁郡夫
人白氏祔後六十四年為至順元年曾孫祖常辱
官禮部尚書請于朝追號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勲
上輕車都尉階正議大夫爵梁郡侯官僉樞密院
事謚忠懿子十有一人長諱世忠常平倉都轉運
使次諱世昌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孫祖常官忝
第二品推恩二代贈嘉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

都尉梁郡侯次諱世顯知通州事次世榮蚤卒無
子次世靖不仕次世祿中山府織染提舉次世吉
承公廕絳州判官次審溫嘉議大夫歷台州淮安
瑞州路總管餘三人蚤卒不仕女四人三蚤卒一
嫁廣東道副都元帥闕里吉斯孫二十人長潤朝
列大夫同知漳州路以子祖常備侍御史贈中奉
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梁
郡公次節入王屋山爲道士次禮下砂鹽司丞次
淵不仕次開監在京倉次遺道遵皆早卒次通德
次保六賜提舉都城所次未名卒次岳難武略將

軍蘭溪州達魯花赤次雅古處士以孝聞次必吉
男奉議大夫同知興國路事次祝饒監富池茶場
餘四人未仕曾孫三十一人長祖常由進士轉官
侍御史次祖義郊祀法物庫使次祖烈汴梁等路
管民總管府案牘官次天合監杭州鹽倉次祖孝
管勾河堦鹽場次易朔南察院書吏次祖謙昭功
萬戶總使府知事次祖元信州路教授次祿合知
行唐縣仕者九人餘皆學而未官也玄孫若干人
長武子中書省掾次文子國子生次獻子惠子並
國子生諸女以多載於家傳茲不重出嗚呼我曾

祖尚書德足以利人而位不稱德才足以經邦而
壽不享年於非出於中國而學問文獻過於鄒魯
之士時方遇於草昧而贊襄制度則幾於承平俾
其子孫百年之間革其舊俗而衣冠之傳實肇我
曾祖也嗚呼祖常生二十三歲父潤南官漳州教
祖常曰吾祖有德未盡發吾官州郡不得施今汝
頗樹立其大將在汝也後祖常佩父訓不忘忝官
翰林直學士太子右贊善大夫禮部尚書參議中
書省事入臺進侍御史叨冒寵榮夙夜憂懼惟恐
違父之教而墜我曾祖之業蒙不孝之罪死不冥

於地下葬儀不具塋域不廣欲改卜而遷之
老曰封樹八十年矣神始安茲未易改卜嗚呼祖
常既撫我曾祖行實萬一而略論沙之矣忍不泣
而終銘之銘曰

有崛而起之孰趨而掎之將濟世美必承而履之
懿矣我祖百年于茲衣冠之傳寔維啓之世多王
公亦多華靡惟不革俗而忽其圯繩繩孫子思馬
有氏咸宜習禮以續廟祀

翰林學士元公神道碑

馬祖常

有元古文之宗曰翰林學士清河先公以至治三

年壬戌二月七日薨于位葬而墓碑未刻其長子
奉議大夫同知峽州路事晦又死次子嵩七歲一
女病而不嫁一孫尚乳也夫人清河郡夫人李氏
纍然抱其孫僦船歸清河織紵以居賓客僚隸皆
四散無一缺之者其友玄教大宗師吳全節
謂馬祖常曰清河公以文起家可謂貴顯光榮矣
而其葬之後無碑以載其官閥世次行事之實爾
宜爲文我求善楷書者龔石以刻焉祖常曰嗟乎
世之士一得志則攘袂於所親一不得志則褫魄
不能生者比比也乎子託跡老氏而以禮義之

事振吾徒何能多言以飾愧哉謹按公諱明老字
復初資穎悟絕出讀書目所過即記諸經皆有師
法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奮宋金季世之習已
名能古文流轉江淮間浙東部使者薦之行省辟
正安豐路學再正建康路學居歲餘行樞密院辟
充令史故辨章董公十選實僉院事敬之如賓不
以曹屬御之也董公遷江西行省左丞復羅致之
省中會贛賊劉貴友從左丞將兵討之擒賊三百
人議緩誅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又將斬一賊命
公臨斬左丞曰掾儒生能臨斬乎當震怖矣終刑

已色不變將佐白宜多戮人及尸一切死者用張
軍聲公固爭以爲王者之師恭行天罰若等小賊
跳梁殺其渠魁耳餘何辜焉賊貴盜書民丁十萬
於籍有司喜欲發之公夜置火籍橐中焚之以滅
跡贛吉遂安南行臺聞之亦辟爲掾未幾進登仕
佐郎樞密院照磨轉中書省左曹掾曹無留事
坐誣免不辨僑寓淮南文學益肆頃之坐誣事明
復掾省曹至大戊申我仁宗皇帝養德東朝左
曰文化選天下髦俊之士列在宮臣公首被簡拔授
直郎太子文學仁宗即皇帝位遷翰林待制

直郎兼國史院編脩官與脩 成廟實錄明年

吳脩 順廟實錄加奉議大夫是年陞翰林直學

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有詔命節書文譯

其關政要者以進公請與宋忠臣子集賢直學士

文陞同譯潤書成每奏讀一篇 上必善之曰二

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 太皇太后既受尊號

彙堂集議宜赦公曰數赦非善人福宥過可也乘

傳出賑山東河南饑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保

為民饑官無文書公專以鈔萬二千定分給之民

免死徙皇慶壬子脩 武宗皇帝實錄明年遷翰

卷之二十七

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預議科舉服色延祐乙卯
國家始策試士子選充考官廷對又充讀卷官迅
筆詳定試卷數語辭義咸委曲精盡他人抒思者
不及也改禮部尚書正孔氏宗法以五十四世孫
憲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參議中書省事毗
贊良多知戊午貢舉復入翰林爲侍讀學士通奉
大夫歲中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使道過家上冢
鄉之父老子弟迎謁勞問禮意周洽庚申 英宗
踐祚徵入爲集賢侍讀學士召至上都議廣廟制
授翰林學士次真善大夫脩 仁廟實錄百官迎

聖容云有卿雲見承認爲文以紀之賜酒嘉

英宗親裸太室禮官進祝冊奏請署御名

上命代署者三眷遇褒優近世無有也既薨之三
月歸葬于清河王家原之先塋西三里泰定間得
請于朝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
丞追封清河郡公謚文敏曾祖諱興不仕曾祖妣
楊氏二世以下皆以公貴祖諱海贈嘉議大夫祕
書卿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謚貞惠祖妣高
氏追封清河郡夫人考諱貢將仕佐郎同管勾蘆
瀝鹽場贈中奉大夫吏部尚書護軍追封清河郡

公謚孝靖妣弭氏追封清河郡夫人元氏蓋拓跋
魏之苗南北轉徙不知所系家清河者至公四世
吳享年五十有四其文有賦五詩凡一百六十三
銘贊傳記五十九序三十雜著十五碑誌一百三
十出入秦漢之間本之於六經以涵泳其膏澤參
之於諸子百家以騁其辨刻而不見其跡新而必
自己出蔚乎其華敷鑄乎其古聲倡古學於當世
爲一代之文宗者抑城姚燧暨公而已信乎其必
傳也雖然才用而未盡積厚而施寡徵之於天其
運後也無疑祖常曩從公游及公考士又辱第

列義當銘銘曰

於維公文並古立大沛厥辭世莫躡震龍警曠力
不克蜚聲天衢名藹藹位臻公卿發軔跡蘊而不
施用弗極神柅其馳學錫碩夫藻揆縟琢圭璧五
十四年返玄宅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八

神道碑

平章政事致仕尚公神道碑

李木魯撰

大德八年春三月己巳中書左丞尚公請老

上不允若曰其服朕命毋怠冬十月稱疾力請予

告九年春還保定時年六十有九明年夏六月拜

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商議中書省

事召不起武宗即位加榮祿大夫預司農司事

中書職仍舊召秋九月觀龍虎臺大臣莫不譽公

上悅若曰衆以卿壹力我家爭譽其賢故耳公再

拜稱觴上萬歲壽御錢賜之酒故事酒荅臣下殘
人授之不親賜也時特授公左右相目嗟異冬十
有一月東宮賜宴翰林俄以疾還至大二年春正
月使召辭三年冬十月贈爵三代 仁皇出震召
問大計稱旨賜宴清勝園 皇太后賜宴南園夏
五月丐去陞辭 上御武帳聞之以氣暄室隘勃
近臣出諭若曰卿來盡心獻納朕未始不從稱老
懷歸豈遽忘國家耶凡益國便民其以疏聞當行
朕即行之勅宰相李道復等進秩慰餼遂加銀青
職仍舊賜白金百兩金綺二匹宴中書驛送還歸

時年七十有五延祐五年制贈曾祖考仲資善夫
夫翰林學士上護軍追封上黨郡公妣魏氏郡夫
人祖考安榮祿大夫大司農柱國祁國公妣王氏
國夫人考汝楫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祁
國公妣李妻魏皆國夫人六年春正月拜太子詹
事使三往迺起三月辛酉見上嘉禧殿之後閣
上顧太保曲出目公曰是自世祖皇帝效力潔
淨人也徐曰周卿汝前汝知古今識道理練大務
太子託汝善輔之有言勿吝善教之此朕意也公
見皇太子首以念祖宗孝兩宮養德性辨邪正

陳之太子異其言夏五月北幸觀花園北行殿
上若曰朕不文直諭汝勿惜盡言教太子賜尚醞
馬酒各一罌詹事俸入不受俄謝歸時年八十有
二泰定三年以中書平章政事致事制授於其家
賜楮泉萬緡綺帛四端尚酒二尊公表謝復賜酒
時年九十有一朝廷尊賢養老思輔長治其見於
公如此四年十月八日薨享年九十二訃聞制贈
推誠佐治寅亮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
追封齊國公謚正獻公諱文字周鄉祁州深澤人
幼嗜學甫踰冠卓邁有聞世皇御極急務求賢一

時大臣體上意銳采擇中統元年張忠宣公文
謙宣撫河東還故參知政事王椅薦公忠宣竒之
辟掌書記至元元年辟西夏行中書書表二年始
立朝儀詔魁賢鉅德者討論詳定太保劉文貞公
宗忠薦公參預九常朝朔望起居元日冬至會觀
冊拜內外文武仗衛布置服色差等圖象規製皆
公掌之節次入奏清問所及必公條對明白久之
聖鑑通朗勅結綵畫位皇城之東百官肄習

上御法座臨之見大書宸極御座之居上召公
問之對天極居中衆星環共帝德無爲天下歸

之其象類此 上悅習已大悅遂爲定制播告天
下七年勅知事大農八年轉大農都事禮成置侍
儀司太保以公見 上仁智殿擢右直侍儀使十
有二年復都事大農其佐農政也置七道巡行勸
農事聯保五課耕桑脩水利立社學築義倉革浮
薄禁游惰多自公畫十有七年出守輝州不事刑
撻因其土俗以禮導之令行禁止河朔大旱禱輒
雨歲大熟踰竟旱自若也聞者異之懷孟馬氏宋
氏被誣殺人訟蔓不決提刑部使檄公讞之推跡
究情得尉史獄卒鍊族狀兩獄皆雪牧輝二年民

二十九年冬召拜戶部司金郎中初竹稅置
心省部懷衛居民犯一筍一竹率以私論至
是抗言罷之課入郡邑害遂弭明年秋使
山東定征稅度風土市廛立中制江西省憲交訟
裕皇令中書公奉教訊詰罷省臣宣慰臣各一追
白金千二百兩二十年冬改戶部郎中明年春都事
御史臺會聚欽臣荅即歸阿散等謂海內財穀省
院臺內外監守里魁什長率有欺蠹請大蒐抉
上允勅衆勿沮利黨嘯結免壬儼使旁午省臣御
史掾吏民庶罹寗陷日衆人情危駭先此南臺御

史封章言 帝春秋高宜禪位於皇太子

皇后不宜外預太子聞之懼公因祕之以杜讒隙
此曹覘之鉗臺史督索公白中書右丞相安童御
史大夫月律魯拒之越翌日其黨以聞勅太宗正
辭及玕取其章太子益懼二相憂變不測公思用
拯之方閱舊案得兇黨罪玷數十白大夫曰事急
矣請就省圖之至遂說曰丞相大夫以勲貴忠賢
荷天寵柱石廊廟皇太子天下本固本安天下兩公
任也此輩傾險乘釁奮不逞祕章出禍可言邪
先計奪謀使噤不容喙策之上也二相曰善久言

上心若曰汝等無罪耶震厲素止丞相前曰臣等
有罪不辭但此黨名載刑書類非慎潔動必驚害
生而宜選重臣使爲之長庶靖紛擾 上徐霽威
可其奏二相出宣制緩其行兇爛爲沮俄而告賊
賂有喧集事聞天威大震或誅或竄或奴時漢人
臺臣皆闕公位幕佐以智勇忠義動大臣悟明主
殲大憝銷大釁旬日之間中外清泰聞者壯之俄
丞六農治京北屯田畎澮汎溢不蓄二十四年置尚
言省柄臣顓政急賦讒戮大臣衆股慄使者四出
峻繩督務羸官緡徼賞悅公使燕南得鈔緡約四

六萬與民者三之二賞雖不及功亦見時至元鈔始
行置寶鈔提舉司隸都省金與銀禁私易小人挾威
張畧獲飽饕餮摧破民產動再年使江西治其敝
吏行詐舞文各以罪論或誣熊氏子買藏金尺吏
訊則無之訊益酷乞輸直不聽聚貨簪珥作新尺
符其妄廼已劉氏子誣其弟貨利潛易金銀獄久
不絕事皆類此公至率清脫民始寧息其年理鹽
茗雜稅江右明年升少卿理獄理賦山之東署置
濫溢汰之政令苛虐蠲之事理欺惑正之尚書省
罷政歸中書二十有八年夏四月遷吏部侍郎考覈尚

書省臣鈐綜所不_能最簿_上之流品清別井井不
紊始以肅政廉訪司憲諸道明年公使憲湖北初
提刑按察之憲鄂也行省奏罷其司聽攝山南者
再事滯民疚公曰此憎忌者間之耳凡政刑大務
即省議之慶祝大禮赴省行之糾按貪墨不少貸
讒格政行民始受賜三十一年秋召為刑部尚書公
以遠近稟決刑制不一吏誕民瘼請依古律令采
寬厚新憲章以一吏治不報 成宗元貞元年春拜
侍御史會江浙省平章用虐行悖行臺御史浙西
憲人條狀彈劾制遣公泊大都護往詰之左驗明

者平章者挾貴驚岸不臣公等以聞平章者以國
制軍數禁密無敢或預御史嘗取數鎮兵於是藉
其故擅驛走都以相噬咋都省奏不用臺臣特以
都護按問制可御史逼威即忤兩造具備勅省臺
太師宣政等衆大臣雜議率阿勢貴犯輕宜宥御
史法當死公曰不然御史職號監察今所繫者上
欺下暴制使馳訊拒捍無禮罪重不輕必以軍數
有禁言之小吏佐書掌給鹽米甲簿伍籍數誰不
知況御史因兵卒交愬責令長帥均役情無害法
之有罪亦輕不重 皇上御大寶赦天下德洽民

心豈宜濫刑以累聖治議都堂三辨巖廊再衆列
奏公廷爭剗切上開悟平章御史各杖遣衆呼萬
歲他日集肅政堂衆高省臺不協公曰天下無難
事第恐處之失其要耳都省長百司丞相握大柄
相抗不敵動瀆天聽取厭傷體自今而後狼貪虎
暴者抨彈之事不涉私者正救之果大鉏鋤論斥
之晚何用紛紛衆躓公言未久猜釋風紀肅然二
年請無數赦罷役不急上嘉納大德元年夏河
決蒲口文公使憲河南明年春偕勅使相決河籌久
利公建言長河萬里湍猛東注下盟津地平土疏

爲代不常失禹故疏流患中土不知幾何千年孰保
無患治得其當則民省而患遲失之則力費而患
速此定論也今陳留抵東西百有餘里南岸故河
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水者三岸高水六
七尺或四五尺岸北故堤水高北田三四尺或高
下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破水安
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快東行得河舊
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會正流或疆涇
遏上決下瀆終竟無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順水
之性遠築長堤以禦汎濫三歸德徐邳聽民避衝決

擇所安嬰患戶齒河南淤田量給永業他決視此
即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策上廷論從之河
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果然則河北桑田盡化魚
鱉之區矣塞之便復之明年蒲口復決障塞之役
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巴河復故道竟如公言三
年秋憲山東宣慰使挾壻宗室以浮論懲叛謂治
淄青政宜猛故藉是夕居方閫外掠譽而內貪虐
憲糾小有違言吠啞即至公度難力爭使者往來
公以溫言順附而嚴礪之彼延威服其下稔惡會
有告者選官按詰得二十餘人決杖追賊以慰懼

弱遂大慙謝逐所親昵用事十餘輩歸民田二百
餘頃四年秋授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省江西既
蒞政以吏選淆濁凡庠序之師軍民之佐財穀之
主典隨事立法實數百浹日皆注無復容私衆始
睚眦終莫奪俄趣公分鎮嶺南快私憤公曰此軍
政也非制勅不敢行駟使顯稟得報蒙古平章皆
公在省餘以次出鎮衆計沮事聽公決摧彊生枯
濯煩䟽壅省務清簡六年秋九月移疾北還冬十
月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辭明年召至京師拜資
善大夫中書左丞時朱張氏得罪省臣率譴逐

丞相兩新平章洎公凡四人調變政務浙西水
災民饑山東歲兇盜充獄公議發官廩周罄乏縮
湧價舒市易泄富足通閉遏責兼并仁客佃民能
施米上三百石爵有差得米石五十萬救吳越饑
殍為蘇出官緡八百五十餘萬卹齊魯敝攘亦息
選清望臣使十道宣撫天下采利病得失黜貪暴
安善良江南官民四賦均減三之一南方學浮圖
氏號白雲宗者鬻而妻子田宅誅愚民託祝釐道
徭賦倖習甘賄奏為捲攝錫印章郡縣首豪名署
七千餘所衆數十萬於是罷之斥散黨與同民賦

後時順德忠獻王荅刺罕與君同心輔政選庶官
齊百度罷斜封汰冗員絕寶貨約濫支節溢費量
入制出擇民牧屏世守定賦律除虐禁明婚制阜
民生綱正目舉有中統至元之風公粹美高亮行
修潔年十六七志學翹伊洛究洙泗完經大史諸
子百家該洽無不綜一以仁義為根極孝友行業
著見州閭大臣交薦聲名日振世廟方大有為

衣冠元老森然以所能輔經緯公翺翔上下畫佐
兩先寔與有力歷事五朝才識弘經濟功名映寰
德望尊廟堂忠信締淵穆懸車私第嗣聖繼

會注益渥使重累召進必勇退從容事外二十
年壽考康彊几杖清寂手不釋卷搢紳造之非
聖賢中道經綸大經置不談聞者隨其器量大小
皆潤漑天下望之若瑞星神岳素纘嚴繇飲食動
靜皆有節制居位應務察事理守名法簡易正大
物無不容推行所宜不膠不固大政大節利不回
威不屈仁勇沛然綽有餘裕古遺愛遺直公盡兼
之於戲世皇長駕而馭網羅英才培植之久大
德卿相稱賢無右公者養賢資世豈易言哉公娶
某氏子男某某孫某某某年月日葬完州某鄉某

原公弟之子曹州判官克和以國子助教張執中
所狀公行遂以銘誌焉乎公往矣文行事功百世
師也其敢以昧陋讓銘曰

皇元統天六定于 一聖聖明明崇建皇極三光五
岳氣象渾同天產人瑞以彌 帝功瞻彼恒山峩
峩大茂挺生尚公 神峯綜秀始遇 世皇邁績華
勲禮樂稽古稼穡 養民鴻臚大農事係賢哲左右
後先夷夔稷禹朱 輔五馬衛源之澣里詠塗歌神
明父母孰驚皇靈 七鬯震搖用輔執法正色立朝
甄斷民力烈火凝 霜用使四方雨澤春陽孰縱陸